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美国获奖科幻作品选



# 父亲的女儿们

K . D . 温特沃思

## [作者简介]

K . D . 温特沃思曾做了十二年的小学教师。她后来说那段经历让她在摸索人性方面获得极大启迪。

以优异成绩获得大学文科学士学位后，她居住在奥克拉荷马的突尔沙。她主要的娱乐是跳舞。孩提时她学过踢踏舞和芭蕾舞，现在已三十多岁的她正在学习民族舞蹈。

她不属于任何作家流派，显然不知道奥克拉荷马东北部地区有许多活跃的科幻小说迷群体及许多青业的、业家的科幻小说作家。这样她树立了一种科幻小说作家的新形象：“广泛应用人民的普慧，遵循创作是一种独立的职业”的信条。

也许这种信条是对的，也许不对，但不必在意这一点。在某一点上讲，她的观点就是：创作就是坐下来认真写作。对于她而言，每天三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坚持完成，这里将向您介绍她创造的篇章……

拂开耳边那一绺黑色的卷发，艾瑞儿把她那只微型窃听器塞入耳中，倚在床上。

“……不知道，卡洛斯，”传入耳中的是艾瑞儿听惯了的母亲那极力压抑着的声音，“也许我们应该到此结束，从头开始。我不喜欢她现在的样子，简直是个小精灵，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

父亲打断了母亲的话：“看在上帝的分上，兰亚，这已经是你要的第三个艾瑞儿了，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

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令人痛苦的沉默。艾瑞儿一面继续听着那边的动静，一面把玩着她前两天在储藏室里发现的时空管，那里记录着他们过去的的生活片断。其中有这样一幕：艾瑞儿、卡洛斯和兰亚乘着一只筏艇，在一条美丽的河中顺激流而下；艾瑞儿那无忧无虑的小脸上洋溢着欢笑，她黑色的长发在水花中向后飘舞。卡洛斯和兰亚向前倾着，双臂紧紧拥抱着艾瑞儿……

艾瑞儿的指甲深深地嵌入肉中；她从未与父母乘过筏艇，那个女孩儿只是以前的艾瑞儿中的一个。

接下来，艾瑞儿听到有人拉开椅子，离开餐桌。尽管看不到餐厅的情况，艾瑞儿还是能断定这是她的父亲。每当发生争吵无话可说时，他总是离开，而她母亲只是坐在那里不动。

前门重重地响了一下。艾瑞儿拿出窃听器塞到床垫下。那里机器人保姆赫泽 2000 是不会发现的。她抽出素描簿，在膝上放好，继续画那头阿拉伯母马，用铅笔仔细地在马的鬃毛上着色。

“艾瑞儿？”她母亲的声音通过室内电话的扬声器传了过来。

艾瑞儿把画笔放到右手，用左手按下接收器的按钮，应了一声“是的，妈妈。”同时继续在马鬃上勾画着。

“别总是‘是的，妈妈’、‘是的，妈妈’的，你很清楚现在几点了，小姐。”母亲的声音听起来脆脆的，好像随时会碎裂。

艾瑞儿瞥了一眼墙上的水晶永久摆钟：4 点钟。艾瑞儿仔细地把素描簿的边与桌角对齐放好，然后穿过厢房来到正厅。

她母亲交叠着修长的双腿坐在客厅里，紧闭的双唇显示着她略带神经质的不满情绪。母亲被她父亲气得要命，但他已经离开了，不管她是何种表情他也看不见了。

“你该上音乐课了，但你迟到了三分钟。”母亲那尖利的猩红色指尖急急地敲打着塑玻桌面，那是一曲愤怒的乐章，“你要多练三十分钟作为补偿。”

艾瑞儿迅速滑入合成器旁边的椅子上，莫扎特的乐曲马上飘入耳膜，母亲在旁边看着她。她把这首曲子弹了一遍又一遍，但她的手指偶尔还是会按错键。

一小时的音乐训练结束了，那附加的三十分钟也弹完了，艾瑞儿很快从莫扎特的浪漫境界中退回到现实。

“真不知道你出了什么毛病。”她母亲抱怨道，然后轻啜了一口杜松子酒，“到现在你应该弹得好得多了。”

艾瑞儿明白了，某一个“艾瑞儿”在她这个年龄上钢琴技艺比她高得多，但她母亲永远也不会亲口说出这一点。

“不要那样看着我，”她母亲用小指尖搅动着酒水，冰块叮叮当当地碰撞着杯壁，“去把作业做完。”

艾瑞儿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门，拖出一个纸盒子。盒里装满了她几天前从储藏室找出来的东西：旧照片、时空管、信件等。艾瑞儿俯卧在床上，思索着她的朋友丽莎对她说过话。

“你是说你已十岁了，而你父母还没有告诉你你究竟是第几个？”丽莎红扑扑的小脸上满是惊讶与不屑。“我父母早就跟我说过了。”丽莎打开书包，抽出几张旧照片，“我是第四个。这很不错，现在我的父母已经很有经验，知道该如何引导我成长了。我父亲说我有权利知道我自己及前几个‘我’的情况。”

艾瑞儿端详着丽莎递过来的照片。一张是在马戏团里，一个比现在的小得多的丽莎正坐在一头小象上；另一张是一个大点儿的，留着短发的丽莎，穿着一件很短的，已过时的衣服正在微笑。

“这不都是你的照片吗？”艾瑞儿把照片递还丽莎，“我还是不明白。”

“这些都是其他的‘丽莎’，不是我。我从没去过马戏团，也没梳过短发。”丽莎使劲地晃着头，她那姜黄色的发辫飞舞着。“天哪，你这可怜的家伙，你父母竟没告诉你任何事。”她猛地向后仰在艾瑞儿的床上，又弹跃了一阵才静下来。

“其他那些呢？”

“那些早于我的，”丽莎坐了起来，严肃地望着艾瑞儿，忽然语调中含了一股凄凉，“还有那些——还未出现的……”

艾瑞儿只是出神地望着她，什么也不说，仿佛没听见丽莎的话。

“你知道，”丽莎说，“就好像你父母买回一个赫泽，它把肥皂放到肉里，他就把它送回去，换了一个新的回来，你就像赫泽一样。”

这时艾瑞儿开始有些明白了：“就像换货。”

“是的。”丽莎说，“你知道你是第几个吗？我知道你不是第一个，因为我妈妈说过你父母至今应该很有经验了。但这样也好，因为没人想当第一个。我爸爸说过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仍处于试验阶段。”

丽莎回家后，艾瑞儿把储藏室翻了个底儿朝上，找出了一盒子的照片和时空管。

里面记录的事她都没做过，那些衣服她都没穿过。照片里所有的“艾瑞儿”看上去都跟她一模一样，只是——她们不是她。仅从照片上看，她无法断定到底有过多少个艾瑞儿，但其中一个显然已超过 10 岁。有许多衣服、信件和照片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信件中她了解到很多情况，这些信大部分来自一个叫场米的男孩，他似乎很喜欢艾瑞儿。这些信都满含深情，里面甚至有一张合影，照片中的艾瑞儿要大一些，旁边站着一个棕色头发的男孩，她想那可能是汤米，但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证明。

七点钟，她通知厨房开饭，她父亲已经回来了。她总是在晚饭时间回来。

艾瑞儿迅速地悄悄坐好，垂下头祈祷。她母亲晚祈很快，所以这用不了多长时间，赫泽把鸡汤盛上来，艾瑞儿喝汤的姿势很正确，这没有惹她母亲发脾气。

喝过汤，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今晚的火鸡。艾瑞儿看了看她父亲，他的气似乎已消了。她想也许这是她了解自己身世的好时机了。

“爸爸，”她眼盯着绞在一起放在腿上的双手，轻轻地问道：“我是第几个？”

“什么？”她父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滑稽，又有些空洞。

“我是第几个艾瑞儿？”她看着他的脸，他黑色的卷发及微被头发遮住的面孔与她如出一辙，“您知道的，在我之前有几个艾瑞儿？”

“这是谁告诉你的？”她母亲的脸色如同他们昨天买回的椅子一样白。

艾瑞儿机械地一下下拨弄着赫泽放到她面前的火鸡，“丽莎说她是第四个。”

她母亲怒气冲冲地看着她父亲，浑身痉挛地站了起来。她把白餐巾丢到地上，离开了餐厅。赫泽把餐巾拾了起来，叠好放到她的座位上。

“丽莎说她有权知道的情况，爸爸，”艾瑞儿偷偷地瞥了她父亲一眼，“我也一样吗？”

她父亲就坐在那里盯着艾瑞儿的脸，但艾瑞儿觉得他不是真的在看她。

艾瑞儿又吃了一口火鸡，然后做了个鬼脸，“太咸了，”她说：“你要换一个赫泽吗？”

她父亲把眼光收回到他盘子中，“不！”他轻轻答道：“我能修好它。”

“其他那些艾瑞儿怎么样了？她们去别人家做女儿了吗？”

她父亲面色惨白：“她们回到她们所来的那家医院去了，然后我们有了你。”

“你还要再换一个我吗？”

“不！”

艾瑞儿现在觉得她不是真的很饿。她离开座位走向父亲，但他没有抬头：“我想这样会很好，不是吗？”

突然她父亲伸出双臂拥抱住她，把她紧紧搂在胸前，“是的，”他有力地低语道，“那很好。”他的脸湿了。

艾瑞儿伸出双手抚弄他的头发：“对不起，爸爸，我不是有意让您难过。”

他父亲直起身：“你没有使我难过，宝贝地。”

她笑了，父亲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亲明地称呼她了。“我还要吃火鸡吗？”

他拍一下她的背，放开她，“不，你到厨房拿一块营养饼，带你到房间去。我睡觉前会重新安排赫泽的行动的。”

“好的。”

“嗨，艾瑞儿？”

她停住迈向厨房的脚步，回过头来。

“今晚你呆在房间别出来，我和你妈妈有事要商量。”

艾瑞儿点了下头，继续向厨房走去。她在备餐室找到一份花生果酱饼。

她母亲常说花生果酱饼有腐臭。

回到房间，她从床垫下拿出窃听器戴上，然后坐到书桌前，一面继续她的画，一面仔细品味着花生果酱饼，阿拉伯母马的栗色皮毛闪闪发亮。

“……你不想再要一个科隆儿？！我可想放弃这一个，换一个完全不同的，重新开始。这一个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成就。”她母亲的声音最后停留在一个上升调上。

艾瑞儿拿起轻铅笔，调到棕色，往画面上涂阴影。

“人不是可以随便处理来处理去的！”他父亲似乎极为愤怒

“你是知道规则的。一旦一个科隆儿出了什么差错，你就再不能保留它了。”艾瑞儿听到冰块碰撞酒杯的声音。

窃听器那边传来一阵沉默，这沉默中似乎蕴含着灾难。艾瑞儿将铅笔调成黑色，画马蹄子。希望她父亲这次不要再走开。

“可她根本没犯什么错误！”

艾瑞儿听到有人起身在客厅里来回踱步，那是她父亲。

“我们要把它处理掉，”她母亲说：“我明天就去医院！”

母亲说完后，那边只是沉默。艾瑞儿在那马上最后修涂了几笔，把它挂到墙上。

她退后几步欣赏自己的作品，感叹这次她把马的颈项与肩膀衔接得很巧妙，整幅作品惟妙惟肖。当然，明天她母亲就会把它从这里拿走。

母亲喜欢音乐。

“嗯，”她父亲说，“我们会想她的，当然，她不会永远离开我们。”

艾瑞儿点了点头，“那要很长时间吗？”

“大约要一年。”他从赫泽的控制盘上抬起头，“首先她必须要长到足够大，然后他们还要检验一下，以确保它这次不会出现什么差错。”

“在她回来之前，我还必须练习音乐吗？”

她父亲眨了下眼；“至少我认为不必。”

艾瑞儿考虑了一下，决定无论如何她应该多少练一点儿。她走近一些，越过父亲的肩头看赫泽那复杂的内部零件。“你还没有告诉过我，我到底是第几个？”

他在赫泽的烹调盘上最后动了一下：“你是第三个，艾瑞儿。”

“噢，”她把控制盘的盖子递给她父亲，“这不错，不是吗？”

他冲她笑了笑，把盖子放好：“这好极了！”

## 玛蒂尔与钱包

丹尼奥克·丹尔 沃克斯勃特·奥恩

[作者简介]

在以前，也曾有过相互合作的伙伴获得了成功。但实际上，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在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两大州之间完成了一个故事，可谓获

得成功的首次尝试。这两位作者是通过计算机网来合作的，直到故事接近尾声之际才彼此见了面。

这真是罕见的事情，如人们真是生活在先进的世界之中。

作者丹尔与萨拉婚后就居住在阿尔马达，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丹尔在计算机方面通过了等级考试并获得证书，而且撰写了为太平洋市场公司训练的程序手册。

奥恩在德克萨斯州从事电脑软件工作，他的妻子珍妮在剧院工作。他母亲从事专业的编辑工作。他经常写一些学术性的文章。

接下来，就讲述运用科学技术来完成的这段故事。

玛蒂尔醒来，发现有个男人站在她身边，那人正试着用兑钱机，玛蒂尔一把抓起自己的包，在那人身边挺直了身体，站立着。那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钱从兑钱机里出来，同时也正用余光偷偷地看着玛蒂尔，那眼光似乎带有几分恐惧或是几分遗憾，玛蒂尔无法分辨出他眼光的含义。她真想过去一把抓住他，对他大喊：“别那么看着我。”

继而那个男人匆匆地极为窘迫地走了，玛蒂尔凝视着窗上的玻璃，在上面可以看到自己的哈气。她也看到旁边过往的行人。她找来一些可做毯子用的碎布，塞到她买东西的包里。然后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早晨，她沿街漫无目的地向前走。

昨天雪消融了许多，她的衣服上、袜子上到处都是雪水，她的衣服还没有干，一夜以后寒冷的风更加猛烈，她的袜子凉冰得仿佛要吞噬她的踝骨一般。

每条街的居民都有自己的口头禅。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玛蒂尔的口头语是：“从来也没得到机会”。她一边走路一边嘟哝着。她知道，有许多事是可以去做的。

但当她从玻璃上看见自己面容时，便知道并没有她可以去做任何事情了。

她只有三十多岁，但看上去却是老态龙钟。破烂的街头是许多居民所始料不及的，也不愿相信的。为了防寒，玛蒂尔身上里里外外套了好几层——羊毛衫、衬衫、围巾。她手里拎个包，那包似乎长在她手上一样，正当她准备穿过市场的时候，忽然她发现了一个钱包。

钱包在路边躺着，旁边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绿色、镶着红边的钱包。她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钱包。街上的行人拉紧衣服、帽子，匆匆地走过根本没注意地上的钱包，而对玛蒂尔来说，这简直是个宝贝。

她踉踉跄跄地，躲闪着从一堆堆人群中穿过，她看着地上的钱包，好一会儿才拾起来，钱包很柔、很瘪。那里也不可能装有什么东西，但她想把它还给主人以便获一些报酬。

她用冻僵的手指打开钱包，手在颤抖着，钱包差点掉在地上。钱包里只有一个加盖宾西法尼亚州公章的驾驶证。当她见到驾驶证上的照片时，便知道没有人会付给她报酬了，因为驾驶证上的名字叫玛蒂尔·格瑞逊。而照片上的人正是她自己。

只是显得略微干净、年轻一些。

她忽地瘫软一团，堆在地上，双手抱头。把头深埋在双臂之中，放在膝盖上。

她抽泣着。照片上的脸蛋是那么地漂亮，笑盈盈的。她抱怨地说：“从

来也不曾有过机会。”在她周围仍旧是来来往往的人群。

她用羊毛衫的袖子擦干了眼泪。忽然钱包里露出了一角绿——原来这丑陋的东西里还是有些钱的。

她挺了挺身，又试着把钱包拉开，钱包很柔、很软。但似乎拒绝被拉开。她还没用力去拉它就感到这钱包是如此的破旧。

她顺着钞票的一角，把它从钱包中轻轻地拉出来，生怕把它撕坏了。钞票平平整整地出来以后，她清楚地看见上面覆盖着杰克逊的头像。接着钱包的另一角又出现了一张钞票，她又取出来，定睛地看着这两张钞票。

这两张钞票清新爽洁，闻起来还有股口香糖的味道，事实上，它俩是排着号的。

她首先想到，钱包的主人可能用过兑钱机——但这一想法显然是很愚蠢的，因为钱包根本就没有主人，而且玛蒂尔一生中从未拥有过一台兑钱卡。当餐厅倒闭后，她就再也没有过兑钱卡，并且她一生中惟一的一个银行就是在她寄宿的对面。

又一张钞票从钱包的一角露出来了。

玛蒂尔想了一会儿想起她昨晚还未吃饭。她没得到任何施舍物。就连饭店里的剩菜也没法得到。她想吃果酱，每当她感觉心情更糟时她总会带上一两瓶。但此刻，她的胃似乎在警告她：该吃饭了。她需要清醒一下头脑，疏通一下血脉，她终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玛蒂尔知道，走过市场再过两道街有个咖啡亭。这时他们可能会很烦地赶她走。

她把钞票小心地放好，生怕这二十张钞票会像肥皂泡似的消失，于是把钱放在外套的口袋里，把钱包放进里层的衣袋里。要饭吃的孩子们还没有出现，当他们认出她时，便会像蜂子一样拥过来。她用尽全身的力气站起来，拎着纸袋，摇晃着向前走去。

咖啡厅里到处都是人，女服务员一直在忙个不停，她把玛蒂尔当成了这儿的常客，玛蒂尔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要了一份咖啡，涂着甜点的热蛋糕。吃了一會兒，她的血脉似乎疏通了，她不禁又把思维转到这个不同寻常的钱包上。

活了这么多年，她从未拥有过这样的钱包。她敢肯定一点，她从没有这么多钱。

她也肯定自己没有驾驶证，即使在埃文生意没有亏本之前，她也从未拥有过轿车。如果想拥有一辆轿车，就意味着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富有。她要驾驶证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获得一些酬金。

去年她想换个新的执照，但城市中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好心肠的。她没有钱能付得起这方面的费用。于是，她带着钱和旧驾驶证来到警察局，并要了一张换新单。

桌后坐着一位戴眼镜的女人，那眼镜与她的脸形极不相称，那双凸鼓的眼睛打量着玛蒂尔，看上去就像螳螂在看着猎物。她要看玛蒂尔的旧驾驶证。她说：“这个执照下星期才到期，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你延长 90 天，直至你的新驾驶证下来。我问一下这是你的住址吗？”玛蒂尔左看看。右瞧瞧。她身后站着一排人，显得极不耐烦地等，他们都在瞪着她。她嗫嚅道：“呵，不。”

这位女士像昆虫似的发出“咔咔”的声音“你必须在六个星期之内告诉

我们你现在的住址在哪里！”

见到此情此景，玛蒂尔泪水不禁涌入了眼眶。她赶忙离开了这个昆虫似的女人，离开办公室，挣脱了从前的生活方式。她意识到，她离开时忘了带上她的旧驾驶证，但她还是没回去取。

现在她有了这样一个新驾驶证，她甚至想在费城还有个叫玛蒂尔·格瑞逊的人，或许有人用了她的名字。但这驾驶证上的照片的确是她自己的，而且比她旧执照上还新近一些

女服务员给玛蒂尔端来一些吃的东西：“还想再要些咖啡吗？”玛蒂尔没有任何思考就点了点头，她似乎失去了什么，那个女人的话一直在她耳边——“请问你现在的住址在哪儿？”这挥也挥不去。

在她往蛋糕上涂黄油的时候，一下子跳了起来，刀子落在了桌上。对了，驾驶证上会有地址的。她回头看了看，没有人注意她。咖啡屋里坐了许多市民，他们都在狼吞虎咽地吃着，以便吃好后出去找一份好工作。

她慢条斯理地把手伸进衣服的里层，把钱包拿出来。钱包的第三个角又露出了钱。她拉得比以前更轻巧了。又是二十张钞票。她似乎觉得自己在做梦。但她已经有好多日子不再做梦了，即使做梦也是梦见过期的钞票或是房东跟她要房钱。

钱包的另一角又露出一张钞票，但此时此地她并不想研究这钱包。她以为这里是显眼的地方。如果这一切都不是梦，她决不想失去这个宝贝东西。

她又一次审视着驾驶证，上面的确有地址在达尔文街南路。她想这可是个麻烦事，于是她想出了一个计划。

哈利穿梭于人流之中，朝斯纳特街方向走去。他周围的人们都在擦擦碰碰中走过。哈利却沿着自己的方向向前走。突然一个流浪的女人从咖啡屋里急匆匆地赶出来，哈利迅速地改变了方向，以免撞到她的身上。这种情况他已经碰到第二次了，他不禁想：“为什么不让这些白痴都住进精神病院呢？”在他看来流浪也是在犯罪。

又是一个糟糕的星期一上午，恐怕他上班又要迟到了。干了十七年这样一成不变的工作，他反倒并不太适应从早7点到下午3点30分。他转身走到服务厅，他的同事伫立在门边静候在寒风中，他们有些发抖。

“哈利，早上好。”

“早上好，思埃文。”

他从外衣兜里掏出钥匙，寒冷的天气使他的手指都冻僵了，他终于打开门，他的手下也跟了进来。忽然他听到一阵叮当声。他转过身，只见一个人正在直喘粗气。

还没等哈利问话，那人便开始把眼睛往上一翻，呕吐起来。

凭借工作的经验，哈利从心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不是个好人。他一把拎起那人的衣领，把他转了一圈，把他斜靠在一边。眼看这个人就要吐出来了。旁观的人心想：“弄得好！”

当这人好一点时，哈利问他：“好些了吗？”那人摇摇晃晃地说：“放我走吧！”

哈利不禁摇了摇头，放下醉汉，让他骂街而去。“这简直就是这城市的垃圾。”哈利心里这样说道。边想边走进洗手间。

梳理之后，他来到售货处，店里早上忙碌的气氛令人欢愉。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厅内亮堂堂的。各种糕点都摆放成一排排的，散发出芳香的气味，



他看到柜台里摆满各种新花样。他有种无以名状的感觉，他不禁笑了。

他手下的人分散在店内的各处。门卫处坐着一个便衣的守卫，他向哈利挥手打招呼，哈利也向他挥挥手。

走进店里，哈利就会感觉比外面好受多了，外面的世界对人来说是昏昏暗暗地充满了敌意。在里面，他有自己的朋友和该做的事。

每想到他在圣诞节高峰期把这一切处理得这么好，他认为老板一定会对他相当满意的。这个世界有这样一个规律：并没有许多好工作去做的。但对于他这个曾经做过警察的人来说，无疑是个例外……

她从卡车上下来，按驾驶证上的地址，她又走过一条街，走了一半的路。这是个旧居民区担保存得并不好。这居民区仿佛是介于翻新和衰败之间。在这个中心城市，玛蒂尔仍能感到九分生存的恐惧。

她摆手向站在台阶上的人打招呼，不过那些人只是瞧瞧，并没有人回应，她却一点也不在乎。

这个旧旅馆是用砖建成的，自从乡下有许多旅馆建成后，这种旧旅馆就按月出租。在门边的一则海报上面写着，斯甘那部队驻扎处——费城最优秀的历史名店。

玛蒂尔疑惑地皱紧眉头，顺着这个有些冰的台阶向上走，进到门里，这大厅完全是她所期望的氛围：很小的空间，灯光暗淡，到处充满消毒水的味道。大厅的左侧有两架古老的电梯，右侧有个昏暗的登记处。

桌子旁坐着一个男人，看起来与这旅馆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他沉浸在一本猜字谜书中，直到玛蒂尔来到桌前，他才放下手中的铅笔，抬起头。

“夫人，需要帮忙吗？”声音中含有疑问。

玛蒂尔摇摇头。“你知道格瑞逊的房间在哪儿？”

“我知道，但她现在还没来。这是她的行李吗？”说着她把目光移到行李上。

玛蒂尔心想：回答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噢，是的，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她随手晃了晃，以显示这的确是她的财产。

他把书扔到一边，站起来，把脸转向了玛蒂尔。他衬衫的前襟染上了墨汁。

“你就是格瑞逊小姐？”他如坐针毡，“噢，是吗？”他和蔼的脸色流露出几分焦急。似乎希望她能给予肯定的答复。

“他们说你今天能来，我告诉他们首先要证明你预订的房间，所以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驾驶证、护照或是其他什么

他把她当成格瑞逊女士了。他怎么会想到那呢？他所谓的事先付钱是什么意思呢？

“噢，是的。”她说把钱包掏了出来，这人瞟了一眼，然后拿出一个钥匙给她。“334 房间，乘这个电梯向左拐就是，请在这签个名。”

他取出一个登记册，这登记册仿佛是富兰克林时代的。或许是它使人们相信此店的历史悠久性。他指着上面一行说道：“每三个月 1200 美元，就在这签吧。”

说着，他把钢笔放到相应的空白处，玛蒂尔定睛看了看，心里直想问他这价格从哪来的？”但转念一想，反正有足够的钱，就签了字拿走了钥匙。

334 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很舒适。玛蒂尔感觉相当满意，最关键的是

房间很暖和。她一下子跳到弹簧床上，任其反弹几次，然后向洗手间走去。

她兴奋地几乎想喊出来，她忽地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压抑，但似乎这种意识给她带来更多的快乐。她怎么可以忘却从前的日子，但很快她又从往事的回忆中回到现实。

在这铺着地毯的房间里，尽管她很想转转把灯打开，把热水器打开，但她没有，而是走进了浴室。浴室比她想像的要大一些：大型号的浴盆、洗脸盆、白瓷器皿、白瓷砖、白天棚到处都是白色的。看起来好像处在雪景之中。不过，室内真的相当暖和。打开热水器，响了两声之后，浴室内就热气腾腾的。

她擦了擦眼，想找块香皂。这儿当然不会有，因为这是常住性的旅店，并不是寄居地，她得自己去买一块。

现在她的思维又是一转，回到今天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上，那就是：这个钱包里究竟会有多少钱呢？

回到卧室，她坐在床前，摸出钱包，它又不断地涌出一张张钞票。她拿出一张又一张，就这样钞票不断地涌出来……

几百美元的现金。在这时，她耳朵里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她停下来，几分诧异后，她意识到她的耳朵没冻坏。入冬以来，她的耳朵没有冻坏，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她忽地注意到：这堆钱要比钱包厚好几倍，钱包也变薄了，只是变化非常不起眼。她压抑不住心头一阵窃喜，自言自语道：“这是台兑钱机，噢。上帝，你终于给我机会了。”

她心生一计，很快地又从脑海里消失了。

她应该有节制地用钱，最好为将来做打算，或许这就是将来的生活。我会永远过上这种生活吗？她甚至怀疑自己已死了已生活在天堂里。但她并没有死，因为她仍能感觉到身体，仍能感知疼痛。也许因为她有机会偷，但并未去偷上天才赐予她这个神奇的宝贝吧！这时她心里充满了更多的骄傲，而不是什么高尚。不过，这种好事会有多少？会维持多久呢？

她不知道。

她也无法知道。

她自语道：“还是梳理一下，找份工作吧！”这样即使花光了钱，也不会流浪街头。但找工作就得有衣服，像样的衣服，漂亮的鞋，一个名副其实的手提包，而不是纸拎包。此外还要有足够的材料，这样老板才能录用。有了相当可观的稳定职业，现在她应该去买些必需品，但去哪买呢？

小时候，也和其他小伙伴一样有过梦想，身带兑钱卡，随便出入渥纳梅克店。

现在这梦离她不远了。她马上会成为一个人物，一个被别人刮目相看的人物。

她在镜中打量自己：满脸污秽已被热水冲洗掉了；眼泪又顺着脸流了下来。她的嘴唇在颤抖着。尽管没有肥皂，她还是跑回浴室又擦了擦脸，洗了洗手。她尽力做每件事情，毕竟那儿还有卫生纸，她可以用卫生纸擦干后晾干。然后再手捋了捋头发，她得收拾一下自己。

屋内有一台便宜的闹钟，也不知道它走得准不准，做了这么多事情，现在才9点30分。她深知早晨9点30分实在挺早。她不敢确信、商店是否开着。但过一段时间就会看到。

哈利沿着楼梯走了一层又一层，为了保持体形他情愿这样锻炼，走一段路、坐一段电梯。在每层楼，他都停下来，看看售货员、经理，认真地检查一遍一切安全措施，然后再前行。尽管他并不直接负责这一切，但他还是愿意在开工之前把一切安排稳妥。当然，他心里也深知这其中也包含一定的自我满足意识。有了工作就有一种责任感，并感觉自己的重要性。很快就退休了，城市规划是否真正意识到一个人的价值呢？

他坐电梯回到主厅，又进行了最后的巡视以享受开业阳光的照射。他被眼前的一切感染了。这个月主要卖些日本货。店里又增加了许多摆设品，细微的改观。这些都足以把顾客带入购买的氛围。

在服务台，女士们准备好为顾客查询的工作。他随手记下让吉尔看守的这层楼。

上次他们受到了表扬。因为有位女士差点把她的手提包落在街口。他摇了摇头，希望他能把这座城市的犯罪分子驱逐出去，但他知道这也是不可能的。

哈利踱步到大理石楼梯前，顺着楼梯他可以来到办公室的阳台。像平时一样，他在楼梯的最上端停下来，靠在宽广围栏上。他一想到主人在阳台上览其国土时，不禁笑了。此时此刻，他就是提纳梅克的主人。第一个顾客已经出现在两层玻璃门外，是在他的王国之外。

正当时钟敲 9 点 00 分时，他向站在门口的雷诺点头。雷诺没有穿制服，正在门口招呼客人进入。哈利打开办公室的门，开始忙着手整理一天的文件。

她决定首先要去整头发，然而在渥内梅克人们似乎不相信玛蒂尔会有那么高的生活品味。服务员装作没有看见她。直到玛蒂尔斜靠到桌子上，抓着笔。指着预约簿上的 1 点 45 分这栏时，女服务员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玛蒂尔说道：“我玛蒂尔·格瑞逊就预约在这个时间理发，做型。”她把笔递还给女服务员。女服务员皱皱她扁平的鼻子，她看起来像只沉默的雪兔子。

“你要用渥纳梅克卡付钱吗？”她鄙夷不屑地问，很显然她并不在意玛蒂尔的头型，而更在意玛蒂尔的个人问题调查。

玛蒂尔撇了撇嘴：“渥纳梅克卡？”

“既然你不是常客那你就付现金吧！”玛蒂尔对此嗤之以鼻地笑了，对此，女服务员装作不在意——“我们得要你提前付钱……”她没完没了地说，以为这样可以把玛蒂尔赶跑。玛蒂尔知道这是个借口，但觉得这对她来说不算是什么，玛蒂尔会给她一个更好的回击。

玛蒂尔拿出她的魔术钱包，甜甜地笑开了，笑中含有几分嘲弄。“需要多少钱哪？”她问完之后递过三张钞票。

看到女服务员的面部表情，玛蒂尔心里笑开了花。她把零钱装在口袋里，赶忙走进主厅里。

接下来怎样呢？

玛蒂尔用了十分钟的时间，上上下下地查看了厅里所有的物品。有些是她曾买过的东西，有些是她从未听说过的东西。她忽然想起，她被踢出商店门时，店里准备买电话器材——现在店里有许多。不经意地看像是电器，其实这些是塑料组装的，只要告诉它名称，它就会自动拨号。她喜欢那种电话，旅店里有这样一部电话，对她来说是有益无害的。

接着，她看到那儿有电视机，酒吧里的那种大型电视，还有 10 多台可以放包厢里的小型电视。玛蒂尔慎重考虑，她该买什么样的。但为了找份工

作，她得去买些衣服。这也是来这的目的。

她差点忘了这点。

在楼梯的最上面，她前后晃了两下，当电梯过来时，她赶忙走上去，按了一下二层的电钮，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但他并没有按电钮。

门关上后，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心也剧烈地跳动，她怎么忘了电梯这么小呢？

“你好吗？夫人。”

随她进来的男人抓住她的手，扶直了她。他长得蛮不错，宽厚的臂膀，大大的手，二十五岁左右的年纪。他可能超出正常体重一些，但并不为胖，他穿着方式搅得她几分心烦意乱——但这太傻了，他的打扮，带有几分争议，黑袜子、暗色的运动衣、衬衫、领带，但还是有些……

她又看了看他，夹克，但这不太对头，这是什么天气？

“夫人？”玛蒂尔摇摇头，声明道：“我很好，我想可能是太闷了吧！处在这样的天气中你哪儿也去不了。”

他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衣服丢了吗？还是你可忍受冷而无法忍受严寒？”

这陌生人愣了一下。但电梯停在二层，他走了出去，她也走出电梯，看着他走向另一侧。10 分钟后，当她在选羊毛衫时，又发现了他，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在那儿翻着廉价的乳罩。她什么也没说，赶忙买了一件就走，由于太匆忙，差点忘了把找头钱带上。

“夫人，”女服务员说：“你的零头……”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羊毛衫差点掉到地上。“他妈的。”说着，她一口气把手里的包全扔到柜台上，回头拿过零头，塞到羊毛裙的口袋里。

“你买了这么多东西，怎么不买几个兜呢？”说完，女服务员从柜台里翻出了一堆兜。很显然，这些包是圣诞节剩的，上面印着“渥纳梅克”几个白色非常醒目的字样。这些包有红色的，绿色的。

“购买袋？”玛蒂尔浅浅一笑，几分悲戚，几许自嘲，“渥纳梅克购买袋？！”

她似乎又回到了对从前的日子的回忆中，那时候，她总是东转转，西逛逛，以此消磨时间。

她很快把自己从回忆中拉回来了。这时，服务员给她把包打开，递给她，说道：“夫人，谢谢你。”

在妇女用品商店里，玛蒂尔又见到那个没穿外衣的陌生人，两次碰面可能是巧合，三次可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于是，玛蒂尔决定主动和他谈谈。

莫不是这人和钱包有干系？或是旅店那个房间和他有关？要么也许他是心理学家。以前，玛蒂尔就听说这种事：心理学家故意把钱包丢到街上，然后观察人们是如何处置它的。这些心理学家只想测试一下：人们是诚实的，还是虚伪的。

也许是别的什么事吧！反正，她没搞清楚。

不管怎么说，钱包是她捡起来的，而不是别人。况且，钱包里面确实是她——玛蒂尔的照片啊！

难道，他想把钱包从她这儿拿走？

她怎么也找不出个答案。直接问他吧！好像不是个好办法，她一边望着他，一边在思索着办法。

终于，他再也不能忍受她这样盯着自己不放。于是，他走到她跟前：“夫人。”

“什么事？”

他看起来有些紧张，“我发现从百货商店到这儿，你一直在跟踪我，告诉我为什么。”

玛蒂尔不禁困惑：难道他以为我在跟踪他？

不，很明显，他希望玛蒂尔会这么想。除非他真的有此想法，别人才会

---

这种想法搞得他有些焦头烂额，他确实是在跟踪她，而且有些万般无奈的意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但她必须从容地面对这一切，此外别无选择：“你一直在监视我，是不是？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跟踪我吗？”

他似乎被“击”中了，慌忙地抿了抿嘴，又慢慢地点了点头，“你说对了，我叫凯尼森·拜伦负责渥内梅克店的安全。”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把身份证取出来，递给玛蒂尔看，他的话是真的。“你说对了，我一直在监视你。”忽地，他不往下说了，他显然以为他把一切已经解释清楚了。

“那么……”她盯着他的眼睛，从那双惺忪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昨晚睡得很晚，眼皮耷拉着，周围青一圈暗一圈的。

“你的‘那么……’是什么意思？”

这真是所问非所答。

“那么你跟踪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噢，”他笑了，“因为哈利让我这么做的。”

“哈利？！”

“达格·哈利，他是我的上司，我想，他可能认为你很可疑，小姐，请别再追问我了，我只是按别人的吩咐去做。”

她理解他所处的境地，所以赞同他的话。

“噢，小姐，真的，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所做的一切是我的工作，我想我们之间有误会，我现在带你去见我的上司——哈利，他会给你解释清楚的。怎么样？我想我是解释不清了。”

说完，他走到柜台前，开始拨电话。“你那儿等我们好吧？我们需要把误会澄清一下……喂，哈利，…拜伦，是的，她就在我这儿，不，她使我……，不，不……噢，是的，看，你想和她谈谈吗？我马上带她去你那儿吧！好！就这样。”他放下电话，回头看着玛蒂尔，“他想和您谈一谈，你看行吗？谁也没认为你是小偷，他只是想和你聊一聊。”说完，他径直向楼上走去。

玛蒂尔起先并不想和他走。心想，既然他们愿意跟踪我，就跟踪吧！

但转念又一想，如果她不把这一切澄清的话，他们可能继续跟踪她，而且会更小心谨慎。想到这儿，她还是跟在他后面上楼去了。

哈利看到拜伦正带着一位女士上楼。从她的穿着看来，她年纪不大，有四十岁吧！个子不高，有些瘦削。她留着一头直发，正拎着几个圣诞时节的背包，包里装满了东西。

这女人拎了这么多的包，走起路来晃个不停，哈利忽然意识到：她是个女乞丐，确切地说，她就是今天早晨在街上差点撞到的那个人，她在搞什么鬼呢？

哈利知道：事情现在变得很糟，但还是很庆幸他的警察直觉使他派人监

视了这女人。也许他们错怪这个女人了，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女乞丐在商店里一口气买了这么多如此昂贵的东西，而且是付现金，这怎么能不使人起疑心呢？

哈利心想：“我必须把事情冷静地处理好，我绝不能得罪规规矩矩的顾客。”想着，他靠着座背坐了下来。

听到拜伦的敲门声，哈利喊道：“请进”，随后，这位女士出现在哈利面前，这时，哈利确信不疑——她就是她早上碰见的那位，哈利示意她坐下，玛蒂尔坐定之后，把目光投向哈利，哈利则避开了。他问拜伦“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没有了，头儿。”

“那好，你回大厅去吧！有事我会通知你。”

拜伦把身后的门轻轻地带上，出去了。玛蒂尔仍在注视着哈利，他很坦诚地看了她一眼，似乎对此并不介意，看情形，玛蒂尔不会主动先说什么。沉默过后，哈利决定来个无关大局的开场白：

“小姐，您要咖啡吗？”

“噢，格瑞逊，谢谢你，格瑞逊·玛蒂尔，我不想喝咖啡，我什么都不想喝。”

哈利原以为她在末了还能加上诸如“从你那儿”的话，以表示对哈利此项工作性质的厌恶。然而，她什么也没多说。哈利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

“格瑞逊小姐，你知道，谁都希望自己所经营的商店平平稳稳的，再说，我们也……”

“你们也不希望一些令人生厌的家伙进到店里面，以免烦扰你的常客，是吧？！”她一口气地说完，然后蔑视地看着哈利。

哈利吃了一惊，愣愣地看了一眼玛蒂尔。玛蒂尔的这种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难道这些流浪汉不妨碍别人吗？他面前的这位女士说起话来像是受过教育，于是他决定换个“战术”。

玛蒂尔望着这位略有些松懈的警官——这个安全防卫的总负责人，她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这也难怪，因为玛蒂尔从来就没偷过东西。即使在她连吃的东西也没有的时候，现在呢？她真正是光明正大地买东西时，别人却怀疑她在行窃。

他搔了搔头，这个动作相当滑稽可笑。看样子，他搪塞什么，只听他说：“夫人，事实上，我们只是很奇怪，你究竟从哪儿搞到这么多钱？”

他这是什么鬼话？她嘟味道：“这是我的机遇。”

“你说什么？”

“我终于得到机会了。”她大声地重复道。

“很抱歉，我没能听懂你的话。”哈利说。

当然，他不会懂。他只是个雇佣警察。她稍松了口气，但她该怎样去解释这一“机遇”呢？她把目光落到了墙上，似乎这样会有助于她迅速想出办法来。

这次，真的生效了。她似乎读懂了自己，超越了自我，说道：“你可知道，你我之间的距离薄如纸。”

哈利听到这话，差点跳起来。玛蒂尔目睹此情此景，她暗自得意。

“试想一下。起先，你拥有了一份收入相当可观的工作，甚至在周末晚

上，你可以带 400 美元的小费回家。但后来，经济膨胀，商业衰退，幸运时，也只能带 40 美元回家，你知道，每小时仅 1.78 美元的收入是无法维持生活的，但这确是一个女服务员常碰到的事……”

“接着，各种倒霉事接踵而至：信用卡失效超市也拒收支票，房东也跟你过不去。这时，只要能挺过去，都感谢上帝。”

说着，她泪流满面，她已记不起多长时间没有哭过去了，可今天——她怎么哭了呢？今天是第二次了吧？不，是第三次？她流浪时所有的坚强此刻已化为乌有了。

她抽泣了一会，抬头望着哈利：“以前，我一直没有机会，后来我终于获得了机会。”

说着，玛蒂尔把一个东西扔到了桌子上，定睛一看，哈利看到那个无疑是世界上最难看的钱包——一个嵌着红边的绿色仿皮钱包，是人们常常可以从拉皮客那儿见到。哈利打开钱包，只见其中一角有张钞票显露出来，钱包里还有署名为玛蒂尔的驾驶证。上面可以看出执证者有多大年纪，什么样的头发，眼睛……上面并无驾驶区域，但驾驶证确是有效的。看完后，他把钱包还给一直在他身旁的玛蒂尔，并说道：

“对你的遭遇我深表同情。玛蒂尔，说实话我倒真没看出来这钱包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紧锁双眉“我还是没明白，你从哪儿弄了这么多钱？”

“你难道还不明白？”她大声地冲哈利喊道：“那么，我给你演示一下。”说着话，她先从钱包里取出一张钞票，放到桌子上，接着一张，又一张……，稍后，她挑战性地瞪着哈利。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了钞票，看了看，有三十张左右。这钱和他用支票提出的钱别无两样，这些钱而且是排着号的，他看着眼前这一百美元，无法相信这钱会属于这个女流浪汉，但他又亲眼见了，这钱确是她钱包里的，如果拜伦没搞错的话，那么她的确是付现金买东西了。哈利忽地觉得他需要慎重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只听玛蒂尔说：“现在，我要去理发，请问，我可以走了吗？”说着，她把钱装进口袋里，开始收拾包。

“你当然可以走了，让你在这儿呆了这么久真的很抱歉。”哈利说着话，站了起来，把门给她打开了，她顺着楼梯又是一晃一晃地下楼去了。哈利站在门口，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思忖着。

理发师的手艺不错，但仍不值 35 美元的价。直至玛蒂尔走出理发店，她仍不能搞清楚为什么这个雇佣警察、理发师以及其他人都认为她很肮脏呢？

她气喘吁吁地站在电梯旁，四下望了望，并没人跟踪她，或许现在他们藏得更为隐蔽了吧！

她想去做些事，以此来证明她绝不是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她该做些什么呢？

哈利站在桌边，桌上是这星期以来所堆积的材料，大部分哈利还未曾动过。时隔一小时，但他的脑子里仍然挥不去玛蒂尔的影子，她太不同寻常了，还有那个难看的钱包，崭新的钞票。

办公室对他来说，一下子变得很抑郁，他需要到外面转转，他去什么地方套得到一些线索呢？对，她说要去理发店的。

电器商店里陈列着许多日本进口的电视，还有电话机。玛蒂尔悠闲地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商店总是把最贵重的商品放在最惹眼的地方，有些类电

视机的确很吸引人——你可以在角落里先调一个频道，同时不影响你看另一个频道的节目。有些电视节目可以输入电脑中，效果更好——但玛蒂尔对此一丁点儿也不感兴趣。在她有固定职业时，她也并非经常看电视。

她应该买些能用得上的东西，对电话，她似乎十分感兴趣，她也知道：她想要的那种电话也并不比别的好，再说，即使她买了这种自拨号的电话，她又能给谁打电话呢？

商店里还售有电唱机，在她吃饱肚子，感觉现实生活确实不错时，玛蒂尔会常常去梦想的不是未来生活，而是过去的生活。她过去常常在梦想未来的生活，但梦想与现实差距很大，相反，现在她要睡觉时，她会坐到床上，回忆起过去的日子：朋友对她亦不如从前，他们似乎唾弃她。

她所做的梦大部分与跳舞有关，玛蒂尔喜欢去跳舞。大部分周六，她都忙于准备晚上去俱乐部跳舞。俱乐部停业后，他们还跳舞吗？玛蒂尔也不知道。

这音响设备的确不错，在一排排的音响当中，玛蒂尔最看重的是这种手提式“迪斯科”唱机。去年夏天，大街上，许多孩子一边听这种唱机一边滑旱冰，她试听了摆设中的一台，其效果的确不错，真的很好。

她开了价，开始数钱，她有足够钱去买这台质量不错的手提式唱机——有可独立使用的扩音器，中长波接收器。自从罗斯离开 WFIL 电台后，这种中波收音机便落价了。她伸手把电器从架子上拿下来，她忽然意识到她根本拿不动这么多东西。

“夫人，要帮忙吗？”

玛蒂尔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雇佣警官——好像是叫哈利——从她身后走过来。

玛蒂尔想拒绝他提出的帮助，他一步步地向她走来，她想说的话也说不出。

他的眼中闪着蓝光，她不知为什么对他十分信任，甚至有些依赖感。她略带歉意地说：“谢谢你。”他给她把电器取下来，径直走到柜台前。“你今天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去吗？你还是买个东西把它们装到一起吧！”

玛蒂尔站在那儿，嘴巴拢不上，她的喉咙又一次哽咽了，他说话的口气很真诚，不像是在讽刺她。

她耸了耸肩：“我事先还真没想到这点。我根本搬不动，你说是不是？”

这个售货员是个非常漂亮的黑肤色女人，年纪与玛蒂尔仿佛，她刚为一位顾客服务完看了一眼玛蒂尔。她转向哈利：“你好，她是你的朋友吗？”哈利摇了摇头，“不，她是我的顾客，我起先错怪她了，现在我正尽力弥补。”

女服务员问玛蒂尔：“你付现金，还是赊账？”

玛蒂尔递给她几张钞票。

“付你现金。”于是，她开始忙前忙后。哈利一把拉住她胳膊。

“劳伦斯。”哈利说：“帮我个忙。”

她抬头，“什么？”

“请把音响送到……”他看着玛蒂尔，问：“送到哪儿？”

玛蒂尔一愣“我……，噢，请等一下。”地址在哪儿？她把手伸进口袋里，里面有很多钱，还有驾驶证——但好像没有钱包。

哈利明白眼前这情形意味着什么，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了。在大西洋城，一个观光旅游者去海边游泳。在他上岸擦身时，他发现钱包、钥匙都不见了。



看见玛蒂尔满面愁容，他也为之难过。玛蒂尔在她新买的手提包翻了半天，他俩都知道：钱包确实不见了。

哈利想说些安慰她的话，但他觉得这话听起来太空洞，他始终没说出来。最后，玛蒂尔把驾驶证递给多瑞。”你把货送到上面的地址去吧！”

哈利静静地望着玛蒂尔，他实在猜不透她在想什么，这女人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她真的不再是流浪女了。

多瑞把收发条写好后，她把驾驶证还给了玛蒂尔。哈利向玛蒂尔友好地伸出手。

“你介意我和你走上一段吗？”

她看着哈利，仿佛与他是初次相识。然后，她递给他一个包，说：“很愿意你能和我一起走。”

他们走到电梯，谁也没说一句话，乘着电梯来到第一层。哈利几次欲言又止，他实在不知道他此刻该说些什么，什么话会无伤大雅呢？他给玛蒂尔把门打开，在玛蒂尔走出大门那一刹那，哈利把包还给玛蒂尔，并说道：“谢谢你光临本店。欢迎下次再来。”

她思忖了半天，说道：“多谢，我想我会再来的。”说完，她走了。

玛蒂尔知道她该想些什么。她确信她真的知道。

她该想想音响了。她知道自己也太贪婪了。但她不想，也不愿总是这样想下去。

那些该死的，她一直引以为豪的就是：即使在她穷得几乎快吃不上饭时，她也从未偷过东西。现在，她富有了，但也会忆苦思甜，难道清白是穷人唯一可以此为荣的吗？

她也说不清楚，但她知道这些都并不重要。现在，她毕竟有了安身之处，她还有……多少钱呢？不管怎么说，这钱是足够她用的了。现在，她不用再为食物、衣服而发愁。她现在仍还有机会，她还可以免费坐车。

渥拉·莉走出房间，沐浴着密西西比的太阳光，她靠洗衣服来维持生计，生活担子很重。她把盛满了衣服的柳条篮放在大石头上，生怕把那些白衣服搞脏了。上次，温尔逊夫人就借口衣服上有黄污点没有给她付钱。如果再发生诸如此类的事，她就要赔本了，回到家中，她的小凯姆因为她没钱给她买东西大吵大闹。

渥拉·莉拿了一堆衣服晾干。当她把最后一件搭在晾衣绳时，她眼睛忽地一亮。

在篮子里面，一个最为丑陋的钱包展现在眼前：镶着红边的绿色仿皮钱包。钱包的一角，露出一张花花绿绿的新钞票。

## 蓝色虚幻

S. M. 巴克斯特

[作者简介]

S. M. 巴克斯特是伦敦一家银行的计算机分析员，白金汉郡人。他的妻子桑德拉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在三十刚出头时，巴克斯特便早已从剑桥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和数学学位，并著有一部名为《声学中的角分布分析》的学术专著。

《蓝色虚幻》是他发表的第三部科幻小说，已在英国各大出版物上登载，包括著名的科幻小说杂志《环球》。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爱克斯利花”就是在这家杂志上发表的。《蓝色虚幻》是被他称为《爱克斯利系列》的一部分。

广袤而神秘的宇宙的接触把他带入了科幻世界。这也是科幻值得赞誉的一点……

我的破飞船在那个神秘星球闪烁的表面盘旋。那些爱克斯利飞船从几十亿光年以外的星球被这个神秘星球的巨大吸引力所捕获，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闪出如瓷器般的蓝光。

如果不是眼睛疼了，我可以一直盯着那蓝光。那成百的飞船在我的周围盘旋，几分钟内就可以靠近我。

我的手一刻不离那可以带我回家的操纵杆，但我知道那些魁克斯人正等在那儿要杀我，也正是他们把我派到这古怪的地方来的。真是倒霉！再想一想，这所有一切都出自这个国家。

当然，在我的代理人找到我之前，我该找一份工作，以免深陷旅行开支给我带来的债务中。但现在我却站在强力照明坑的边上，看着那架正被瘦削的机器剥离的完蛋了的飞船。风抽打着坑沿，夕阳的余晖已开始隐没，在远处影影绰绰中，H 城的灯光已开始或明或暗的闪烁。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我不得不在那儿，因为他们那天摧毁的是最后一架人类的宇宙飞船，以及我的生活……

一道阴影向照明坑压过来；工人们停下来，抬起头向上看着那架有一公里宽的斯布林飞船傲慢地穿行于初升的星辰中。现在，正有一架斯布林飞船掠过每一座地球上的城市，它在不断地提醒我们那些飞船的新主人和我们新的主宰——魁克斯人的力大无比。就在我们返回宇宙时……就在我们开始同其他星球平等竞争时……魁克斯人侵入进来，夷平了许多城市，关闭了我们的飞船航线，把我们送回了起点。

那阴影继续移动，而粉碎机则进一步向我那飞船的残骸进攻着。将来人类要想离开地球只有搭乘外星球的斯布林飞船了。我开始想着找一家酒吧。

“喜欢看一个生命的死去吗？”

我转过身。一位优雅的陌生人跟我一起站在坑边的护栏外。他有一双闪烁的灰眼睛，鹰钩鼻子，富有磁性的声音。

“是的，”我耸耸肩说：“还有我的事业的终结。”

“我知道。”

“嗯？”

“你是吉姆·博尔得。”微风抚过他那微蒙灰尘的头发，他温和地笑着说：“你曾是一名飞行员。你会摆弄那些东西。”

“我不认识你，没错吧？”我警惕地审视他，他看起来好得有些假。他难道代表着某个代理人吗？

他挥了挥细嫩的手，做了一个稍安勿躁的手势，说：“别着急，我不想要你什么东西。”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是给你送来个机会。”

我转过身走开，“什么机会？”

“你又能飞了。”

我一震。

“我叫利浦斯，”他说：“我的……我的代理人需要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你的代理人？他是谁？”

他扫一眼空旷的停机坪，平静地说：“是魁克斯人。”

“别再提了。”

他伤心地叹口气：“你的反应完全在预料之中，但他们不是怪物，你知道——”

“你究竟是谁，利浦斯？”

“我……是……一名外交官。联合国的。我帮助同魁克斯人协商签订协议。现在我正竭力同他们交易。”

低暗的灯光加深了他极具个性的脸上的线条。“我知道让你同意是很难的，但我想我们不得不实际些。你看，他们就跟我们一样。警惕一号，寻找爱克斯利人造飞船……”

我把两手揣进裤兜里，再一次转过身走开，“也许，但我没必要去为他们开他妈的斯布林飞船。”

“你不必开斯布林飞船。这么固执，甚至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吧？斯布林飞船可以自己飞。”

“那是什么飞船？斯魁姆？还是珊特兰？”

“爱克斯利，”他温柔地说，“他们想和你驾驶爱克斯利飞船。”他又笑了一下，确信已引起了我的兴趣。

爱克斯利人是宇宙的主宰。

到处都有他们，遍布我们这个星系的各个角落，甚至更远。远远地，他们掠过我们的星球去做那些我们根本无法想像的事。

人类是那些在爱克斯利人阴影下挣扎的一百个弱民族之一。我们为争一架爱克斯利人废弃的飞船而打斗，这类偶发奇迹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民族的未来。没有人会忘记魁克斯人把地球夷为平地的武器就是在爱克斯利武器基础上改进的。

至于他们的飞船……在宇航员中，爱克斯利的夜间飞行器都是传奇。

“我不相信你。”我说。

利浦斯耸耸肩，让脸迎着渐起的微风。“有人发现爱克斯利战士飞走了——离这儿很远。况且魁克斯人给的钱很多。”

我笑了起来：“我打赌他们能。”

“他们会为你这次飞行付很多钱的。”

“相信这是真的。”

他偷偷地从软皮夹克里摸出一个塑料包着的包裹。“这是从国外发现的，看一看。”他说。

我把小包打开。里面是一把精致的小手枪，用类似大理石的材料雕成。枪托用头发那么细的线圈缠着。精美的小扣子放在枪管里，对人类的手指来说太小了。

“这是爱克斯利制造的材料。”利浦斯的眼睛直盯着我的脸。“是那种爱克斯利的小型号。”

“那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当碰到最低的开关时，就会射出同步射线，所以魁克斯以为缠在枪托上的线圈是微粒子加速器。他们没有勇气去尝试较高的装

置。”他的脸因此而短暂地一闪，把这个小东西收起来，然后又把衣服拉紧。  
“那飞船在环绕魁克斯人自己星球的轨道上。你到那儿后魁克斯人会告诉你其余的事。我有火箭正停在 H 城机场；我们可以直接离开。”

“就这些？”

他坦率地打量我：“你还想同谁告别吗？”

“……不，我猜你知道这点。但你得告诉我一件事儿，为什么魁克斯人自己不去开那该死的飞船？”

他盯着我：“你见过魁克斯人吗？”

一百万年前，被我们称为斯布林人的人类作了一项战略性决策。

在那个时代，他们是生活在海里的像鲸一样的动物，他们有语言器官，而且已经是太空旅行者。

于是，他们又重新创造了自己。

他们给自己装上铠甲，又加固自己的内部器官……然后离开他们星球的表面，就像一米多宽，长着眼睛的气球升上了天。现在他们是活的飞船，靠星球间那些浮游物顽强地生存着。

从那以后，他们便受雇于其他 50 种人类，也包括魁克斯人；但是自从他们不再依靠任何世界，任何星球以及任何类型的环境，他们就成为了他们自己的主宰——而且将永远如此。

但是，也有后退者，其中大多数是他们以前的服务对象。

我们的飞行器是由斯布林的内脏挖成的壳。我们去魁克斯世界要度过腥臭阴暗的三天，就好像被活吞了一样。

接受我们这项任务的前提是卖给我们每人一个紧急状况下用的信标。那是一种软环。利浦斯说：“如果需要帮助按一下中间部位就可以了，斯布林人会保证你的安全，但救助的价格需另议。”

“我不需要。”

他耸耸肩，说：“还是带上保险，也许有一天你能用到。”

“也许。”我接过来，缠在手腕上，感觉那东西像活的一样。

恶心！我开始想念人类科学技术。

我们进入了环绕魁克斯星球的轨道。

我们通过那血管出了飞行器。星光皎洁，我感到离开地球以来第一次获得自由。

利浦斯的双人火箭由另一种括约肌制成，我们开始乘着它在魁克斯世界的上空盘旋。在下面的阴沉的空气中我看到了一片广阔的海，升出许多活山口像煤火似地闪烁，没有城市，没有灯光。“是一片该死的沼泽地。”我猜测说。

利浦斯点点头，专注于他那不专业的驾驶技术。“是的，像地球的远古时代。”

“那么，魁克斯人在哪儿呢？在海底吗？”

“等等再说。”

我们着陆了，那是一个金属质的岛，孤伶伶地立在沼泽地中，蒸气涌上我的脸。

利浦斯一边拿出一个手提箱大小的翻译盒，一边说：“见见我们的代理人吧。”

他微笑着说：“这儿，你的周围。”

翻译器里发出了声音：“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飞行员吗？”

我一下跳了起来，转了一圈，除了沼泽什么也没有。

“是的，”利浦斯说：“这位是吉姆·博尔得。”他的语调低沉而确信。

“他真是你们最好的？”魁克斯低沉而暴躁地说。

我生气了，“利浦斯，这是怎么回事了”

他笑了，然后站在我身边一指：“往下看，你看到什么了？”

我瞪着眼睛，“汹涌的泥塘。”六边形的气泡，非常稳定：整个海像盛着开水的平锅。

利浦斯说：“众所周知，生命体是由细胞组成的器官构成的，但怎样构成是没有规律的……”

我想了想，“你是说这些常规细胞构成了魁克斯人吗？”

我盯着那海，竭力想看见那东西。我的脑海里跳过一种苍蝇似的新月形的东西。

“能继续吗？”那魁克斯人打断了我们。那盒子又发出了声音：一种低沉的腹音，像易怒的上帝。

我尽量集中精神：“让我看看爱克斯利飞船。”

“会的，你知道我们想让你做什么吗？”

“不知道。”

“你知道银河系漂流吗？你们的天文学家曾在 20 世纪就观测到……”

星系是流动的。

我们的星球像一架大飞机，以每秒几百公里的速度在太空中穿行。也许你了解了其他星球后才会感到惊奇，我们视力达到的地方都有星球，而且分布在不同的方向，都在移动，却都朝向同一个方向。

站在泥海中的那个岛屿上，我为之赞叹。在这广阔的宇宙中，那些星球像蚊虫向火围聚一样流动。

但那火焰又指什么呢？而又是谁来点燃的呢？

“我们称它为神秘星球，”那魁克斯人说：“我们知道些关于它的情况，它离这儿有三十亿光年远，而且体积巨大，是我们星球的十万倍。”

冷雾笼罩着我们，魁克斯人不停地翻动海生物似的肌肉，我感觉好像是河马在抖动后背的跳蚤。

“我们想知道那里都发生了什么，”他继续说着：“现在，我们有通过地方团签订的合约，而且我们已经对爱克斯利飞船进行了分析。我们想沿着它的基础射线跟踪——他们的原动力和活动中心。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我想通过……我的口有些干。我慢慢地说：“你该不是说爱克斯利该对神秘星球负责吧？神秘星球难道是他们建的吗？”

“我们想派个人去探一探，”他说：“我们捕获爱克斯利飞船是因为利用它才能飞那么远，到达神秘星球。”

“我该乘什么去呢？”

“你接受了这项任务了吗，博尔得？”

“是的。”我马上回答，紧盯着那个翻译盒。去驾驶爱克斯利战斗器去深入每个物体的中心……我只是怕被撞翻。

利浦斯很快打断：“当然是为了钱。”他像一个好的代理人一样笑了。

在初升的黑暗笼罩下，我们讨论起价钱来。

我们又返回利浦斯的火箭。

“利浦斯……为什么魁克斯要关心这些？什么促动了他们？”

“短期利益，”他简短地回答，“这是一个新星球，一切还都不稳定。热浪来了又走，人很快要被分裂了。”

“结果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发现很难计划——甚至想像——未来。”他的脸充满思考：“你知道，他们只有一百个，而且每个都几米宽……但还要感谢他们的生物技术，他们的良知和材料，他们还保持在分子水平。他们已改进较高的，微观技术；但只是为了经济利益。当然，”他笑了笑，“他们是通过代理人来进行贸易的。”

我皱了皱眉，“我们被这个神秘星球威胁了几百万年了。如果他们那么短命，为什么还花那么多的时间收集它的数据呢？”

“利益。这一秘密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利益。”

我们同一个斯布林飞艇会合，这架斯布林是沿魁克斯星飞行的战斗飞艇。我们匆匆转过十米宽的高墙，我好奇地溜进藏着几百技武器的掩体中——然后穿过飞船长长的阴影，发现了爱克斯利飞船。

爱克斯利夜间战斗机是百米长的埃及榕子涂黑。机翼从飞行员座舱一直延伸到后部，逐渐展平变细直到尾部，设计精致，可以通过机翼直接看到外面的星星。

利浦斯紧抓住我：“别动它，你还什么都没看见呢！”

飞行员座舱是一个正合我的高度的开放架。座位是人造粗布面的。我爬过外壳钻进座舱，一下周围变得漆黑，星星都看不见了。“有点散开了。”我说。

利浦斯在外面笑着，毫无同情心。“显然你在里面你不会感到眩晕的，是吗？”我按了一个在我头上面支架上的翻译器。这时魁克斯说：“博尔得看看你的控制器。”

“好的。”我抬起头看到边上有三个操纵盘，每个有公文包那么大，显示器告诉我像金币那个是操纵轴，表盘告诉我该操纵旁边的那个操纵盘，却没有第三个操纵盘。

“你边上的那个操纵盘是提示飞行系统的。”魁克斯说：“在你前面第三个是超空间飞行操纵盘。这三个操纵盘是这架飞船上唯一的装备——除了同步加速器手枪外。”

“我不奸可以反悔吗？”

“他们觉得那样的话，太危险了。”利浦斯平静地说。

魁克斯继续说：“我们已经制造一种装置，使你们从飞船中出来到达地球，按一下红按钮，在第三个操纵盘左边就可以了。再按一下就可以回来？”

我用戴着手套的左指按了一下第三个操纵盘，除了那个红按钮外，操纵盘都是半融化的……没用的。我问“什么呢？”

“当然，”魁克斯尖刻地解释道，“你永远都偷不到这样的宝贝，但是……”

我把手划向显示控制器，飞船动了。“告诉我，怎么驾驶这东西？”

机翼翻腾着，颤抖了一下飞出几百公里。

“其动力来自于自己的构造。”魁克斯解释说，“机器是空间终止片。空间的愈合推动飞船前进。”

我抽动了一下。机翼颤抖了，座舱猛地一颤，利浦斯和他的火箭消失了。“要尽量阻止你脉搏的干扰，你只飞行了半光秒。”魁克斯说。我飞起来了，

非常快。

“现在，” 魁克斯说，“ 你用食指按一下操纵钮…… ”

我所有的梦想就是飞。为了它我可以放弃所有的一切，我想……现在我正以一半光速的速度掠过魁克斯星球，我盯着那些冒泡的眼睛，高喊：飞船底擦出蓝色的火焰。

蓝光！我飞得这么快，以至于光就好像是掠过的懒散的火车。魁克斯指挥着我，可能飞船对事故具有免疫力……甚至我也是。

“爱克斯利超级驾驶是根据超常的规则，” 魁克斯告诉我，“ 你返回的时候，我们会弄不清你在哪儿——但我们会知道你离太阳的距离。”

“飞船和太阳都是确定的因素，飞船群的数量越多，你就会离太阳越近。”

我冲出了魁克斯轨道，发现了一架斯布林战斗机，但并不奇怪，那带着武器的东西紧跟着我。沿着轨道是一架又一架的战斗机，我扫过那些飞机，还有更多的战斗机。魁克斯的太阳是他们自己造的，完全可显示出返回的轨道。“ 这一定花了你们不少钱，” 我说，“ 为什么？ ”

利浦斯优雅地说：“ 他们不怕你，但他们不会像有几百只手臂的爱克斯利人，能代替你爬进坐舱里，不是吗？ ”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我觉得差不多了。我飞出了斯布林卫士们的监视，合上了机翼。利浦斯再一次和魁克斯过来，绅士般地说：“ 祝你好运。”

“谢谢。” 我按了一下红按钮。

——高速飞行的震动使魁克斯太阳熄灭了。我的脚下出现了暗黄色的星星，被星辰和灰尘簇拥着挂在天上。我开始意识到我周围的仪表喀嚓喀嚓地响着，开始显示这次快速飞行的奇观。

“哇！” 我喊道。

“博尔德，” 魁克斯说，“ 立即报告。”

“我想我在星系的中间部位了。”

“太好了，那是—— ”

——再一冲。

“——根据计划。”

“上帝。” 那黄太阳已经完全消失了，现在我盘旋在哑铃形双星的后面，天在变黑；我必须穿过这个星系到另一边去——

——冲。

现在我悬在一颗星的下面；那是黄、蓝相间的西斯坦星，对比出奇地明显——

——冲。

这样的冲刺来得太快，我看到矮星急速掠过我的飞船旁边，那若隐若现的一定是我的星球——

——冲。

现在我在一个巨大星球中，事实上是在粉红色火焰中，但我喊出之前，又一次——

——冲。

——又一次。

——冲——冲——冲，冲，冲，冲。

我闭上眼睛，感觉都麻木了；偶尔地睁了一下眼睛，我看到天空像面纱一样被撕扯开了。

“……博尔德！能听到吗？博尔德……”我喘了一口气。“我很好，只是有点快。”我冒险又看了一眼，我正越过星群的起泡的火网。远处的星群像路边的树一样稳稳向后移动。我慢慢地说：“我一定是划出一道非常亮的光线，或者更多，一个小时了，以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旅行要用两个星期吧——”

然后，我又翻滚进阴油色椭圆星系当中，我呼喊着我，又闭上眼睛。

十天后，那些沸腾的星辰不再干扰我。我猜想你会适应任何东西。甚至我面前那些越来越多的东西——神秘星球表面的星云——看起来就好像胳膊上生的疥疮一样。事实上，我一直感觉很好，直到我后边天空中划出一道瓷器蓝的光……

“我不明白了，”我说，“我后边留下的该是红光。”

“您的疑问根本没用。博尔德。”魁克斯解释说：“变蓝是引力倾向，你现在正在靠近神秘星球，外空的光开始被它的引力削弱。”

我检查我的仪器。“但多荒唐啊……我还在几百万光年以外呢。”魁克斯懒得回答。

过了两天，光开始变成深蓝的冰雹，我骤然跌进时空洞中，我进入了神秘星球的范围，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的星星，看起来像许多的星系，浑浊的星光笼罩在我的飞船的周围，我的飞船开始晃动。我感觉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星光流动像一本慢慢翻动的书，最后它震动几下，停了下来。

“终于到了，”我嘟哝着，“我还在星云中。”我手抓着沙发的扶手，看了看四周。“我好像运行在小G型星的轨道上。”但是，天空布满了星星，呈现出一片蓝色的浑沌。

“现在——我能看到前面的东西了，星云前面有一道强光。”我被眼前的壮观震慑住。“那就是神秘星球吧。”

“我们告诉你再碰操纵杆，博尔德。”魁克斯小声说一句。

“什么？为什么？”

“你有同伴了，在你左侧……”

一群夜色中的飞船从那神秘星球呼啸而来，向外冲入星云。有些小的飞船像我的一样。我发现到处都是几公里宽的杯型怪物像海鸥一样巡航。天被这些飞船盖得黑压压的。

“爱克斯利，”我喘息着，“一定有上百万、噢，你对了，魁克斯……但是我相信这不是巧合。在那个地区我穿过一支爱克斯利飞船队时并没有发抖，那片星云一定遍布飞船。”

“跟上他们。”魁克斯说。

“什么？”

“加速。你最好装作他们中的一员。”

“……哦，好吧。”我展开我的机翼，一转身加入到飞船队中。很快我便歪歪斜斜地跟着他们，像天鹅中的丑小鸭，我在里面尽力掌握显示盘，手都渗出了汗。

船队飞向另一个新星球，通过我前面的飞船队，我可以看见那个星球的外壳，闪着紫色的光。就要临近那星球表面时，前面的那些飞船突然闪在一旁，就好像遇到了无形的障碍。我也停下来闪在别的飞船一边。

我们到达后的20个小时飞船队完成了他们的建设，像休息的兀鹰，他们合起机器包围住那个星球。

“现在怎么办？”我紧张地问。



“毫无疑问我们会发现什么。”

我希望我能揉揉我可怜的眼睛。“魁克斯……你知道，我自从进入超空间以来就没合过眼。”

“用点兴奋剂。”

突然，船队中每个飞船都射出一道蛇一样的刺眼的血红色光线。

从每一艘飞船射出了一个，除了我的。

那是一幅痛苦的画面：一个格雷维尔星，被上百只微型尖穿透。那星星的光芒神奇地闪动着。我开始意识到我周围的飞船骚动起来。

“他们开始注意我了，”我小声嘟哝了一句，“我该怎么打开我那束光线？”

利浦斯回答说：“你不记得那枝爱克斯利手枪吗？一定是在这种情况下用的。”那星球上爆发出一道紫色的烟虹。很快地火焰覆盖了星球表面；云朵被赶向鲜红的光。

就好像是看着神奇的动物死去。“他们把它毁了。”我说：“但怎么做的呢？”

“那手枪一定有强波雷射，”魁克斯慢慢地说：“缠在枪托上的线圈是同步加速器。小质点在那儿迅速移动，那东西就射出同步射线，它……”

“我想你需要大块才能获得特殊的射线。”

“不。只要你快速移动一小块……能量同样会从你的飞船中崩发出来——从宇宙自身结构中。”

“用手枪摧毁星球，是吗？”

一个阴影越过我的视野，我扫了一眼一打的爱克斯利滑过闪着蓝光的天空，而后又在我周围聚集起来。

“他们隆隆地围住我。”我迅速考虑自己的选择。我面前有那个可以安慰我的红按钮：我逃跑的命脉，如果情况恶化……但是，我很快决定，我没看见那神秘星球前不能回家。

我展开机翼，碎然尽可能远的离开他们。我鼓足劲，一下飞出包围圈，我的呼吸在我的头盔中呼呼作响。

“现在怎么办？”我喘息着。

“跑！”利浦斯说。

我跑了几个小时，躲避着几光分以外的星星，由于靠得太近，他们的表面扭曲得令人无法相信。

那灰色的光变得越来越亮——那爱克斯利舰队像枪一样一直地指向我。

最后，我终于突然冲出星云。前面一道蛇一样的光游来，我的心被猛地一震，突停了一下。我发现我自己在星光闪烁的废墟上，那一定有一万光年宽……另一边的星幕变得湛蓝一片。

所以我在正中，坑的底部——所有的星星坠入的地方。在它的中心地带，是那个神秘星球。

它……闪烁着。那像一个大结婚戒指，转动着。“魁克斯说，”我嘶哑地喊道：“对我说话。”

“一个大型转动器，”魁克斯嘟哝着，“有一千多光年宽，人造的东西。”

“但为什么，怎么办？”

魁克斯停了一下。“是我们设想之一，看看其中心构造，博尔得。”

洞中的光圈刺痛了我的眼睛。那是空间的一片帷幕，我看到那泥泞的空

间，调得像咖啡中的奶油。

“你知道科尔吗？”魁克斯说，“不是吗？那神秘星球是一团转动器，转动极快。你拥有相对预言的理论。关闭太空航线和时间，例如——”

“再来？”

“时光旅行。或更多……博尔得，所有的可以定义我们宇宙的物理系数——像光速，负责电子的——是空间自我财富的反射，以高密度对称。而如果神秘星球打乱了那些对称——”

“新常数。新物理法则。爱克斯利不喜欢这种宇宙，所以他们建了另一个宇宙。”

“或这以外的另一个。”

那大戒指的光滑的表面被那些毁灭了的光反射回去；使那个集满灰尘的屋子闪烁着太阳一样的光，我把我的监视器集中在灰尘和飞船上——那里有无数的飞船。

在见光分以外，我看到一个特大的飞船，它的外壳一定有月亮那么大。杯形怪物安安稳稳地停在那外壳的表面，倒出获得的星星的材料，主船下面的孔不停地放出水晶块，就像滤器滤下的雨水。

我偷偷地潜入那飞船中，可以看见那些奇异的水桶链从大飞船上系下来，垂到神秘星球上，缩成许多点以抗拒那些坑中吸来的星星。我看到返回的那些飞船转向杯型怪物以便承受再负荷。

我开始观察其方式。“那硬壳船很大，是垃圾车，”我说，“他们向神秘星球垂下来，表面布满水晶般的星星。他们一层层地长，会延续几十亿年……”

外面有东西晃了一下。我的舰队来了，它们围绕我盘旋，想再次抓住我。

我收拢机器，准备按一下红按钮，“利浦斯，我看到的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已经能把这消息向其他九十多种人类散布，寻求防止他们毁灭宇宙的方法，他们还有时间去计划……”

他很抱歉地咳了一声：“啊——你看，博尔得，这消息是魁克斯人的经济财富。

你知道。”

我迷惑了，“你撒谎。如果魁克斯人想自己保留这一信息，那我们都得死。”

他叹了口气，“魁克斯人不会为时代着想，他们不能，记住。他们现在考虑的是利益。”

我强迫自己的手硬生生从按钮上挪开；心猛地一紧。突然地这一切都不是在游戏。如果刚出发我就想回家，魁克斯人会把我扔在外层空间，但我觉得现在悬在这儿也不该，我周围的那些小屋子突然坏了……爱克斯利移了过来。

我不得不另找时间。在我的右侧，成群战斗机包围着我，我伸展开机翼，用手抓住操纵杆，一下逃了出去。那些战斗机在后面紧跟不放。

我飞行时，因缺睡眠而麻木的头脑不停计算。我该怎么逃过那些守候着的斯布林飞船呢？也许我可以改变飞艇操作系统——但怎样做呢？改变飞船的装置，改变到达太阳的距离吗？

当然在我到达魁克斯系统内部前，我不会放弃飞船的，又冲了一次，我有那个斯布林紧急状况装置；我会获救的，如果我保持安静，我会躲过魁克

斯人，也许几年……

但该死，如果我那样做的话，人类和其他一百多种人类有一天会落入这爱克斯利坑中。所以藏起来并不是办法。

我藏在那垃圾车下，看着那些冰柱从卡车上落下来，打破那浓浓的灰尘……正当我紧盯着那尘雾时，我想了个办法。很愚蠢、很疯狂，几近不可行，但我只有一次机会。

“好的，魁克斯，”我说，“我这就回去，但首先……”

我俯冲下去，展开机翼，像海鸥一样飞进那水晶雨中。机翼迅速收拢，变得坚硬而沉重。

“博尔得，该死的你在干什么？”

“摧毁这漂亮的大飞船，”我很遗憾地告诉利浦斯。

那些爱克斯利飞船最后都停止了水晶雨再向我靠拢过来。

我按下了按钮。

爱克斯利包围圈消失了；我带着蓝色的星光往回冲，接着——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天空成了一个点，我喘了口气。

我朝自己的星球飞去，终于慢慢降落下来，打开一个月来一直缠在我腰上的安全带，把翻译盒从头口的支架口拿下来。

利浦斯和我道别，我对他说：“帮帮忙，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不停地。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不管你说什么，”我猜他那严肃的脸正朝着那沸腾的魁克斯海，“博尔得……我想你知道我很遗憾。”

“是的。”那飞船——冲——向哑铃双星、它正在闪烁；我靠得很近，比我来时靠得近，我握住拳头以示成功。就这么做——

——冲。

恰好那黄太阳在星系的中间，呼啸着靠近飞船，最后停了下来。该出去了。

我爬上我的座位，用肩抵住坐舱的水晶盘。短暂的令人心脏偷停的时刻，我觉得那外壳太硬——于是颤抖了几下，我冲了出去用手紧抓住我的翻译盒。

我的计划已经实施了。翻译盒被我加入足够能量以改变其飞行的目的地。现在我不得不依靠魁克斯做以后的工作——

——冲。

——飞船消失了，我被独自扔在废墟中；他们在星光中闪亮。

我在那儿游荡了一会，慢慢转悠。然后我按了一下斯布林手镯。它变得冰冷。

利浦斯开始从翻译盒中说话，他的声音嘶哑、无奈。我听着，寻找我周围有用的片来做个衣袋。

“博尔得，你还没到达我们预期的地方吗？”

“你引起了魁克斯人的纠纷，我告诉你……”

“你究竟在干什么？”

斯布林飞船像眼珠一样转动，冲入宇宙空间……

于是他们发现了我的飞船，无法理解地正靠近魁克斯太阳。

魁克斯人混乱了，他们派舰队冲向那太阳、能量流直击爱克斯利飞船；

大翅膀像巧克力一样溶化了，拉出一道红线向太阳飞去。

正如我想像，魁克斯人在焦急与混乱中扔下所有给我的东西——包括唯一拥有的爱克斯利武器。当然那是唯一的破坏星球的武器，据说燃烧前用了许多天。

利浦斯死了，死在他们的愤怒中，但他在嘲笑他们，我听到了。

过了一天，一架斯布林怪物把我吸了进去。

斯布林把我卖给一家地球新闻频道。我想，那究竟是什么？由于我还没好，所以每一样东西，我都不必付款……

地球又生机勃勃了。魁克斯拥有的舰队从地球上消失了——从所有的地方团当中。在太阳恢复能量前，他们很难离开自己的星球，他们将被占领很长时间，当然无暇顾及我了。

一是我放出有关爱克斯利的消息，我们也忙了起来。一天，我们返回神秘星球，摧毁爱克斯利——

但同时，我得找份工作。我的冒险结束了，我面对用我的余生去还清斯布林的债——在其他人中间。我拿起我的外套，挖出那些神秘星球上的碎片，像冰一样凉，好像是无价之宝，依然像斯布林的血那样闪着光。

无价吗？

突然我想到那些熔入白金的石头和火焰，爱克斯利人造胶已是几百光年以外了。

也许我有办法还清我的债。我可以买一架自己的飞船，开一条小航线……

我把石头扔在一边又开始梦想了。

## 未知世界

艾奥雷克·斯特博浩斯

[作者简介]

不容置疑，这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比这复杂。斯特博浩斯是丹麦人，二十多岁。他从未完成中学教育，但他却是一名自学成才的杰出画家。他打算参加“里昂哈博德未来插图画家”大赛，同样地也经常参加 WOFE 大赛的角逐。

斯特博浩斯住在哥本哈根。他是我们的第一名丹麦语为非英语的科幻作家。我想介绍应到此为止，否则我们的介绍得比他的作品还要长……

故事就发生在地球这个行星上。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慵懒地坐在家中舒适的椅子上，悠闲从容地翻开了一页书。正当我端起咖啡，准备呷上一口之际，门铃骤然响起。

我站起身，眯起双眼，迎着窗外耀眼的阳光向门口走去。

打开门之后，我发现一个太空人站在我面前。从他怪异不同的长相和打扮上看，我马上意识到他是一个外星来客。

我感到异常惊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对于目前的这种局面，我真不知该如何对付。而面前的这个外星人却不以为然，就像警官对待市民一样地泰然自若。

他从记录本上抬起头，说道：“请跟我来”。然后转过身去。

我一阵迟疑，回头看了一眼自己舒适温暖的家，然后就跌跌撞撞地跟在

其后。

“嗨，”我问道，“你要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噢，”他说，“他们将对你们进行治疗，你们中有些人将恢复记忆。”

“什么记忆？！”

“不要再问这个了。”他说。

## 纳木勒家族

杰米·纳西尔

[作者简介]

诸位将要读到的故事是一连串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的事件的综合产物。杰米·纳西尔 1955 年出生于芝加哥，他父亲是巴勒斯坦一个大学的教授，母亲取得了美国革命之女协会会员资格。他父亲还无意中发明了叉式升降机。

纳西尔在许多国家居住过：耶路撒冷，阿曼，约旦，还有安·拉伯，密歇根等其他地区。他曾名列化学成绩优秀者名单，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法律专业。他目前作为一名律师在华盛顿特区工作。处理大宗民事案件，公司特许他在业余时间进行小说创作。

要想进一步了解这一案件中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还请看……

(一)

一个晴朗的十月的清晨，拉尔夫·詹宁斯和我穿着灰色的细条纹西装，驾一辆从机场租来的不断吱嘎作响的汽车，在衣阿华东南部连绵起伏的棕色田野里向前驶去。

拉尔夫一面驾车，一面吩咐我：“记住，不要盯着人家看。这些当事人不喜欢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对这一点他们很敏感；而且他们不喜欢陌生人。需要说话的时候只要我开口就可以了。不论你遇到多么奇怪的事，切记不要盯着看。”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小心别让老纳木勒骗了你，他是一只老狐狸。”

我尽力使自己看起来庄重些：去见当事人是他们让你在成为一名真正律师的漫漫征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尽管是很小的一步。

随着一块标有“普里包里士，限速 25 迈”牌子的出现，我们驶入了另一个镇子。

随着一连串的汉堡店，加油站，拖车大小的房屋的飞逝，这个镇子也被我们甩在后面了。又行了几英里，我们拐上了一条颠簸的乡间公路，路旁有一个牌子“私人公路——禁行”。我们在一幢简陋的小木屋前停了下来，木屋两旁都有铁丝网伸向远处。一个人从屋中走了出来。

他中等偏下的身材，形体消瘦；平直的棕色头发有点儿长；鼻子从额头垂下，画一条又细又直的线直到嘴唇；双目靠得很近，以至于他看起来似乎在对眼；牙瓣很大，歪歪扭扭地敞出在两片薄唇中间。他就像水族馆中从玻璃的另一侧看到的一种怪鱼。

“拉尔夫·詹宁斯；布莱恩·拉姆杰要见纳木勒先生。”拉尔夫说道，把驾照交给他。那人看了看我，我也很快掏出我的驾照，他把两份驾照拿进小

木屋去。

“保卫。”拉尔夫向我解释道。

几分钟后，那人把驾照交还给我们。

“可以了。”他嘴里湖出了三个字。

又行了几英里，我们上了一个坡。那里矗立着一幢巨大的三层高的农舍，及一堆混乱的附属建筑：厢房，别馆，偏厦，游廊，谷仓，门楼，车库，甚至还有一个以屋顶板覆盖的塔楼，所有这一切都被岁月描绘成一个灰色的碉堡，看起来能容纳一百多人。几个烟囱上空炊烟袅袅。拉尔夫把车停在一个倾斜的门廊前；这门廊处于松树的阴影中，堆满了盒子和破烂。两个年轻男子走进门廊，他们看起来就像那个保卫的孪生兄弟一般。

“是詹宁斯先生吗？”他们中的一个人问道。随后领我们走进一个很大的前厅，一直未与我们握手。

厅里是一派温馨的家居景色：一个扎着围裙的妇女正在追赶一个拿着别人的鞋子要跑开的小孩；三个十几岁男孩子口里学着各种车辆的声音，正坐在一块已脱了毛的地毯上打牌；一个中年男人叼着烟管坐在一把满是油污的扶手椅里，空气中弥散着午饭的味道。

屋里的每个人，从那个小孩到吸烟的男人，都有着同样的细长扁平的鼻子，挤到一起的双眼，兔牙，姜黄色的头发。

我尽力控制自己不要瞪眼睛。但厅中的每个人都在瞪着我们。那个小孩看见我们，扔掉鞋子哭了起来，系围裙的女人把他拖到另一个房间。

“老纳木勒先生现在很忙，”一个年轻人说道，“他让你们等一会儿。”

“我们很愿意。”拉尔夫说道，实际上他讨厌为任何事等待。

他们领我们上了一截楼梯，穿过一道窄窄的走廊，来到一个阴暗的小房间。拉尔夫把他的公事包放到一个摇摇晃晃的咖啡桌上，桌上一长条浮麦克已脱落了，露出里面酱色的木头，问道：“能领我去一下卫生间吗？”他们像对待犯人一般押着他离开了。我在一只臃肿的维尼龙沙发上坐了下来，尽量抑制呼吸，不让那股酸乎乎的味道进入口鼻。过了一会儿，我推开一扇窗子，探身出去。紧贴墙壁生长的杉树给我带来一股清晰的气流。

院子里稍远处，一个男孩子叫道：“火车来了！火车来了！”

铁道在房后大约二百米的地方通过。七八个男孩，有的甚至还算是婴儿，迅速地在我所在的窗前一架锈迹斑斑的拖拉机前集合。其中一个较大些，约有十二岁，他在拖拉机的座位上坐稳。当火车隆隆驶过的时候，他喊出一些数字。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原来他喊的是车厢两旁印的四五个作为标记的阿拉伯数字。那些小男孩们都坐在地上，听那个大男孩喊，由于精力过于集中，他们稚嫩的小脸上都显露出刚毅、坚定的神情。

50多节车厢驶过去了，那个大男孩叫道：“报数！”

“五万两千二百二十三！”孩子们兴奋地齐声叫道。

这时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我知道这是那两个纳木勒人押着拉尔夫从卫生间回来了。他们俩进屋后同时瞪着那敞开的窗户，又瞪了瞪我，其中一个从我身边冲过去，重重地把窗关上，然后他们回转身大踏步地走开了，一句话也没说。

“你不能碰这里的任何东西，”拉尔夫喃喃道，咯吱一声坐在沙发上，“你们不喜欢这样。”他把公事包拖到脚边，仿佛那是一个护身符。

半小时后，那两个纳木勒人领我们穿过迷宫般的一个个大厅，房间，一

道道楼梯，厢房匝道，地下室，阳台，走廊，当我们最后到达老纳木勒的房间时，根本无法辨别那究竟处于这幢大房子的哪个方位。

在一段昏暗的，踩上去吱嘎作响的楼梯顶端的平台上，一扇门打开了。屋里一个老人倚在一张特大号的床上，床的周围摆放着六部电视机。发出的声音混杂成一片，根本听不出个数。那老人见了我们，向旁边一个人点了下头，那人把电视机都关掉了，这老人长得和其他所有的纳木勒人一样，惟一不同的是他满面皱纹，秃顶，两侧垂下流水一般的白发。他穿着很脏的睡衣，一床被半盖在身上。床的周围有一些硬纸板箱，里面装满了报纸，破台灯，旧自行车零件及其他一些东西。成堆的报纸摆在倚墙而立的旧桌子上。另一张桌子上摆着三架轮转电话机，旁边是一个早已过时的台式计算器。四周有十几把折叠椅。

“詹宁斯律师，”那老人公鹅般地叫了一声，又鸭子般迅速俯下头来，摇着，“你带了个人来，我看见了。”他把一幅双光眼镜顶到那陡直的鼻子上。

“这是布莱恩·拉姆杰，”拉尔夫亲热地拍着我的肩，“我们最卓越，最值得信赖的同事。”其实我只是他在接纳木勒案子时惟一手头正巧没案子的同事。

“你好，先生。”我向他打招呼。

“你好，你好，噢，坐，坐。你还记得德里克·丹吧？他在那儿呢，詹宁斯律师。”他向刚才关电视的那个中年纳木勒人点了点头。

“当然记得。你好，德里克。”拉尔夫道。

“你好，詹宁斯律师。”那人答道。

我们在两把折叠椅上坐下来。我拿出一个笔记本，做出一副卓越、值得信赖的样子。德里克·丹坐在刚巧能看到我写什么的地方。

“你们听说过圣保罗制定的新规则吧？”老人说道：“《密西西比河航运险通则》？”

“在您将我的注意力引向这之前我没听说过。我昨晚飞离华盛顿之前读了一下。”

“你觉得怎样？”

拉尔夫说了几段律师在这种场合常说的套话。这些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没有任何实在意义。他说完后，老纳木勒道：“我要你想办法废除那个新规则，让一切都保持原来的样子。”

拉尔夫显出一副智哲的模样：“嗯，或许能办到。我们有联邦优先购置权，并在司法方面有一定优势，当然，困难也是有的，既然新规则的条款只影响到航运利益，我们应采取的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是拥有一个明尼苏达航运公司。这样就可以作为受害人而成为控方。”

“我们可以买一个。”老纳木勒说道。

拉尔夫装模作样地点头，仿佛他早就预料到这一点。

“当然，我们可以负责为您购买。然而，我还有一事不明：我难以想象纳木勒家族会从推翻密河新航规中得到什么益处，它不会影响你的任何事务，你到底想要什么？”

老纳木勒发出一阵野鹅般的怪笑。

“你总是问这同一个问题，詹宁斯律师；而我也总给你同样的回答：就让我这样做吧，你管好我让你负责的事就行了。”

(二)

一个月后，纳木勒家族的买卖就顺利完成了。拉尔夫透露他们为了迅速完成这笔交易多付了近一百万美元。二月份我们的上诉就得到明尼苏达公务委员会、船务分会的受理。圣保罗天空的浮云如同远处那一堆堆的脏雪，人行路两旁，从高楼大厦的围栏间隐约显现的近 20 英尺长的冰柱钟乳石般凝立，如两列哨兵在路旁守卫着。

但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每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把手缩在衣袖里，在装有玻璃窗的天街上行走。天街是连接大部分建筑物的约二层楼高的空中走廊，我们绕道，甚至可以从旅馆一直走到公务委员会去，拉尔夫就这样领我走去了。我喘着粗气，提着两个胀鼓鼓的诉讼包在他后面跟着。一个小时后，我挨着他坐在一间阴暗的小听审室里，他正在慷慨激昂地评论我国庞大水路交通动脉，这些水路上由来已久的自由贸易。那些用梦想造就了这贸易的小人物们，以及政府出面扼杀这种自由贸易的危险后果……有一小段时间我的注意力有些转移。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能发现我们努力要推翻的新规则的实质：它只是要求在此通航的船舶使用明尼苏达的港口，借以收保一种责任险。对于我来说，整个事件中惟一有趣的地方是为什么纳木勒家族的人如此关注它。我漫不经心地在听审室内巡视。

在为对此案感兴趣的公众准备的座椅的最后一排，有人正盯着我看——一个女人。

拉尔夫陈述完他的论点坐了下来。一个辩护律师站了起来，开始了一番更无聊的争论来支持新规则。我用眼角的余光研究那个女人。她，面露饥色，一直瞪视着我，表情中有几分神秘，她自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标本：从某种角度上讲，她或许可以称为美丽，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双大大的，燃烧着火焰的双眼，但尘世的几许重负，几许哀愁已在她的发际染上几道银灰，镂空了她的双颊，吞蚀了她那原本消瘦的身材上的一点血肉。

辩护律师的声音渐渐地停了下来，会场又恢复了安静。公众席上的那本就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都在打瞌睡，房间中可以听得见空调器散热时发出的微弱的声音。这时，行政法官史尼德醒了过来，翻开一页纸，又清了清喉咙，说道：“最后，一个消费者协会会员代表反专制委员会，就委员会规则第 846 条，三款三项第十点作出了证明，现在让我们听听狄姆士·诺兰先生的陈词。”

那个面带饥色的妇女从一只黑色维尼龙包里抽出一叠纸递给旁边的一个男人。

他接过来，走上前去。那是一个肥胖的，两腮垂着两团赘肉的男子，蒜头鼻子，留着阿福罗式发型。他面带一种受伤的，焦虑的表情，仿佛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人不知怎么看起来有些面熟。

他笨手笨脚地站到史尼德法官的桌前，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整理手中的文件，然后提高声音，颤抖着说道：“是的，阁下。我现在站在陪审团前，因为我要履行我那令人痛苦的职责——更正上诉人提出的这个案件中的显然被歪曲了的事实。”他瞥了拉尔夫和我一眼，表情中既有愤怒又有理解。

“这个事件完全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歪曲了事实。他们提出来的每一点都是错误的。这个新规则就应该一字不差地实施。他们那样做真是可恶，是可耻。

但你想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来这儿极力要废除这个新规则？“詹宁斯先生，”那个胖子的两腮剧烈地抖动着，吐出了詹宁斯的名字。“您作了那么多滑稽可笑的论断，它们……，它们……，但让我来回答您，阁下，让我告诉



您真正的原因。”

他双手颤抖着整理着他的那几页纸，然后突然念戏剧台词般地朗诵道：“阁下，航运险利率就要上调了。是的，惟一能承保这个新规则所要求的那种航运险的两家公司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港口事故中蒙受沉重的损失。只有少数一些人知道这件事。

詹宁斯先生的当事人就知道这件事，但他们不会说出来。不，阁下，他们并没有向我们可敬的陪审团陈述这一事实。几个月后，航运险利率会成十倍增长。”

我很不舒服的感到那个瘦女人的目光正停留在我身上。

“如果他们的保险率升得真有那么快，那么使用密西西比河的航运公司将不得不提高他们的运费。为避免高价运费带来的损失，农民将不再用河运而改用铁路运载他们的产品，其结果将是明尼苏达和南部铁路公司将在 24 年来第一次获取利润，而这将会激起澳大利亚国际财团的投资欲，他们一直在关注铁路市场动态，一定会要求在这次收购中获得控制股。而联邦政府不得不同意将铁路卖给外国，让他们获利，因为它借此可以要求澳大利亚拆除对美农产品的贸易壁垒作为回报。当澳国这样做的时候，美国谷物的售价每蒲式耳将会上升 2.5 美分，这样衣阿华东南部的农民为获利将不再大量种植小麦，而改将玉米作为他们的主要作物，这将会减慢土壤中铬磷肥的衰竭速度，从而增强庄稼抵制谷物萎菌病的能力，这种病目前正由墨西哥蔓延过来。”他说这话时仰起头，摇晃着紧握的拳头。史尼德法官看看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如果衣阿华东南部的农民继续种植小麦，萎菌病会在 5 年内将小麦全部杀死，他们将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土地，卖给詹宁斯先生的当事人——纳木勒家族！”

说完后，他大踏步回到座位，不停地喘气。

史尼德法官松开紧握桌角的双手，轻吁一口气。

“谢谢您，诺兰先生，”他说，“还有什么反对意见吗？”

“没有了，阁下。”拉尔夫笑着回答道。

### （三）

休庭后，拉尔夫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对我说，“我们已经为纳木勒的航运公司在普里包里上找到了一个买主。我明天必须在佛罗里达出席‘海斯’案件的审理；我希望你在这儿再待一两天，这样当这个买主出价准备购买时，你就可以把买卖文件传送给纳木勒家。”

当一辆出租车载着他那灰色的公事包驶往机场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阅读“海斯”案件的诉状了。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在迷宫一般的天街中迷了路，当我第三次穿过第一银行大厦二楼门廊的时候，我把公事包放在快餐店前的地上，想仔细辨一辨方向。正在这时我看见了狄姆士·诺兰。

他没看见我。他正坐在快餐店靠窗的位置上，一面狼吞虎咽一面哭泣。在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向嘴里填了一个汉堡，一块酸乳酪，一个煎鸡蛋，一块巧克力蛋糕，几张法国馅饼，一份沙拉，一块烤乳酪，一块三明治。这些东西把他的两腮塞得鼓鼓的，他的双眼盯视着远处，眼泪顺着眼角涌下。

### （四）

晚一些的时候，我懒懒地将自己扔到旅馆的床上，想读一本科幻杂志。窗外夜色加浓了，这时有人敲门。

是那个在听审时看我的女人，枯瘦的脸上一双灰色的眼睛闪闪发亮，长长的，瘦骨嶙峋的双手颤抖地捏着她那只带到法庭上去的黑色维尼龙小包。

我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她才喃喃道：“我能进来吗？我有件事要与你商量。”

我让开路，关上门，我的嘴就在她的颈后。

“当然，”我笨拙地说道，“进来吧。”

她对我作了个可以说是笑容的表情，脱掉外套扔在床上，然后僵直地走到窗前向外看着。外面雪正从灰色的空中铺天盖地而下，洒向灰色的圣保罗市。

我清了清喉咙，她颤了一下，迅速转过身来，给了我另一个毫无表情的微笑，将一绺半灰的头发从眼前拨开。

“我饿了，”她说道，“能为我叫份晚餐吗？”

她是面带饥色，我拙手拙脚地摸出菜单，电话，叫了一份双人晚餐。当我做完这一切再抬头时，她正倚在墙上，把那黑色维尼龙包紧紧抱在瘦削的胸前。

“我能告诉你关于纳木勒家族的情况。”她说，“我知道你急于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关于他们你知道什么？”我生硬地问道，同时切记做律师的规矩：不要讨论当事人的秘密。

“一切。包括他们怎样计划驱逐出所有其他农民，最后统治整个国家。关于他们的一切我都非常清楚。”

“你不是真的相信诺兰在法庭上所编的荒诞故事吧？”

“那是事实。”

“是吗？当时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极力克制自己才没有大笑出来。”最伟大的电子天才和最先进的电脑都不会给你讲述保险规则会导致谷物萎菌症这样的故事。”

“电脑只会计算数字，而纳木勒人思考的是事情。”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还没来得及去接，她已抢先把电话握在手中。

“喂？”她以清懒的飘渺的声音低语道：“抱歉，他现在很忙，你过会儿再打过来好吗？”然后“噢”了一声，将电话递给我。

是阿尔夫，从佛罗里达打来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滑稽，但他只是说：“我刚听说我们的买主要出价了，你今天要把文件起草好。克里斯坦森运输公司。”他在给我读地址。“你把文件弄好后我会打电话通知纳木勒家的人跟你约个时间。”

当我挂断电话的时候，那女人继续说着，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我们知道谷物萎菌症是纳木勒家族用来挑战新规则的法宝，狄姆发现了这一点。”

“是吗？”

“是的，要知道他本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提醒了我。我忽然意识到我看诺兰觉得面熟的原因了：那窄窄的额头，紧靠的鱼限，突出的说话时上下疾动的喉节，惟一不同的是他身材肥胖。

“他们把他送入大学进行试验。他们家族的年轻人不上学——他们贿赂了一些州教育官员特批了一种家庭教育大纲，狄姆是他们家族年轻人中学得最好的。但到了大学后他才发现他们家族的行为有多么罪恶，于是开始反抗。从那时起他一直在与他们作战。”

她在谈起狄姆时声音中带着一种明显的骄傲，于是我问道：“他在大学中认识你的吗？”

她耸了耸肩。

“我想你们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我说，“那你们怎么——”

“狄姆预计到你们会对纳木勒家族感兴趣。”她插嘴道，“而我也清楚这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这时有人敲门，一个人声音低沉地说：“入房服务。”

那女人突然要用卫生间。

我打开门，一个面容友善的男孩正站在门外。他身穿粉红、金黄两色配有肩章的制服，推着一辆冒着热气的双轮小车走了进来，把一张小桌摆在窗边。他一面掀盘上的盖子一面问我昨天看没看篮球赛，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下来，脸红了。我回头一看，是那女人从卫生间出来了，她身上只有一块浴巾，一块小浴巾。

“亲爱的，晚饭——噢，对不起。”她说道，以一副获胜者的姿态对着那个小服务生笑着。当那男孩红着脸离开的时候，我紧绷着嘴唇，从牙缝里挤出几个你“你要怎么样？”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们同时冲了过去，我抢先一步抓起话筒，但她马上把一阵放荡的笑声传了过去。

“喂，是布莱恩·拉姆杰吗？我是德里克·丹·纳木勒。”声音虚幻，飘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你好，纳木勒先生！”我热诚地叫了一声，尽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庄重，严肃。这女人正蛇般地在我身上蠕动，剧烈地喘息着。她身上的毛巾早就不知哪儿去了。她把嘴巴凑近话筒，娇喘着道：“来，宝贝，我们再来——”

我把手压在她的嘴上，推开她。她咬了我一口。

“拉姆杰，”话筒那边的声音道：“你在吗？”

“是的，先生。”

“老纳木勒准备明晚八点见你，签订购置合约。你在听我讲话，是吗？”

那女人一面继续放荡地笑着，一面使劲力气踢我的肋骨，仿佛要踢出个洞。

“我会准时赶到，谢谢。”

我挂上电话，推开她。她转回身，抚摩着脖子，我这才意识到刚才我一直在掐着她的脖子。她赤裸的身体并不难看——如果你喜欢她那种瘦削的骨架，那种灰暗的肤色的话。她的眼睛在黝暗的肤色下显得更加明亮。

“我要穿衣服了。”她说完跑进浴室，重重地带上门。

接下来的30秒内，我经历了一番情感的波动，这种感觉最后归结为好奇。那女人的黑色维尼龙包就放在床上，我拉开了拉锁。

里面有一张身份证，带着一个附签，上面写着“若遗失，拾到者请与杰西卡·安·雷顿女士联系。地址：明尼苏达州，米内包里士，艾姆大街301号，邮编52217”。

字迹小巧工整。诺兰在法庭上用的讲稿出自另一个人的笔体，字迹潦草而且勾勾抹抹的。包里惟一的東西是一张大地图，我把它在床上摊开。

这是一种流域图，用圆珠笔画的。上面有上百个方块、圆、三角，或方菱形的记号，这些记号间用线，箭头或一些其他代号连接起来。这些标记旁

边都有简短的说明，其中有一个这样写着“彼得蒙特 351；速度：345 迈；海拔 18500 英尺，重力加速度 0.5，矢径 87 / 108 / ？？”及其他一些很难理解的东西。另一处写道：“水蒸汽凝法度 82%，力（垂直方向）=”结尾处是一种类似相对论公式的一串数字符号。

在这幅图的正中间，许多线条和箭头的指向处，是一大的红五星，看起来那么神秘。

浴室的门开了，接着是一阵尖利的叫声，然后那女人就已立在图表和我之间，她一只手推我，另一只手急急地把图卷起来。把图和诺兰的本子重新放回包里后，她把头发甩到脑后，直盯盯地瞪着我的脸。她剧烈地呼吸着，眼中有震惊，又有愤恨。

“再见，拉姆杰先生。”她吐出了这几个字转身跑了出去。

## （五）

我在房间里踱了几步，那份双人晚餐摆在窗旁的桌子上一动没动，我想理清思路，弄明白杰西卡·安·雷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最后，我发现要弄明白这一切需要同事们的帮助。我要了公司华盛顿总部的号码。现在已经很晚了，但爱德华仍在办公室。他对我交给他的任务很反感，但一小时后他就给我回话了。

“纳木勒家族的档案中记载了很多东西，”他告诉我，“我还没有通览一遍，但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些内容。我们第一次为他办理的是一桩民事侵权案——误伤案。大约 20 年前，纳木勒家族的一个年轻人遇到了一次车祸，他驾的车与一辆每周定时往一个加油站送汽油的大卡车相撞了。意外相撞使得大卡车翻入一块麦地。两名驾驶员都跳了出来，但一些汽油溢出来了，着了火，从而引起一场灾难性的火灾。

当时正值夏末，天气非常干燥，风又吹得很猛，火势很快蔓延到一个化工厂的储备库，里面装满了一种叫甲基——对，是叫甲基吧，反正是一种他们用来制造农药的有毒物质。储备库着了火，很快燃烧起来，一大片有毒的烟云随风蔓延了约一英里，毒烟吹到当地一户农场主家，毒死了这个农场主和他家很多人。这次事件中有些凑巧的是，这人是当地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组织当地人反对纳木勒家族，联合起来拒绝购买他们出售的农具，拒绝卖给他们土地等等。这家人中的幸存者向当地法庭提起诉讼。你的朋友詹宁斯出面使得该案易地审理，陪审团裁决纳木勒家族无罪，因为缺少造成这后果的直接原因，最终的死亡是由一系列不可预见的意外事故造成的，而纳木勒家族的交通事故列在这一串事件的最前面，是间接而又间接的起因。后来又经衣阿华高级法院审理维持原判，这样雷顿对纳木勒家族的案件……”

“雷顿？”

“塞缪尔·亚瑟·雷顿是那个农场主的名字。”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艾迪问道：“你还在吗？还想不想再听一个故事？”

“当然。”

“这件事可能是属机遇，但……我们为他们办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一连串的价值。在 1973 年的春天，纳木勒家族抵押了他们拥有的一切，拿出了他们所有的商业贷款，出售了所有的土地，把一千万美元投资于——你猜是什么？毫无利润可图的得克萨斯石油。而几个月后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对美实行禁运，得克萨斯的石油就变得身价百倍了。几年前，纳木勒家族又卖掉了他们所拥有的石油股份，就在石油再一次跌价前卖掉的，詹宁斯

为他们处理了这笔买卖。他们总共从中获利超过八千万。我告诉你，布莱恩，这个家族不是幸运得离奇，就是……”

“就是什么？”

“不，没什么。他们会是幸运得离奇。这就是目前我所了解的关于他们家族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克里斯坦森公司的购买合同飞抵衣阿华市，在那我租了一辆车。我沿 80 号州公路向西行，然后向南拐上 149 号州道，再向西驶上一条郡道。在国歌和猪饲料广告中间，气象员预报将会有一场小雪，同时气温将降至零下三十度。

我相信当时气温在零下三十度左右，但当我到达普里奥鲍里士的时候，天色阴得发黑，雪下得越来越大。我几乎看不见那标志着纳木勒家私有公路的牌子。我开车以 10 迈的速度蜗牛般爬过黑暗的警卫室。当我看见正房的灯光的时候，已经将近九点半了。距正房 100 码左右我的车子陷入雪堆中，我无法把它再发动起来。我步履艰难地向我和拉尔夫以前呆过的门廊走去。风透透外衣，我的身体已经麻木。我用一只木块般的拳头捶打房门。

门吱嘎一声开了窄窄的一道缝，通过门缝透出的昏暗的灯光可以看见雪花在空中盘旋，打转，还可以看见一张窄窄的女人的脸、脸在颤抖，那一双眼睛对在一起。

“滚开！你走错地方了！”她想关门，但我把一只脚挤到门缝里。

我勉强晃动僵硬的双唇说道：“我是那个律师——”

她转头对屋里的什么人尖叫了一声，一秒钟后，门被猛地撞开，一只黑洞洞的猎枪管抵住了我的鼻尖。

“你要干什么？”一个瘦鱼般的男人举着枪问道。

“我是律师——从米纳包里士来的——我带来了文件——”

“你的车呢？”

“抛锚了——在路上。”

“证件！”

我用肿得有一尺厚的手掏出驾照递给他。另一个人把驾照拿走了。

“我能进来吗？”

“现在还不能。”

从门内传来的温暖气流使我那已麻木的身体又恢复了一些知觉。到那个人拿着我的驾照回来的时候，我已暖和得足以感觉到我快要疯了。

但由于这些人是拉尔夫的当事人，我压住怒火，只是在他们允许我进来时说了一句“感谢盛情款待。”他们根本不在意我的存在。拿猎枪的那个人把枪锁入壁橱，闩上门，上了锁链。之后他们都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大厅里安静、空旷、温暖，弥漫着灰尘和柴火的味道。不时地，地板会在什么地方响一下。我站在门边地毯上，我衣服和头发上的雪开始融化。我注意到地毯上并没有“欢迎”字样。

最后，两个纳木勒人来到大厅。其中一个说道：“老纳木勒先生让你进去。”我们又顺着上次走的路线进入了老纳木勒的房间。在他慈善的注视下我又感到了温暖。德里克·丹在我椅子后站着，近得可以掏我的口袋。

“他们不会伤害你”，老纳木勒那公鹅般的噪音又在我耳边响起，同时冲我摆着手，“这些天他们必须小心，不能随便放人进来。”

我把克里斯坦森公司的文件整理好，递给他一份，并给他解释合同的详

细条款。

我可以感觉到德里克·丹的眼睛越过我的肩头在窥视着我，还能听见外面风声萧萧，把一个倚墙而立的什么东西吹得嘟嘟响。我忽然感到孤独，脆弱。仿佛潜入渔人王国的一个外来者。我现在非常想念拉尔夫，想他那灰色的服装，永远让人无法捉摸的眼神，灵巧的双手以及他除了打赢官司外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的顽固劲儿。

我把交易解释清楚后，老纳木勒在各项合同的适当地方签了名。

“纳木勒先生，”我一边收拾文件一边说，“我想向你提个请求。现在外面天气很糟，我的车在雪地里抛了锚，我想我今夜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到衣阿华市，我能在您这儿留宿一夜吗？”

他翻着眼睛看着天棚，想了好半天才说：“噢，我想是可以的，我想是可以的，让一个遇难者在这样的天在外面躲一夜简直无异于谋杀。”他那公鹅嗓发出了一阵笑声，“德里克·丹，你负责这件事。”

我跟着德里克·丹走上那个黑暗的平台，我的两名守卫靠墙站在那里。丹把其中一个带入旁边一个小屋，关上了门。另一个盯视着我，仿佛他一眨眼就会错过什么重大事件。

旁边的小屋里开始了一阵小声议论，我隐约听见几个字：“责任”，“永远不”，“纳木勒”，还有“谋杀”。

但当他们出来的时候，脸上又像通常那样毫无表情。德里克·丹返身回到老纳木勒的房间，另两个人押着我来到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会有女人来为你铺床的。”其中一个人说道，接着钥匙在锁里响了一下。

我脱下外衣，在一张深深的，有着一股说不出是什么怪味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一张倾斜的桌子，和一张金属床架，一块凸凹不平的床垫构成的整个房间摆设的剩余部分。风在小窗外猛烈地怒号着。

有人敲了一下门，接着是钥匙在锁眼里扭动的声音，一个年轻的纳木勒家的女人探进头来。

“我来铺床。”她说道，脸涨红了，似乎这能让我明白这一点。

“我不会看的。”

但是我看了，在她迅速而熟练地摆弄这些床单、毯子的时候。一件家常的，紫底带白花的衣服套在她身上，如同挂在衣服架上一般。头发从中间分开，在脑后用一个头花结住。她紧靠的双眼流露出一种羞怯而真诚的表情。

“我去给你取晚饭。”她把床单最后铺平，说道。

“非常感激。”

“噢——老纳木勒先生吩咐我这样做的，我可不敢擅自做主。”

她脸又一次红了，走了出去，一会儿又端着个托盘回来了。她把托盘放到桌上，桌子立即喝醉酒般摇晃起来。

“我叫艾米丽·戴尔，”她说，“一会儿你吃完后我会来收拾的。”

“我叫布莱恩。”我说着伸出手去。她笨拙地摇了摇我的手，很快转身出去了。

食物怪怪的：薄薄的，不冷不热的香肠，我没见过的蔬菜，家烤的面包，这些东西上都浓浓地加了一种很奇怪的调料。吃完后，我感觉怪怪的，正当我努力消除这种感觉的时候，艾米丽又进来了，她关上门，后背倚在上面。

“你是从哪儿来的？”她问道。

“华盛顿特区。”

“那很远吗？”

“大约有一千英里。”

“那么它还在衣阿华，不是吗？”

“不。但它仍在美国。”

她沉思着点点头，似乎仍在衡量那到底有多远。然后她走过来，我正坐在床上，现在她就站在我旁边。

“如果我求你做件事，”她说，“你能保证不告诉别人吗？”

“我想会的。”

她解开衣服最上面的扣子，抽出一本已有点儿霉，好多年以前的《人民》杂志，然后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她现在很激动，以致不再害羞了。她把杂志翻开到很破烂的一页，那上面有一幅电影明星的彩色照片。

“你能读出她的名字吗？”她手指着字幕，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紧张而呼吸急促。

“娜塔莎·金斯姬。”

她读了几遍才读准。“我想她实在是太美了。”她叹了口气，眼睛盯着照片，“我希望我能长得像她。”

我不禁看了看她那瘦长的脸，突出的牙齿。

她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走开。“谢谢你给我读她的名字。”

“你自己不能读吗？”

“当然能。但我不会读这么复杂的字。而且我也不能让那些男孩子们看——他们会把它拿走的。”她把杂志又塞回衣服中去。

“男孩子们读得会好一些吗？”

“噢，是的。他们一定要读好因为他们是要进行计算的。我们女孩子是用来传宗接代的。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比他们做得好。这叫做劳动分工。著名的亨利·福特·纳木勒是这么说的。”

“但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然是要把纳木勒家族的生活方式传向整个世界。你不认为纳木勒家族的生活方式优越于其他任何你见过的家族吗？”她这话听起来像是一句引语。

“确实。”

“这就是了。”她又一次凑过来，有些焦虑地望着我，“你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是吧？我们是不可以与外面的人谈话的。”

我说我当然不会。

## （六）

我脱衣躺下的时候已经半夜了。我钻进了艾米丽·戴尔用她那灵巧瘦削的双手为我铺好的被窝，但我睡不着。我躺在那里静听外面的风声。纳木勒家的食物给我带来的奇特感觉现在已潜入我的大脑；我现在异乎寻常地清醒，思路就如棋子般整齐，明了地排列在棋盘上。过了一会我开始试探着分析我头脑中的一个问题：我对杰西卡·安·雷顿及狭姆斯·诺兰的疑惑，我常规的思维方式在向这个问题发起进攻，但，无济于事。

除非杰西卡·安是发疯了！她昨天一直在试图让别人知道她赤裸着呆在我的旅馆房间里，她让每一个可能会听到的人以为我与她有染，但接到德里克·丹·纳木勒的电话后她马上停止了这种把戏。看起来她这样做，直接目

标是纳木勒家族。那又是为什么呢？无数个念头像竖锯的锯齿般在我头脑中打转，最后归结为一种奇怪的结论；杰西卡·安曾告诉过我诺兰“计算”出我会对纳木勒家族感兴趣；如果你相信这一点，尽管这听起来很蠢，而且相信诺兰使用的“计算”方法与纳木勒家的一样，那么纳木勒家族一定也“计算”出我对他们的好奇心，也许还能“计算”出诺兰也“计算”出这一点，并会派杰西卡·安到我那里去探听情况。德里克·丹·纳木勒昨天听到我房间里有女人娇喘呻吟，如果他向旅馆查询一下或向服务员打听一下就会知道那是谁。现在我躺在纳木勒家，他们一定在怀疑我对他们是否忠诚，或者杰西卡·安·雷顿，她的父亲就是被他们杀死的，是否已用她那瘦削的妩媚俘获了我。但诺兰是否已经知道了我会留在纳木勒家呢？他能“计算”出这场暴风雪吗？杰西卡·安包里的那幅图上有一处标记。“水蒸汽凝结度 82%”，那能否意味着小雪会突然加大？那幅图的中间有一个大红五星；那代表什么——或者代表谁？反专治议会是否已为纳木勒家族准备了一系列灾难，并通过我带了进来？我难道是给我自己的当事人带来恶运的天使吗？我一跃而起。跑出房间后穿过曲曲折折的走廊，我必须去见老纳木勒，提醒他注意那颗红星，告诉他——。

我猛地惊醒过来，窗外风还在低吼。我在黑暗中躺了一会儿，诅咒着纳木勒家奇怪的食物，竭力把梦境从头脑中赶出去，一点点的我感到小腹有一种很不舒服地压力。我钻出被窝，摸黑穿上衣服。

艾米丽·戴尔忘了锁门。我走进大厅，极力想在我从老纳木勒的房间来这儿的途中是否经过了卫生间。

“有人吗？”我在黑暗中问道，但没人回答。

大厅的一端有一点微弱的亮光，我朝那边走过去，脚下的地板微微响动。除了远处的风外四下里寂静无声。我走下几步楼梯，来到另一间厅房，四下寻找卫生间。

在一间开着的房门口，我看见里面有几排长凳，一个祭坛，祭坛上方是耶稣受难像，两侧排列着蜡烛，显然这是一间祈祷室。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走了进去。

耶稣受难像是木雕的，但这座雕像很奇特：当我走近些的时候，我发现耶稣穿着农靴，披着罩袍，头戴一顶帽子。他的脸瘦长，正中是一个长而陡直的鼻子，双目靠得很近，看上去像在对眼，几颗兔牙呈不同角度从两片薄唇间向外龇出。雕像下面有一小块横匾，上书：“雅各布·约翰·纳木勒，1919年1月9日被谋杀。”这使我觉得很滑稽。我回转身，重重地撞在第一排长凳上，立时坐了下去。一本赞美诗集正摊开在凳上，这是一本粗糙的，印得很次的手工装订书。翻开的书页上印的是一首名为“他们的血河”的赞美诗。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将在他们鲜血汇成的河中  
游泳  
我们将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翱翔  
我们将向他们显示  
生活的真谛  
我们将让他们  
在正义的海洋中灭亡。



我站了起来，迈步向我房间的方向奔去。过了约三四分钟我才意识到我迷路了。

当我停下来想辨别一下方向时，我听见从楼梯上方传来低低的说话声。

我急转身向另一个方向奔去，但忽又停住了。我是这些人的律师，噢，上帝。

如果他们是举行一种比较奇特的宗教仪式，我应该感到高兴。我应该走上去，让他们——不管那是谁，领我去卫生间。我迈步向楼上走去。

我几乎马上又停了下来，我听出来了其中一个人的声音：是老纳木勒，我正站在他房间下面的楼梯上。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奇特。他懒懒地低吟出一串单词，就像拍卖商在唱一首格里圣歌。他不时地被机械地卡嗒声，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及其他很单调的声音打断。

我小心地把头探出楼梯顶。昏黄的台灯光下，老纳木勒正坐在他的床上，脸色红润，眼光闪亮。他两侧各坐了一个中年人，握着他的手。其中一个德里克·丹。

十几个人紧密地围坐在老纳木勒的床周围，在纸板盒里翻着文件。一个年轻人坐在一边正在打电话；另一个在一个厚便笺簿上奋笔疾书。还有一个正把从便笺簿上撕下来的纸往涂了软木塞炭涂的墙上贴。一个老式台式计算器放在德里克·丹的腿上，他的双手正在键盘上飞快移动。

“……拉姆杰知道雷顿和诺兰是一起的，同位，原因，比率，前后关系，”老纳木勒那低沉的声音传来一串令人费解的词句，“机会信任因素，关系，詹宁斯……”

“无罪轨迹。”德里克·丹突然叫道。

“有罪轨迹。”坐在老纳木勒另一侧的中年人叫道。

“——关系，交叉点，除去十以下的，除去十以上的，忽略雷顿——”

在纸箱旁翻动文件的那些人开始往老纳木勒呻吟的曲子中加词：“淫荡”，“经济因素”，“八十三”，“逆反”，“坐牢”，“禁止有罪轨迹”。

“极大的破坏性。”德里克·丹说道。

“投射。”另一边的那个中年人说道。

坐在电话边的那个年轻人在拨号码。

在我下方几寸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叫道：“危险！停！”

几双坚硬的手抓住了我，把我推上楼梯，走进屋子。二十来张的脸毫无表情地盯视着我。

“这附近有卫生间吗？”我浑身发抖，拉了拉衣领。

老纳木勒神经质地狂笑起来。

“他在偷听吗？”他问道。

把我抓上来的那三个人点了点头。

“你还听到了什么？”

“我正在找卫生间，”我无力地申辩，“我迷路了，我——”

老纳木勒又笑了起来，笑声拖得又长又响，近乎疯狂。“带他到卫生间去！”他狠狠地叫道，脖子和额头的青筋暴跳。然后又疯狂地笑起来，他恶狠狠地瞪着我，目光中含着杀气，似乎要在我的脸上戳穿两个洞，牙齿向外暴突着，像要吃人一样。

那三个人押着我来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卫生间。那里有一个旧式的抽水马

桶，是用线拉着放水的那种，还有一个淋浴头，固定在一个爪形架子上，一面镜子，背面已有几处水银脱落了。我在马桶边站了有五分钟，但什么也没有排出来。从镜中望去，我的脸上是愤怒，疯狂。我打开门走了出来，那三个站成一排等着我。他们又领我走过一道道令人头晕目眩的螺旋形楼梯，我的房门出现在我认为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我温顺地走进屋，房门被关上了，上了锁，脚步声远去了。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没开灯坐在扶手椅里，眼前总是浮现老纳木勒那疯狂的，充满杀气的长脸。我在那儿坐了约一个小时，这时大厅里传来急切切的脚步声。我悄悄地来了个后翻，蹲在椅子后面。

钥匙在锁眼转了一下，一道黑影迅速扑到我的床上。

我向那道黑影俯冲过去。

我感觉自己正与一包丝线和一个尖尖的臂肘打架。

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低声哭叫道：“救命！”我把这人的脸拉近一看，是艾米丽·戴尔正瞪着恐惧的双眼抽泣着。

“他们要来杀我们，”她仍抽泣着，“他们就要来了！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谁？”

“那些算计的人！”他们在我房门外小声议论来的。我跟你谈过话，你又看到了我们的工作核心，所以他们要杀掉我们，他们就要来了！他们会炸了我们然后吃掉，就像他们——！”

我用手挡住她的嘴，紧紧按住她别说话。我听到大厅中的地板响了一下。我猛冲向房门，反转了一下钥匙，将门从里面锁好。

门扭静静地转了一下。

“快！”我冲她低喊道。我抓起椅子上的外衣，轻轻推开窗户。风夹着雪花扑了进来。窗前是一排小松树，轻轻一纵即可扑上去。

“快！”我叫了她一声，随后向一颗树跃过去。

树猛地折了下去，但没断。我慢慢地向下滑落到过膝的雪中。艾米丽·戴尔也跟我滑了下来。凛冽的寒风刀般地割扯着我，我双手已经麻木，艾米丽·戴尔只穿着她那件紫色的家居服。

“快！”我在风暴中一把扭住她，拖着她向我认为我那辆租来的车的方向跑去。

刚跑出房子约 50 码，她就摔倒在雪中。我把她拉起来的时候，她已经冻僵了。我解开外套扣子，把衣服的一半搭在她身上，拖着向前跌跌撞撞地跑着。两股寒风中间雪停了约一秒钟，我看见了的车，雪已堆到车顶。

我把车钥匙放到外衣口袋里了，但此时它不在那里。车门锁着，但我离开车时并没有上锁。突然我意识到这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艾米丽正在向地下滑去，我扶住她。“我们必须回到房子里去”，我冲她的耳朵喊到。

她脸上很平静，仿佛有些出神，眼睛几乎合上了。

“我回不去了”，她喃喃道。

“我们必须回去！他们在耍诡计。骗我们出来。他们不会杀我们的——那样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从不做那样的事。他们分析、计算、幕后操纵——这样他们就不会陷入麻烦中了。我们私奔出来，忘了带车钥匙。他们怎么能算出这一点？他们又没有电脑。”

她半睡的面庞上浮现出一抹骄傲的笑容，“电脑只能算计数字。”她吐字

不是很清晰，“而纳木勒家的人能够思考事情。纳木勒——”

她失去了知觉。

我抱起她冰冷的身体，风雪中我几乎看不清房子的轮廓，“你们这群狗杂种！”我迎着风大叫道。

我这句咒骂似乎起了反应。一阵金属的尖锐的撞击声淹没了风吼。一大块燃烧着的東西从云端直跌到屋顶，墙向外炸倒开来，砖石碎片四处崩溅，眼前是猛烈的火舌似乎要吞噬这幢房屋的废墟的一切。这种情景使人想起7月4日火箭发射失事时的场面，火光把鬼魅般的影子投向雪地。

我一下子扑倒在耳后，刚好来得及躲开一大块裹着火球的金属和一段燃烧着的木头，它们冲破玻璃窗，砰地坠到雪堆里。滋滋地冒着蒸汽。过了一会，我探出头去观望，只见房子的残骸立在那里，整块地区焚烧殆尽，到处都有火星闪烁，到处烟雾弥漫，滋滋作响。

我抱起艾米丽·戴尔移近火堆。现在不必进车里了，这儿的热量足够了。

（七）

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了，在衣阿华市的一家医院里——一间私人病房，是由公司的集体健康保险金购来的。我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艾米丽·戴尔一度体温过低，正在另一间病房里恢复。

一个护理员给我送来了一些食物，应该叫午餐吧，还有一张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衣阿华飞机失事，遇难者上百人”。

“今晨，衣阿华东南部，一架商用运输机与一架私人飞机相撞，飞机残骸落到一处人员密集的农舍。民航局的官员称这为一起意外事故。暴风雪使得救护队花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失事现场。住在彼得蒙特351地区及这座农舍中的近两百人中只有两人幸存。”文中报道了这次大灾难的细节及救护工人英勇行为。文章接下来又记叙道：“事故发生时，狄姆斯·A·诺兰，一位米纳包里士居民，驾一架租来的飞机从该市一小机场起飞。当时天气状况勉强达到飞行要求。该机场管理员艾而斯丁·维格斯说诺兰具有飞行执照，当晚他坚持要飞往衣阿华的普里包里士。一场意外的暴风雪阻碍了诺兰的飞机和那架商用机上的脉冲转发器的正常运行；在正常情况下飞机上有设备可自动检测并向飞行员报警，但由于天气的影响，这种设备也出了故障。”

这时我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是拉尔夫·詹宁斯，他向我提了一大堆问题。

“我希望你设法抢救出了克里斯坦森公司的购买合同。”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我老实地告诉他我没有。

“该死的。拉姆杰——纳木勒家幸存的那位小姐还想出卖那家航运公司吗？”

“我不知道。”

“该死的，拉姆杰，你一直在那里忙什么？”

我向他保证把这一切料理好他才挂断了电话。我查询到了杰西卡·安·雷顿在米纳包里士的电话号码。

“您好，我是布莱恩·拉姆杰。”我说道。

电话那边是一阵沉默。

“我只想告诉你我很相信你给我讲的关于纳木勒家族的故事。”我继续说，“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和诺兰在旅馆里设置那个圈套来转移纳木勒家人的注意力，这样他们就无暇算计像诺兰那样的一个人会怎样利用一架飞机及

一场意外的暴风雪……”

她说话了，声音冰冷，“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请你不要再打扰我。”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我呆呆地瞪着话筒，可它毫无表情。

不管怎样，我们的上诉获得最终胜利。你可以像以往那样随意使用明尼苏达港口，而不用去顾虑什么航运责任险。

## 雷切尔的婚礼

弗吉尼亚·贝克

[作者简介]

弗吉尼亚·贝克毕业于于伯明翰·扬大学，在关于近东研究方面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她曾专门研究过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近东文化以及恐怖主义。她还从伯明翰·扬大学获得了一个文学硕士学位，为此她写了一本诗集作为她的毕业论文。

她于一九五八年圣诞节那天，生在德国。当时她的父亲正在美国军队服役。最近十年，她是在 Provo, Utah 度过的。不久前作为一个文件编辑为一个电脑联网公司工作，然后在销售科撰写小册子、广告和电视剧本，现在她在一个重要的电脑公司里当总编辑。和过去“末家作家”获得者谢·贝尔，大卫·沃尔维思一样，她也是“色诺比亚”的一员，“色诺比亚”是以伯明翰·扬大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个多产的文学写作团体。

她是一位感情细腻，思维严谨，经难丰富的作家，这是她发表的第一部小说。

巴沙克的日记：

妥协就是妥协

我这一生一直都在学习这个哲理，这个哲理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吃掉盘子里的乳制品填饱肚子是一种妥协。把头发剪短以示对上帝的忠诚，特别是去一所非犹太教的学校是一种妥协。不学习犹太教法典而去学习科学技术，却在额外的时间学习犹太教法典也是一种妥协。你是否去了犹太教学校！巴沙克，你本来应该是个犹太教教士。科学对于上帝又有什么用呢？

我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能告诉人们什么呢？如果我能用一个她们根本就不懂的真理来回答他们，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真理就相当于不存在。学习科学是对一个国家的妥协，而挑起与那个国家的战争却不是妥协。对于人们来说，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自然地就像男女不同一样。

看着丽比·保罗，我可以告诉你。他认为有些东西是绝对的，不可侵犯的。他仍然用他的脚步衡量距离的长短，用日出、日落来计算时间。你怎么能告诉这样一个人--如果索伯特通过第一颗夜星来寻找太空的话，他可能永远都进入不了太空。

所罗门路

他来到了所罗门路前很像是一个知道新娘不愿嫁给他的新郎一样。他就是保罗。

继希瑞亚之后，她就是他的一切，只是有时她会破坏他的意愿。他会占

有她的，因为她深深地知道自己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她会顺从他的。如果她反抗他的话，他告诉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她在骨子里是个婊子。但他确信一点的是，所罗门，被遗弃的以色列的姑娘，来自于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自然上都凌驾于地球之上的运行轨道--接受他时会感到很羞耻的。

但是我对于他们的未来并没有把握。在法律上，她不能离开他，但在她的心里，她又不能接纳他。

阳光照耀着这个地方，在金属管道旁边的那一捆捆麦子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

足足三英里长的管道，有七竿高，发出了梦幻般的色彩--主要呈现绿色--很像在关闭的窗户下面的丛林。管道旁的植物像海浪一样，随风摆动。

在花园的最东边，雅各布极力保持住身体的平衡，手里拿着钥匙，慢慢向上盘旋，脚渐渐离开了地板--然后他把胳膊支在墙上，手开始转动，钥匙转动，锁开了。在他头上一百米高，一米宽的百叶窗滚到一边儿，发出缓慢的，刺耳的声音。

当窗的两边分开时，雅各布抬头向上看，看见地球上的蓝色烟雾刚刚离开窗户，而火星的光芒就在上空不远的地方。慢慢地，火星面对着太阳的一面旋转过去，太阳离窗户越来越远。

他说：“这儿的土壤真令人讨厌，你把工作干得这么好，你肯定是个锡安主义者，罗森博士。”

她转过身看他，黑色的头发吹到她的脸上。她调着那些膨胀的水合物。这些水合物是那些植物的水和根，“这儿的土壤与黎巴嫩南部没有太大区别。如果你肯花钱的话，即使最贫瘠的土壤也可以种绿色植物。”

“我们可以从土壤里找出珠宝，我们可以用这些珠宝买许多东西。”

她轻轻地动了一下，来到了他的上方，第二行麦子前，“最后”。

雅各布点了点头，用大拇指压着植物的茎。“最后”。他把手合在植物的中心处。“萨拉，供应梭今天就要来了，拉比·迈尔会和他们一起来，他们会带来一个我们正在讨论研究的耶斯黑尔小分队。”

萨拉把工具收到了口袋里，“我想我们应该再研究一下这件事。我记得我们还没有做任何决定。”

雅各布耸了耸肩，小麦在他的周围随风摆头，“我想这个小分队的到来在纽约会议上就决定了。”

萨拉仔细地挑选着那些老去的外壳，然后，把这些外壳抽了出来，“我不会为他们做任何额外工作的。”

雅各布点了点头。萨拉放掉了那些老死的麦壳，看着他们在空气中上升盘旋。

温和的微风持续不断地吹着，也许它们会吹去所有肮脏废弃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件事，”雅各布说：“但是我们至少得教他们怎样在这儿生存。拉比·迈尔已经同意让他们在业余时间劳动。”

“劳动？他们对劳动一无所知，他们能干什么呢？哪有那么容易干的活儿，甚至擦厕所也需要一定的熟练的技巧。”

“你在危言耸听，他们可以学做像看孩子那样儿的事儿，这样会使我们省下时间做些别的事儿。”

“不要再想什么廉价劳动力了。你听说过地球上有多少耶西瓦男孩在地球上做饭，洗衣服了吗？他们不会使我们的活儿减少，只会更多。”

“我不知道地球上有没有耶西瓦男孩，但是我知道这些人都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这比我们当初希望的好多了。”“麻省理工学院，”萨拉说，“他们可以用所学的知识去阅读，去进行科学研究，但是这对于我们又有什么用呢？”

她弯了一下腰跳离了屋顶。雅各布很快地超过了她，但是她并没有像预料那样落在南墙上。他顺着柱子爬了下来，坐在她的旁边。从那儿，他们可以看见几英里以外的地方。

他细细地看着。她看着北方，沉思着，迷失在半公里以外的花园池塘里。在那个池塘里，她们撒下了黑色的土壤，种了水果树和一些虽没有用，但却很美丽的一簇簇的叶子。

她是对的，他想，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开发了这块土地。

“萨拉--”

“没什么。”她说。但是远处池塘的水反射的微光会使她的皮肤感到刺痛，“我只是在想，他们会怎么想我们，认为我们在大家都可以看见的地方洗裸体浴，并且很乐意大家都来看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牵着她的手，走向南面的过道。

他们第一眼看见他就感觉很宗教化。这就像古老的圣经里描绘的场面一样，汽化水在地板上像巨浪翻滚着，这个披着袍子，举着手的身体在汽化水里几乎看不见。

水来自于他们乘坐的梭，是由梭外面的真空装置排放出来的。这个男人--上帝知道，是领导以色列的孩子离开埃及的领袖。海湾本应该阻隔住他，但却没有。

“那不是总指挥，我想。”萨拉对雅各布说。数十名犹太人和他们站在一起，而其他的犹太人聚集在另一边，其中一些人脖子上挂着氧气瓶，许多人紧紧地抱着肩膀。

玛塔·本特无疑是这些人中最年老的一位--一个在六日战晚上出生的人，在飞到巴黎纽约和这儿之前，亲眼目睹了六个月的东正教内部纠纷--踮起脚边，在萨拉耳边低语：“保罗。这是丽比·保罗。保罗·比尔没有领他们来。”他的声音里充满着恐惧，也许他应该说：“这是撒旦，来惩罚我们的罪过的。”

雅各布转向摩西一个大个子的红头发的犹太人，笑起来很像一个传说中的妖精。

“他来这儿干什么？”雅各布问。

摩西耸了耸肩，看着薄雾在老人身上逐渐消失--这个老人有一双忧郁的眼睛，胸前飘着胡子，“我不知道，也许是带领耶斯黑尔到这儿来。”

雅各布靠着墙，闭着眼睛。前额在不断地冒汗，接着又不断地冷却。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玛塔·本特问：“雅各布，你必须做点儿事儿。”

“做什么？”摩西问她：“保罗是一个伟大的人，和所有的预言家一样受人尊敬。”

“他是个预言家，在这里他一定会有令人吃惊的发现的。”萨拉说。

几个女人从梭里走出来，她们的鞋在金属地板上发出咔嗒咔嗒声。一个美丽的年龄稍大一点的女孩瞪着眼睛向四周看了看。

“雷切尔--”

一个老妇女使劲地捅了一下她的背，这个女孩马上把头低下，继续向前

走。萨拉靠向雅各布，低声说，“你有厨师了。”他瞪了她一眼，她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说：“不然，她们还能干些什么呢？”

雅各布轻轻地推了一下新来的哈西德人，他被动地站在那里，低垂着眼睛，好像一个少女站在一个媒人面前一样。

一个男孩站在里圈，站在丽比的右边，比拉比·迈尔站得还要近，雅各布停了下来，盯着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不过十七岁，他那浅棕色的头发说明他是犹太太，而他的脸是一张标准的北欧人的脸。

雅各布注意到这个小男孩在微笑，他的眼睛闪着快活的光芒，忽然他仰头大笑起来。

所有的人包括保罗在内都和小男孩一起笑起来。

雅各布也跟着他们笑起来。但是当他开口说话时，除了小男孩之外，所有的人都不笑了。

“丽比·保罗，”雅各布说。他看着小男孩的眼睛，这双眼睛是如此的蓝，和他所认识的犹太男孩一样。雅各布转向保罗：“丽比，我是雅各布。所罗门路的指挥官。你和你手下的人可以享用我们所能提供的任何服务。如果有人途中累了或病了--”

“没有人。”保罗说，“会病在这儿。”他的眼睛离开了雅各布，离开了所有的注视的目光--然后转向那些耶西瓦人。“巴沙克--”

一听到叫喊，一个人就走出来站在保罗和男孩的旁边。雅各布看这个人只不过二十多岁，留着短发，衣着时髦。他是一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生的犹太人。

雅各布看着巴沙克的牛仔裤、夹克衫以及平整的体恤衫。“我想战争改变了一切。”雅各布说。

“纽约没有什么改变。”巴沙克又看了一眼雅各布和丽比，说：“我从来没有在以色列住过。”

“带我们，”保罗说，“到地图上标着有犹太教堂的地方看一看。”

巴沙克犹豫了一下。他看向那些犹太人；他们谁也没说话，尽管其中几个耸了耸肩，爆发出一阵笑声。他转向雅各布，好像刚从尴尬中解脱出来。

“打扰了，”他说：“我是巴沙克·罗宾。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

他伸出了手。

“巴沙克。”保罗拖长了名字，听起来像鬼叫一样。“这不是寒暄的地方，也不是寒暄的时候。”

保罗伸出右臂说：“索尔。”

那个犹太男孩赶紧拽住保罗的袖子，跟在后面走。

这就是索尔，雅各布想。保罗手下的人都跟在巴沙克、丽比和那个犹太男孩后面。

到了犹太屯垦区的门前，巴沙克转身看了看雅各布，大声喊道，“然后”。他咧嘴向雅各布笑了笑。保罗使劲地抓着小男孩的胳膊，小男孩疼得直咧嘴。

他们慢慢地向外走去，长长的袍子擦着金属地板发出沙沙声。当他们经过时，那个女孩，雷切尔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目送他们离去，雅各布意识到，她并不知道他们长得怎么样。

她的眼随着鼓的旋律有节奏地跳动着。她的身体，她的心都在随之颤动。

男男女女在她的周围跳着索拉舞，唱着所罗门的歌。她独自地跳着，脚

随着鼓点打着拍子。在她的下面，一桶葡萄变成了酒。水果随着她的舞步一个个地裂开。

而汁液溅到她的腿上，头发上，嘴唇上，落在红唇上的汁液舔起来感觉很甜。

雷切尔睁开了眼睛，她静静地躺在那儿，心在砰砰地跳着，眼睛和脸颊都泛着甜蜜幸福的光彩。

她向小屋的四周看了看。天花板上有一排吊得很低，红色的细长的灯。灯光在墙上反着光，墙上本来应该溅满了血液，但却嗅不出味道。

雷切尔从床上爬了起来。在她周围的妇女们兴奋着，喊叫着。她小心地走过她们，进了浴室把门关上。灯自动地开了，她很快地闭上眼睛，仿佛又看到了那个跳舞的女孩的影子。

雷切尔迅速地睁开了眼睛。她打开塞子，让水流过她的身体。在镜子里，她又是雷切尔了。

慢慢地，她低头看自己的脚，然后把脚放在灯光下。

脚很湿。

她曾经梦想有一个酒会，梦想着在酒会上跳舞穿着露着肩膀的衣服，披着一头乌黑的头发跳舞。

忽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非常强烈，震得她无法呼吸。

“雷切尔，你在干什么？”一位老妇女啪啪使劲拍着门--好像拍到了雷切尔的心里。

“没干什么，妈妈，我在洗脚。”

那位妇女开了门，低着头看她，“你在洗脚？”

雷切尔向下看，但不是在看脚，而是看那灰黑的地板，“我的脸很热，我全身都在冒汗。”

“你在睡觉时说胡话。”

尽管雷切尔只记得在梦中在酒会上撩起了裙子，她还是脸红了。她的妈妈紧绷着脸，点了点头，“像那样的梦只会使你发疯，以后你就会像利赫一样，整天流泪。”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你马上就要没用了--很快你就会因为年龄太大而不能为他带孩子，不能为他收拾屋子，不能为他暖床。然后丽比就会把你送回来。你就会因为没有丈夫，没有孩子而失去尊严。

“为什么他把我送到这儿来，我比大多数学生的年龄都大，除非我能和他们一起学习犹太教史。

她的妈妈拍了拍她。

“你的父亲让你的头脑里做着美梦，让你读女孩子不应该读的所罗门的诗歌。”

“它们很美。”雷切尔低声说。

“但是，一个成年女人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他把这些思想灌输到你的头脑里，和你同龄的男孩不会愿意娶你的。

老妇人回头看看她的床位，把她的女儿独自留在灰暗的灯光下。尽管她的妈妈已经离开了，雷切尔还是点了点头。她关了灯，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影像：一个有一双红色的脚的舞跳着，腿间有酒的污迹。

“雅各布，你不能让他们呆在这儿。”

“我不能把他们送走。”

“把他们送到阿拉伯·乌托邦。”坐在屋后的萨拉说。穆斯林也是东正教，



他们一定会知道怎样对待他们的。

忽然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笑声。

摩西笑了一下，说：“他们在这儿要建学校。”

“和保罗吗？”马它·贝尼问：“我看他们发表基督教义会更有意义。保罗不是学者。”

“他说他是一个学者。”摩西说。

“经过叙利亚的事，你还相信他说的话吗？”

摩西说：“贝尼，记住。这些人被派到这儿来，是为了建学校的，他们要建第一个封闭的，犹太教学校。如果成功了，那么这将会是我们都为之骄傲的一项事业。

如果我们让他们回去了，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活命至上者。”贝尼说。

雅各布站了起来，“贝尼，我们地球上真的有总部，他们期望我们能够认真面对这种状况。”

“总部，他们给自由的犹太人组成的远征队提供资金，在犹太人中间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国家与宗教分开存在。无论以色列的国会多么努力地去争取，在以色列，你再也不会拥有了。”

“保罗不会碰那东西的。”摩西说。

“就像他在叙利亚那儿不会碰一样？”贝尼问。他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靠着墙，他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街头混混。

摩西靠着对面的墙站着。叙利亚不同，他在那儿不会做这件事的--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去做。如果他想得到的话，为什么他只带了一个通技术的男孩？”

“那个男孩是他班第一名。”

“学的是物质工程。甚至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丽比所居住的犹太聚集区知道怎样用一把铁锹在土地上工作。大多数的犹太人都盯着桌子。有几个人张开手，用手指慢慢地抚摸着光滑的桌面。其他的一些人坐在椅子上前后晃，他们中间时而爆发出一阵轻笑。

萨拉也跟着他们笑了起来，“很明显，在叙利亚，没有人教他们怎样射击。”她说。

后面传来了一阵笑声。贝尼摇了摇头，也跟着他们一起笑了。

然后，罗莎·斯特恩从屋子后面站了起来。“雅各布，他们把女人带到这儿来，在这儿生殖、繁衍，建立自己的王国。无论他们当初来的目的是什么，迟早他们都会代替我们的政权，推翻我们的制度。”

“罗莎，我们还没意识到这些。”雅各布说。

“你们需要什么？”贝尼问，“保罗制造了一系列麻烦，我们还没看到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雅各布，他会统治这儿的”。

外面门铃响了，他们立刻安静下来，好像受过训练的士兵一样。

在玻璃门外，站着保罗，后面还跟着拉比·梅尔和两个年轻人索尔、巴沙克。

雅各布打开了门。

保罗停在门口，微笑着，“你们正在讨论着我们的未来。我认为这非同寻常，我们应该在这儿听听。”

“你们不能在这儿。”雅各布说，“既然你们不是理事会的成员，你们不

能期望--”

“一个邀请？这不是一个舞会吗？”

雅各布警告地看了一眼贝尼，贝尼静静地坐在那儿，警惕地看着丽比，那样子就像一条饿狗在保护自己的骨头，怕被别的狗抢去一样。

保罗直接问桌的正位走去，后面跟着拉比·迈尔。索尔也跟在后面。但是慢慢地，索尔停下来盯住了保尔背后的分子屏幕。他的眼神很奇怪。

巴沙克没有跟着他们。他向屋子的四周看了看，好奇地睁大了眼睛，研究起四周的飞机来。

保罗坐了下来，“我们在一个犹太理事会议上应该研究什么呢？在克尔赛特我听说经济是头版头条。”

“过去常常这样。”雅各布说：“丽比，你为什么这样问呢？”

“我并不是问克尔赛特，而是问你。”

你在这儿并不是为上帝服务，对吧，雅各布？我现在提出的是一个经济提议--珠宝，煤变成珠宝。”

“石墨，不是煤--”贝尼说，“优秀的犹太人为了得到珠宝已经干了很多年了。”

“别说了。”保罗说：“我们并不是强迫他们这么做，你们就知道珠宝。有时，你们甚至把这些思想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

保罗说完之后，大家一阵沉默。

最后，雅各布说：“我们不允许我们的东西外流。丽比。”

保罗激动地嚷了起来。“然后你会用摩西法律来束缚我们，限制我们去寻找珠宝。”保罗说。

忽然后面有个人喊道：“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保罗向桌子周围的人看了看，“在煤炭中找出珠宝。也许你们还能在这儿养猪呢！或许你们把这些猪叫杂种，就像以色列的犹太人一样。”

“我们至少没有像养牲畜一样养孩子。”罗莎说。

保罗没有理会她的话。“在这儿，有许多空地。”他说得很轻，但是大家都听到了。罗莎把脸从丽比身上移开，保罗笑了。“看起来我们有点儿问题。华沙条约组织已经命令你们来调查我们的问题了，对不对？”

“你们住下来，而且还要建立耶西瓦教堂，这样我们就要面临很多问题。”雅各布说，“丽比，你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巴沙克已经领我们到了你们的教堂大厅，那就是你们做礼拜的地方吗？”

“我们中很少有人认为很需要去做礼拜，丽比，我们可以私下自己在家表示对上帝的信仰。”保罗用鼻子哼着说。雅各布停了下来，看着丽比，“如果你希望用教堂大厅去做礼拜的话”，他说：“我们会给你们安排一个时间表。”

保罗把手伸向空中，然后拍了拍桌子头：“做礼拜？我们在这儿是想在这块荒野上建立起一块圣洁的地方，你却建议我们到教堂里做礼拜。”

萨拉和其他人开始窃笑起来。保罗盯着他们直到他们不笑为止。一些人严肃起来，其他的人感到迷惑又好笑，“你们会为我们建一个犹太教堂。”

“你们一定是疯了。”

雅各布考虑也没考虑就把话说了出去。那些哈希德教派的人眨了眨眼睛，感到很吃惊。但雅各布本人以及他手下的人感到更吃惊，“丽比，我们

还有事情做。”

“你们会为我们建一个犹太教堂，否则我们会把你们这个地方留给下一个学校的人处理。除非你们把教堂建起来，否则我们不会呆在这儿，我们不会呆在连上帝的屋子都不保存的地方。”

“丽比，我们的日程表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保存它们只不过是為了生存。”

巴沙克走到保罗和雅各布之间，“我可以建这教堂。”他说。

保罗吃惊地退了一下，卷发搭在了胸前，“不。”

巴沙克歪了一下脑袋，盯着丽比问：“为什么不行？”

“你是一名学生，你的任务是学习。”保罗说。

“但是，我想，你们更需要我去建一个犹太教堂，而不是需要我去读书。”

保罗转头看了看索尔，而索尔只是简单地说：“这很好，去拥有一个由我们自己的人建的教堂。”

我们自己的。保罗眯起眼睛笑了。索尔也笑了，大家都笑了。但是当保罗转头与拉比·迈尔低声说话时，雅各布看见索尔的微笑很快消失了。

索尔的脸--不仅仅是脸颊，脖子、前额都布满了汗珠，一滴滴落在胸前。

雅各布悄悄地问巴沙克，“你有说明书吗？”

“你去哪儿？”巴沙克问。

雅各布向索尔点了点头，索尔把颤抖的手放在屏幕旁，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那样子就好像一个发烧的人喝了酒一样。巴沙克稍微离开了雅各布一点儿，雅各布立刻察觉到了。

“怎么了？”雅各布问。

“索尔身体不太好。”巴沙克摇了摇头。

“怎么会这样呢？”

“如果我问他。他不会告诉我的，但是我想我知道。我希望我猜得不对。”巴沙克说，“我会问保罗他想通过犹太教堂得到什么。然后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你的。”

雅各布让巴沙克离开了。巴沙克坐了下来，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几个长辈问保罗他想通过这个犹太教堂获得什么。他的声音中含有尊敬的意味，但并不害怕，雅各布注意到了。

这时，巴沙克在丽比身边坐了下来，研究这个犹太教堂应该有多大以及他的要求等等。雅各布走向索尔，在他的身边站住。索尔抬头看了看他，露出了痛苦的微笑。

“你需要一个医生。”

索尔的微笑消失了一些。“不，我很好。”他说。

“严重的病通常意味着会被驱逐出境，我们建的这医院更多是为了研究，而不是……”

“不，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传染病，是由最近的一个外科手术引起的。”

“什么样的传染病？”

“我会熬过去的。”索尔低声说。他举起了手，手在摇晃，颤抖着，说：“请。”

雅各布明白他的意思，看着索尔半闭着双眼。

“我们然后再谈，”雅各布说，“你先去看看我们的医生萨拉。”

索尔点了点头，前额的头发湿温婉地耷拉着。

屋子里正在进行着一场争论。

雅各布离开了屏幕前的索尔，走向萨拉，萨拉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巴沙克摇了摇头。而丽比正对年轻人的一个又一个否定意见心烦不已。

“你们在争论什么？”雅各布问。

“把教堂建在哪儿？”她说。

“问题在哪儿？”

萨拉笑着看着他，“很明显，只有一个地方够大。”

巴沙克穿着磁力靴，在升降机里扶着墙挣扎着，“我建议为了解除他们的恐惧在这儿降落。”他说，“我希望我们做的没有错。”

雅各布什么也没说，只是慢慢地把升降机停了下来。他从旁边的夹屋里拿出了八个带子，好像挂狗的链子一样。巴沙克拿了一条链子。在他们后面，保罗坚持拒绝穿上靴子。

“不要担心，”雅各布告诉巴沙克，“只要保证他们每个人的安全就行。如果你不能让保罗穿上鞋子，至少让他呆在导轨上，我不需要他在空中飘。”

巴沙克点了点头，卸掉了绑在一只手上的安全带，“你总是用这些东西吗？我意思是，你怎样工作？”

“我穿长统靴，”雅各布说，“我知道在低重力下怎样移动。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会很好，否则你就会受伤。我不想把这道门打开，除非你们穿上靴子，系上带子。”

巴沙克把每条带子的一端挂在每个人的手腕子上，而有磁力的一端固定在墙上。

保罗用力猛拉了一下，说了几句雅各布听不懂的话，开始把车加速起来。

当他们接近火炉时，地球引力慢慢减弱。那些穿着靴子的人还能很正常地站着。

而保罗开始向上升。再也不能呆在汽车地面上，巴沙克和瑞比，梅尔赶紧抓住他。

保罗抓住导轨的手的手指节开始泛白，雅各布连忙把车停下。

“丽比，如果你把长统靴穿上，你就不会如此费劲地适应这完全不同的地心引力。”

他没有给保罗回答的时间，又迅速地把车发动起来。在他后面，那些哈西德教派的人迅速地走过来帮助瑞伯穿上鞋子。

门开了。雅各布帮助那些哈西德教派的人慢慢地走出了汽车。他很感谢上帝，因为他们不必穿过深渊。但是他知道他们不得不绕着深渊的边缘而行。他生平第一次看到深渊，他知道他看起来像什么。

升降机降落了，哈西德教派的人紧紧地靠在一起。雅各布松下了他们身上的链子，然后给他们每个人一个氧气罩。

拉比·迈尔看也没看就把氧气罩罩在了脸上。他歪着脑袋，看了看他们头顶上那个圆形的天花板，然后他向下看深渊，他的眼睛睁大了。

“这简直是地狱。”他说。

“你读过丹特？”雅各布问。

“这并不是他头脑中地狱的景象。”保罗说：

这个深渊向下延伸半公里。在底部，雅各布看到了黑色薄雾中缓缓移动的灯光--那是拖网渔船的尾灯。但是哈西德教派的人只看见了点点鬼魅般的灯光，丝丝地狱之火。而石墨的黑色的粉末由于引力较小，慢慢向上升起。

所有的灰尘都点点上升冲向天花板上的吸尘器。

拉比·迈尔嘴唇泛白，只是空洞地低声地说“这是什么地方？”

“一个石墨矿。”雅各布说，打开了通往高炉的门。

走廊里充满了光亮。雅各布把他们带到工作室。

火炉正在熔解着石墨。

周围三个运输装置把一块块厚厚的石墨推进火炉里。

雅各布说：“一千帕的气压能把果肉压成液体。”

“我们现在面对着太阳。”雅各布对索尔说：“你们正在积聚能量。”

索尔点了点头，笑了。

地弯下腰，轻轻地用手摸了摸那些透明的管子。雅各布抓住巴沙克的胳膊，走向索尔。索尔甚至没有抬头看。“看着他，”雅各布说。

在频闪灯光中间，保罗背靠着太阳能控制仪表盘--离控制仪很近。雅各布走向保罗，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保罗把他的手推掉了。

雅各布举起胳膊，弯起一个手指，示意我不会碰你的。

保罗回瞪雅各布，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很愤怒。一只控制仪转了最后一圈。

保罗的现钱越过他的肩膀。在他后面，其他的控制仪开始由于能量的转换而颤动起来。

保罗向前移动。他绊到了自己的靴子，靴子横倒在地板上，但是他继续向前移动，几乎撞进了雅各布的怀里。即使离得这么近，为了在嘈杂声中被听到，雅各布不得不大声喊。

“你们这儿有一个病人，丽比。是索尔。他需要帮助。我们这儿有一个医生--”

“一个女人。”

“她做这项工作很称职。”雅各布说。

“那不是问题所在，像那样看一个男人的女人只能是他的妻子。这是我们的法律。”

雅各布看着保罗，摇了摇头。他说了些什么，但却被吵闹声淹没了。保罗很快地说：“咱们找一个别的时间来讨论这件事。但不要在这儿。”

雅各布苦笑了一下，“也许你想去旅行，丽比。”他说。

保罗摇了摇头，“这就足够了。”

雅各布点了点头。“我可以想像。”

保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有地方，”雅各布说：“在末端，可以建一个小建筑。如果你把犹太教堂建在这儿，至少你可以拥有足够的地狱之火。”

“如果你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雅各布挥了挥手，在频闪灯光下，他忽然把胳膊伸向空中，胳膊上的肉看起来五彩斑驳，很不真实，“我只是在开玩笑。”

他看了看索尔。巴沙克正在和管道旁的年轻人一起忙碌着。而光激光器发出的数十种颜色的灯光在他们身上不停地闪烁着。索尔跪在一个空球前。巴沙克弯下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

保罗正在说：“你的玩笑一点儿都不好笑。我们不会把我们的犹太教堂放在任何一个房间里，它必须足够大到装下一个整个耶西瓦社区的人。”

“在这个行星上几乎没有这么大的地方，”雅各布说：“我们确实没有工

具建造这样一个地方。”

巴沙克抓住索尔的胳膊，拖到后面去，但索尔把他的胳膊挣脱开，把头靠在一个球上，手爱抚地摸着球。巴沙克无助地站在他的旁边。索尔抱着球，把自己藏在比较暗的一边。

“它必须面对东方，否则他不可能是个真正的教堂。” 保尔说。

“在宇宙上没有东方。” 雅各布看着索尔和巴沙克，心不在焉地说。

保罗哼了一声，“当上帝创造东方时，他是为整个宇宙创造的。” 巴沙克脸色铁青地转过来，光喷射器发出的光在他的脸上闪烁着。

索尔忽然倒在地上了。

雅各布走了过去去看索尔，许多人正在对他紧急抢救。上尉赶紧与医务所的萨拉联系，控制板操作人员关掉了太阳能控制仪。一片寂静，由于事发突然，保罗忽然用雅各布忘记多年的希伯来语说起话来。

雅各布转向萨拉，仔细地看了看。萨拉的瞳孔已经放大了。

一副担架落到地面上。

“发生了什么事？” 萨拉问。

雅各布摇了摇头。他帮助老人和萨拉把索尔抬到担架上。

保罗大声地叫了一下，然后一瘸一拐走向担架，“他怎么了？”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告诉你的。” 雅各布说。

“你们准备把他带到哪儿去？”

“带到诊所。”

“我要跟着一起去。”

“你不能去。”

那些上了年纪的医护人员把安全带系在索尔的胸前。保罗哭叫着把他们推到了一边。巴沙克想伸手抓住他，但是晚了一步。那些上了年纪的医护人员也由于引力较小，没有抓住。他的靴子坏了，整个身子向太阳控制仪冲去。电路吱吱作响，射出像烟火一样的火星。那些老医护人员紧紧地握住了管子。然后他就掉了下来，慢慢地落在了地板上。

雅各布和萨拉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很快地把担架推了出去。保罗穿着靴子，一瘸一拐地跟着他们。雅各布抓住他的腿，把他扔进升降机里。

萨拉把药注射进了索尔的左胳膊。

保罗跪在索尔的右侧。他用手去摸摸索尔，忽然看见索尔微笑，赶紧地把手缩回来。保罗紧紧抓住担架周围的金属架。

“我看见伊甸乐园了。” 索尔说。

“你看见地狱了。” 保罗低声说。

雅各布和萨拉把索尔渐渐带远。当升降机门关上时，他们就在保罗的视线中消失了。而保罗仍然呆在升降机的角落里。

“我应该和丽比谈谈关于你的情况。照顾一个像索尔那样的男孩，而你甚至还没有结婚。”

雷切尔靠着诊所里的一面墙站着。她的妈妈又说，“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索尔不是个男孩，而你也不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雷切尔在墙边动了动。“没有结婚，没有结婚--我知道” 她说。

萨拉，站在诊所的另一端，抬了抬眉毛，笑了。

“哈，你知道的事太多了，” 瑞文克说，“你从哪儿学到的这些东西？”

“在学校。”

“学校教你们教得太多了。我不喜欢这样。”

萨拉转过身来。

“我会对丽比说的，”这位老妇女故“如果他们让你去照顾索尔的话。我会说--”

“你为什么不让这位女孩做她想做的事呢？”萨拉问，调动着激光屏幕上三个立体画面。上千种颜色在她的脸上闪着光，使她的脸神秘莫测地变化着。

雷切尔对萨拉说：“我是来工作的。”

她的妈妈说：“她不会照顾那个男孩的。我不会让她照顾那个男孩的。”

“照顾谁？索尔吗？”索尔笑起来，笑得很苦涩，“不要担心。她碰不到他的。”

“也不会看到他的身子吗？”瑞文克问。

萨拉看着那个女人，看着，她那布满皱纹的脸，看着那双反映着她已经被上千年形成的道德规范束缚的眼睛。尽管她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她不想让自己的女儿看到男人裸体的样子。她点了点头说：“不会看到他的身子。”

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争论不休--米瑞姆，拉比·迈尔的女儿把罗莎逼得进退不得。

莎拉和雷切尔走进厨房，看到这种景象差点儿笑出声来--米丽姆从头到脚裹着一块黑布，正在和罗莎发火。但是看到罗莎的脸；萨拉再也笑不出来。

“怎么了？”她问。

罗莎离开了屋子，没有回答。

米丽姆一看见莎拉，就立刻抱住了她。“这厨房不是犹太教的，我们怎么能吃非犹太教的食物？”

萨拉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像黑色的愤怒的海洋。她抱着肩膀，僵直地站在那儿。

好像她站在原地就能踩他们的脖子一样。

“这个厨房不是为犹太人准备的因为这里的人不是犹太教人。如果你希望建一个为犹太教人设立的厨房，你可以这样做，否则，你就要和我们其他人吃一样的东西。”

米丽姆挺起了胸，“萨拉·斯特恩，你是什么犹太人？在我们能够适应这些食物之前，早就全饿死了。”

萨拉把她的美丽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看见过饥饿，我也看见过人死于饥饿。子弹更快，子弹杀人我也见过。在你完全适应这儿之前，你得饿一段时间。”

米丽姆握紧了拳头，雷切尔以为她要打萨拉。结果，米丽姆很快地走向门口，说：“我去找丽比！”

“噢！她去找丽比！”萨拉大声咆哮着，举起胳膊在空中挥舞。

米丽姆跑掉了。

萨拉邪邪地笑了，“你真应该善良点儿。”她说。雷切尔假装没听到，萨拉假装什么也没说。她给了雷切尔一个装垃圾的箱子，然后指着一扇大门说。

“那儿有新鲜的水果，你去选吧。”

但是雷切尔只是站在那儿，静静地盯着那个箱子，萨拉说：“总有一天，你不得不自己开门。”然后为她按了一下门边那个黑色的按钮。

大门向两边拉开，一阵冷空气迎面扑来。雷切尔抓住门框。

餐具室里面比她妈妈在纽约的房子大，雷切尔在外面站着盯了很长时间。

“你进不进来？”萨拉问。

雷切尔点了点头，走进了餐具室。风扇在慢慢地吹着，冷却着空气。她抱着肩膀站着。厨房门开了，雷切尔向她身后望去。

保罗。保罗已经走进了厨房。

他慢慢地审视着这个地方。

萨拉停下了手中正在干的活，抬头向上看。保罗很快地走向萨拉。雷切尔闭上了眼睛。而他们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当萨拉冷淡地回绝保罗时，雷切尔感到眼里流出了热泪。

她看着落在手上的泪珠，困惑了。就她在十四岁时第一次看到内裤上的清晰的血迹一样感到害怕。她很快地擦去脸上的泪珠。

眼泪溅在旁边的金属架上。很快，吸风机把它们变成盐的微粒，再也看不到了。

雅各布走进了医务室。

“厨房有什么问题吗？”他问。

萨拉自己呆在医务室里，听到问话，并没有把目光从扫视仪上挪开，向上看，“还能有什么问题？保罗--他不愿在犹太教的厨房吃东西。我已经告诉他了，我不是厨师，但他好像不相信我。”

“索尔怎么样？”雅各布问。

萨拉不再旋转扫视仪，“我帮不了他。”她说：“在这儿帮不了。”

“他怎么了？”

“移植，移植得很不好。”

“我们能做什么？”

萨拉笑了，摇了摇头。“埋了他。雅各布，你知道移植意味着什么。身体以外移植的部分不能与身体成为一体。这样移植物就会死亡。”

“那么，我们什么也不能做？”雅各布问。

“你以前曾经观察过大量的子宫。你认为怎么样？五百克的液体水晶进入，那么子宫里的孩子就再也不能思想。只是坐在哪儿，傻愣愣地瞅着。在他发病之前，我会把他冷冻起来。

“我们应该让他活着直到我们想出办法为止。”

“雅各布，没有人能够医治移植这种病。在这儿治不了，在地球上也治不了。”

“在我们离开地球之前，科学家们正在研究恢复的技术。”

“那会花费很多年的时间。”

“我们有时间。”

萨拉眨了眨眼睛，说：“够了，我想。”

“他是怎样被移植的？”

“听起来很让人难以置信，对吗？一个像他那样优秀的犹太男孩，并没有参与建造犹太教法典学校和教堂的事儿。”她停顿了一下说，“我想我应该抄下索尔的 PEAL，把记忆输进水晶，只留下他身上的活的组织器官。”

“你打算使用他身上的组织器官吗，萨拉？”

萨拉耸了耸肩，“他一点儿也不会感觉到的。”

“你会杀了他。哈西德教派……。”



“雅各布，这是一个进行研究的好办法。当他们开始关注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们不会相信休眠那种事的。”

“你就不能用别的办法吗？”

“雅各布，我不会做伤害他的事情的。听着--”

“这个有机合成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至少一连串的数字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你做吧，这真是一个好主意，萨拉。”

“但是太残忍了。摩西会说我对死人没有敬意。”

“他不是死人。记住这点。”

巴沙克的日记：

告诉我，美德是什么？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朋友。她已经三十岁了，却还是个处女。她是一个好女孩，她的拉比会说。但她却不这么肯定。她甚至不能分辨她的贞洁是由于她内心深处的信念造成的，还是由于所受的诱惑不够多造成的。

索尔堕落了。只有一件事诱惑了他。我想这能说明一些问题，会对与一个可爱的女人发生的第一次经历而感到快乐无比。

水晶移植是不合法的。这有几个原因。尽管宝石的液体记忆会获得快速的理解能力以及令人激动人心的计算能力，而人脑根本就赶不上。移植有它自身的优越性--它所具有的能力和速度都是人脑所赶不上的。几乎没有人评估过这种能力。

合法的实验室只移植人脑的各种组织。所以真正的移植人脑的专家经常去墨西哥，有时去香港的集市。但是当他们参考 AI 移植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药物大量的使用以及简单的移植感到震惊。他们需要速度高效的计划，以及人脑的多种功能，忘记死亡以及死亡的恐惧。放松下来，喝一杯桔子汁就会忘记一切烦恼。

光有这件事不足以使他们如此地沉溺其中，那是超文化的东西。在大阪，硅谷，一大难免子聚集在一起，接受声浪的侵袭，他们的身体随着声浪摇晃。在尼贡山下，肯尼亚通过致力于全国性的工艺学校宗教的工作，已经达到了基本的经济标准。学习外来的东西以及沉思是修道士的基本修道方法。沉思是他们使用的基本修道技巧，也许这是信仰。他们不会这样说的。但是他们是那些少数被移植还生存下来的少数人中的几个。

那会使这个神话千古流芳。

一些医生从理论上分析认为发烧或传染会使病人导致死亡。如果他们被移植后还存活下来，传染也没有使他们致命，那么就不会有其他的并发症出来，他们会很好地生存下来。

但是他们却不是这样。

他们跳下桥，跳出窗户，跑到小汽车前喝干净的饮料。

我的外祖母曾经告诉过我，宁可不吃不喝也要努力读书，强迫自己沉浸于书中，沉浸于每个词当中。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早上，“信仰上帝是一种疯狂的行为，牧师都是疯子”。

看到 AIS 的工作，甚至是脑力劳动。”--作为一名学者，不得不进行清晰的、精确的思维--我也会像索尔一样被诱惑。

但是，我还不是上帝所宠爱的人。

巴沙克比雅各布料想要早得多地来到矿井，“你没有留下来去完成那项

工作吗？”

巴沙克仔细地观察着那圆圆的天花板上的每个曲线，没有回答。

“这不是做观察的好地方，”雅各布说，“我要带你到瑞姆那儿去。”

雅各布把巴沙克带到地渊的最远的那个角落，很像一个架子那么大，只是有一部分放在有机玻璃里。

“小心点儿，”雅各布说：“这儿有吸收设备，和矿井里的通气设备一样。慢点儿走。”

巴沙克靠着清晰的路的一边儿走。矿工们在地下工作着。当他们向后退时，他们的黄色的红色的灯光照亮了山洞。一些小石块向他们滚来，又被吸收设备吸去，消失了。

“这儿真有点儿不可思议，”雅各布说，“你的丽比想要什么，它可能和他说的地狱一样。但这是惟一的达到他要求的地方。”

“没有其他地方吗？”巴沙克问。

“即使你想让犹太教的学生去，我认为丽比也不会去的。”

“不，并不会这样的，尽管听起来会很好笑。丽比问了许多问题。”

“不想知道答案。”雅各布说。

巴沙克看了一眼雅各布，坐在那儿盯着地渊，“他问过关于索尔的事吗？”

“是的。”雅各布说。

“你告诉过他关于 AI 的事吗？”

“你认为我应该吗？”

巴沙克站着，四处地看着。圆圆的天花板距离他们至少有五百英尺高，而地渊的圆周线至少超过一英里。“这里的灰尘太多了，”他说：“毁坏了地渊的景色，使这儿看起来阴森森的。你就不能做些什么改变一下吗？”

“我认为不能。我们最好计一下规章制度。”

“为保罗还是为教堂？”雅各布问。

巴沙克笑了，“这个建筑。如果他让我把这个建筑建在墙里，或许会容易一些。

但是建在外面？或许我会把它建在旁边，或许会建在中间。或许--”

巴沙克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天花板报光滑，像大教堂的拱顶一样。

“这就是你处理灰尘的方法。我认为你这么做不会使灰尘消失的。”巴沙克举起手在空中挥了挥，“一些东西在空中工作，收集着石墨的残余物。在这儿确实有一条路通向上面。”

“是的。但是你不能把笨重的机器搬上去。我们经常坐电梯到达顶部。没有什么东西足够大到可以放进里面的地步。

“不，”巴沙克说，“但是这是很可能的，你知道我不得不先做个脚手架，但是然后。”

“你是怎么知道关于 AI 的事情的？”雅各布问。

巴沙克向后看了看雅各布，然后抬头看了看通风孔，“我是通过发病症状看出来的，”他说，“在麦特我曾经有一个进行移植的教授。”

“发生了什么事？”雅各布问。

“他死了。”

过了一会儿，很明显巴沙克不会再说些什么了。他盯着屋顶上中间那一点的圆弧好像他能看见天使们在屋顶上进行一场无声的战斗。雅各布跟随着

巴沙克的视线，心里想也许他也能看见那种景象。但是雅各布只能看见一个巨大的，圆的金属屋顶，那屋顶呈现灰蓝颜色，并且由于石墨灰尘的堆积出现了处处凹痕。

雷切尔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她身边的以色列的孩子都睡着了，但怀中的这一个却辗转不安，在她的肩膀上四处收寻着。他开始哭着起来，声音在她的耳边很刺耳地响着。她赶紧紧紧地抱住他。他抬起了头，在她的耳边大声地抽泣着，但是找到他想要我的乳头。大声地叹了一口气之后又开始哭了起来。

“嘘，请安静。”

他抬起头看她，使劲地顶着她的肩膀。他的脑袋四处晃动。“你想要什么？”雷切尔问，他顶着她的下巴。她抚摸着他的背，闭上了眼睛。她嘴里哼着歌。那低缓的嗓音虽然很轻，但她自己听起来却感觉声音很大。但是这个孩子把头放在她的胸部，听着声音在她的胸部回绕。她忽然睁开了眼睛，向屋的四周看了看，然后坐回椅子上。这是一首儿童诗；所以她坐着感觉很挤。

但是这个孩子躺在她温暖、柔软的怀里睡着了。

“雷切尔？你在这儿干什么？”

雷切尔闭上了眼睛，紧紧地抱了一会儿孩子，而她的后背对着门，孩子仍然躺在她的怀里。然后她把孩子轻轻地放在她的膝盖上。

她的妈妈来到了椅子旁，匆忙地系上围裙。“谁简直是疯了，把你放在一屋子孩子中？你如此热心地看着孩子，它哭了--”

雷切尔站了起来。“请安静，妈妈。他睡觉了。”她把孩子放在小婴儿床上，给他盖上被。他的嘴含着被，而她感到她的乳头有点儿疼。

“他们不应该让你在这儿工作。”她妈妈说。

“我不应该在这儿工作。我不应该在诊所工作，妈妈？你想让我在哪儿工作？”

“也许是厨房里，为逾越节做准备。”

“妈妈。现在厨房里几乎全部都是自动化了。”

她的妈妈抱着肩膀，站在小婴儿床旁，看着孩子睡觉，皱着眉头说。“但也不能在这儿工作。”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这很残酷。让你想要你根本就不能拥有的东西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不能拥有？”雷切尔。“我不能生孩子。”

“你怎么知道的？咱们还是别谈论了。不论怎样，还没什么。再给你五年时间，一个人，像现在这样。”

雷切尔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她张开了嘴，但嗓子很紧，感觉说这话比唱歌儿都难。“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她的妈妈摆弄着孩子的被子，帮孩子把脚趾头盖上。“我不想让你失望。”

“我并不失望。”

“那你不是一个女人，”她的妈妈说，摸着孩子的胳膊，笑了。

雷切尔离开了婴儿床，由于胸前有点儿潮，她感到有点儿冷。“我去睡觉了。”她说。

她的妈妈没有转身说再见。

薄薄的被子盖在身上，但不够大。她躺在一个井边，夜晚的天空很清澈，也很暗。忽然不知有什么东西溅入井里，喷起片片水雾落在了她的头发上，腿上。在黑暗之中，有光，有笑声。

雷切尔忽然醒来了。她看了看屋子四周，又低头看了看自己，她穿上厚厚的睡衣，她的周围有许多女人在熟睡着。

她向后躺去，尽量呼吸有规律些，让她的呼吸与周围的女人合拍。

屋里的空气很污浊，人们睡觉挨得很近。

想起做的梦，她感到很不愉快。

她的头躺在枕头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她又一次穿着睡衣醒来了，她的脸红得像苹果似的，又看了看那些熟睡的女人的脸。

她推开被子。浴室空空的，很暗，但很小。忽然她看到了门办的暗钮，她走到门边，按了一下那个暗钮。

大厅里很暗。她徘徊着，在她面前，开了一道门，迎面吹来了温暖的，潮湿的空气。

她看到了一个井，一个连着水的喷水池。通过上面的玻璃射进千股光束。四周长着片片丛林。她周围的金银花，兰花以及一些鸢尾属植物发出阵阵清香，使她感到神清气爽。新鲜的茉莉，玫瑰发出阵阵香味，把她的周围打扮得五颜六色。

“我又做梦了。”她轻声地说。她的声音在空中回响，又回到了她的耳中。里面饱含着她的悲伤，苦涩与甜蜜。在她的梦里，她脱去厚厚的睡衣，在月光下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月光在她身上闪着片片微光，然后她跳进了水里。

巴沙克日记：

窥视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堕落。

我应该觉得醒悟或羞愧，至少应有一种犯罪感。但我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种美的画面。我只是如实地讲述所发生的事。

雷切尔。里夫卡的女儿，昨天晚上到我们这来。当时，我和雅各布·戈兰尼都在。

我正坐在无人看到的地方读一本犹太教法法典，并不时地在扉页上记着笔记。

我怀念绿色，也怀念绿色的树，更怀念在绿树下读书的情趣。雅各布·戈兰尼正在泉井中游泳。我想，此时此刻，只有周围的一切都沉睡时，他才能独享这份安宁。

床是惟一的一片净土，如地球上一样，可供你真正地休息。所以，我们尽情地享受这份宁静。这时，雷切尔进了屋，身上穿了一件白色睡袍，紧接着她脱下了睡衣。

也许我父亲是对的。也许我一直就很世俗。但是我还是没有把目光收回，我在她身上看到的就是一种美丽，就像那些飘缈的，无法触及的天空的星星一样。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以一种审美的目光来看世界。这一点是史蒂芬·代达罗斯教我的。

绝对不是从犹太经文中学到的。

她好像叹了一口气，然后跳到水里，她和雅各布都没有看到对方，直到双方身体在水中碰到才看清对方。我感到特别恐惧。

但是，雅各布只是吻了她一下就游走了。

她站在水里，赤裸着身体，水滴从身上滴落；她睁大着双眼盯着对方，仿佛身处梦境。

雅各布静静地离开房间。我得承认这时我油然地对生他生出了一种敬佩之情，他做出了不是许多男人所能做到的事情--既没有逃跑，也没有越轨。

我确信这一点，他也不是从犹太教经文中学到的。

萨拉放声大笑。她的声音甜润，她舒展双臂，在帆布衣服下她的双乳突出。在这个锻造室里，镭射光束照亮了她的脸，她的嘴唇红润，双颊如珍珠般洁白，细腻。

“为什么我不能跟你结婚？”雅各布笑着问道。

萨拉收起了最后一小部分设备，关闭了镭射装置。房间里渐渐地恢复了平静。

主风扇已经关闭，而小换气扇开始运转。下方的工作照明灯把温暖的金色的光投射在这些风扇上。“你仍然可以爱我，至少今天晚上可以。”

雅各布又淡淡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萨拉点点头，她的嘴唇露出了会意的微笑，“你一定是爱上他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雅各布回答道。

萨拉用双手温柔地抚摸他的脸。她的双手沾满泥土。“你知道，在这好像不应该有什么秘密。”

雅各布看了看她的手。萨拉的双手散发出泥土的芬香。本来，他可以在萨拉面前哭泣，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把脸理在她的双手里，感受着萨拉特有的女性温暖。

“萨拉，你说怎么办？”

“该怎么办？你现在爱上了一个信东正教的姑娘。我不必告诉你有什么麻烦。”

他把头转向里面的窗户，低头不语，然后萨拉走了过去，拥抱了他一下就离开了。

换气扇的嗡嗡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换气扇悬挂在房屋顶部，形状就像女人的双乳。它的嗡嗡声在房间里回转。

雷切尔被母亲的哭泣声惊醒，她伸出手理了理她母亲凌乱的头发。

“妈妈--”

“当心你自己，盖好被。”

雷切尔看了看母亲的床单，发现床单湿的。她母亲哭泣的声音回荡在小屋里，也萦绕着她的耳畔。

“我明天同丽比谈谈。我会告诉他。”母亲的哭泣使她心里很难过。“我不记得了。”雷切尔坐在床上说道。

她母亲说：“他们常常对像你这样的女孩落井下石。”然后母亲从房里跑了出去。

“索尔已经去了墨西哥城。”雅各布说。雅各布和萨拉正在吃饭，在另一面，十几把椅子整齐地排列着--桌子上放着一本犹太经文，这本经书非常大，两个大人才搬得动。雅各布看了看萨拉问道：“为什么去墨西哥？”

“巴沙克说他要去看他祖父，参加他祖父组织的犹太教集会。我已经查看了孩子的纪录。他没有祖父，他的祖父，外祖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劳加来自于南美。”雅各布说，“但是在巴西。”

但是，形式是变化的。墨西哥城与巴西有很多联系，而我们也一样。

“你想说什么？”

“我想，我说出来你不会喜欢的。我已经把水晶球的有关指数存在电脑里。”

“另外还有什么？”

“现在就是我们的了。”

“我们的？我们并没有去过南美。”

“我们的职员到过南美西勒肯硅谷地区。他们去买工业电脑。硅谷离墨西哥城不远。”

“我们的钻石？有可能正在被走私转运到别处？”他把盘子推到一边，双手飞快地掠过头发。天啊，萨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雅各布，别这样--”

“这些钻石还有许多其他用途。它们不必都储存起来。我们可以用这些钻石干点别的。”

“想做什么？你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想把宝石卖掉。”

雅各布用手捂着脸。他慢慢地，沮丧地说：“不，我不想卖，我知道该做什么。”

“雅各布，索尔对你构不成威胁。”

“我知道。”

“但是我们得小心些要非常谨慎。”

“我们一直很谨慎。”

“我的意思是这--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哈西德。”

“天啊，我怎么忘了哈西德。”你是不是在索尔身上做了实验。”

“是的，我做了，但是没成功。”

“为什么没成功？”

“你是对的。--器官与非器官之间的传送频率是大不相同。一切都就绪，仅差密码的传输交换上。但是，即使我能把大脑解剖开，把所有的东西传输到水晶球上去，还是没有用。”

“你怎么知道的？”

“我试过。”

雅各布又咧嘴笑了笑。

萨拉转过身来说。“我无法控制他的精神。我能把所有的信息输送到水晶球里，但是我无法控制他。理论上说，是成功了。令人欣慰的是我基本能够控制整个过程，能够让他呼吸，能够运动，甚至能讲话。但是这些话不是出于他自身，是由我来控制的。”

“但是你必须给他点甜头。”

“是的。”

雅各布问道：“我去看看你不介意吧？”

“什么意思？”萨拉摇头道。

不行，但你非要这样，可以。但是你不能替他做任何事情。”

雷切尔来到诊所，寻找萨拉。但萨拉不在。雷切尔感到很无助，雷切尔想我不得不一个人把母亲送到诊所里。

“噢，上帝啊，我做了什么啊？”

现在雷切尔感到双腿在颤抖。她打开门进到器具室，朝萨拉的办公室走去，嘴上喊着萨拉的名字，但是萨拉不在。

然后雷切尔继续往里走--她以前从来没越过这扇门，尽管以前她看到萨拉拉进去过，雷切尔按了一下绿色的方形电钮，门自动打开。

“萨拉？”

雷切尔迈步进房。

房间里金属器械发出耀眼的光芒。地面上镶嵌着各种图案，沿着墙四周摆着水晶工艺品控制台。里面有一具木乃伊，正像野猴一样龇着牙笑。

雷切尔闭上双眼，“噢，我走错了房间。”

她一动不动站在那儿，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索尔，是你啊--”

他瞪着眼看她，眼睛睁的大大的。他的皮肤非常白，直挺挺地站在那儿。

四周发出了一阵悲鸣声。声音就像开水发出的呜呜声。一切都静止了，但是这声音听起来却越来越高，她开始跑，一直到候诊室，声音还没停下来。雷切尔颤抖着双手接了门上的操纵杆，门开了，声音随之停止。

雅各布正站在门边。

他向里张望，在那里索尔被冷冻起来。雷切尔看着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当雅各布牵着她的手时，她的手冰凉。他陪着雷切尔一步一步走出诊所。

“雷切尔，听我说！”他说。

但是她什么也没说。

雅各布把雷切尔带到花园，陪着她坐在温泉边。她的脸吓得苍白，现在她不再颤抖了，雅各布知道雷切尔已经缓过来，他给雷切尔被了一件油布雨衣，但是雷切尔却拒绝了。

“他没死，”雅各布对她说，“你知道吗？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

他默不作声。她两眼直视着水面，等着回答。

“我想你不会明白。”他说。

“索尔怎么啦？”

“你以前认识他吗？”

“是的。”

“如果他没死的话，那是怎么啦？”

“没什么，他就是睡着了。”雅各布说。

“你在撒谎，”雷切尔说，“你不喜欢拉比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你不愿告诉他有关索尔的原因。”

“我有理由，雷切尔，而且是很好的理由。”

“是因为这场战争呢，还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我无法理解。”

但是雅各布只说道：“不，不是这样”，仅仅是因为他不会明白。

无法理解？不能理解？

雷切尔闭上眼睛。说道：“我不能--也无法理解。但是是不是因为你不能理解。”雅各布说。巴沙克和道，“他是犹太人。不是战争的问题。”雷切尔，“而是因为别的什么事。保罗告诉我不让我说，所以我不能说。”

“雅各布说，我可以告诉他，这的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好人，但是他不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他不愿意看到犹太人比他强，甚至他自己都不会操纵电脑，制造钻石。”

雅各布微笑着说道：“对，你是对的，谢谢。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很伤保罗的自尊心。”

但是雷切尔对他的微笑没有反应。他很紧张。

雅各布坐直身体往远处眺望。在远处，她看到远方有一股清泉向瀑布一样注入到泉井里。她甚至都能数出来制水过程中使用的化学成分和元素，也能回想出自己在制水过程中所使用的具体数字。

她突然说道，“我从来没看见你做祈祷。”

他看着他说，“我祈祷？”

“你说什么？”

“你怎么学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他大笑道，“反正不是从丽比·索尔学来的。”

她用手摸着树干，颤抖地说，“我父亲把灵魂献给了上帝，上帝也能听到他的祈祷。”

“你认为我也应该对上帝歌唱吧？”

她低下头，他把她的头发向后梳理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看她，眼里满是泪水。

“我想我应该把你带回到萨拉那去。”

“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不，你没说错什么，只是该回去了。”

在过道上，丽比·索尔坐在桌头。饭堂里挤满了人。在哈西德族人中，大部分人皮肤黝黑，表情呆滞，他们的女人负责上菜，如果没有什么事，她们坐在男人后边吃饭。

房间里很热，他们必须大声说话彼此才能听见。

索尔让人把面包切开然后人们开始吃饭，他和朋友们一起喝酒。

贝尼·莫特小声地对萨拉和雅各布说道：“好像保罗今天情绪很好。”

“今天的情绪为什么这么好？”萨拉问道。

保罗站起来，身上穿着又大又宽的黑色衣服，他伸开双臂就像一只大黑鸟张开翅膀一样。

拉比·迈尔问：“你今晚为什么这么特别？你回答得很好，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这是值得特别庆贺的。”

哈西德人在下面窃窃私语，彼此面面相觑。

“在今天这样一个夜晚，”保罗说道：“我有一个重大的事件要宣布。”

“现在开始啦！”萨拉说道。

保罗握着手说道：“今天举行婚礼。”人群里发出阵阵嘘声。哈西德族的学生们彼此猜测着。其中也包括巴沙克，他正漫不经心地看着人群。

你们一定想知道是谁，保罗说道：“没你们学生的事，你们所关心的应该是学业。”

房间里笑声四起。

“艾金瓦，到我这边来。”保罗说道。

艾金瓦，已经很老了，从拉比旁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了保罗的身边。

“艾金瓦，他一直想娶个妻子。”保罗说道，“我决定给他一个妻子。”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把这个荣誉--做我们的德高望重的兄弟艾金瓦妻子，授



予给里夫卡的女儿--雷切尔。”

雷切尔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浑身发抖，她的眼睛又大又亮。她颤抖着把手放到桌子上，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想向外跑去。

只有三个人注意到这一切：雅各布，巴沙克和保罗。尤其是保罗。他领悟了雷切尔的意思，她在向雅各布求助。

其他哈西德人高声向老艾金瓦庆贺；一些人开始唱歌。

“你不能这么做。”雅各布对保罗说，他的声音压过了所有的喧闹声。

保罗说：“你无法阻止我。”

萨拉拽了拽雅各布的胳膊，示意他应该镇静一些。

坐在艾金瓦同桌的老人们开始跳舞。

“以上帝的名义，你们这些犹太教士从哪学到了这一套？”雅各布问道：“哪条经文教你如此行事？”

“我是为她着想。我本应把她逐出教会。”

他能把她逐出教会？雅各布想。天啊，他也太激进了。

“是为了在诊所工作的事吗？”萨拉问道。

“是与男人厮混。”

雅各布挨着拉比坐着，双拳紧紧地按在桌子上。“哪个男人？”他问道。“你得对你的说法负责，也许你又给我编了一个虚伪的谎言和诡辩。”

保罗一下子把桌上的酒杯推翻在地。“我必须这么做来挽救我自己。”

他指着雷切尔，雷切尔背对着他站着，头倚在墙上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她，”保罗说道，“被发现的时候正赤条条地躺在床上，我已经向她妥协了--我把她嫁给一个肯要她的人。在法律上我做到这一点已经仁慈义尽了。”

“她是跟我在一起。”雅各布说道。

保罗，他的长篇激烈的演说到此结束，他的报复心得到了满足，同时又像一只被打败的公鸡，由于愤怒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他转过身去，理屈词穷，悻悻地离开了。

接着贝尼·莫特说道：“继续说完，雅各布，讲讲索尔的事。”

保罗停下脚步，“索尔？”

贝尼说道，“他现在半死半活的。”

萨拉说，“贝尼，天啊--”

索尔又打了一个冷颤，浑身一阵抽搐，一会就恢复到了常态。“那么，他已经死了。”

“他没死”，雅各布说，“容我给你解释。”

“他死了。”

“我们能帮助他。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他能被救活。”

“犹太人无法复活，戈兰尼。”

“让我们帮助他！”

保罗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大声叫嚷着“我想把他埋在这儿，就埋在他被害的地方。我处理完这件事后，当他入土为安时，我将来清理我们的教会，使它成为一片净土。我会为他办这件事的--但是，首先我得先把他埋起来。”

雅各布向丽比猛冲过去。一下就把丽比摔到墙边，萨拉和贝尼抓住了雅各布把他拽了回来。雷切尔仍然倚在墙上，默默地看着。

雅各布奋力挣扎想摆脱掉萨拉和贝尼的阻拦，高声喊叫，“你是耶基督！”

如果你深爱索尔，你就应该把他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或者祈求我替你去办这件事。”

拉比·迈尔哭嚎着。这些哈西德聚集在丽比周围，女人们则哭喊着--让他快跑，并已帮助他逃离了房间。这些女人们拽着雷切尔，跟在后面。

在角落里，巴沙克用手捂着脸默默流泪。

当天晚上换班时，当雅各布穿衣时，巴沙克把他摇醒说：“他们已经发现了索尔，准备把他带到花园里埋起来。”

这些哈西德人聚集在砾石铺成的广场中。拉比·迈尔嘴上念念有词。保罗缩成一团，躲在蕨类植物的后面。

拉比·迈尔正在超度神灵。

雅各布从丽比身边走过，径直走向保罗，已经心平气和了。雅各布的语气仍然很坚决，“住手，把你的人带走。”

保罗说道，“我们的风俗是人死后不能暴尸荒野，任其腐烂。我们必须把他埋起来，这才是体面的。”

“活人就埋体面吗？我们能治愈他。”

“你这一生是没这福气了，戈兰尼。”

“也许明天。听我说--”

“永远不会这样。”

“岂有此理，”雅各布说，“在这儿，我说话算，除非我说他死了，否则我不许你们埋地。”

这些哈西德女人又开始哭泣，除了雷切尔之外。她站在母亲身后--脸色苍白，没有一滴眼泪。

保罗在空中挥了挥手，抓住了他的肥大的衣袖，慢慢地，把衣袖撕开，一直撕到肘部。许多人仿效他，撕衣的声音像蛇发出的嘶嘶的声音。

雅各布转过身背对着保罗，对所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当这些哈西德人离去时，他也毫不理睬。他能听到她们边走边哭，直到声音远去，声音渐行渐远，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当地转过身时，他发现周围又多了一些人，他的那伙人就在他身后。雷切尔站在井旁，拉比·迈尔仍然站在原地不动。

老拉比盯着墓穴，而索尔却从墓穴里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拉比。迈尔竭尽全力想把索尔从墓穴中拽出来，而雅各布认为索尔已无法站起来。如果硬拽，他会散架的。

雅各布长叹了一口气，让人整理挖掘出的东西。

巴沙克日记：

当一个人过世时，给人们留下了什么呢？

犹太教堂还未竣工。它坐落在矿井边，虽然矿架已成雏形，但是还未成形。灰色的混凝土结构似乎已经被烧焦了，整体结构好像已被摧毁，与我想像的相差甚远。

我得给它做一下整容手术，把原来的楼架结构推倒重盖，但我于心不忍。那么就顺其自然吧。

最近几周很平静，平静得令人无法忍受。每个人都默默无语。

只有信仰东正教的妇女还很快乐。她们正在准备婚礼。婚礼只是一个开始。也许你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也许她们确实不令人满意。

男人们也开始行动了。他们祈求上帝的保护。与此同时，女人们正在准备把一个无辜的女儿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男人。

噢，上帝啊，多么的惨不忍睹啊。

雷切尔哆嗦着。一阵风吹来，她的皮肤像针扎的一样疼；门大开着，这里他们主持礼拜的教堂，屋子里有许多她没有读过的书。她母亲在身后用胳膊肘碰了她一下。另两个女人微笑着，拽着她的胳膊把她架出屋去。

这些老人们穿着黑色的长袍坐在那讲道。在这间屋子里他们以前从没见过她。

现在他们都看着她。那些女人不再推她。但是，她每走一步，人们都盯着她笑。

蜡烛照亮了这个小尾。尾子里没有灯。她想，站里的那些镭射装置是不是与这儿的有相似之处？是不是也发出多彩的光芒？

她母亲牵着她的胳膊。雷切尔停下了。她抬起头。她们走过过道，从那些穿着长袍席地而坐的男人们身旁走过。他们正面对经文，念念有词--这些卷着的经文有半人高。

丽比·保罗笑视着雷切尔。她心里一震。他拉过她的手抚摸着，并没有意识到雷切尔的手是如此冰凉。

“雷切尔”，他笑着说。同时紧紧握住雷切尔的手。“今天你将嫁给你的老友，艾金瓦。你还记得他把你抱在怀里的情景吗？当然，那时你只有五岁。但是你总不能那么小吧？”保罗又笑了，像女人们那样放声大笑。“你就是他的人了，为他也为我们部族生个孩子。你还想说些什么，雷切尔？”

她默不作声，只是盯着他看。

保罗避开了她的目光，看着雷切尔的母亲。然后又转向雷切尔。“雷切尔，你能接受艾金瓦吗？”

雷切尔回答了，但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你为什么问我？你以前从未问过我的需求。”

保罗摆弄着他的手指。艾金瓦走上前来。他站在丽比的旁边，与雷切尔挨的非常近，他的黑色袍子几乎贴着雷切尔的胸部。他的身上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味道。雷切尔向后退了一步。艾金瓦离她太近了，他的男人气息刺激着她--但是他不是她想要的那类男人。

她已经有了那种体验。当她在泉井上来时慢慢地了解了那个男人。

“雅各布。”她喃喃地说。

“你能接受艾金瓦吗？雷切尔。”保罗又开始发问了。

她抬头看了看艾金瓦，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他伸出手向她靠近了一步。

雷切尔转过头来。

这些男人站在她背后。他们看着她，一点也不了解她，而那些女人却不阻止他们。

她大声叫着，推着。他们蜂拥而入。她挣扎着抵挡他们。她屏住呼吸，在汹涌的黑水下面寻找出口。一个男人帮着她推，门开了，大厅里的光进来了。

然后，雷切尔头也不回，边推边从那些男人身旁挤过，一直到了开着的门。

她走进大厅。在昏暗的灯光下，身后传来阵阵愤怒的嘈杂声。她加快脚步，但是没有跑。

她来到门前。这些门看起来很像。但是这个门有块绿苔，就像她从前看过的一样。

当他打开门时，风扇吹来阵阵惊风。胸前出了一身冷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里既没有泉井也没有星星；只有风扇吹来的阵阵惊风。

她环顾着房间，她的眼睛转向那昏暗的灯光。靠近墙边，有一个长长的，低低的类似于床铺的东西。我轻轻地喘着气，周围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嘈杂声。

紧挨着墙，是各种各样的夜光灯。她把灯打开，屋里立刻弥漫着昏暗的，桔黄色的灯光。

雅各布在靠墙的那个长长的，低低的床上睡着。

雷切尔捂住嘴，咬着拳头忍住笑。然后突然发出一阵狂笑，一会笑声戛然而止。

她走到壁橱旁拿出一些毯子。她解开衣服，脱下她的带有汗迹的内衣，觉得冷的厉害，就用干净的毯子把自己裹了起来。然后，她在沙发旁坐下，头俯在膝盖上。

一会，雷切尔的抚摸使雅各布清醒了许多。他不解地看着她，他伸出手，抚摸她温暖，柔美的身体。

“你在这做什么？”他问道。

她沉默不语，但是低下头把头俯在膝盖上。他抚摸着她的头发，拍打着她的头。

然后他为她拉开脖后的拉链。她的头发散落在沙发的靠背上。

“雷切尔，”雅各布说，“你在这做什么？怎么啦？”

她抬起头。她的嘴唇仍是湿湿的。

“怎么啦？”他问道。

她说，“我不能回去了。我已经拒绝了他们，我不能回去了。”

“你拒绝谁了？”雅各布问道，他吸了一口凉气。

“艾瓦金。”

“你说什么？”

她仰脸看着天花板，双眼紧闭。此时，他认为她根本不能回答他。然后她开始摇晃。她全身扭动，喘着粗气。“我跑，我只想跑--”

“为什么？”

她转过身来。头发搭在脸上。“我不知道。我是他们的牺牲品！他的！但是我不想走。他没有权利这么做，没有权利来问--”

她惊呆了，直挺挺地坐在那儿。她蜷缩在床边的地板上抬头看了看他。忽然，她转过身来死死地盯着他。

雷切尔站起来，走到门旁--她的眼睛从未离开过他的脸。在门槛处，她又一次向外望去，然后又转回来看他。

“请不要走。”

“你让我呆在这儿？”她问道。

“求你啦。”

她看了看门外。“我想我今晚不能呆在这儿。”

“那么无论你在哪休息，祝你做个好梦。”他说，一边说着一边抚摸了她一下。

她看着这个屋子，并不是真的看它。他又一次屏住呼吸。

她说：“早上我到你那去。像露丝一样。我已经对你着迷了。我已经对

你着迷了，我要你是我的。”

“如果他们让你这样。”雅各布说。

她走开了，但是留在雅各布心中的感受却更鲜活了。雅各布返回到床上躺着。

那个环形电扇开始转动，电扇转动的声音就像窗外的蜂鸟叫声一样。他闭着眼睛，在黑暗中思索着。

巴沙克日记：

我的永恒的灵魂也许是处于某种危险之中。我帮助雷切尔于订婚之夜逃离了教堂。我帮助她冲出密密的人群。我敢相信，他已经记不起这些了。

但保罗却仍旧记得。但他依然对此保持缄默。

我一直未看到雷切尔，虽然经常和雅各布呆在一起。当我问及此事时，雅各布只说保罗已把她和她母亲与外界隔绝。雅各布似乎毫不担心，而这却令我忐忑不安。

他在花园里的地潭边祈祷。他心思并未被写出，他也不愿言讲。

但他深信神灵能听得到他的心声。并且我也相信这一点。

教堂的建设工程仍在继续。雅各布他们帮助我进行。他们坚信雷切尔对于有悖自己意愿的事决不会妥协，我也持相同意见。

但丽比那帮人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对雷切尔的妥协深信不疑，以至于他们也来到我面前，拿起他们也许从未触摸过的工具，帮助工作中的人们砌墙，盖屋顶。他们甚至走到他们不止一次地称为地狱的矿坑前。

他们会站在矿坑边上，微笑着，有时冲着矿坑里面发出大笑。并且只要他们一站在一起，这就会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

“别看上去这样喜不自禁。”萨拉说，“喂，来点儿咖啡。”

巴沙克接过杯子，拽过一支吸管开始吸啜着咖啡。

萨拉紧紧抓住施工架上的绳子，坐到了他身边。由于轻微的重力作用，她的头发顺着她身体四处飘动，她的衣服裂开了一些，曲线暴露无遗。巴沙克直盯着手里的重量表。

“你在做什么？”

“检查一下受重情况。”他告诉她。

她挑了挑眉头。他在施工架上移动着身体。重板需要相当大的握力才能被送上屋顶。而较轻的板则需轻轻推进。我不知道该如何教哈西德人轻轻地移动这些板。

即使想尽办法，他们还会碰撞屋顶，也许会弄伤自己。你们最好再小心点行事。”

“我们还推运重板了。”萨拉说。

巴沙克耸了耸肩，“既然如此，那么好吧，哈西德人可以负责遮阳棚部分。”

“哈西德人？”她问道，“你是想告诉我些什么吗？”

“我没什么想说的。”

她点了点头，也许有些悲伤，“这件事不好讨论。这是不是说我不问你你你将赌明天准获胜？”

“没有人知道。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是什么都可能发生。”她在施工架上向前移动，“巴沙克，监工在地基

上炸开了一处。这是未经考证的做法。”

巴沙克朝下面的矿坑里看了看，“你将杀死他。”他说。

她眯起双眼。他不能再这样残害生灵了。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机会。

“保罗会将我们都驱出教会的。”

“那又会怎样？”

“萨拉，逐出教会是--”

“什么？死亡？”她问道。

“是的。”他低声说道。

“所以与其被一脚踢出去，还不如自己主动离开？”萨拉拽着绳子滑向巴沙克，“听着，当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讨论解散 Mossad 期间，我们用引用的经文影响哈西德的儿童。我说一些听起来像圣经集注似的东西，他们常被弄得晕头转向。他们感觉到自己明白这些引用的经文，但他们当然不知道。”

巴沙克笑道，“那么，发生了什么？”

“当他们的教主查明真相时，他收集了一大堆石块。当下一次我们过来时，那些孩子们就拣起石块，把我们追的满街跑。那一次我的一根肋骨被打断。由于是在耶路撒冷，这事可非同小可。结果讨论会被取消。--仍然在运行，并开始搜捕叙利亚的国民自卫队。但这只进行了一阵就停止了。”

巴沙克笑着，说道，“那么你是在暗示我把水晶石放在遮阳棚前，谁有力量谁拿？”

“不，”萨拉说，“难道这不是一场很好看的争斗吗？那一定会很有意思--哈西德女人们将四处跑动，保罗则一定会紧抓住扶手不放，悬在半空中与我们对峙。”

他们并排坐在一起，大笑着，之后则一阵沉默。

巴沙克伸手抓住萨拉的手，说“也许可以，如果监工的解决方案运行的话。但时机尚不成熟。我们现在能做点什么他们不曾做过的事？”

萨拉抓住他的手，“我们可以把死人取出来。到下面实验室去。”

在诊所里，萨拉把激光探针转向索尔的头部。由于热疗反应，他的脸色很苍白。

“他看上去像老寿星马士撒拉。”巴沙克说。

“只要他的味道不像他，我们得开始工作了。”萨拉调试了一下探针，它的稳定的光标投散到索尔的头上。巴沙克转过脸不去看他。她打开了光学透视装置，屏幕上出现了图片。

节瘤只有拇指指甲那么大，这一节瘤在屏幕上显示为一片黑。

“为什么是这样？”巴沙克说。

“只能这样，”萨拉嘀咕道，“大脑里没有灯也没有相机。”

“无线透视镜能令你看得清楚些--”

“无法看到那么深。可视度太细微了。”

巴沙克看着屏幕，他发现一些类似线路缠绕纠结在主动脉周围。他一下意识到那些交结在一起的颜色发白的线是索尔的。索尔的大脑里狼藉一片。

“你不是打算施行外科手术吧？”巴沙克问。

她并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喘了口气。但巴沙克从她肩膀的位置已得出她的回答。没有拿起手术器具，相反地她却转向她的电脑。同样有许多信息也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内部运作效率的输出资料，大写的地址、人与电脑交

流的窗口、操作系统的译本，还有一些运行操作的程序--是主动脉内部逻辑的模型。

萨拉在电脑中搜寻着记录，急切地搜寻着每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她已搜寻到一批有关元素，然后她把这些元素放在一个文件下，命名为“译本2.0a”。巴沙克仔细查看着相同的窗口，读着一系列的数据和译本--68620F425，2.0版本。萨拉遮去了这一窗口，2.0版本还仅仅有一点印迹留在屏幕上。从这新窗口内，萨拉调用了另一个文件“监工”。她把这一文件放于2.0a界面里。

巴沙克几乎抓住她的胳膊，想制止她。但他停下了手--她的双手正飞快地在键盘上舞动操作--巴沙克大喊道：“你在干什么？你会把原程序抹掉的。”

“你说的是病毒。”她坚决地说，她好像是在示威，她继续在电脑上进行着复杂难懂的操作。巴沙克已预感到似乎什么事要发生。正当巴沙克左思右想之际，他突然发现当萨拉已把某一文件成功地调出，正试着猛敲键盘把输出频率符号和地址输送到调试解调器，然后又选择无线传送把信息传送到水晶反映接收体上。

“信号--”巴沙克说，“你正在对他进行电脑程序设计！萨拉！”

她只是摇了摇头说，“不是对他。是对AI。”

“噢，天哪！”

她猛击了一下运行键。

巴沙克吃惊地站在那儿，直瞪着逐渐从屏幕上消失的交错的线路显示。他已有点预感到AI数字化模型内部将砰然爆裂，然后则是些液体流出及外接晶体形状的显现。但这些并未发生。而实际上，整个屋内的东西似乎只有索尔有些异样。

萨拉松了一口气，放开了紧按键盘的手，然后弯曲活动了一下手指。

“现在该做些什么？”巴沙克问道。

“我们等一会儿。索尔的脑原体将重新获得生命。”因为我已把相关治疗方案输入电脑，它正在执行这一命令。

巴沙克长出了一口气。当他仍旧心有余悸时，萨拉站起身用力地伸展着浑身上下肌肉。然后她走向索尔，查看了一下他的知觉水平。巴沙克问道：“如何进行这一步呢？”

她说：“它是在AI操作系统之间及电脑之间的一个分界面。”

“萨拉--”他还是不放心。“萨拉，这并非监工的解决方案。”

她弯下腰去看着索尔；她把手轻放于他的喉咙处，她的皮肤能感觉到索尔轻微的脉搏跳动。“不，不全来自他的解决方案。”她轻声说道。然后调整了一下索尔肺部的空气流量。

次日清晨，还有三个小时就是雷切尔的婚礼了。巴沙克穿上了他最好的黑色亚麻布制服。这袍子对于他似乎有点过于呆板。还有那宽大厚重的黑色礼帽，更是如此。

在教堂里面，他等候着婚礼仪式的开始。

雅各布坐在神庙的台阶上。他的那伙人聚集在一起。墨什挤着贝尼，后者几乎被挤靠到墙上，直到最后人们才发现他的手紧紧地攥着贝尼的手脖子。贝尼猛地甩开了墨什的手。他们怔怔地等待着。

雅各布问道，“萨拉在哪儿？”

萨拉等在她的诊所里面。在一张普通的病榻上，索尔的呼吸已恢复正常。

在房间里，雷切尔由她母亲帮忙，穿上了白色礼服。她母亲并未对女儿说什么。

她的嘴唇紧闭，削瘦的双颊紧绷着。她干净利落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为雷切尔拉好背上的钮扣，拉紧袖口的扣钩。当她弯下腰要为雷切尔拉子婚礼服边缘时，雷切尔用手轻扶母亲的头。

母亲停止了移动，后背僵直不动。突然她站了起来走向桌子。掀起面纱然后把他抖落开来。她的动作敏捷，白色的面纱立刻变得舒展。

她来到雷切尔面前，把面纱披在她头上。她用手提着宽大精美的面纱前片，然后把它撩过雷切尔的头。当她把面纱拽下合拢将要罩住雷切尔脸的时候，她深情地凝视着女儿的面孔。然后她把面纱拉下。

雷切尔紧闭双眼。

“不要哭，”她母亲说，“你已选择了，你已选择了。如果你不再回顾过去发生的一切，就会很快乐。把眼睛睁开，擦干眼泪。”

雷切尔咬着嘴唇，点点头。当她睁开双眼时，她抓住母亲的手。

萨拉由安全大厅处走进神庙处。她放慢脚步。她半搀半扶着索尔。但他是自己迈步向前走的。

神庙对面的电梯门开了。哈西德人沿着狭窄的过路桥走过来。他们情不自禁地边念经文边用同一个步调向前走着。

雷切尔穿着白色礼服。她就如在八天前走过雅各布门前一样，挺胸抬头，以缓慢的步伐走来。丽比和艾金瓦一起走到了她的面前。

到神庙里，哈西德人和犹太人聚集在人造玻璃制的台阶上。

巴沙克看着这帮人。看着他们紧靠在一起，低声的嘀咕着。但在那他并未见到萨拉。

保罗站到众人面前。艾金瓦迈步站在下边。雷切尔却原地不动。保罗开始进行婚礼祷告。

巴沙克说，“等一下，丽比。”

保罗放下双手，“你要说什么，巴沙克？”

“这个女人不能嫁给艾金瓦。”

“你有什么理由这么说？”保罗问。

“她是娼妓。”

一阵愤怒的，忍无可忍的喧哗从人群中滑过。

“这纯粹是一种无中生有的非难。”拉比·迈尔说。

巴沙克用犹太语抱歉道：“娼妓这词也许有一点太粗俗而令人不快。但无论如何，她还是不能嫁给里夫卡。”

“你得做出解释”，保罗低沉地说，双手续着要宣读的经文。

“她已经与雅各布·格拉尼睡了觉。”巴沙克解释道，“按照法律按照教义的例证来看。”

拉比·迈尔转向雷切尔，“那么，你已经委身于他了吗？”

“这难道还不显而易见吗？”巴沙克问。

“我在问雷布尔。”

雷布尔点点头，“我已选择了。”

“这不是法律规定的。”保罗说。

“法律条文对这一点已有规定。”迈尔说。



此时萨拉沿着神庙的台阶走下来站到了雅各布身边。雅各布牵着她的手，“我没看见你也进来了。”

她只是报以一笑，说：“我是从安全大厅过来的。我还带来了一个人。”

“我知道什么是法律条文规定的，”保罗说，“并且我可以说法律上对这条没有什么规定，雷切尔还得嫁给艾金瓦。”

“她是不会嫁给他的。”雅各布礼貌地说。

“当心点，戈兰尼，”保罗说，“法律还规定伤风败俗的女人是该被唾弃的。”

“但她仍然是一个处女。”巴沙克说。

“若她的身体是圣洁的，但于灵魂深处她仍是一名娼妓。”保罗说，“她没有把肉体献给犹太教，她却把她的灵魂给它。”他转向雅各布，“他不要在这捣乱。

这没有用。我一定把她嫁出去，或者嫁给艾金瓦或者其他任何我选定的人。这对你们俩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惩罚。”

雅各布站起身来，走近拉比。“你认为我们会这样从命吗？”

保罗打向雅各布的脸，然后把雷布尔拽出人群。他拧弯她的胳膊直到把她按倒在地。她愤怒地大哭大叫。“把这婊子带走，你这个奸夫，你愿意什么时候要她都行。但是你不会合法地拥有她。如果法律不让你活在这世界上，那么你们就一定得死。当你们躺在一起时，你会受尽屈辱折磨，因为她永远也不会是你的人。”保罗咆哮道。

“你会认可这个奸夫的。”

突然房间里响起一个声音，如此平静，如此安然。索尔的声音。不过这声音听起来很无力。

“在结婚前她委身于人，她算是一名娼妓。”那个声音说到，“但只是在她没有嫁给她所委身的人之前，可以这么说。”

保罗僵直地站在原地，纹丝不动。血液直往上涌。他转身面向雅各布，但没有朝神庙台阶看，“你时常刺痛我的心。你把他的的大脑放在水晶球里面，你控制了她的声音。你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他--”

但雅各布却只是直盯盯地看着神庙的过道。保罗摇摇晃晃地转过身去。他高高地站在那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神庙漆黑的门口。

在神庙的台阶上，索尔静静地站在那儿，面容苍白憔悴，骨瘦如柴。他朝着雅各布和萨拉惨笑了一下。但当他转过身来面对着保罗时，这笑容却一扫而光。

巴沙克日记：

对于一切劫后余生的事物，我们总能看其以往不被发现的，隐藏的美好的方面。

这一切变得宁静祥和。雅各布主持负责日常事务。拉比·迈尔则做一些辅助工作。

他在这儿建立起一定的声名。

三周前拉比·迈尔为雅各布和雷切尔在花园里的井泉边，举行了婚礼。

索尔正在康复。他受了些损伤，然后没有我们预料的那么糟。最主要的是，他已改掉了以往的坏脾气。尽管他已很容易地接收 AI，但他只是把他存贮起来。也许将来他想把它派上最好的用场。他自己的大脑已完全改变，它正逐步地小心紧紧地探索着这一未知世界，并学会适应它。

我已剪掉了连鬓胡子。我也不再去神庙，与他们一起讨论圣经集注。

但是我却在这里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自以为家的一切。我已在原来旧厨房的旁边修建了一处适合于犹太饮食戒律的新厨房。对于这一点，拉比·迈尔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并且扩大了教堂图书馆的规模。这很安静，另外还有许多令人喜欢的方面。

我昨天在这看见了萨拉，她坐在地上，前面摆放着两支蜡烛。她谈到要为我们买一个十字架。但是令我高兴的是，能看风人们到图书馆里来，尤其是那些以前从不愿来的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保罗每天躲在神庙黑暗的角落里。索尔说他表现出一种太空病的症状，昨天，他们发现保罗在通风处蜷缩成一团。嘴里小声哼着歌儿和犹太经文片断。当下个季节来临的时候，他就随风而去。

我们已把范围扩大。井水很清，而且我还不时的情不自禁地在它边上许个愿。

当有一天我坐在这井边，读着我的书的时候，我也将会发现雷切尔正从雅各布的井中升起！

## 给妈妈的一封信

史蒂芬·C·菲舍尔

[作者简介]

史蒂芬·C·菲舍尔是本书四名同姓作者之一。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既是一名科幻作家同时也是费城的一名音乐学家。他与第一卷第三章的作者露西·卡罗尔关系密切，后者也是费城的一位音乐学家。作者史蒂芬·C·菲舍尔智能顾问是詹南·沃尔夫。詹南·沃尔夫与詹南·沃瓜福没有什么关系。史蒂芬·C·菲舍尔是以史蒂文·菲舍尔的名字命名的，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巴蒂文·菲舍尔是作者父亲喜爱的作家之一。

亲爱的妈妈：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尼古拉斯生日晚会的录像带。

他很喜欢你送给他的那件衬衫并且一直穿在身上。不长时间就会穿破，但是他长得太快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衬衫就会小的。

这一切都很平静。我已经在新闻中听到了那件事情，但是那是发生在西马蒂娜，离这五百公里的西诺河的对岸。我们这一切安好。似乎听说伊利诺斯州有什么麻烦--我不担心这件事会对住在卡萨思城的你有什么影响。毕竟，拉·帕兹的陆地比地球的陆地要大得多。

尼古拉斯正盼望着有一个小妹妹。还有三个月，在这样的天气里，我都熬不过去了。

我不喋喋不休了，我看了看屋里的陈列。我不满意，但是我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你怎样描述边缘行星的生活--即使这个行星最多也只是地球的百分之几的大小--人们回到地球才意识到我们不是同一太阳系？四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先人比大多数的地球人对拉·帕兹了解得更多一些。录像转播帮了一点忙，但是每周传播费用太高了，我们得意地给母亲看了十分钟的她的孙子三周岁的录像（是按地球时间计算的--在行星没有四季差别，我们不太在意行星的本分）。下一个录像要一直等到新生儿的出生才会看到。与此同时，

我尽量在信中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说明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情，即使的确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不可能解释，或者听起来令人如此担心以至于最好不提它--或者二者都不是。我想知道夏娃的女儿们在她们离开家以后给她写回信，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伸伸腰。也许我该睡个午觉。今天是行星的星期天--一个非常好的下午--不要着急（拉·帕兹每天是二十小时，所以当地的日期很少能和地球的时间吻合）。

尼古拉斯和我单独在房子里。尼古拉斯正穿着母亲送的衣服；我并没有夸大这个小男孩在这件事上的喜好（这是一件浅红色的条状衬衫，闪着亮光，非常花哨）。热情的尼古拉斯穿上它，足以证明这件具有异国情调的衣服一定是花了母亲的许多钱才从地球上送到的。萨姆在村子里踢足球。整整一周，他都在农场干活并且总是抱怨天气炎热；在他不工作时他每条路都能走上五里路，所以他靠跑步、踢球等娱乐来打发这炎热的天气。这里的其他男人们也是这样。他们都疯了。我猜想夏娃和她的女儿们可能都这样告诉她们的男人们。

布若特斯在高喊狂叫。布若特斯是我们的鹰龙。鹰龙--地球上的意思似乎有些像蜥蜴或栖息在地面上的鸟，尽管他们的进化的确与地球上的同类没有什么关系。

它们直立时几乎有一米高；经过进化它们的前骨已经退化。它们用短而硬的尾巴来保持身体的平衡。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有一张大而尖的嘴，什么食物都吃，食欲很强。它们的身体是由一层彩虹色的外壳包裹着。成年时体重可达二十公斤。在旷野里它们成群结队地奔跑，为首的是雄性，后面跟着它们的家族成员。没有配偶的雄性偶尔地也试图去争夺霸主地位；决斗是残酷的，用尖嘴和脚上的三个尖利的爪子决斗，胜者为王，败者常常被杀死。

像布若特斯这样争夺霸主地位的确是青年时期的辉煌。如果布若特斯发现有什么东西不动，它就会上前吃掉它；如果在爬动，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骗它，如果骗术失败，它会借机杀了它。假如它成功了，它也会用惯常的方式把它吃掉。这是一场决斗。是否人们会说“布若提斯在生活中的三大习性就是食物，交配、攻击”。

是否它已经意识到这种不同：它的眼睛，外壳都是血红色的，当它激动时你就会看到一块很大的垂肉会在头上立起来，就像印第安士兵的帽子。它叫声尖利，臭气熏天，从这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萨姆和我不太喜欢这种动物。

“布若特斯又在愤怒地喊叫，”尼古拉斯说。“当然，我的儿子对这种动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虽然只有三岁，还不会叫自己的名字，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走近动物--如果它用手去抚摸布若特斯，很可能就永远回不来了。”

“动物也是如此。”我回答道。当然，布若特斯总是狂怒--这一点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如果说它还能换种方式，我还猜不出。

然后拉尔夫开始狂吠。拉尔夫是这个农场除了我们和山羊艾莉之外的来自于地球的惟一猎狗。它是纯种的拉·帕兹猎狗。纯种意味着它们所有祖先都是狗。其中之一也许曾经是德国的牧羊犬。拉尔夫比布若特斯更温顺。除非什么事情的确值得称赞它从不狂呼乱叫，引起骚动。在这个星球允许饲养狗，因为行星进化远远落后于地球，除了狗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阻止怪兽们吃庄稼。最终也许会有一些行星上土生土长的动物可以代替狗来担当

这个责任。但是我们不想等上几百年时间来验证这件事情。

现在全体动物大合唱。艾莉在咩咩地叫，布若特斯的配偶和后代们正在骚动，每条路的几公里外都能听到。我想我能听到山谷上下的其他农场的动物们也加入到这场骚动。我站在椅子上，我的猎枪从靠近天棚的饲草架上拿下来（在这个房子里，枪被放在我们应该放的地方，尼古拉斯够不到的地方），我检查它并且上了子弹，我装满了一袋额外的子弹放在我的裤兜里。

“怎么啦，妈妈？”尼古拉斯询问道。

我不知道，尼古拉斯，但是我要查明这件事。现在你和格林尼呆在这儿，把门关上，等我回来，好吗？格林尼是一种长有六条腿，喜欢在自家墙上爬喜欢找虫子吃的蜥蜴，它除了虫子，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尼古拉斯对此没有什么热情，但是勉强同意了，必须这么做。如果尼古拉斯想出去，就没有什么办法把他留在家里。一台高精密的光学计算机控制台是这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上着锁的门已经是很豪华的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镇就是你可以信托的邻居们。但是有只锁在手边还是很方便的。

我尽可能安全地关上门，到了田里。这场骚动发生在农场的另一端，就在养鹰龙的棚子的旁边。我们把鹰龙棚子设计得离房子越远越好，以防听到动物的喧闹和难闻的味道，但是有风时，还是于事无补。我小心翼翼地沿着田间小路往前走，这里有轮作的谷物：绿色谷物、玉米等。当我往前走时，我惊异地看到一些小小的，四条腿的龙飞走了。这些谷物主要用于供我们食用；我们离城市太远没有地方可买蔬菜，我们的现成谷物就是这些鹰龙--活的，皮蛋等。布若特斯工作尽职尽责；它的家里有 30 个雌龙，它们生活得快乐。我们吃一些蛋而另一些蛋留作孵化。我们用隔离的棚喂养幼小的动物，长到丰大的雄龙我们留下来，它们也可以作为食品来吃。我们定期送一批到里约毛拉多或维那维拉。一些肉被运回地球上成为美味佳肴。

另外，在地球上还有出售鹰龙皮的市场。

当我看到这场骚动时我还没到田里，正走到丰路上。这时我想回到家里用对讲机求助。它是木狐怪，确切地说并不是兽类，它们很大。正因为此，当它站起来看我时，我发现它还很漂亮。它看起来有一种豪华，高贵的气息。如成年人一样高。

在阳光的照耀下身上披着一层蓝黑色的闪亮的外壳。它站在那，左右摆动，这样两眼才能看着前面的景色。以前我也见过木狐怪，猜想在这一节不可能有活的、野生的。也许本地找不到这种鸟。如果它们想来，有许多广茂的森林可供隐藏。它们凶猛，残忍，茹毛饮血。隔开木狐怪与鹰龙的是一块栅栏：这种动物非常聪明，一旦跳进栅栏内，那就完了，我们的其他动物可就遭殃了。

木狐怪决定不再理我，它高声尖啸，跳进了栅栏内，贴着地面顶开了栅栏柱。

其他部分已经没有意义，已经立不住了。这些幼小的鹰龙在棚子后面挤成一团，很容易就成了木狐怪的口中佳肴。在另一个兽棚里，布若特斯高叫挑衅，但是木狐怪很清楚自己的目的，不予理睬。

与此同时，当我正犹豫是进攻还是后退时，老拉尔夫跳进来助战。眼看着六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我不能继续让拉尔夫独自面对这种事了。我手中的枪并不是用来打木狐怪的，除非在短射程内，所以我冲上前去。

随着一阵惊慌，木狐怪抬起头。我发现拉尔夫的头从木狐怪的嘴里伸出

来，而拉尔夫的其他部分已经看不见了，看起来好像这个动物已经吞咽了可怜的拉尔夫。

尽管我知道它只不过是咬断了这个可怜的狗的脖子，这种场面使我非常震惊，但是我的思想还没有反应过来。我站稳脚，举起枪当木狐狸又袭击我时，我在二十米外的地方开了枪。

我的枪法并不差。我曾经打死过几只怪兽。如果我有只大枪，我就足能处理好一切事情。当开枪时，我保证有一发子弹射中了木狐狸的尖嘴，另一些子弹打中了它的脖颈。然后，我击中了它的右眼，当它转过头来，我用最后一发子弹打中了它的左眼。它仍然进攻。我想它受到这致命一击，一定不能继续进攻了。但是它还准备垂死挣扎。所以，我就朝安全的地方跑去，朝着田地的远处跑去。

但是，我错了。这个怪兽猛地向我扑来，尽管看起来已经没力气了，它还是一跌一撞地快速跑着，如果它径直向我扑来，我很容易躲开它，但是它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地跟我兜起圈子。于是我改变了方向，我顺着苹果树往前跑，但是这怪兽离我太近了，我感到了它的巨大的爪子已经从背后抓住了我。

正当我想：这个怪兽没有眼睛还能发现我？它忽然掉进了丛林中的灌木丛中痛得翻滚起来，它马上就要死了，我杀死了它。拉尔夫死得太快了没有感到任何疼痛。

我受了一点皮肉之苦，有几个栅栏柱也丢了，一些谷物踩得满地都是。最终羊群安全了。忽然，我突发奇想，我可以把木狐狸的皮卖个好价钱以弥补损失，收入一定很可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这场激战结束了，我的未出世的女儿也有动静了。她一定是个可爱的孩子。我对萨姆说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他很赞赏这个主意，有些小家伙会在肚子里踢上五至六个月。这种力量驱使着我，我该回到房里歇一会了。我开始考虑萨姆回家时我该对他说些什么？我能若无其事吗？拉尔夫若是不死，它会一直跟着萨姆并且会对主人忠心耿耿。我返回房里。这时伤口隐隐作痛，我该给它消毒。

接下来布若特斯安静了一会，不过一会又开始咆哮起来。你要干什么？我问他，并且掉过头去看兽棚。在那我看到木狐狸又回来了，正站在林子边，用那两只具有穿透力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不，这时我意识到这不是我杀死的那只木狐狸。这是另一只，长得又高又大，身上披着一层红黑相间的甲壳。我想起来了，这些怪兽通常都是成对出现的。

噢，詹尼尔，我想，大难临头了。当然我手里还拿着枪，尽管已经没有子弹了。

于是我去裤兜摸子弹。

我的裤兜已经不在。当这一个木狐狸又向我袭击时，把我的裤兜撕掉了。子弹撒满地，假如我去拣子弹，估计一个小时也拣不完。现在可不是拣子弹的时候。

虽然屋子里还有许多子弹，但是危险就在眼前我能回屋吗？我看看房子四周，看到了我最不想看的景色，我的儿子尼古拉斯正骑着马向我们奔来。

“尼古拉斯”，我喊道，希望把鹰龙和山羊艾莉带来。“马上回到房里去！”

“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尼古拉斯兴奋地问道，快马加鞭飞驰而来。

木狐狸正慢慢地，警觉地从丛林中走出来。

詹尼尔·威尔逊，我想，你都干了些什么啊，你把事情全搞乱了。那个

怪兽会杀了你和尼古拉斯，以及还差三个月就要出世的孩子。然后再杀了栅栏里的所有宠物的，假如它不杀萨姆，当萨姆一个人回家时，没有武器，没有防备，当他看到家破人亡时，他真是生不如死--如果你只是呆在家里--如果你不逞能，好好呆在家里；或是遇到危险能回到家里请求援助而不是让拉尔夫的死把你牵进这场激战，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从这种伤感中摆脱出来。现在，我该怎么办？假如我向木狐怪开枪，就像当初救拉尔夫那样，也许木狐怪会分散对尼古拉斯的注意力。假如我用计放了艾莉，也许她会吸引木狐怪的注意力，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逃跑，或者假如--

当然，布若特斯，那个臭气熏天平时被宠坏了的家伙根本无法应战。那个屁蛋在大雨中浑身湿透了，大声喊叫着向木狐怪挑战，不一会就败下阵来，落荒而逃。

仅仅一个木狐怪已经是布若特斯的四五倍那么大，对木狐怪来说，布若特斯也不是什么好对手。我可以把布若特斯放出来，让它们两个撕打，那时尼古拉斯和我就有时间安全地回到屋里装上子弹。然后我就请求援助--没有更好的办法。要枪要炮！

叫巡逻队来杀死这些怪兽。

就在我心里盘算之时，那边的木狐怪似乎也在思考先从谁下手，好。我悄悄地来到了树林的尽头。现在我躲在这个怪物后面。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举起没有子弹的手枪并把枪顶在一颗苹果树上，然后从田地里一路小跑来到了布吉特斯的栅栏旁。

我的腿不听使唤，我跑不了多远。我围着栅栏转圈跑以迷惑木狐怪，它仍站在那好像在琢磨从哪个方向追我。我向门口跑。木狐怪又绕到另一条道上，这对我非常有利；我拔出门闩使劲把门打开，然后躲到门后面。这道门根本阻挡不了木狐怪这样凶猛的怪兽，但是毕竟我感到有一点安全感。

这时布若特斯慢慢地出来了，把脸从一边转向另一边就像他的对手一样。木狐怪这时也停下来，这两个怪物站在那双眼凝视。当你惹怒布若特斯时，它头上的冠就直立起来。此时，木狐怪比布若特斯高一倍，但布若特斯长的更结实。不过木狐怪仍然比布若特斯重一百多公斤。布若特斯继续高声尖叫，木狐怪也在长鸣，不过木狐怪的长鸣比布吉特斯的尖叫更刺耳，更令人毛骨悚然。

忽然布若特斯猛地扑了上去，它跳到木狐怪的脖颈上用它的尖嘴狠啄木狐怪的喉咙。木狐怪倒了一下去，使劲摇摆着身子想把布若特斯甩出去；它来回打滚用它长有巨大的利爪的脚猛踢布若特斯，就好像鹰龙在给自己挠痒痒一般。我急急忙忙沿着栅栏跑，想跑得远远的避开这场战争。尼古拉斯已经快走到我面前了。我也跑到了刚才他站的那个地方，我回头看着这两个怪物厮打的地方。我发现战斗已经结束。

本狐怪正在地上打滚，头部受到重创，布若特斯正站在那面对着我们。它左右摇晃着把身上的泥土和血抖落掉，并且发出了胜利的尖叫。

我和尼古拉斯站在那儿，正在核计应该做些什么。布若特斯刚刚杀死了那只怪兽。它救了它的家，也许也是我的家。第一次我的感情有了变化，对它有一种深深的同情之心。

“你真行，布若特斯！你杀死了那个凶猛的家伙！”尼古拉斯高兴地说。

布若特斯正凝神看着尼古拉斯，就好像看到它和尼古拉斯之间的障碍溜

出了感到欣慰一样。我决定慢慢地退回来。也许我该回到房里用我的麻醉枪把它击昏，把它放回到棚子里。它太野蛮了，如果把它放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往后退了一步，但是尼古拉斯却向鹰龙跑去。“我喜欢你，布若特斯”，他一边拥抱着英雄鹰龙一边说。布若特斯站在那儿，快乐地晃着脑袋，它的嘴上还残留有木狐怪的血迹，它的味道闻起来还是那么难闻。

“尼古拉斯，让我们把它们放回到棚里，好吗？”我建议道。“现在把它领到这儿，过来！”当我关兽棚时，我一下子把尼古拉斯从棚子里拽出来，并随手把门插紧，把布若特斯留在里面。布若特斯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叫，但是为时已晚。

我们回到房里，尽力不谈拉尔夫的死。我打了几个电话，半小时后刘医生的直升飞机已停到了院子里，同来的还有萨姆和国外的几名医学专家。医生检查了我的伤口，建议我不要着急，静静地等候着孩子的出世。我给尼古拉斯洗个澡，把他放到床上，这时萨姆同他的狗去告别。

晚饭期间，我们三个人又谈起了这件事，特别是尼古拉斯与布若特斯的关系改善。当初布若特斯不喜欢尼古拉斯，也许是因为这件衬衫，这件衬衫的颜色太鲜艳了，也许因为尼古拉斯对自己非常自信，不害怕动物。也许尼古拉斯的身体太小了。

也许……

我们花了几千年才把狗训练成家畜；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把布若特斯训练成像狗一样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而不仅仅是食肉动物。人类在拉·帕兹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一个世纪。我们正在尽力寻找一些方法来适应这一切。医生说我不需要进一步观察，他已经吃完饭了准备离开，这时天已经黑了。

我们把卖木狐怪的皮的钱分成两半，其中的一部分留给我的儿子尼古拉斯和他的妹妹，给他们存起来以备后用。我想有一天他们能把这些钱派到好用处。噢，萨姆在足球比赛中又进了三个球。这是我给母亲信中需要增加的一条。

## 假腿女士

帕勒·梅

[作者简介]

帕勒·梅曾因此短篇获一次大赛奖。先前作为决赛选手，她在《WOTF》杂志的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优秀的作品《共鸣》。令人欣喜的是这篇《假腿女士》，使她渐入到文学领域的佳境。

她的父亲是俄亥俄州保龄格林大学的一个系主任。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曾获过诗歌、歌唱和绘画的奖项。她还参加过州一级的英语和几何大赛，并加入了一些科学社团。她上大学时已是一名国家级功勋学者了。

她的丈夫大卫在英格兰南部时是一名庭院设计师，后来又在伦敦社会大学做了七年的管理工作。她、大卫和两个女儿居住在俄亥俄州。

她在看到敌人之前，就远远地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边发射炮弹，边放着烟雾。她坐在队伍中间的战地车里，听着敌人行进时发出的隆隆声，因为她还没有感觉到大炮冲破充满血腥的烟雾，此时，她还不能确认超级坦

克的到来。那一刻，战争便是一切。

敌人的机器向前行进着，枪炮和火箭都阻挡不住，他们把吉普车、士兵和装甲车压得像苔藓一样扁。突然一辆巨兽般的敌人坦克减速去压撤退的步兵，她马上让工兵从侧翼发起进攻，但被“巨兽”的驾驶员发现。她眼睁睁地看着杰伯逊被卷入到铁链之下，接着是那个叫印路的（或称为路的，她和他们接触不多，甚至连名字还记不清），然后坦克转向了她，她急速地驾驶战车像只瓢虫那样地后退，径直冲进了沼泽的烂泥里。

她拼命地把战车的电线从自己身上拿开，使劲抽出那条好腿，但那条受伤的腿却不那么听话，它被卡住了，战车的金属残片吱着发出刺耳的声音，她在下面挣扎着，尖叫着，尖叫着。

珍猛地惊醒，噩梦般猛地尖叫着，哽咽着。连床单都湿透了。她需要用水泼去恐惧，但梦中极大的痛苦使伤腿颤抖着，她清楚此时最好不要勉强起来，她在床上翻了一下身去看钟，快到10点了，她记得在5点的时候对过钟了，不愿睡得太早，可结果还是早早就睡了，还做了噩梦。

珍拉开被子，把脚拉到床边。小心翼翼地把身体的重量移到脚上，慢慢站起来，曲膝而后又伸直，假腿里的电子装置反应很迟钝，但最终假腿还是支撑起了她。她一瘸一拐地走到洗漱间。

打开洗漱间的水龙头，一滴水都没有。她又试了试淋浴，也让她同样失望。供水又减少了，连食物也实行定量供给，她已记不清最后一次定量供给是哪一天了。

她来到厨房，在水槽里放了一只碗，打开水龙头。水来了，缓慢而细小的水流，滴了半碗水，珍就关掉了水龙头。每天她只有三加仑的供水量。她捧了一点水放在嘴里，又用剩下的水尽量把脸洗净，然后用惟一的一条擦餐具的手巾把脸擦干，珍想她该把上次的日期画掉，以便能知道下一次定量供给是哪一天。

珍绕到厨柜旁边，看到了认认真真做过标记的日历悬挂在那儿，她马上想起那是去年的了。日历边上的五锁门都有铅笔涂抹过的痕迹，她知道那是她的笔记，但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珍的邮件箱里的那个公共信息系统响了起来，还伴着闹人的叮咚声，这就意味着，区内市场正在营业。珍又看了一眼那些五锁门，看看是否她已在定量供给的日期和市场营业日期上做过标记。她走到厨柜的前边，拉开门，架子上空空的，她又打开里边电冰箱的门，也什么都没有。

珍感到脸上冒出了汗，身体也在发抖，就像手臂也通了电似的。她需要盒烟，那使她不得不去市场。

珍拿起两个空的线兜，把它们夹在腋下，又从厨房柜里拿出信用卡，插在牛仔服的口袋里，她跛着脚穿过兼起居室与餐厅于一件的小屋来到出口外的小间，拉开公寓的里门，之后她浑身的肌肉就开始抽搐，双臂下垂，呆呆地望着那扇防止陌生人进的防弹门。

她已经嗅到了陈旧的人类的气味，这种气味无处不在地弥漫在地下工事里，政府挖掘这个地下工事以替代曼哈顿狼藉的残垣断壁，在华盛顿军事医院被遣散回来时，闻到的就是这种气味。渥瑞斯，退伍的塞克叫它新城。在这里很可能人口过于拥挤，战备又不完善，存在好多不便，但新城在防弹方面却是让人放心的。假腿不停地摩擦使珍意识到居住在如此一个安全地方的重要性。



珍努力把里边的门关上，然后才去转动外层门的把手，当防恐怖锁喀啦一声打开，她使劲地推了一下门，伴随着震耳的噪音门被撞开了，沉重地撞到阴暗的走廊的墙上。

珍刚进门，突然瞥见个身影一闪而过，她迅速地转过半个脸，做好防御的蹲伏姿势。这个复杂的动作使假腿里的电子装置不堪重负，人工腿也一下子失去了控制，珍禁不住手足伸开跌在了走廊里，线口袋也飞了出去。

刚才开门把珍吓了一跳的那个邻居，此刻也吓得扔掉了手里拎的垃圾，赶紧跳回自己的房间，升降机里珍挣扎着找到一个地方坐下，假腿由于过分地压迫而颤抖不止，她除了坐在那儿喘气，什么也做不了，任敌人的进攻吧，她无可奈何地伸手去擦假肢吊带上的灰土。

“你没事吧？”

这几个字的声音很小，可珍却好像听到了大声喊叫一样跳了起来。那个邻居想出来，极不安地扫视了一下走廊，像是在期待着危险发生似的，然后走了过来，伸出一只手给珍，想要扶她，珍却感到一阵紧张，以至从面部到胸部的肌肉都扭曲了。

她闭上眼睛，认为不去看，可能摸一下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也许你能站起来。”那个女人架着珍的一只胳膊。

珍的全身都由于这一接触而僵硬了，在人群中偶尔地擦碰一下就已经叫人无法忍受了，这有意识的触摸简直就让人毛骨悚然了。自从珍来到了新城，她就开始避免与人接触。至于为什么这样，她也说不清，总之她已经好久不过多地探究陌生地方了，不论什么原因，陌生总让人不安。

“准备好了吗？试着站起来。”

邓居女人放开手，珍向前踉跄了几步，努力依靠那条好腿站稳，假腿不自然地来回悠荡着。珍小心翼翼地把塑料脚平踩在地上，再慢慢把身体重量移过去，腿在微微地颤抖着，但最终还是站稳了。那邻居们注视着走廊，突然，她放下了珍的胳膊，弯腰拾起垃圾，迅速返回自己的公寓里，拉上外层门，亮而黑的眼睛还在不安地来回扫视。她看了一眼珍，又递过来了一个短暂的微笑，然后就把门关死了。

珍也不自然地点了一下头，浑身还在发抖。她听到门闩上的声音，又听到好几道锁叮当作响；一直到都锁上，最后又听见关里层门时压力阀的滋滋声。珍尽量赶走脸上的紧张，转过身，谨慎地锁好自家的门，拣起摔在地上的购物袋。一瘸一拐沉重地走过低矮天棚的通道，一直来到反恐怖门，这些门就是隔断市场和居住区的。

珍踏上门前的压力盘，然后门就自动打开。她才移到中间的盘上，后面的门就关上了。她等待着安全摄影机用几个焦距给她拍完了照片，然后就靠在内层门上，等一切正常的显示响起来，就等外层门的开启了。“放行”的显示器亮了起来。珍就跳到厚重的外层门边，双手扶住以免晃动，门打开了，她主要依靠那只好腿走到了走廊里，待假腿里的电子装置都恢复常态后，她向市场大厅走去。

在门上的警告装置消失前，珍已经走出去几步了，她回头看时发现，自动关闭系统已经失灵，门就那样敞开着。珍觉得这样太危险，就转身回来推门，她的力气推一扇AT门来说还可以，但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却无济于事。珍喘着粗气，使劲摔打了一下。

“夫人，我可以帮忙吗？”

珍迅速转过头，看见一个络腮胡子的强壮商贩，他的货摊就对着门，珍怕极了，但她极力压制住这种感觉，退后几步，小贩用右手轻易地就关上了门。

“恐怖夜早就不存在了，我们不该再躲躲藏藏了。”

“当然，我觉得生活挺轻松。”珍尽量装出友好的样子。

小贩笑起来，轻轻地拍了一下珍的肩膀。珍惜不自禁退了一步，那个人并没有在意。他回到他的货摊旁。珍向着食物摊床一拐一拐地走去，心里还充满着小贩那友好的笑脸。她想看看是否他会像其他陌生人一样，在她不看他时突然变成遗憾的表情，可小贩依然在看她并向她摆手，珍尴尬地红了脸，也向他看了看，迅速地走开了。

蔬菜水果商那里有了新鲜的水果，并且不限量。珍耐心地排着队，她把抚恤金节省下的那些钱都买了那些干巴巴的，布满黑斑点的苹果，要在她母亲的厨房里这种苹果早就不假迟疑地被扔进垃圾桶里了，她尽量不去想她母亲。在离开水果摊时，咬了一大口苹果。水果有一股新鲜的空气的味道，味道像阳光照射过的土壤一样可爱。珍自从被遣返时就再也没有见过太阳。

“参加海军，那样就能见到太阳了。”她不假思索地大声说着，旁边的人好奇的目光使她很难过，喉咙里堵得喘不过气来。她跌跌绊绊地赶快走开，就像突然间遇到危险一样，甚至都碰倒了人，有人在向她气愤地大喊，她也顾不了，跳了出去，停在一个亭子旁边，努力平静一下自己的神经。

“简直就控制不住了。”她嘟哝着，咬紧的牙齿使声音更加低沉。她背对着人群，越过亭子的墙壁，她看到窄窄的架子上整齐地摆着一些可爱的黄色的小方块，渐渐地，她胸部的疼痛减轻了，心跳也慢下来。她知道那些小方块是黄油，尺寸正合适放在一片面包上。战争之前她曾有过一个奶牛场，不锈钢的围栏使它光芒四射，奶牛的呼吸使它生机盎然，搅乳器一刻不停地上下搅动。她把目光移到架的下层，上面摆了些小奶酪，简直就像鱼饵一样，她想，当然，事实上比鱼饵还要大点。

她邻居的那双锐利的眼睛突然闪现在她的脑海中。

一只老鼠，一只被吓坏的小老鼠。这一次她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控制，每人都有自己的灾难。

她记起了那一下接触。在她离开战争，告别地雷、诺姆和医院之后，她曾去乡下那间不整齐的农舍，那是朋友们买来准备退休时用的，可因为形势所迫，她却不得不暂去那儿一遇，在安静的村庄，那儿没有炸弹。房子又大又结实，就是理想中的家，非常安全，父母站在门廊里，她拖着沉重的假腿一步步艰难地爬上台阶，摇摇晃晃地走过不平的地板，伸手去拥抱母亲，可母亲却躲开了，父亲严肃而又一言不发地站在一边。

母亲已做好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上帝知道买那么多的食物要花去几周的抚恤金啊，所有的食物都是用来恢复珍的体力的，可绝大多数她不喜欢。吃完饭，母亲一个劲地谈论饭菜或政府。新闻节目开始时，她又一个劲地谈论电视，兴奋得喋喋不休。父母却一句话都没说过。那晚炸弹炸了远处的城市，在它们呼啸飞过时，打破了乡村的安静。第二天早晨在父亲醒来之前，珍就离开了家，来到旧城废墟下防空新城居住了。在她狭小的公寓里，她从不与人接触，那位老鼠女士还是第一个人。

珍把手里的信用卡递给了卖奶制品的小贩，其实她一点都不喜欢那样的奶酪。

珍已经按过门铃了，看来老鼠女士还不愿意开门。珍正试着喊开她的门。走廊里的灯一明一暗，表明珍的高声叫喊，已惊动了其他公寓里的住户。

“我住在对面，我从市场给你买了些东西，可你的邮箱里又放不下，我只想把它们交给你，并不想进屋去。”

好几扇门都打开了，陌生的脸孔瞥视着珍，有的好奇，有的气愤，可都面带恐惧，珍觉得喉咙堵得慌。她转身跑回到自己的小窝，但一个开门的响动又让她止住了脚步。门吱吱地响着，珍强迫自己转过脸去面对那双从门与窗例柱之间射过来的眼睛。

珍举起两个苹果和一个纸卷，里面装的是奶酪，“我只想把这些给你。”

老鼠女士看到食物，苍白的嘴唇环成了一个圈，然后又皱起嘴，锐利的目光迅速地从走廊的一端扫到另一端，“为什么你要给我那些东西。”

“我去市场的时候，想也许你也想买些东西，我不愿你挨饿，你帮过我的忙。”

那双乌黑的眼睛停止转动，静静地看了珍一秒钟，“等一下。”

门关上了，珍等在那儿，感到自己有点愚蠢，终于门上的链条一道一道地被解开，门开了，一只颤抖的手一下伸出来，还握着一个干净的纸包，手掌向上张开了。

珍接过纸包，把手里的奶酪放在手掌上，门咣当一下关上了。

珍向四周看了看，其他的门都关上了，她瘸着腿走到自己的公寓门前，一层一层打开门。她心存感激地坐在了惟一的一把椅子上，慢慢地打开那个小纸包，里面放着三个茶叶袋，这不禁让她高兴得哈哈笑出声来。

市场每周营业两次，珍一次购物就能满足一周所需，即使在定量供给的日子里也不例外，所以在第二个市场营业日珍没出去。广播时断时续，通常报的都是战况。

这些报道大多是战时的录音记录。新城的电脑网络很落后，而且经常中断，但要了解图书馆的信息还是可以的。珍如饥似渴地读着孩童时没有读过的少儿故事书。白天里她一会儿看书，一会儿打盹儿，所以晚上很少睡觉，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近一周。

她发现白天睡觉是不容易做噩梦的，还喝了一袋邻居送的茶叶。

一周之后，又是个市场营业日，珍刚开门，就被地上一个破旧的纸板盒惊住了。

就像炸弹那样大的纸板盒。她迅速卧倒，匍匐后退，向后退在椅子边站起来，她把椅子放在自己和门口处的炸弹之间。当她伸手去够椅垫时，脑海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芒，还好像闻到了刺鼻的燃烧塑料和人肉的臭味，她的腿开始痉挛，不由自主地蹲下身，双手抱住了头。

四周一片寂静，耀眼的火光渐渐消失了。珍放下两手，窥视着椅子那边的纸盒，突然感到眼前一动，原来对面的那个邻居正半开着门，一双黑眼睛正向外偷看。

这原来是件小礼物，而不是什么危险物，就这么简单。知道后，珍感到一阵放松。她低下头，等着头晕的感觉消失，然后费劲地站起身，走到走廊，弯腰拾起盒子。盒子很轻，里面的东西还发着叮当的金属声。珍站直身子，向老鼠女士的门笑了笑。

“我要去市场了，想带点什么吗，就放一个字条在我的邮件箱里。”

珍把盒子拿进屋里，放在堆满东西的桌子上，放下盒子时，闻到一股怪

味，觉得好像在哪儿闻过，可又想不起来，她小心地打开盒子外面层层包装。

盒子里放着一些白色的塑料盒，一些上面有很多灰尘，珍摸摸其中一个，发现它们并不是连在一起的，她小心地拿出来一个，那小方块实际上是金属小罐的盖，珍仔细地端详着，忽然她意识到这些是香料盒。第一层下面还有一层。她逐个打开盒盖，闻完一个小心盖上，又闻下一个，每个小盒里的香料都不一样多。有的满，有的已空了一半，然而即便最少的一盒，也要花光她一周的抚恤金。总之这些香料值很多钱。

闻过后，珍又慢慢地重新盖好，想着该怎样藏好她的这些宝贝，新城里顷刻间好像充满了威胁：老鼠，蟑螂，小偷。珍站起身，抓紧纸盒，打量着她简陋的家，心跳加速，最后她的目光落在厨柜上，迅速把盒子放进烤箱里锁好。老鼠女士的礼物仍散发着香味。

邮箱的铃声响了，珍走过去看显示器，发现里面有一件东西，珍打开四道防弹锁，邮箱门打开了，她伸手进去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信封，这使她想起了母亲写字台上的那类东西。

珍想起了写字台，想起了堆满信封的分格，胶水，钉书器，装满钢笔、铅笔、小夹子、橡皮等的抽屉，还有那从分格曾落的纸张中散发出的淡淡的墨香，她猛地撒开信封，从记忆中挣脱出来，里面信纸上打印好的一份购物单和折好的两百美元。

珍注视着那些钱，已记不清自己最后一次看到现金是什么时候了，这是商人们都不收的现金，所以珍还需去银行一趟。她把信纸和钱塞进口袋，向门走去。脊背一阵发凉，可她还是强迫自己鼓起勇气走出去面对那些陌生人。

不借助那个留胡子的小贩的帮助，珍回来时就无法通过 AT 门。她一瘸一拐地拎着沉重的三大包食物。她抱一包放在自己门前，然后拎着另两包晃晃地走到老鼠女士门前。

那小女人听到门铃响立刻就过来开门，她抬起眉毛向外看，当看到珍递过来的两个包时，又皱起了眉。

“这些不止两百美元。”她接过包时说。

“我多买了些，感谢你送我的香草。”

“你不必那样做。”黑色眼睛不停打量着，不时看着走廊的两端，然后又回到珍发红的脸上，“你不该拎这么重的东西。”

“这对我有好处，我需要多些锻炼。”珍转过身，按了按假腿的吊带处。老鼠女士的声音颤抖着：“你愿意……我可以给你倒杯茶吗？”

珍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她努力转过身，使自己坚强地去面对小女人的目光。用斯文的方式表达拒绝。她看到那只眼睛时，觉得甚至更可怕。她放下东西，满不情愿地进去喝茶。

起初只是准备煮茶和其他食物，当她们坐下来越过水的蒸气和三明治，对视彼此时，又无话可说了。珍呷着芳香的茶水，吃了一块又一块精制的三明治。

“你饿了，我再给你做些。”老鼠女士把自己的椅子从桌边向后推开。

“不必了。”珍的话音很小，“我是说这三明治很好吃，但我并不那么饿，我是……我想我是太习惯一个人生活了。”说完时，她已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

小女人重又坐下来，疲倦地微笑着。“是的，独居使人的神经都变坏了，

我觉得不和家人在一起简直太难了。”

“都被炸死了吗？”

老鼠女士把目光转向一边“不，我只是此刻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你呢？你没有家人吗？”

“我有家人，或者说曾经有过，只是他们和我在一起觉得不舒服。”

“是因为你的伤病，还是因为你负伤的原因。”

珍立刻局促起来，“哦，我想都有吧，爸爸从不说一句话，开始，妈妈说的都是说她已告诉过我不让我去。后来她又总说我还有漂亮的脸蛋，一遍又一遍的说，就像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她不停地发着同样的唠叨。她闭上眼睛用颤抖的手捂住脸，尽力去挡住那些回忆。

小女人不出声地坐了一会，然后温柔地安慰道，“你一定是自愿参军的，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十四岁，另一个十七岁。如果疯狂的战争不停止，大的就要服兵役了。

珍放下手。“停止战争？半个世界都在打仗，怎么停止？”

“如果人们能吃饱饭，战争就会停止。”

“听上去，像是在讲道。”

“是吗？我不这么想，我没有责任向任何人传教。”

珍咕哝着，“我并不想伤害人。可知还是伤害了。我好像不能和谁交谈。我不记得该怎样更好的和人交往了。”她突然站起身。

老鼠女人也站了起来“你没有伤害人，你是被伤害的一方，希望我没有冒犯你，希望你能再来。”

珍盯着这个矮小的女人，“你没冒犯我。”

老鼠女人的嘴唇痛苦的扭曲着，“你也许会吃惊的，我请你离开。”

老鼠女人打开那些繁杂的锁和链条，“我忘说了，我的名字叫珍·贝克尔。”

“认识你很高兴，珍。我叫……”老鼠女人停住了，想着什么。“我想没关系，我叫玛格利特·温娜。”

“哦，温娜夫人，如果您想下周和我一同去市场，我不会介意的。”

小女人的手紧紧握着门把手。“哦，不，不安全，实在是不安全。”

珍恼怒了，“如果联军来了，我想会得到警告的。”

“联军？”温娜夫人推开门，在让珍出去之前看了好一会走廊。“同志，我总是很少担心。”珍走出去，转过脸，“你害怕的不是同志吗？”

“不，以前，我……”颤抖的声音吱唔着。温娜夫人盯着地面：“我做过不该做的事，他们一定在找我，要惩罚我。”

珍看着那苍白，痛苦的脸，“什么事？”

小女人不愿看到珍的目光。“不好的事。”她小声说道，关上了门。

不好的事。这几个字在珍的脑海里回响着。她一动不动地依旧站在已经关死的门前，又陷入了充满战火和鲜血的回忆。她发抖了，她努力站稳身子，在她走回至自己的门前时，仍在想着老鼠女士所说的“不好”是什么意思呢。

珍要为两个人购物，从市场拿回那么多东西对她来说不是件易事，她还是宁可那么做，就当作付茶水的费用吧。银行问她现金的来源时，珍说一个老邻居不信任银行，这个回答使银行的办事员很满意。

无论什么时刻，珍过AT门时，留胡子的小贩都要搀扶她的肘部，总是那么高兴，却毫不注意珍的局促。一段时间以后，珍发现她已习惯小贩为她

做的一切，尽管她仍不能很自在接受他的行为。她从没做过任何事值得小贩对她这么热心，更糟的是他的举动倒使她不安。她开始感激那个男人了。

一天从市场购物回来，珍走到小贩的摊床前，下决心要回报一下他的友情。他正在那打一个顾客的信用卡，但还是发现珍正睁大眼睛看着他。结完账后，他转过身面对珍。

“我来为你把东西搬到门那儿去。”他自告奋勇地说，伸手去提东西。

“不！”珍大声地说着，她甚至被自己的声音都吓了一跳，“我想……我该买些东西给你。”

小贩的风趣不见了。他摇着头，“你不必那么做。”

珍看着货架，他的眉毛抬了起来：“桌布，你卖桌布。”她笑着抬起头看着他。

他也回应着她的微笑，把大手轻轻的放在一叠桌布上，“不像你想像的那种饰带商贩，是吗？我喜欢桌布。我母亲的骄傲和乐趣就在于她收集了好多精美的桌布，另外我的大部分顾客都是女士。”他又眨了眨眼。

珍又低头向下看，她从一个货架到另一个货架，故意在寻找她能用的东西。

她感到脸发烧，假腿也开始抖动了。

“都很贵，是吗？”小贩问，“在原料缺乏交通被毁的情况下，即使地方上加工的东西，价钱也高的吓人。既然你知道了我卖的东西，下次你需要桌布就知道到哪儿去买了。”

珍颤巍巍的手伸向了一块她并不想买的洗碗布，但却拿回了一块小的，手工织的桌布。那精美的图案，轻淡优美的色彩就像老鼠女士家喝茶时用的桌布一样。珍努力控制住自己想看价签的冲动。

“请买这块吧。”当他把桌布从她手里拿开时，她胸部的压力减轻了。

“我从没想过你会喜欢紫色。”他接过她递过来的信用卡，并把它插进读卡器里。

“是给我邻居买的，我为她购物，购物回去，她就请我吃饭。”

“她为什么自己不来？”

“她隐藏着，我不清楚为什么，她害怕出来。”

“人们需要偶尔出来走动走动，即使怕人。”他递回信用卡，小心地用回收纸包起叠好的桌布，“我一向以为您是在为您丈夫买这么多的食物呢。”珍突然抬起头，“我……我从没结过婚。”

“我也是，”小贩兴奋地回答着，把包好的布递过来，“像您这么漂亮的脸蛋总会吸引许多异性，我敢打赌。”

漂亮的脸蛋……从一个小贩嘴里说出妈妈说过的话，把珍带回到了过去。她盯着马克，马克和她开着玩笑，露出诚实的微笑。就在炸弹将他们分开的一刹那，他的脸上布满了惊奇的表情。她的脚踩到了一颗榴弹，向前倒下去。她使劲闭上眼睛不想看到下面的场景，可还是看到了他脸上露出困惑和痛苦，还有恐惧，那是在他看到她抬起手将手枪对准他的额头时表现出来的。那以后便只有鲜血了。

珍觉得自己正趴在水泥街道的中间，她挣扎着要站起来，不安地向四周看着。

没有围观的人群。小贩正帮她在大腿上扶正两个包，一面还仔细地叠好桌布放在一个包里。他一只胳膊夹起一个包，送给她一个灿烂的微笑。

“好了吗？我把这些东西给你送回家吧。把假肢里的绳结取出来。出来买食品走得就够远了，又拿了这么沉的东西回去，路就显得更长了。很难啊。”

他穿过人群来到珍所在居住区的 AT 门前。他把两个袋子都放在一个强壮的手臂上，用另一只空手，转动曲柄打开外层门，又用腿顶住直到换用右肩顶住。

珍走过门道，转身用臀部顶住门，伸手去接东西。

小贩的微笑换成了温柔的表情，“我愿意送您回家。”珍摇摇头，“我现在好多了，谢谢。”

他递过一个袋子，“您想怎么样都可以，贝克尔小姐。”

珍的手指变得冰一样僵硬。她差点把东西摔在地上。她抬起头来盯着这个男人的脸，好像在从战争的回忆中搜寻着什么。

他又笑了笑，露出了牙齿，“您知道信用卡上是有名字的。”他把第二个袋子递了过来，“下周来买东西时，请在我的小摊站一站。我想用一样东西帮您搬运。

最好把这些门关好，否则报警器会响的，再见吧。”说完小贩走开了。

她的臀部靠在门上，门开着。“你叫什么名字？”焦急使她的声音像是在大喊。

小贩也喊着回应道，“莫凯，女士。”又露出牙齿来笑了笑。

珍眨了眨眼睛，做出一个温存的微笑。“谢谢你，莫凯先生。”

“愿意为您效劳，贝克尔小姐。”笑容像刚才一样温柔。

珍的笑容消失了。她和气地说：“我曾有过一个男朋友，莫凯先生。”

他点点头。“并且还会有一个，贝克尔小姐，只要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珍走过门道，门在他俩之间关闭了。她跛着脚走过里层门进入到大厅。

想着男友不是马克的情形。她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

喝完茶，珍羞怯地把买来的礼物递给老鼠女士。温娜夫人很讲礼仪地打开桌布，坚持拿起茶具铺上新桌布。

在温娜夫人重新坐下喝茶时，叹息道，“我原来也很喜欢购物，我真希望那不是件很危险的事。”

“他说您应该出去。”

“谁说的？”

“莫凯，我是从他那儿买的桌布，是他帮我拎东西，开门。不管我有没有求助于他。他说即使恐惧的人们也应时而出来走走。”

温娜夫人看上去很困惑，珍又补充说：“我不得不解释您的现金和额外买的东西时，我说你上了年纪，并且害怕银行，害怕外出，我想你不愿让我说得太多。”

“我从没考虑过你还需要解释现金的事。真是抱歉。”

珍没有回答，她盯着自己的手，尽力在回忆着什么。她一定是把买的东西失落了，莫凯一定把食物拣起来了，可她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所有她能记起来的只是一闪念。

温娜夫人轻轻地喊着她的名字。珍突然惭愧地说，“我跌倒了，他听上去像我的母亲一样，我以为他就是马克，我跌倒在市场中间了。”

“你伤着没有？”

“什么？”珍盯着这个女人，不知她在说什么。

“你跌倒时，有没有伤着自己？”

“噢，不，假腿失灵的时候，我总是塑料造的膝盖先着地。不怎么痛。”  
温娜夫人同情地点点头。她吞吞吐吐地试探着，“恐怕我不知道马克是谁。”

“是的，谁是马克？首先他是我的教官，后来成了我的朋友，然后成了伙伴。”

当战火最后烧到欧洲，我们被编成一个特殊的小队。在我们各自的阶级里，我们都是国家的佼佼者，明白吗？所以他们让我们组成一个小队，训练我们。他们叫我们‘杰出的查里’小队。我们干得很出色，的确很出色。但他却一时疏忽了，结果送了命。”她皱起眉，“不，不仅仅是那样。”

她向远处看去，被自己回忆中漏掉的细节困惑着。“事实是，他试图站起来，但根本不可能，他正好踩在地雷上，腰部以下什么都没有了，他不停地说，‘我站不起来，帮我一下，布拉娃’。我该怎么办？他不会喜欢自己没有腿的样子，所以在他清醒之前，我就向他开了枪，我是不得已的，上边的命令是不要把自己的伙伴留在敌人那里。”

“布拉娃？是你吗？”温娜夫人的声音有些沙哑。

“战争之前，我第一次被授予头衔，他们就开始叫我布拉娃·贝克尔。每次我有了战绩，马克就叫我‘布拉娃·贝克尔’。他的姓是查理斯，所以我们叫‘布拉娃--查理’。”

“你是那种叫突击队员的吧，在战线后方战斗的。”

“在敌人后方，就像他们也在我们的后方一样。”野营军的景象又闪现出来，“我们很出色，但情报却不行，我们是首批开赴欧洲战争的，也是首批和那儿的人接触的。”

情报说野营军已经离开，他们潜入酣睡的俄国兵营，士兵惊起，慌乱的摸索着自己那老式 M16 型机枪，可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早已用先进的武器将他们歼灭了。俄国兵一点机会都没有，他们的随军家属也一样。布拉娃--查理小队退回到司令那报告说不再有侵入部队了，只有零星的几个灾民，司令说继续前进，打遍全世界，直到诺姆城。

珍意识房间里静极了，温娜夫人正忙着修指甲。

“很抱歉，战争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那是因为它们不是战争，不真正是。”

珍皱起眉，“那是报纸上说的。”

“报纸上的东西我都不大相信，亲爱的，我曾经在农业部工作，你明白吗，内部消息。”

珍有些怀疑。“你从没说过你曾是个联邦官员。”

老女人笑了笑，“事实上我也不是，我只是个秘书，战争之前好久我就在那工作了，农业萧条之后就回来了，不久食物就变得十分重要了。食物之战使我们都成了联邦军，工作在安全隔离网内秘密的办公室里，海军就在门外。”

“那么你们怎么获得信息？”

“战争之前，我们有一套先进的系统监视各种农作物的生产和供应情况，从玉米种子到灌溉短缺，样样都可以。战争打开以后，他们向我们要一切物资，甚至包括军需品。我们有储备和供应品的数据，不难想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珍想老鼠女士一定是背叛政府的一个逃兵。“你在这干什么？”

“我辞去了我的工作。我不适合在高层政府部门工作。”

“你只是辞职？”

“是的，如果你是一个秘书，没人注意你。我怀疑他们甚至把我忘了。”

她忙着收拾杯盘，避开了珍的眼睛。

珍明白了为什么温娜夫人不能和她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原因。

珍又去购物，一走出 AT 门，莫凯就欢快地向她招手，鞠躬。她穿过人群，小贩迅速躲在摊床的后面，一会又显现出来，推着一辆奇怪的装着轮子的玩艺向珍走过来，这辆车后面有个支撑杆，小贩于是就把车子停住了。

“如果它拉我的东西不收小费，那它同样也能拉您的东西，没问题的，希望我没有估错高度，这样你就不必弯腰拾东西了。”他推着小车走了一圈，示意珍也试试。

珍把空袋子扔到车上，停车时，珍发现超市的手推车已被改装成了更高，更短且更坚固的交通工具，她推了回来。

“你自己焊的？”

莫凯点点头，“如果你想把东西放在车子上就向上转手柄，如果推着走，就向下转手柄，把金属门放在两个钉子上，这样把手就牢靠了。”

“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一辆购物车了。”

“如果你知道向哪儿去找，好多坏的都堆在那儿呢！”

珍盯着他，“你出去了？”

“一个月好几次，一直呆在这里，让我无法忍受。”

“不危险吗？”珍的心跳加快了。

“事实上并不，猫和狗是很野，但它们只捕捉老鼠一类的东西，所以我不怕它们。我很警惕那些破损的建筑物，除此就安全了。不再有强盗了。没有多少人出去走动。当然，你不能喝外面的水。”他咯咯地笑着。

“炸弹呢？”她的额头已流下了汗水。

“我想外面仍有成千上万的太阳能炸弹高速地在空中飞着，但他们轻易不会掉下来。据我的推算，自从上一个掉在这里以后已近 18 个月了。报警器还在运行，所以如果我出去了，在警报和我的脑袋搬家中间还是有足够的时间的，那东西确实很吓人，可毕竟他们也只是炸药而已。”

“只是炸药？”布拉娃回忆起那战火中腐肉的恶臭，肌肉不自觉的痉挛，使假腿突然失去了控制，竟踢了推车一下。

小车快速地冲向人群。莫凯跟着追上去，向被撞的那个人道了歉，拉回小车。

“你可以踢个够。它还会完好如初的。”

珍慢慢恢复了平静。当觉得喉咙放松了一些，说道，“你刚才什么意思，只是炸药？它们已经摧毁了城市，破坏了交通和通讯，把如此多的人都赶到地下，这一切好像不能用‘只是’来表达。”

莫凯耸耸肩。“二十年前，它可能还是核武器，多亏了饥饿，没有人再疯狂地侵占耕地，对不起，女士，好像我只是顾着一个顾客似的。”他快步走向摊床前，把珍留在了街中间。

莫凯回过头喊道，“欢迎您再来，贝克尔小姐。”

“多谢了，珍勉强地回答着。想不出还有其他的事可做，所以就推着小车朝食品摊床走去。

由于有了推车，购物回来珍感到比以前轻松多了，莫凯为她打开了 AT 门的外层，用一只脚顶住让她推车过去，珍停下来又向他表示了一番感谢。

“您好像没有像来时一样用那个横梁。”

“推着走比用手臂搬要省力得多。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很好，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当珍推着小车走上两门之间的压力盘时，莫凯补充道，“也许这辆小车能让你的邻居和你一起出来。在两个扶手之间的那个篮子可能会让她有一种安全感。”

珍皱了皱眉，“我不知道。”

“在恢复人们的伤病方面我有过一些经验，关键是信任。如果它能起作用的话，我想去看看她，让她和你一起出来。她应该偶尔出来。”

珍莫名其妙地被他的热情吓坏了。“她那么怕人。她甚至都不那么信任我，我不知道。”

“问问她。”他放开外层门。

小推车使温娜夫人很感兴趣。当珍重复完莫凯的一番话后，那个女人就恢复成原先的老鼠女士，睁着大眼睛，颤抖着。她手脚慌乱地摆放上茶具，摆了一遍又一遍，花费了好长时间，终于倒完了茶，回到座位上坐好。珍独自品着茶和点心，一声不响，而温娜夫人用手使劲搓着桌布，珍已经没有胃口了。

“我不是想让你不快，扫你的兴。”

温娜夫人抬起头。“想让我出去，没门。他不会真的来看我，是不是？”

“我想他会持之以恒的。我不知道他还会执拗到什么分上。”

珍帮温娜夫人收拾完桌子，还在想着莫凯乐于助人的热情。珍餐桌布时，摇摇头说：“只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对莫凯做。”

老鼠女士抬起头，满脸忧虑地问。“什么事？”“你该出去。”看着那女士恐惧的神情，珍补充说，“但不是你一个人。我只说起过一个受过惊吓的女士，你可以假装成一个年老的，残疾的，胆小的女士。”

“伪装？”温娜夫人觉得难以置信。

“我认为工区的二手货摊床明天营业，我想去看看有什么要买的。听着，这方面我在行。我们不让莫凯在旁边碍事。”

接下来的一个市场营业日，珍很晚才离开家。她慢慢地走向 AT 门，一直注视着旁边的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身上裹了好几层并不合适的衣服，走起路来很别扭，依靠在珍的小车后面，抓住栏杆，手上戴着上了补丁的黑线手套。一顶帽子压得很低，盖住了卷卷曲曲的灰白头发，一双快速转动的黑眼睛透过远视镜不安地窥视着。

她们一出 AT 门的外层门，莫凯就看到了。他使劲地摆手，示意她们到他那儿，他包完一件商品并把它递给顾客，此时那两个人已经穿过宽敞的大厅走了过来。

“下午好，贝克尔小姐，我见你今天有了个同伴。”

“莫凯，这是我的邻居，史密斯小姐。”

“史密斯小姐，我应该记得。很高兴见到你，史密斯小姐，很喜欢您的帽子。”

老妇人只是盯着他。

珍清了清喉咙，“她本不想来。我尽力说服了她。今天我们不想买很多东西，所以我想今天是个闲逛的好日子。”

莫凯转身摆了货物，“好主意。你们不该过分劳动，慢慢走最好。”他转过头冲史密斯小姐眨了眨眼睛。

老妇人迅速把目光移向了珍。珍抬起眉毛，耸耸肩。史密斯小姐轻微地点点头，低下来慢慢把小车推开，迈着小碎步。

莫凯赞同地点点头。“很好，过得很愉快，史密斯小姐，回来见。”

珍笑了笑，“谢谢你，……你的建议，莫凯先生。”

莫凯和她挥手告别，“不要让她向前走得太远。”

她们首先到果菜店。史密斯小姐低头盯着篮子。她不抬眼也不说话，即使珍和她说话，她也不回答。珍买了一些水果，然后他们又去了奶制品商亭，史密斯小姐又不说话了。珍也不再逛了，决定回家。他们自己开的AT门，尽管莫凯正在摊床前看着她们，可他也还是没有上前。两个人用力把车子推进了温娜夫人的门，史密斯夫人跌坐在椅子上，拽掉帽子和假发，珍把一些买来的东西放进小冰箱里。然后坐在了温娜夫人的对面。老鼠女士坐在那儿打着哆嗦。

过了一会，珍站了起来，浇上水煮茶。水壶的响声惊醒了温娜夫人，她慌乱地站起来准备茶具。她们坐下来喝茶。“他知道，他一定知道，他简直看透了。我本就不该出去，他们现在很快就会发现我的。”

“可能他们早就不再找了。现在正在打仗呢。”

“他们正在找，我知道他们喜欢做那事。他们在找我，他们要来，我就得赶快逃走。我不想进监狱，否则我的孩子们就会厌烦我的。”她把手里的一张纸撕成了碎片。

珍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和那女人的恐惧，知道她需要人类的交流，可从自己那又无法获得，珍坐在那儿，想着说些帮她的话，终于喃喃地说：“我得走了。”

“先别走。他们会以为你知道。我为你的安全着想，我有必要告诉你。我希望我能告诉我的孩子，当然我害怕身体上的折磨，但最让我苦恼的是我的孩子们永远都不会理解我为什么把机密的材料送给敌人。”

珍盯着这个胆小的女人，发出一声冷冷的尖笑，“你永远也不可能接近什么对别人有用的情报。”

温娜夫人坐直了身体，“我有过一类机密的资料，我把它给了俄国人。”

“什么情报？”

温娜夫人抬起下巴，“希望，我给了敌人希望。”

珍的胃口紧缩了，温娜夫人相信犯了罪。也许她疯了，也许没有。“什么希望？”

“农业部不会呆坐在那儿看着农业系统垮掉。这个系统就像一房子的纸牌，包的牢固是要靠稳定的气候。农业面临着危险。我们已用计算机推测出了气候专家预测的天气变化了。冰期、小冰期、温室效应、太阳黑子效应、严重的臭氧空洞效应、暖流、寒流、多种因素的综合效应。现在我们正密切模仿的云层破损，降水和气温类型已能预测到温室效应。”

“农业部正在做天气变化方面的准备。我想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认为这场进攻是逐渐的，我从没梦想过地球头一年的耕作期少于15天，第二年又会少于20天……”

“准备？你说的准备是什么意思？”

“各种各样的事情。新的种植品种，抗霜细菌，杂交粮食作物。尤其是

谷物。

当战争开始时，粮食部基因工程师研制出一种小麦每年产两季，一类大有希望的稻米和能在冻土地上生长的玉米，比普通玉米成熟时间快一倍。当提早采摘后也能快速晒干。在城市被迫转入地下后，工作队分散开了，在全国各地的小型实验室里继续工作。他们获得了杂交玉米，并在几年前把 200 磅的种子送到了农业部安全处。他们把密码和重要情报委托给我，我在玉米种到达的夜晚也到了那儿，偷了我所能带走的全部玉米种，把它们装在管子里捆在身上，然后把它们转交给了训练有素的俄国人。”

“诺姆战争后，他们拘留了全部的俄国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他们留下了一些，希望那是错误信息。一个在新华盛顿的，我们叫他得米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的真实名字。他在大使馆的废墟里坚持工作着。天知道他在那儿干什么。当然他已经被盯上梢了。我听说上面的盯梢者不会下来，下面的盯梢者又不想上去。我在顶部的电梯的角落里等待着。毫无疑问，得米脆是一个人来的。你知道 AT 电梯运行得有多慢。我们尽量在电梯到达顶部之前搬运下运到的种子。我呆在电梯里，下来。当我离开时，下面的情报人员离开了，所以我也轻松地走开了。我径直来到这儿，我们都有新城的房子，在那里储存着生存下去的粮食。你知道，万一新华盛顿的情况变得太糟就难办了。其余几个秘书中的一个正在接受癌症治疗，需要休息很长时间，所以我就和她换了钥匙，我住进了他的公寓里，他们甚至付了房租。我想我永远也不想去查看那些钥匙的。”

珍的大脑一片空白。觉得头特别沉，禁不住低了下去。盯着门，混乱的思绪让她头晕，心跳像头脑中黑暗的困惑一样猛烈撞击着他。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用枪指着胸部，喃喃地说着图腾的咒语，像什么国家，援助，安慰一类的话，伴随着一阵激烈的枪响，人体炸飞了，成了司令部复仇的机器。在血泊中，布拉娃发现了一个古老的魔术。

背叛。

布拉娃死盯着老鼠女士，好像看到了一张勇士的面孔。

温娜夫人把目光移开了。“恐怕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了你所想的，我觉得那是我女儿脸上的表情，我只想给她一个未来。

布拉娃从紧闭的牙缝中挤出几个字，“给联军一个未来。”

温娜夫人皱着眉。“不，和战争无关的希望。半个世界都在迁移，是被饥饿所逼迫的。大批的饥民，密如河水的防线。”他们根本就没有退路。他们所过之处就一无所有，战斗和边境对那种迁移是无能为力的。唯一阻止迁移的办法就是根除它的起因。我想方设法给了俄国人一个机会吃饱饭。我希望他们种植这种玉米，增加作物产量，战争就会在我们的孩子被卷入其中前停止的。”

布拉娃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没有奏效，是不是？”

“可能得米脆没有把它带回去。否则，如果他成功了，可能是种子太少了，太迟了。我毁了我自己，战争还是要吞噬我的孩子们的。”

布拉娃一拐一拐地走到门边。她一道一道地打开门锁链。

“你不要推车啦？”

布拉娃扭开门，蹒跚地走出去，头也没回一下。

接下来的市场营业日珍没有出去。她眼看着自己的食物储备减少了，但想到老鼠女士的食物也会同样减少，她还是感到挺满意的。她睡觉时总是做

噩梦，所以她就好几天都没睡觉，直到极度的疲乏使她不得不面对梦魔，她疲惫地醒来，把装着香料的纸盒从隐蔽的地方拽出来。她一个一个地打开盖，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了手巾上。

终于，饥饿又使珍走到了 AT 门边。莫凯就站在外层门那儿。

“早上好，贝克尔小姐。”他说。

“您的车呢？”他说。

“史密斯小姐呢？”她又说。

珍跛着脚走过他，但他又走到了她的面前。

“贝克尔小姐，您脸色不太好，为什么不过来坐坐……”

“让我一个人呆会儿。车在她那儿，我再不想见到她了，走开。”

莫凯快步走回来，吃惊不小，“抱歉，我以为我能帮您。”他的左手不自然地抖了她几下，直到用右手握住。

珍盯着他抽筋的手，又看看他的脸。

他抬起眉毛，耸耸肩。“假肢总是选择最糟糕的时候失灵，是吧？”

珍张大嘴，想不出该说什么，就又闭上了。

莫凯笑道，“我想你从没有注意到战地医疗队。我太想移开伤兵，我就把一只手放在了一个可怜家伙的脖子下，他已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模糊了，他们让我暂时充当一会修复护士，后来我吓得都不敢睡觉了，于是他们就说我不合格，我认出你正经历着什么，我判断你也曾在战场上呆过。”

珍快速点点头，“特种部队，我的伙伴踩到了一个地雷。”她的眼睛迷茫了。

“在敌人后方，我不得不杀了他。”

“那还比无数的噩梦要好一些。”

珍又看了看他的脸，皱着眉，莫凯摇着头。

“战地医疗队行动是相当快的，你知道，我们从没见到过一个人从战争中走开，即使是能走的伤员也极少有这种情况，都是死尸。”

“你还是回来了，你现在不错。”

“或多或少，那很难，经历了好久。”

“是的，好的，抱歉，我实在太难受了。”

“很抱歉，让你难过了。”莫凯伸出那只好手去握手，珍犹豫了一下，可还是伸出手。

莫凯微笑着，“您的邻居呢？”

珍扔下他的手，好像被烫了一下似的，瞪着眼睛说，“我发现她在逃避。”

“我知道。”莫凯向摊床走去。回过头来说，“我觉得她比你罪恶得多。”

愤怒使她咆哮起来，“是的，上帝作证，是的。”

莫凯转过身。

“把援助和舒适给了敌人，背叛了，莫凯。”

“背叛？史密斯小姐？”

“不是史密斯小姐，是温娜夫人。她把我们出卖给了俄国人。”

一种奇怪的渴望掠过莫凯的脸，“她为什么那么做？”

莫凯突如其来的紧张使珍很不安，“她以为如果俄国人能吃饱饭，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简单的想法，但如果我们相信俄国人很体面，也许这个想法会实现。”

恼怒使整个世界都为之一震。“相信俄国人？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诺

姆战争时，你也在那儿。被地雷炸伤后，我不能走了，但我还能驾驶，可却被辅助战车的电线卷进去了。我和那些可恶的超级坦克战斗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像碾壳虫那样碾过我们的人，看着他们向我袭来。”记忆飞速地掠过，支离破碎，金属线缠绕着她的膝盖，痛苦的号叫，一声接着一声，直到医疗队的到来，把她尽力从废墟中拽出，可却彻底毁了一条腿，也毁了她的精神。

珍剧烈地抖动着，几乎说不出话来，“你……你没在那儿。”

“我没有必要在那儿。我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些俄国的超级坦克燃料用光了。”

只有一半的印度步兵拿着武器，可实际都是古董。敌人没有了机会，一切都颠倒了。

联军政府虽然不能喂饱他的人民了，但也不能让他们赤裸裸地走到我们的枪眼下。

很不幸他们成功了。有近十万的俄国人、印度人顶着战火已经迁移到了北方，同时无以计数的南美人在同一天也越过了南部边境。二十年来我们一直使用士兵去阻止移民，可这次却失去了效力。”

两个人都放下了手。“那是诺姆战争滑稽的解释。什么和政府说的都不相符。”

“是的，但这是事实，你我都知道。”

当然，是事实。珍作为一名特种部队的骨干，在军事医院接受了腿部手术。她回忆起那痛苦的经历。

“一个战地医疗队怎么懂得那么多？”

“此时此地那已经无关紧要了。关键是玛格丽特·温娜会逃跑的，除非她在这之前被阻挡住。她也许已经饱了。因为她本人的原因，毫无疑问是个愚蠢的错误，你已经失去了你唯一的朋友。你应尽力去换回，去看看她是否还好。女士，你需要她胜过她需要你。”

珍感到心清很沉重，她转身离开了，向食品摊床走去。莫凯刚才的话让她不安，都没有了购物的心思。

果蔬商那儿有苹果，但限量只是4个，珍看着那瘪小的苹果，一个陈旧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战争中每个伤员的给养也都是限量的。她买了四个苹果，接着又去买奶酪。

当珍回到居住区入口时，莫凯已经收摊了，整个市场也在几小时前停止营业了，她瘸着腿移到两门之间的压力盘上。她放开了外层门，转向内层门时看到莫凯正靠着墙站着。他走过她身边，用脚顶住外层门，面无表情。

珍皱着眉看着内层门上边的安全摄像机。“你藏在这儿，警报器会响的……”

“把东西给我。”他从她手里拿过袋子。

“我想她的食物会短缺了，所以就……”

“听着，你刚刚离开，一些鬼头鬼脑的人就过来询问我，他们拿着一张照片。”

珍的眼睛睁得老大，莫凯点了点头。

“一个人，一群人，几分钟前来过这儿。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他把袋子靠墙放下，“让我们猜猜他们会是谁。”珍转向内层门。莫凯放开了外层门，于是门就关上了，自动计时器响过后，内层门打开。

阴霾弥漫在天花板上，一挺重型炮卧在大厅中央，还对着它已经攻击完

的那扇门，炮兵就站在一旁，正密切注视着门内的动静。一群人站在破烂的门道里，也在向里张望着。旁观者都不像这儿的居民。炸弹报警器已经停止了。

珍悄悄溜到炮兵后面的墙边，莫凯站在她身后，他们慢慢向里靠近，当玛格丽特·温娜被从屋里拽到大厅里时，他们离炮兵只有几步远了。

她的脸已经发紫了，一块块都僵硬了，浓血仍从肿起的鼻子里向外流着。她的右臂没有接连似地悬着，肘部，已被打得面目全非了。珍紧捂着腹部，沉重地跌向地面，恰巧被一个经过的妇女挟住。有人在窃窃私语，还在冷笑。

珍的心跳加快了，她的手指冻得有刺痛感。她已停止了呼吸。这里有点儿不对头。搞不懂为什么。就在那儿，里面好像很深远的什么地方。她一定要找到它，她挣脱了塞克的控制，跑到埋葬的地方，去发现个究竟。

密码，号召，一次，利索的，谋杀。

那是她从来也没泄露过的密码，在发生冲突时密码是惟一的联络信号。知道密码的人就是你的战友，否则就是敌人。

十几岁女儿的妈妈们就不知道密码。

布拉娃渐渐平静下来，脉搏也平稳了。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眼睛也眯成了缝。好久以来还是头一次她知道她站在哪儿，做什么和怎么做。没有了寒冷的恐惧，有的只是躁热的辉煌感觉。

她瞥了一眼莫凯，“躲开。”她小声说。

他伸手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可她轻松地就挣脱开了。

密码。

稳稳地站住后，布拉娃·贝克尔走到炮兵身后，用掌的侧面击了他一下。他就一声没有地倒下去了。她把他拽到了一边，把他的小臂从手枪套里拉出，然后跪在大炮旁。她用左手按了一下炮的点火装置。药捻立即就燃烧了。

“动一动你们就得死。”

所有的脑袋都向一侧转过去。眼睛都圆瞪着瞄准着他们的手枪。没有人动一动。

“大炮就要发射了，把手放在头上。慢慢回到走廊那边，都过去。”

还是没有人动。

“莫凯，你到那边去，让我能看到你的地方。”

“贝克尔小姐，我是你的朋友。”

“过去，和他们一起到那边去，不要让我先拿你开刀。”

莫凯从墙边走来，把手举过头顶。他向后退着离开布拉娃。眼睛一直盯着她放在扳机上的手指。“别开枪，女士，看在上帝的分上。”当莫凯经过聚集在门边的人时，他大喊道。“她以前是突击队员。她疯了。你们最好按她说的去做。”

其余的人稍稍愣了一下，就都跟着莫凯行动了，把手举向空中，慢慢向后退。

当他们退出一段安全距离后，布拉娃命令他们十字架形面对贴着墙站着。

“眼睛就看前面的墙。动一下就枪毙了你们，就像旁边那个同志一样。再动，就用大炮把你们都轰了。”

莫凯慢慢转过头，看着布拉娃的眼睛。她摆动着手枪警告着，莫凯没有把目光移开，但他也没再动一下。

布拉娃一面看着她的囚徒们，一面去按动电子炮的开关。假肢在重力作用下发出咯吱吱的声音，可还是可以支撑的。布拉娃摇摇晃晃走过大厅，走到她的朋友躺着的地方。

“查理，你醒醒？”

查理被扶了起来，看上去像个妇女。查理大哭起来。

“我想你陷在麻烦里了，查理。”

其中一个囚徒动了一下，布拉娃立即向他头顶开了一枪。于是他不动了。

“他们以为我只是这个计划一个参与者。他们不相信我是一个人干的。他们向我要我没有的情报。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去编造。我真是太伤心了。”

“如果杀了他们，你会更伤心。我得把你带走。”

“把我带走？怎么做？去哪里？”

“他妈的，我忘了这项任务的动机。以前从没这样过。”

“珍，你不是布拉娃。你没有必要再做布拉娃了。”

“查理，我从来也不是，从没成为过你理想中的布拉娃。但我不会把我的同伴留在敌人的手上，这一点就足够了。你知道我不会让你去做俘虏的。”布拉娃的眼睛一刻都没离开过走廊那边的那群人。

“他们不是敌人，珍妮弗，他们是自己人。”

“他们要把你带到地狱去，把你锁起来，再把钥匙扔开，给你注射毒品，施以电刑，打你直到失去知觉。听上去很好，是吧？”

“当然不好。”

“那么好吧。”

一个囚徒大嚷，“开炮太危险啦。”

布拉娃大笑道，“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难道不是吗？只要身边有几个联军的同志。”

查理使劲想挪开，痛苦使他大喘不已。布拉娃紧随着查理。查理其实并不像女人，查理是一个女人。是真的吗？布拉娃还记得。查理马克死了。这是新的查理，神秘的老鼠女士。

“珍，你会怎么样？”

“我没事的。我会活下去，生存是我的本领。生存也要付出代价。你就是马克的代价。为了你的代价也一定要有的，在这儿，在外边。给我你家人的地址，是否我可以给他们带个话，对他们说点什么。”

“保佑你，珍妮弗·贝克尔。”老鼠女士说。她慢慢重复着地址。

布拉娃点点头，“我认识那座城市。离我父母居住的地方不远。”她抬头看看那些囚徒，又看看老鼠女士扭曲的脸，“我今天买了苹果，温娜夫人，还有一些奶酪。就像头一天那样。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亲爱的。你的心肠真好。”

手枪下转对准了老鼠女士的前额。

莫凯从墙边走过来。“女士，不要！”

在手枪把头颅击飞的一瞬间发出了一个重击的声音。手枪又转向了莫凯。他举起了手。

“过来。靠墙别动。”

莫凯慢慢地向前走，他一直盯着手枪。当他走过破损的门时，布拉娃示意他停下。他站住，手仍举在头顶。

布拉娃看着走廊尽头的那群囚徒说，“我从没泄露密码，莫凯，即使在



艰难的时候。现在看看可怜的温娜夫人吧。”

莫凯没有看。

布拉娃缩短了焦距，怒视着莫凯，“我让你看她。”

莫凯慢慢转过头看着地上的死尸，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脸变了色，不停地吞咽着口水。他闭上了眼睛。

“想吐吗，莫凯？一个战地医生一定见过许多比这更糟的情景。清一色的死人，干净利索，只有几滴血痕。”

他转向她，睁开眼睛，脸扭曲着，一个劲地向下咽着唾沫。

“也许你该尽力去想点儿别的，莫凯。像他们是怎么样如此快地就找到了温娜夫人一类的事。我告诉了你她是谁，在我出去时还说了她做过什么事，所以我回来之前这群兔崽子就找到了她，炸坏了她的门，把她打个半死。这一切和你都有关系，对不对？在我只称呼她温娜夫人时，你不该叫她玛格丽特。

莫凯只是看着她。

“和你在一起我从没觉得舒服过，莫凯。你总是观察着一切，总是和每个人都说话，那么卑鄙地对你没见过的人感兴趣。我该相信我的直觉，相信时间，莫凯。

“你怎么会真的丢了你的手臂呢？”

“我告诉过你，我是一名战地医生……”

布拉娃把枪对准了下边。“我从你的膝盖开始。毫无疑问会把腿打飞，那样，我就不会觉得今天太不同寻常了。”

“引爆炸弹。我曾在反恐怖小组呆过。我拆除了主要部分，可雷管在我的手中爆炸了。”

“所以当恐怖主义销声匿迹时，你就失业了。真可怜。反恐怖是一项光荣的职业。提供情报是次要，你是喜欢钱吧？”

莫凯小心地把手放下，“不。我是国内安全局的，尽管做了间谍会有提升的机会。”

“我很怀疑，莫凯。请转过来。没有必要再举起手了。就是转过来。我怀疑你还会有什么提升的机会，莫凯。听着，密码中没提到国内安全局，但它很清楚情报人员。”她把子弹上了膛。“密码说情报人员都是软骨头。”

她向他的背部开了火。强烈的震动使他向前扑去，像一个压扁的玩具倒在温娜夫人的尸体边，鲜血从背部的衣服渗出，沾染了领子和腰带。他尖叫着。

布拉娃转动大炮冲向囚徒们头顶的天棚开了火。水泥大块大块地塌落下来，爆炸警报器终于鸣叫起来，AT 门“(口平)”地打开，以便里面的人能够逃出去。已吓呆的人们狼狈地跑出公寓，都挤到了大厅里。布拉娃放弃了大炮，把枪别在牛仔服的腰带上，混在人群中冲了出去。

电梯升了上来，珍妮弗·布拉娃·贝克尔站起身想了一下出城的路线，顺着高速公路到卫星城，温娜夫人曾在那儿居住过。珍走出电梯进入了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地下通道。她走过层层叠叠的障碍物向光亮处走去，脑海中浮起一个古老的念头。

一阵清新的微风吹拂过她的头发，混乱的思绪消散了。外面的一切对她来说都那么新鲜。即使她的父母也似乎有些陌生了。

她来到通道口，看到整座城市已成废墟。高高的建筑已被炸成瓦砾，可

街道却已被清理过了，和莫凯说的一样，轰炸并不是时时都有。废墟显得异常安静，空气散发着甜甜的气香味，阳光那么灿烂。

“我本该和我的伙伴们说声再见的。”她想着。

“不知道移民是否会到这么远。”她想着。

“他们会不会很友好。”她还在想着。

她走进了一片明媚的阳光里。

## 一如既往

马克·马茨

[ 作者简介 ]

马克·马茨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目前经营着国家的化妆品公司。他跻身于商业界，那么下面的故事他又是如何写成的呢？故事纯属虚构，它接近历史但又不同于历史，有时会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故事中的魔法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万难奏效的。因此，千百年来那些不相信科学而是信奉迷信的人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不可思议的是一些迷信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它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文明的一代。

尽管如此，无论一个人的职业与信仰如何，人们靠着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实事求是精神得以幸存并一代代繁衍。具有极强说服力的文艺作品--对那些聪明果断、坚韧执着的读者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她在破晓前离开了人世。我合上了正在看的书--埃斯塔维奥的道德教育故事--随后把它扔在椅子上的那堆书里。我慢慢地站起，走到窗前，拉开厚厚的窗帘。

昔日的阳光如今已失去了往日的意义。最后，我来到她的床前，久久地盯着她的躯体，然后我走过去换掉了弄脏的床单，为她穿好衣服，把毛巾在水中浸一浸，轻轻地为她擦脸。我从床头柜中拿出一把她喜欢的梳子，这是一把青龙木的梳子，粗绒的梳把上刻有神仙的图案--这曾是一件生日礼物--如今我用它为她梳理长长的白发。然后，我拽了一床缎子被盖在她静静的胸前。做完这一切，我离开了房间。

我没有回头。

当我走进拥挤的接待室时，夜幕已经降临。屋里已经按照职位的高低排列成行：前排是她的儿子和王室贵族，后排人数逐渐增多，职位逐步降低，有米斯特拉尔地区的贵族和贵妇人。我向她的牧师和医生点头示意，向她的长子乔万鞠躬致哀。他在悲哀的掩饰下，表情呆滞，然而从他的眼中可以看出他的野心在膨胀，我极力克制着自己的颤抖，随着人流往外走。

我想，人们或是极度悲哀或是极度仇视无暇顾及我。当我走到人群的后面时，这是宫廷官员的行列，他们没有出身的优越感，有人抓住了我的肩膀叫住了我：原来是老将军。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怎么样？”他声音又低又粗地问。

我无奈地耸肩。

“你把她服侍得很好。”

我苦笑地说：“有人说那是我唯一的优点。”

“他们是一些蠢才……你去哪，达米亚诺？”

我又耸了一下肩说：“不知道。”

他搜肠刮肚地说：“……下棋我失去了获胜机会。”

他扫视一眼王族们。他们已经进入了她的卧室，只有最小的洛伦王子在门口停住了，盯盯地看看我。老将军摸了摸下巴大声地说：“那么上帝保佑你和她。”

“啊……再见。”我抽回我的手溜走了。

我径直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弗里罗，我的男仆，塞满我的行李包走了。我没有责备他。我看着摆在窗台上的一排排花盆，察看了每盆花中的土壤，给缺水的花浇了水。之后，我从书架上挑了几本书。把它们塞入书包：有坎农·阿卡南和亚罗写的看旧的《植物飞船》。我照镜子把斗篷披好，提起行李，离开了曾是我的家。

我从大马棚中牵了匹圆形斑点的小马，策马向东来到了艾思山的山顶。这里可以听到大炮的阵阵轰鸣。远眺艾瑞尔，红红的屋顶在阳光的辉映下晶莹剔透，光彩夺目。这炮声伴随了她一生的光明。炮声过后，我策马下了山坡，只有傻瓜才会在此逗留。埃瑞尔已经没有我立足之地，无人会给女王的追随者留下一个栖身之所。

那天晚上，当我扎营露宿时，我想起了曾跟老将军说过的话，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因为上帝赋予了我美貌，所以，在我生活中女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巫婆塞奇开始，那时我父母刚去世，她收留了我（有趣的是，当时我父母脸上留着黑疖子，被人用脏木板并排抬出去，直到今天我对那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后来又是莱拉，她是沃登的夫人，她丈夫去大都市享乐，她把我找去作伴；及至富于幻想的莱拉的妹妹，艾德里安娜，她把我带到了艾瑞尔；然后是刚从农在来的精明的女侍从，她们口齿伶俐，会把你的卧室收拾得温馨舒适；还有面带忧伤的伯爵夫人，萨拉，她把我带到了宫廷；最后是对我关心备至的女王。

所有这些人磨练鼓舞了我。而现在我却可以选择我自己的路。

这时，我听到了马的嘶鸣。在惨淡的月光下，我策马缓慢地走在黑暗中。我一边叹息一边燃起一堆篝火。来人已经离我很近了，我才看出来是洛伦亲王。他骑在骏马上，劈头盖脸地说，“我给你捎信来了。”

“什么时候亲王变成了传令官？”我声音颤抖地问道。

“信是有关你家族的。”他伸手去摸臀部。逃跑是无用的；我转过脸，准备面对他刺来的剑或射来的子弹。

“给你。”

我睁开眼时，发现他手里拿着一个卷轴。我接过卷轴把它展开；一个纸团落入我的掌心，奶油色的犊皮纸上有几个字映入我的眼帘：

母亲指示我照顾你，封你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位。她的意愿可以实现了。我以上帝赋予我的权利，代表米斯特拉尔地区的全体贵族，命名你为塞勒梯娜的总督，此官职可以一直伴随你终生。

乔万

我看看纸团，白纸烫金并刻有红色的总督印章。“你知道这个塞勒梯娜在哪吗？”我问洛伦。

“在西北岸，”他慢慢地回答，“途经荒凉的卡泰尔纳沼泽地带。”

“在世界的尽头，”我嘟哝着，摸着出汗的马肋问，“我有选择的机会

吗？”

“达米亚诺，我是乞求我兄弟履行女王的遗愿。如果你还迟迟不走，洛伦会对你下手的。”

“我知道。谢谢你，我的亲王。”

他使劲一勒马缰绳，那匹马突然后腿直立就地打转，“不要感谢我，感谢她吧。”他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回荡。

感谢她。她总是不同意封我土地和官职；却总是说：“噢，达米亚诺，我的王国比不上我对你的爱，封我的花匠为男爵，职位太高了……我始终如一地爱你。”

“我的花匠，”她总是这样戏称我。她根本不理解我对野生植物的那种感情。

很简单如果我有了自己的领地和官职，我就会离开她。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她已经老了，但她仍然充满着朝气与活力。

我熄灭了篝火准备拔营。去往北部海岸的路还很远，但我相信洛伦的话。

沼泽和长长的起伏不平的沙丘旁是一片汹涌的大海。一块陆地弯曲形成了一个小海湾。船只停泊在码头旁。荒凉的山村坐落在山的背面，山顶上是一座残存不全的瞭望台，这就是塞勒梯娜，我叹息道。

当我骑马沿着海滩前往山村时，我碰到一个铜色头发手拿滨草的小孩。一定是我高高的个子把她吓着了，她扔掉了手里的一捆叶子，从我眼前飞逝而过，站在远处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开口说道，“你是天使吗？”

我想笑，但又止住了。我留着长长的金色头发，阳光洒在我的肩膀上。我穿了一件紫色的衬衣和一件银色的斗篷。我在她那个年龄时，我也看见过天使。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查罗莉。”她撩开眼前的头发，声音颤抖地回答。

“查罗莉--小宝贝--不，我不是天使，我是新来的总督。”

她抬头看看我说：“这么年轻的总督。”

“对，总督。我听说过几位像你这样年轻的总督。”

她带着半信半疑的神态。但我非常真诚地说：“查罗莉，我发誓我就是新来的总督。”

我从马上跳下来，微笑地帮着她拣着淡绿色的滨草。“我们拣完这些，你带我去见你们村的人好吗？”

她害羞地点点头，拉着我的手，我们并肩前往塞勒梯娜村，那匹马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心领神会地慢悠悠地跟在我们后面。

塞勒梯娜的村民很快便接受了我。他们最后的沃登上尉去世差不多有二年了，他的膝下无子，为此他们感到非常遗憾。

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年轻人每天早晨出海打鱼，父亲和儿子、丈夫和妻子一起劳动，老年妇女照顾年幼的孩子还要编织篮子和草鞋，为数极少的老年男子缝补渔网，熏制鱼肉，给孩子们讲述大海的奥秘。

他们的头人叫佐达，这是一位性格豪爽、身材胖大的妇女。在她谈褐色慈祥的目光中，无一可以逃脱。她处理塞勒梯娜的纠纷，负责把每天的收获分给孤儿、老弱病残和总督。多年来我一直服侍女王，所以我不知道一个人该如何独处。

老总督原先住在塞勒梯娜的最大的住宅中，二层半木制结构的房屋，窗

板和窗框已经变成了灰色。我的女王会说，不太好但已经足够了……我把这幢房屋让给了佐达，我自己搬到了了望台。修复多年失修的了望台需要很多精力，但我有充裕的时间，有时查罗莉帮助我打扫、清洗。我用一把破旧的锯子砍伐柏树，劈成木材、搬运石头。干这些活对我来说驾轻就熟，虽感觉腰酸背痛但也自得其乐。

一天，我们战战兢兢地爬上了望台开枪眼的碉堡。我们一边吃午饭，一边扔给燕鸥一些食物，燕鸥高兴地在地上啄食，我告诉查罗莉，这座了望台可能建于二百年前阿拉顿统治的王朝。

阿拉顿，太平国王，女王崇拜的祖先。在他统治期间，处处人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有史以来，冬季暖融融，春季雨屿屿，王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五谷丰登，贸易往来频繁。我们用酒和香油兑换珍奇的珍宝：有来自遥远的坎大哈的大量珍珠，来自太阳岛的肉桂和丁香。

但阿拉顿并不肆意挥霍王国的财产，他非常赏识有才识的人，鼓励他们进行科学探索，这一切使米斯特拉尔变得更加富庶。在阿拉顿的工厂里，巴托洛圣人发明了木版印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造聪明才智的机会。随着地下矿藏的发现，给米斯特拉尔地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钾硝。炼金行会首先掌握了生产硫酸的方法，几年后又学会了生产硝酸。这些辉煌成就给贫瘠多山的西部各省带来了勃勃生机；卓越的印染和亮漆技术给手工艺人留出了无限遐想的空间；最重要的是，炸药的使用使阿拉顿和他的骑士们有效地肃清了边界的各种匪患。米斯特拉尔地区的人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安居乐业的夏季。

这种富强康乐一直延续到“海龙船”的入侵。

他们的战舰疯狂地进攻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海军；我们的炮兵足以抵御海盗的入侵。但装有铁甲的“海龙船”可以轻而易举地挡住子弹的进攻。我们的大炮可以摧毁他们的武器，击沉他们的船只，但是那些炮弹很笨重，而“海龙船”行动敏捷，杀伤力强，我们的炮弹很难击中他们。

直到晚年，阿拉顿才想出办法击退他们。炮弹制造厂的工匠们生产出一种轻便、可移动的大炮，它的速度完全可以同“海龙船”媲美。“海龙船”损失惨重、常常夹着一缕青烟溃败而逃，他们终于遇上了强有力的对手，最后撤退了。

也许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的炮兵击溃他们。但同时上苍又降给我们恶劣的天气；海上风暴，冰雹使王国变成了一片烂泥潭，过早降落的大雪掩埋了马匹。实际上，“海龙船”停止入侵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又遭遇了恶劣天气的袭击，王国已不再有阿拉顿统治期间的太平，人们的生活也失去了往日的安宁（但我的女王尽力争取和平与安宁，她费尽了心机……）。

我坐着他们的捕鱼船出海，那是长长的、浅底的小艇。我学着怎样随风使帆，怎样逆风使舵，怎样彻底地把网撒入水中。但是，哎，我总是不能适应颠簸起伏的大海，渔夫们却乐此不疲。

之后，我考查了塞勒梯娜的大部分地区的沼泽和盐碱地，发现了大量的藜科植物，我为此感到欣喜若狂。

“佐达，我想你的孩子都会游泳。”

她不经意地瞥了我一眼，“嗯？”

有一个孩子在水中奋力挣扎，“他快要淹死了。”我说。

佐达哼了一声把她第五个，也许是第六个儿子从洗衣盆里拖了出来。她

用一条毛巾把孩子裹了起来，拍拍他的后背，小孩跑走了。她擦了擦手，给我做了一个屈膝礼。

“总督吗？”

“我找到一些藜科植物--实际上是一些猪毛菜和海蓬子--我看我们可以好好利用他们。”

她看看我并拿起一块肥皂说：“总督，我们已经利用它做肥皂了。”

“是的，但我们还可以用它做玻璃。”

“.....玻璃？”

“玻璃，瓶子，茶杯，甚至可以做成彩色窗格玻璃来装扮教堂的祈祷室。”

我越说越兴奋：我们可以用它们做交易。我需要一名助手，佐达，替我找一名身材魁梧，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几年以后，我会给你创造出财富，至少要比现在的状况强得多。

佐达面带疑虑地问道：“噢，总督，你是怎样学会制造玻璃的，我想这种本领在宫廷是学不到的。”她说话时带着村民们一提到他们敬畏的东西：风暴，上帝，北极光，宫廷等时所特有的较高声调。她的疑问让我吃惊。塞勒梯娜的村民同其他人一样充满好奇心，对我以及我的过去了如指掌--每当提到我的过去，他们会对我表现出异常的彬彬有礼。

不管怎样，对我还是有一些流言蜚语。听查罗莉和孩子们说：“人们的共识是：我是一些大贵族的累赘，派我来塞勒梯娜是为了避免军事冲突。”

在艾瑞尔，我是王室的仆人。在那里，男人和女人都需要掌握一些技能：数学、舞蹈、语言，魔法和音乐。有一段时间，学一门手艺成了一种时尚，甚至贵族子弟也加入了其行列。噢，王子--不，君王--乔万都曾学着怎样去打马蹄铁。我选的是简单易学的，而制造玻璃正是我所感兴趣的。

佐达品味着我的一切，似乎要分辨出其中的真伪，“我明白了。好吧，艾吉的孩子--他可以去帮忙。”

“他父亲不需要他帮忙吗？”我问。

她抿嘴笑了，“是的，他长得很像你--就这一点就足够了。”

“佐达，我需要的是一名能干活的人。而不是一名美少年。”

“总督，别弄伤自己了，”她关心地责备道，“我是说这个孩子也是文质彬彬的。”

我转过身去大笑起来，“早晨让他过来一趟。”

“总督？”

“佐达，是叫我吗？”

“为什么？”

我望着她淡褐色的眼睛，敏锐的目光，心想：“为什么是我，我要操心呢？”我极力想找出我们俩都可以接受的答案。

“我们就说这是非常有价值，值得一做的事情。”

她点点头，这次轮到她把脸转过去大笑起来。佐达，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我对塞勒梯娜的女人总是一笑置之，直到有一天，我知道他们还保留着安慰寡妇的习俗。如果一位到了生育年龄的妇女不幸丧夫，在她丈夫去世的周年，她要与领地的总督同枕共眠。村民们仍旧保留着这个古老的习俗。

一次，一位妇女面容憔悴地来到我的住处，我们沿着沙丘步行，当夜幕降临时，我拿出了自己仅剩不多的泡有蛇麻子的白兰地酒让她品尝，酒下肚

以后，我开始给她做起了魔术。玫瑰色的石英碎片在她眼前旋转升腾。低语几句后，她便酣然入睡。

稀奇古怪的梦使她第二天一早仍忍俊不禁。

对于那些一心想追随他们丈夫的妇女，我的看法是，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大部分的夜晚，我都是孤身一人。我伴着微弱的烛光看书直到深夜。

几年的光阴转瞬即逝。

这是我在塞勒梯娜度过的第五个春季，我已近 29 岁，这时“海龙船”又发动了进攻。

起初，他们不时在沿岸发动突袭，制造一些骚乱。我们从过路的乞丐的口中得知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夏季时，洪水泛滥了。

这次，他们的士兵携带着大批由动物角做成的弯弓，我们的士兵、炮手、神射手和魔术师在他们的疯狂进攻中纷纷中箭身亡。我听说洛伦在中秋之日死于一片荒野中……。

塞勒梯娜是幸运的。在那年可怕的夏季，尖头的战船几乎每个星期都出现在海面上，但它们并没有驶入海湾使村庄免遭了一次劫难。

乔万没有给我派士兵守卫了望台，仅有一盒照明弹可以显示帆船的方位；黄色代表东方，红色代表西方。

但我们并非免遭于难。一次，他们在岸边捕鱼，抓走了我们一些人，抢走了我们的船只，掳去了我们的人--我的人民。

在夏季的最后几天，我召集来塞勒梯娜的长者，我们聚在一起商讨对策，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

我们静静地坐在海滩上，望着波涛汹涌的海面。

法里奥，查罗莉的舅舅，揉着肿起的手指说，“只有傻瓜或是圣人才会在不熟悉的海域中撒网。”他关心地问道：“你认为你的办法会奏效吗？”

我笑一笑说，“你的伤处要坚持用药……法里奥，我的办法不一定高明，但目前来看，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最后，佐达开口了，“你不能一个人坐船去；他们不会相信你的。”她看看大家，大家点头表示赞同。“奥利加奥跟你一起去。”

年逾古稀的奥利加奥，只有半只右手--有人说那半只右手喂了鲨鱼，也有人说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的报应。但奥利加奥和他沉默寡言的妻子从不提及此事。他最小的孙女嫁给了佐达的第三个儿子。他抽着烟斗，凝视着海滩。

“他去，取胜的把握性最大，他可以帮你掌舵。”

我走过去，坐在他的身旁。“你知道‘海龙船’不会抓你做俘虏。”

他在膝盖上敲了敲烟斗，烟灰像雪片似地散落在地。“总督，带些烟草好吗？”

“多带一些，够你抽的。”

“我们什么时候坐船出发？”

“明天。”

晚上，我给老将军写了一封信。盖好总督的印章后，我把信封好，这次我终于用上了这枚印章。我把一个纸团投入信箱，佐达会取出并把它交给我的继承人。我叫来了丽贝卡，这是一名年轻的寡妇，几年前，她丈夫把她带到内陆，自己在城堡里找了一份工作。她能读能写，是塞勒梯娜惟一的一名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的人。

我把信递给她，向她交待了任务，并交给她一小袋硬币和我的一枚旧式的铜戒指。

“你能见到他吗？”我说，“把这封信和这枚戒指一起交给他。将军手中有另一枚同样的戒指。”

丽贝卡点点头，接受了任务。当她离开时，转过头来面对着我。“那天，你不应该对我施用催眠术。”

这是我入春以来第一次开怀大笑。我从口袋里摸出石英玻璃，递给她说：“我们应该再试一次……。”

清晨，查罗莉在奥里加奥的船旁等我。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她开口想说话，我用手堵住了她的嘴。

“我看上去还像天使吗？”我在她的耳边低声地说。

她的嘴移开我的手说：“是的。”

“小宝贝，我们还有机会见面。”我吻了她一下，“我床上的那件银色斗篷送给你。查罗莉，祝你健康幸福。”

我转身登上了快艇。当快艇离岸时，我扯起了帆。小船乘风破浪，驶向钓鱼湾。

我没有回头。

第三天后，我们的船停了下来。我和奥利加奥都沉默不语；他抽着烟袋，不时从嘴中哼出几个音符来。我再三检查装满草药的袋子，保温瓶和一个小瓶子，尤其是那个紫色小瓶子。我们的收获很大，捕到了很多鳕鱼和鲑鱼。我们把吃不了的鱼放回大海。否则满满一货舱的鱼会引起“海龙船”的怀疑。

第八天，“海龙船”发现了我们。扬着洋红色帆的战船在晨雾中隐隐出现，随着桨有节奏的划动，战船瞬间来到我们面前。他们投下绞船索，我们的船被拽了过去。船上的人面目狰狞地盯着我们，然后不容分说飞来一叉，这一叉正扎在奥利加奥的要害部位，他一声没吭地栽入水中。

大海母亲，把他紧紧地拥入了怀中。

一条绳梯扔了下来。我把袋子背上肩，顺着梯子爬了上去。前甲板上站着两名身材高大的士兵；他们逼我跪倒在地。其中一人翻我的袋子。

“这是什么？”他说着阿拉斯海语，一种古老的商贸语言。也许传说中的“海龙船”的确是一条被流放出来的船。

“草药，我是给人治病的。”

他迅速地拔出剑，做了一个防守的姿势。

“巫医！”

该死的，阿拉斯海语并不是我擅长的语言，其中有很多难发的音。“不，我能治病，能看护病人。我会医治伤口，嗯……便秘、发烧和疼痛……”

我的袋子被扔到了一边。

“抓住他！”一位个子高高的灰白头发的男人在战船的中部喊了一声。他敏捷地跳过一排排划船的人来到船头。

“你说你能医治伤口！”驰的声音中带着一种蔑视和绝望。

“嗯”

“过来。”他的手像一把铁钳似地抓住了我，几乎是拖着我，经过露天的货舱，只见妇女们赤条条浑身伤痕累累地卷缩在一块舱盖布的下面，最后来到船尾，在天篷的下面，一个男孩躺在一堆昂贵的毛皮和地毯的上面。

“就是他。”



我跪在男孩的身旁查看他的伤口。他的左胳膊用绷带包扎着，血已经渗透了绷带，看上去伤口处已经用了一些泥炭苔，他们还是懂一些医学知识（我记得很久以前，塞奇给我讲过鹿有时会拖着受伤的小鹿来到一片长满苔藓的地方）。我看看这个男孩：豆大的汗珠滚落在脸上。他看上去不到 15 岁。我小心地解开他的绷带。他努力克制着疼痛。

他的肘部粉碎性骨折。

“多久了？”我问。

“四天了。”那个男人回答。

我探回了身子。“对于骨折，我无能为力；最好的办法是截去胳膊。”我闭上眼睛，默默地祈求上帝赐教于我。

“不！我们是库尔德人，我的儿子必须肢体健全。”

这个男孩是他的儿子。我经过一番斟酌后开口说道：“为了保住这条胳膊，他也许会丢了这条命。或许他的胳膊保住了，但它却一辈子没有知觉。”

“他是一名勇士，而不是一个小孩，而他的胳膊是要拿剑的，他必须活下来并且完整无缺；那是我最关心的。履行你的诺言吧，否则让你葬身鱼腹。”

“希望能满足您的意愿，我的大人……？”

“莫格瑞。”

“莫格瑞大人，我需要我的袋子和一盆热水。”

“快去准备。”他开始在地上踱来踱去，然后停下来做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他叫乔纳森……”

我细心地把泥敷剂敷于他的患处；为了避免感染，挖去了伤口处的烂肉，用海索草、玄参清洗伤口，用一些雏菊把患处的脓血吸出来。我给这个男孩灌下了滴入 20 滴西番莲的欧椴茶用来止痛。

第一天，乔纳森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他的烧退了下來，第三天拂晓时，我知道他得救了。

在我被俘的第四天晚上，莫格端来找我，当时，我正睡在他儿子的身旁，他推醒我，把我拽到一边。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衣领，目不转睛地看看我。

“你不是渔民。”他低沉地说。

我咬紧牙关说：“我说过了，我是治病的，我跟随我祖父行医。”

他摇摇头，“我认识那些渔民；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抓住我的手，查看我的手掌，“不，你不是武士，也许你是一名巫医……这没关系，现在你是俘虏，库尔德人的俘虏。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从此属于海龙的人了。你将做你曾为我儿子做过的一切。给我们治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他松开了我，忽然站在那里呆呆发愣。库尔德人，苏格兰高地人的主要部族。他要开始行动了。

海龙人生活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他们的家园建在金黄色石灰石的悬崖峭壁上，放眼望去，周围是一片茂密的常青林海和高耸入云的被白雪覆盖的山顶。沿岸密布着一些狭窄的海湾；每个海湾都停泊着二或三只战船。我们的船沿着海岸行驶了二天后来到一个狭湾。海浪冲击着并排停放的二十只战船。向上看的是一座城堡，它由一块巨大的石头雕刻而成，顶上巧夺天工地刻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鹰：这就是库尔德人的城堡。我们终于到了。

我和妇女们被带上岸。她们很快同我分开了，被赶着来到一个由栅栏围起的一块地方。在那儿，她们同其他战利品一样被清点数目，然后分给武士们。我没有再见到她们。他们把我带进城里，穿过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

隧道，来到一个潮湿的、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旁，他们把我关在这间漆黑的房间里。第二天一早，二个男人来提我，把我带进一间屋子，只见屋里放着很矮的支架，支架上搁着木板。他们让我躺下，其中一个男人，用一块锋利的燧石，割断了我左脚踝的后腿。

后来，我知道他们对所有的奴隶和俘虏都是如此。他们不应那么残忍。有时文明人也像食肉动物一样冷酷无情。过了几天，我的伤口愈合后，莫格瑞让我去干活。

海龙人擅长接骨和医治一些外伤，别的不行。他们让我去医治一些常见的病，像发烧、伤风--而我的主要工作是医治库尔德年轻人中常见的脓疮，因为他们经常从事体育运动；或是仅配带着双面匕首去猎熊。

（一次，我发现我的病人又是乔纳森……孩子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气，总是争强好胜！）

海龙的妇女们从不找我去看病。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男人们担心因为我的出现会使他们的女人滋生一种男女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并不认为我作为一名俘虏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只是海龙的妇女们过着一种与男人隔绝的生活。我给武士们看病，却不许给妇女们治病。对于那些俘虏，只有当他们的孩子生命危在旦夕时，他们才会叫我，但往往为时已晚。

难以接近妇女，这就意味着当时机成熟时，我必须把握住；而时机不成熟时，我又不能轻举妄动。

我常常看见海龙的妇女们穿着掠夺来的长袍在城堡的走廊和长长的拱形大厅里走来走去。我知道她们看见了我。我注视着她们默不作声的一举一动：怎样站立，怎样走路，怎样举手抬足，怎样左顾右盼，怎样去应付地位低下的人和面对地位高贵的人。我把这一切记在心里，并请教了一些当地人。海龙的妇女们开始注意我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收获甚小，只限于表面这些。我开始发愁了，也许我应该去寻找机会。我开始把妇女的行动记录在案，我像一位天文学家似地记录下瞬间观察到的一点一滴的信息。我找到了一个可乘之机，但还不能最后肯定。有一位年龄较大的，体态胖大的妇女总是兴高采烈地东奔西跑。带有雀斑的皮肤和茶褐色夹带着灰色的头发，表明她不是土著海龙人。也许她来自内地一个部落，他们生活在白雪覆盖的山区。她经常出现在城堡的下等人中间，尤其经常去大厨房，她的名字叫布里格，是一名俘虏告诉我的，作为交换她让我吻她一下。我看见布里格经常上气不接下气，有时呼吸短促，紧紧抓住她的左臂，表情痛苦不堪。我知道这种痛症。我的夫人萨拉就有同样的症状。我把手伸进我的百宝囊，谢天谢地我终于摸到了我需要的药片。

我搬进了一间较大的房间，屋里有一扇长长的小窗户，使我有幸享有一线阳光。

屋里放着一个工作台和一些贮藏箱。我获得了一些自由，可以在冰冻到来之前去阳光普照的草地和凉爽的森林中采集草药和鲜花。当我出去的时候，我总是被带着一副长长的青铜镣铐，另一头铐着另一名俘虏，他帮我拿着百宝囊，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怕我逃跑，而是说我对莫格瑞非常重要。通常，被铐的是一名叫蒂尔的小男孩，他很坦诚，是一名库尔德人的后裔，他为此感到骄傲。他对我的家庭和我的过去毫无兴趣，并且，很快厌烦了整天陪我去树林。但他喜欢交谈，在我采摘于果仁或是植物时，提到的每一个闲聊

话题，他都会兴奋不已。一个土著的俘虏可能知道很多事情，我从这名奴隶的口中了解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

蒂尔毫无保留地给我讲述了传说中“海龙船”的护胸铁甲板是怎样制成的。初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海洋中捕到一条巨大的蛇，“海龙船”也因些得名，因为这些怪蛇吞下了巨大的蓝鲸，就像狼轻而易举地吞掉幼崽一样。怪物的牙齿和皮被剥了下来，用一块磨石，慢慢地把它磨成粉末。把这种粉末和树脂以及硬木树上的大量树液混合在一起，倒入铸模放进大窑中烧制就制成了“海龙船”的铁甲板。

可怜的米斯特拉尔，虽然我知道了护胸铁甲板的制作过程，但这一切对我毫无用处，因为整个米斯特拉尔地区还不过仅有一小片硬木树，而且海蛇只是一个神话。

但蒂尔给我进述的最重要的也是我最想知道的是库尔德妇女。他给我讲述了约娜。

她是库尔德头领雷萨尔森的年轻妻子。他宠爱她，并非因为她的美貌、温柔和身份，雷萨尔森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她是奇恩人，她父亲是黑山的领主--一位有权有势的盟主。她的梦可以预测吉凶祸福。雷萨尔森追随她的梦，因而变得强大无比。过去布里格是约娜的保姆，现在是她的贴身侍从。

忍耐和运气。我提醒自己，要有耐心，要等待时机。我的机会终于来了。那是一次告别寒冷冬季的盛宴，所有海龙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参加了，他们要跳个通宵。

库尔德的土著俘虏也可以参加这次盛宴。我静静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那天晚上，我的眼睛紧紧地盯在布里格身上，尽管她已不年轻，体态也有些臃肿，但她还是在海龙人奔放的舞曲中疯狂地旋转着。我站在大厅的阴暗处，隐隐地看见一个穿着深绿色长袍的瘦小的女孩，美丽的淡棕色的头发飘撒在肩上，她正在人群中旋转着，欢笑着。

这时，我听到“砰”的一声。随着音乐戛然而止。我推开人群，来到布里格摔倒的地方。她平躺在地板上，已经人事不省。我曲膝，掰开她的嘴，把一粒药片放入她的舌下。我撕开她的上衣、听听心脏，然后连续猛击胸部进行紧急抢救。这时，有人想把我拽走，但莫格瑞吼叫着，我继续抢救她。一个女孩跪在我身旁。我从余光中看到这个姑娘穿着绿色长袍。“你在做什么？”她对我大喊道。

“我在与死亡拼搏。”我把耳朵贴在布里格的胸前听一听，心脏的跳动很微弱。

我发现她颈下的脉搏在平稳地跳动“.....赢了。把她抱到床上，给她灌些茶水。”

“她是我的侍从，我照顾她吧。”

“赶快去办吧。”我转过身.....

看到她淡紫色的眼睛我并不感到吃惊。她像一头受了委屈的小鹿，我感觉无法正现她的眼神。

她的身后站着莫格瑞，他的身旁是一位穿着带有酒渍的皮衣、留着银白胡须的男人。这个陌生人的头上戴着象牙和黄金制成的皇冠。我不甘心但她很敏捷地跪倒在地。“愿为您放劳。”

雷纳尔森开口了，“你是达米亚诺，我的族人已经告诉我了。你做得对。”我仍然低着头。

“说话。”他命令道。

“感谢陛下。我可以继续照看这位受伤的妇女吗？”

片刻的寂静，然后一个轻柔的女人的声音：“雷纳尔森”

“你可以照看我妻子的侍女。”雷纳尔森把手伸给妻子。“走吧，约娜，凌晨快到了，我们继续去参加盛宴。”她附头看看她的侍女后说话了。

“我的丈夫。”

“我说走！”她的声音像霹雳似地炸开了。她转向我，她的头发像瀑布一样飘撒在肩上。“好好照顾布里格。”

“我会尽力的……王后。”

一个月来每天早晨我都来到布里格的房间。她是一个令你满意的病人，对你充满感激，从不报怨。能挽救她的生命，我感觉心满意足。

约娜也每天来看望她，当我照顾她的老保姆时，她静静地注视着我。这时，我感觉还是保持沉默的好，我感到她的目光火辣辣的。

我发现布里格特别喜欢音乐，并藏有很多乐器。经她的允许，我在其中找到一把旧吉他。给她检查过病情后，我坐在她的床边，拨动了琴弦，伴着琴声，我唱起了莱拉教我的歌。那是一首古老、伤感的情歌。布里格听不懂歌词；从她脸上的表情我可以读懂约娜的心情。

几天后，布里格能下床了，她来到我的房间。她站在门口，望着我乱糟糟的房间，把我叫了出来。我赶紧把手洗了洗，跟着她穿过从未走过的走廊。路过持剑守卫的女兵。我们一直爬到城堡的顶处，我的脚已经疼痛难忍。我们来到一扇青铜门前。这里没有卫兵。布里格打开门，把我引进屋里。

这是一个房梁低矮但很宽敞的房间。冷风从长长的阳台上吹来。房间里惟一的家具是一把豪华的真漆椅子（我想它是从米斯特拉尔的附属领地抢来的--我见过这种椅子）。一张小桌子，上面摆满了戒指、饰针和水梳，以及一面金色框架的镜子。床上铺着貂皮。阳台的对面挂着一幅画，因为画面褪色，上面的人物看上去像幽灵一样。壁炉在屋角一阵阵地噼啪作响。约娜独自站在房屋中间，身穿一件紧身黄褐色长袍--既庄重又美丽。

布里格退到走廊，随后把门关上了。

“一定要当心，达米亚诺。”我心想，“一定要小心谨慎。”

“我要向你表示感谢，因为你救了布里格。”

我交叉着手指，摆弄着大拇指。

“这是她的命运，我只是帮了她一把。”

“对你的看法，她们是对的。”

“‘她们’是谁，我的夫人？”

“我的本族姐妹们。你以为库尔德妇女不知道谁在我们城堡中吗？”

“不，夫人，我从不妄加评论妇女。我想知道她们如何评价我？”

她走到挂毯前，摸着上面的图案。她面对着墙说道：“你像一首歌走入生活……不是一名勇士，但你却毫无畏惧。虽然我们从一艘渔船上找到你，但你的谈吐像一位王子，你用一双手与死亡抗争……你看--你像上帝的使者与我们共同来到这个世界。”

“你的才华比你的仁慈更值得敬佩，我的夫人。”

她迟疑了一会儿，看上去很吃惊，然后用同样的语气回敬道。“这种仁慈需要赋予真理……我需要你的魔法。”

“这不是魔法，我的夫人，只是一些知识与技巧。”

她笑了笑。“你不必对我掩饰什么。作为大海的子孙，我们库尔德人并不畏惧魔法。我们的山中蕴藏着很多古老的秘密--用你的智慧把它开发出来，我需要你的技巧与帮助。”

“为您效劳，王后。”

她在房间里踱步。当她离我最远时，她讲话了。“我十九岁，已经做了三年的合法妻子了.....我还没有孩子.....我必须得有一个儿子。”

“夫人，所有的妇女都会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节奏和自己的孩子。”

“你不知道，我的丈夫，雷纳尔森已经不年轻了，而且他没有后代。我必须很快有一个孩子。”

“如果你没有孩子，雷纳尔森会再娶一个妻子，尽管你很漂亮，而且你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到那时，你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舒心。很抱歉，夫人，我想我帮不了你的忙。”

“你能够而且一定会帮助我--我的梦已经告诉我了，我梦见一个男人，他的头发像阳光一样，他独自站在森林中。他裸露的后背对着我。我走近他，看见他正用光秃秃的手砍伐木材，把折断的树枝种在雪中。一株绿油油的小苗便拔地而起。

这很清楚，你救布里格的那天晚上，我知道那个男人就是你--我的梦从没错过。”

她离我很近地站着，越来越近。我不得不后退了一步。

“嗯.....好吧，我可以为你们准备一种桧属植物汁。据说饮用它可以刺发情欲，提高性欲--”

“我的问题是不生育，而不是缺少尝试。”她的脸绯红，似粉红的薰衣草和淡粉的玫瑰。

“不，我肯定不会的。”我把眼神移开，看到了镜子。使我懊恼的是我无法正视她的眼神，面对她，我只能坦诚以待。我想起了查文莉，想起了塞勒梯娜，但事实是无论我的思绪在哪儿.....”“巫师进行的祭神仪式--它可以预示这块土地上的吉凶祸福。这里有真正的魔法和.....”

“还有什么？”

“它需要你的参与。”

我的脸先红了。此时空气凝固了，似乎随时要爆发一场风暴。

“走吧。”她低声地说。

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知道她还会来找我；她关心的是她的需求和她的内心感受。让我整夜冥思苦想的并非即将获得的成功，而是需要付出的代价。施展魔法容易，但要有一定的代价做基础，它是无法用黄金来衡量的。为了诞生新的生命，我们俩都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我有自己的追求，所以决不后悔。

她站在阳台上，背对着我：“两天后，雷纳尔森要去捕鱼，做好准备.....时机一到，我派人去找你。”

我在一个大托盘里拿来了需要的东西，四根蜡烛，一枝粉笔，一杯药酒和两个碗---一个碗里装着纯橄榄油，另一个碗里盛着羊血，他们根据我的意思选的是一只当年的小羊羔。

厚厚的窗帘把阳台遮上了。她坐在壁炉边的一把椅子上，她的脸在阴暗处。

“我该怎么做？”她的声音清晰而得体。

“把你的长发卷起来。”

她从桌子上拿起梳子，开始把她厚厚的长发向上卷梳。我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圈。

在圈上东南西北处各放一枝蜡烛，用火把烛芯点燃。我递给她一杯酒。

“这是做什么用的？”

“让你放松。”

她把酒倒入火中。

“把长袍脱掉，站在圈中心。”

她站着解开肩膀上的别针，长袍沙沙地落到她的脚上。烛光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我惊呆了，看到她走入圈内，我才恍然大悟。

她站在圈内，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用手指轻轻一推油碗。油碗便从托盘中升起，浮在她的头顶上。碗慢慢地倾斜，油从碗中涌出，倒在她的肩上、胸部、腹部和大腿上。随着油撒遍她的全身，她浑身颤抖着，但她紫色的眼睛并没有从我身上移开。

我调动着我的一切记忆，嘴里念念有词。一股神奇的力量灌注我的全身。首先是胸部，然后从胳膊，到达手腕、手掌、手指。我的指甲闪闪发光。我把左手浸入羊血中，然后走进圈内。

我触摸她的地方留下一团火。她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美丽的雕像，又像一头受惊的小鹿。我触摸她的地方，从丰满的乳房到纤细的腰身，连成了一条火舌。我触摸着她的额头，在她的额上留下一颗星星。“想一想，说出你的心愿。”

“一个儿子。”

我用手指触摸她的唇，手指往下，触摸她的胸部。她呼吸急促，她身上的火变成了色彩斑斓的彩虹。

“完了。”

火舌像破晓时的薄雾一样慢慢地消失了。我退了出来，拣起她的长袍。

“夫人，我们做完了。”

她走近我，把我的脸托在手中。“不，还没有完。”她的嘴找到了我的唇。

在布里格内心深处一定存在着忠诚与感激、与恐惧之间的尖锐斗争。这一切对她来说是多么艰难。这七天来，因为她的尽心尽力，才使我完全自由地来到约娜的住处。每天晚上她都随身关上房门，站着望风直到黎明。

我与约娜做爱好像每个晚上都是一生中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她有些怅然若失。

第六天晚上，当我们躺在她貂皮床上拥抱时，她告诉我雷纳尔森两天后就回来了，我们只有这一个晚上的时间了。

第七天晚上，当我们躺在床上时，我递给她一杯酒。她笑了，紧紧搂住着我的脖子。“有你的吻，我就不需要酒了。”

“你给了我生命，我要与你分享那种记忆。”

她坐在那里，她的乳房像丰硕的苹果在风中摇摆。“我要得到你的每一个部分。”她说。她把头一仰，一杯酒一饮而尽。

我把她搂进怀中，抱着她直到她入睡。我注视着她，她的眼睑在抖动，她的腿像一名游泳运动员轻轻地打水。我知道我的魔法生效了。我把她的头发缕到耳边，轻声地对她说珠宝、山脉和神灵。

在贝尔塔，春播后，海龙的首领们聚集在库尔德人的城堡前。计划下一

步的行动时，雷纳尔森发布了两件重大事情。第一，所有的海龙人要携起手来去攻打靠近米斯特拉尔西海岸的位于月亮圣地的被云层笼罩的泰尔卡山。因为那是一块无人问津的领地，很久以前，阿拉顿把大怀维恩的财宝藏于那里。第二，约娜有孩子了。

海龙人欢呼雀跃、整个城堡震撼了。

哭泣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翻身坐了起来，听见整个城堡哭喊声震天，当我肯定这一切时，我起床，找到那只紫色小药瓶，我把瓶中的乳液溶入一些在水中，一饮而尽。我独自来找约娜，她正在等我，手中拿着一把双面匕首。

她用呆板的语调说着：“他们爬上了山，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把他们全部埋在了下面。雷纳尔森、莫格瑞和所有的士兵……米斯特拉尔人的枪炮声一时响作一团，船只在大火中熊熊燃烧……”

“我的梦从不会出错，虽然我没有听到这一切。告诉我，达米亚诺，那是怎么回事？我的梦从不会出错……”

我跌跌撞撞地来到阳台。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海面上一只被炮击中的战船。

桅杆打飞了，船尾已经烧焦了。

“你的梦没错，约娜。”

她跑过来，把我逼到墙边，在我的胳膊和肩膀上乱扎乱砍。她一次次地举起匕首，哭着骂着。但伤口并不深，我的内心一阵阵剧痛。当她住手时，眼里噙满了泪水。

她把匕首递给我。“杀了我，因为我不能杀掉你。”

“不，王后，我选择了另一条路。”我把她搂在怀中。她哭喊着、愤怒、悲伤和爱交织在一起。

我的腿开始打颤。“请扶我到椅子上，约娜……”

她把我的头托在手中，紧紧地盯着我，她的脸突然苍白了“什么路？不，达米亚诺，不……”

“椅子……请……”

我倚着她走到椅子旁，我把椅子转了个方向，这样我可以看到天空，看到阳光。

她跟在我身旁。我待着她深红色的头发，我的手指渐渐失去了知觉。

“为什么？你一定知道我不能--”

“--我们不能。如果我们在一起，他们会知道内情，你会在孩子惨死之前眼睁睁地看着我痛苦地死去……”

“……我不能忍心失去另一个……你会有一个漂亮的儿子。把他带到奇恩人那里，去大山……离开大海……”

她娓娓动听地向我倾诉着。

天变得越来越冷。

“我爱你，一如既往。”

我强迫自己睁开眼睛，但我只能看到约娜的脸。

“……我可以永远为王后效劳了。”

## 月下漫步

## ——现代民间故事

马克·安东尼

### [ 作者简介 ]

马克·安东尼正是作音的本名，作看即将从科罗拉多大学取得人类学学位，目前正在申请进入研究生院学习人类化石学，作者喜欢徒步旅行，偶尔也跑一跑步。

初夏时节，他常在一所山间小屋中度过，在那时，他总喜欢读一些书，至今这仍然是他的一个爱好，作者将一部以本故事的部分情节为基础的小说变于出版商，另外，他指出，自己自由地生活在如诗如画的经历之中。

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他为出版而认真写作的第一篇故事，我们相信，更多的小说，故事将接踵而来。

在这个城市中，尼克拉斯·格雷（尼克）就住在一个褐色市区的一条褐色的街道上的一间褐石建的房子中，至于今晚，他还是这样，然而现在，他决定离开，锁门时一回想，他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开这所房子，他只知道，当他看着那光秃秃的 60 瓦灯泡昏暗的灯光照射出的部分脱落的粉红色墙纸时，他不能再忍受住在这样一个四壁肮脏的房间里。

就要划上门闩，把钥匙从锁中拔出时，尼克改变了主意，为什么不能不锁门就离开呢？也许除了把几件衣服塞入旅行袋以外，尼克丝毫不像一个打算回家的人，甚至他不时觉得水管中有可能还淌着洗碗的水。

另外，有什么东西让别人偷呢？当然不是电视机了，绝对不是，那是今天最后一个背叛他的了，正当尼克打算忘却一切、忘却在这一天中他的其他背叛者时，随着几缕电光，电视机中的内部电路被烧断了，其实他早该想到这一点，毕竟，“3”是他的幸运数字，今天早晨当他走入住宅区保险公司时，像往常一样，棕色的大衣下穿着简便的衣服，扑通一声将他那破旧的公文包放在办公桌上，却发现那已不再是他的办公桌了，在周末，有个乳臭未干，面带粉刺的小子溜进了办公室，占据了他的位置，他叫温德尔，尼克是在将那小子的名牌摔成两半儿时才知道的。

“抱歉，尼克”，住宅区保险公司经理，穿着一身双层的方格呢衣服，拍拍尼克的肩膀说道：“这是个钱的问题，你是知道的，而你也正是由于没有为公司赚那么多钱”。

尼克将公文包扔到地上，也许并不是对经理表示不满，但也许是的，作为一个从自己位置上被踢出来的职员，他充满尊严地走出保险公司的大门。

紧接着，他就发现他的汽车失踪了。

“是啊，这是一个钱的问题，”尼克边说边反复检查停车处，“正在计算”但停车处根本没有 1974 年出厂的蓝色的雪瑞·因帕拉牌汽车。尼克疯狂地将他踢烂，然后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他从来就没钱坐计程车。

回到家后他发现，即使他最小的愿望--我爱露茜，也由于电流不稳而不能正常观看，于是尼克认定，也许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作对。

尼克决定出去走走，去哪，去多长时间都无所谓，他把那件黑乎乎的军用雨衣披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沿着残缺不全的褐石台阶走入了晚春的寒冷的深夜，一轮满月正从街中砖房的阴暗角落上万升起，无心地看着各家各户，但月光却一反往常的柔和与清澈，而是强烈地照射着这些低矮破旧的房子，使砖石中的破裂街道上的坑凹以及垃圾箱中的每一件废弃物更加明显。



尼克停了停，忽然意识到他从未在白天里看看这些房子，他总是拉上窗帘，而且在这条街里，人们也不喜欢在天黑后出来闲逛，尼克一时间有些迷惑，是不是自己从一扇熟悉的大门走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突然，一对亮度不同汽车头灯灯光扫过他的双眼，他眨眼的同时也将那种奇异的想法抛掉了。

他呆站了一小会儿，然后，鞋蹭着地在月光中继续向前走，晚风轻抚他的脸庞，但却折磨着他的鼻子--饭菜的香味，汗臭、汽车废气的气味，在肮脏的油腻腻的水中弥漫着恶臭味，所有这些都告诉尼克，这就是城市。

过了几分钟，他的步子开始有了节奏，每一下都像是把一些事情震出他的脑子而落到太行道上，他挺了挺胸，走过一排排街灯，人群和三级剧院，敞开衣服，如同希望黑暗更接近一些，他甚至开始觉得这种步行对他有好处，也许现在他应该回去，坐在弹簧垫上喝一杯咖啡。

接着，尼克看到了一个黑人老头儿。

那老头坐在街灯下，吹着高音萨克斯管，他吹的好像是“奇异的美”，又好像是“圣人来临”，很难辨别，尼克并没有认真听，而且看看老头儿的手指，那手指又黑又脏，关节肿胀，但却灵活地按动着那支不得不用钱来固定按键的萨克斯管，尼克以为老头儿坐在对面的拐角，仔细一看，却发现自己就在他的面前，近得伸手而及，近得可以看到他眼部深深的白色疤痕。

老人又吹了一会儿，突然停下，那最后一个音节慢慢地随风消逝，然后他从胸前的口袋中拿出一条皱皱巴巴的手帕，轻轻地擦着他干枯得褐色的嘴唇。

“欢迎你，孩子，”老人发出萨克斯管般的浑厚而嘶哑的声音，随手摸到折叠椅上破旧的乐器箱中。

尼克几乎喘不上气，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又浓又热，街灯柔和而温馨，“完成它”，尼克费了很大劲才说出来。

“是的孩子，我已在这儿等了你一个晚上，希望你别介意，你有点迟到了”。

老人摸索着将萨克斯放入箱中。

“迟到？”尼克问道，稍微下蹲以便能平视老人的脸，那是一张凸凹不平，日久风化了的脸，是一张好似隐藏着一百年沧桑的充满皱纹和裂口的脸，他的双眼产不由于四处张望而显得那样瞎。

“什么事我迟到了？”

“你不知道？”老人轻声说道，像是自言自语，“当然啦，你不知道。”他又大声地说着，隔着褪色的斜纹布裤子拍打着他那柴禾般的膝盖。“老斯科劳格，你变得越来越慢了，”他转过头来，稍稍感觉到了尼克的不安，“你当然不知道，我们正在等你，而你并不是在寻找我们，好吧，我想我该告诉你，我叫斯科劳格，别人都叫我老斯科劳格，”尼克抓住了他突然伸出的手，这一抓比他想的要温暖些，有力些，还有一种旧皮革似的光滑。

“我叫.....”尼克想说出自己的名字。

“尼克，尼克拉斯·格雷。你住在，或者说，刚才你还住在东七十一大街 1762 号，第三号公寓，你只有六英尺高，稍稍有点儿瘦，你有棕色的头发和一双灰色的眼睛。孩子，以你的面貌完全可以使女士们倾心，如果你不总是那么严肃的话，”老斯科劳格不无得意地坐在椅子上。

“你并不瞎，不是吗？”尼克一边责怪一边站起来，但是看到老人暗淡的眼球在眼窝中转动，尼克知道他确实看不到，接着他又蹲了下来，“你是

怎样知道这些的？”

“孩子，我的眼睛不管用，但我仍能看见，”老斯科劳格从口袋中拿出一个小包，“想要一块多汁果味口香糖吗？”尼克点点头，接过口香糖，几乎没注意到口香糖塞到口中的味道，“我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就像我知道你就是今天晚上要来的那个人一样，你要去阻止布莱克·加特·杰克。”老人说道，接着就是一丝狞笑，露出令人吃惊的雪白而整齐的牙齿。

“阻止谁？”尼克问他发现了另一个街角的怪人，虽然他觉得这一切不是真的，“我今晚不想做任何事情，我只想出去走走，这也是为什么我离开公寓的原因。”

“你离开公寓实在是件好事，孩子，”老斯科劳格说着说着，突然身体前倾，用一个很有劲的手指头戳尼克的肩膀。口香糖、香烟、葡萄酒的味道慢慢地飘浮在他们周围，“如果你仍呆在那儿就会像老鼠死在猫肚子一样，像我和其他人一样，加特·杰克也知道你就要来了，但是月亮升起前他什么也不能做，月亮可给予他力量。”

“可是你们要我做什么呢？”尼克问，正当老人沉默不语时，尼克听到了远方的警报器声和笑声。

“你要得到那个避邪符，这就是你要做的。孩子，”老斯科劳格的嗓音突然变得低沉而神秘，尼克不得不将身子弯得更近。

“你得到他后，加特·杰克将无异于一只蹲在消火栓前的狗，”说到这里，老斯科劳格大笑着拍打膝盖。

“如果我不去呢？”尼克问道，又忽感眩晕。

“那么加特·杰克就是让我们，包括你在内，去服从他的命令，你可知道，那并不是去花园摘几朵花那么轻松，如果有黑暗幽灵的话，加特·杰克就是，相信我，孩子，我们有很多人要受苦。”

“你指什么，我们所有人？”尼克问。

“除了抱怨与提问，你的脑子里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尼克不安地摇摇头，“那好，”老人说：“还有一件事，我来告诉你，孩子，在别的地方还有许多你不认识的自己人，也许你曾经看见过，每天像你一样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几乎注意不到我们，如果看到了，他们绝不会看第二眼。而是去想工作午餐或是应该去干洗衣服之类的事，但是我们确实存在，有时正是由于我们所做的，使他们在令人羡慕的位置上过着温暖舒适的生活，他们却习惯于此，而从未对我们说一句感谢的话，不，我们是疯子，是雇用廉价工厂中的傻瓜，是无业游民。”老斯科劳格发出一种干涸音阶极高的笑声，“但像每天这样的夜晚，他们的处境和我们一样，发生任何事，全靠你自己了，厄克，我的孩子。”

“可是，我并不知道那个避邪符在哪，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尼克说着，站了起来，“天啦，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关系，孩子，”老斯科劳格说，狞笑着取出萨克斯管“只要一直往闹市区走，你就会到那儿，你要留心者加特·杰克派人跟着你，”他把萨克斯管放在嘴边。

流淌出的一些尼克根本识别不出来的曲调，也许是“噢，苏珊娜吧。”

“你在说什么？”尼克喊道：“我不明白，”老人只管吹，黑漆漆的眼睛望着别的地方，最后，尼克不再问了，拖着脚离开了，他开始往他的公寓方向走，接着又转身想看那老人最后一眼。而街灯下的光亮处却不再有任何人，

他停了停，又真真切切地听到萨克斯管的声音，像回声一样远而飘渺，在黑暗中以自己的方式诉说。

尼克微微打了个寒战，他拉紧衣服，转过身继续走，这一次是朝着闹市区。

尼克走着，他穿过蜿蜒在幢幢公寓楼间的窄窄的小路，穿过白杨树围绕着的宽阔的大街，月亮已经升得老高，给城市带来一丝朦胧，一路上他未遇到任何人，没有老萨克斯手，没有加特·杰克，连看着差不多的都没有，到现在一路上还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尼克意识到这座城市原来是空得另人难以相信，好像每个人都在家里等些什么。他偶尔还能听到一种笑声，那声音又高又远，尼克始终觉得那声音在愚弄他，也许正在跟着他。

他走过一家餐馆，在闪烁的霓虹灯和萤光灯下几个人在进餐，他决定歇一会儿，喝上一杯咖啡，当他坐在椅子上时，明显感觉在塑胶台布下他的脚在呻吟，于是踢掉鞋子，搓搓脚趾，他看了看周围的顾客，有一个着粉红色的老太太坐在桌前，旁边还有一只粉红色的贵宾狗，两个卡车司机坐在柜台前粗鲁地大笑，一对芝加哥的年轻夫妇坐在一张桌子前，在白色桌布上的两人的手紧紧相握。

“你要点什么？先生？”有人问道，尼克抬头看到一个穿着一身粉红色聚酯的女人飘飘地站在那儿，她叫罗莎，这是从她胸前大堆的花边和褶绉上的名牌知道的，她向尼克微笑着，艳红的嘴唇，不时地嚼着一块大概是很不错的香糖。

“噢，只要一杯咖啡，”尼克说。

“好的，先生。”罗莎答道“你不想要一个上好的丹麦苹果吗？你一定不相信，它还是新鲜的。”尼克点点头，她笑着说：“马上送来，先生。”接着她就跑回柜台。

几分钟后她送来了咖啡和苹果饼，温柔地对尼克说：

“如果您还需要什么，请告诉我，先生。”她到了其他桌子，但尼克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她刚才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也许那女子还未觉察，尼克情不自禁看了看周围，他看到每个人都在转过头去，好像一秒钟之前大家都在看他似的。

他开始吃苹果饼，喝咖啡，这时他的脚也开始不再那么疼痛了，他把脚又滑进鞋子，罗莎问“您还要什么吗？”听到尼克说不，她把账单放在桌子上，对尼克说：“您可以吃完付账，先生，谢谢。”

尼克大口喝下剩下的咖啡，走到交款处，罗莎也负责收款，她算出总数，收了尼克的钱，当她递给尼克找回来的零钱时，问道：“先生，今晚你要去哪。”一时间整个餐馆一片寂静，只听到一支叉子摔到盘子上的声音。

“噢，哪也不去，真的。”尼克说：“只是出来走走。”

“噢，噢，”罗莎点点头，好像刚才尼克说的话证实了什么，“现在，先生您听着。”她从收银台的另一侧向尼克倾斜着，带着一股肥皂和香烟的味道，“您今晚要做什么也许与我毫无关系，或许也有关系，但在任何情况下请听从我的劝告，如果您遇到某个人，如果她问您什么，要记住，你的回答可能就是没有答案，明白我的意思吗，先生对她眨着眼睛问尼克。

“噢，好吧。”尼克回答“谢谢。”

“没关系，”她说“要薄荷糖吗？”尼克从她拿的篮子中取出一块，“谢谢您，先生，欢迎再来”。

“一定。”尼克说着走出大门，他肯定餐厅中的所有眼睛都在盯着他，但他始终目视前方直至走入黑暗中，当他回头看时，餐厅已成为黑暗中一片灿烂的金黄，那对芝加哥夫妻仍在执手相望，卡车司机们又在为一句粗鲁的言辞而发笑，罗莎正在为那位一身粉红的老太太找钱，如果不是胃中的苹果饼在下沉，尼克也许会认为他根本没到过那儿。

他刚刚转回头，就撞到一个石柱，眼前火花飞溅，他不得不抓住那厚重的柱子保持平衡，过了一阵子，尼克才感觉到，那柱子并不是凉的，实际上很暖和，忽然柱子发出一声暗笑，低沉得就像隆隆的雷声，尼克顺势后退了几步，原来他撞到的根本不是柱子而是一个跟人差不多的东西，那个人（尼克认为只能这样称呼他）至少有七英尺高，所有的突起之处长着短而硬的毛发，他穿着一件印有褪色了的巴里·曼尼罗照片的黑色T恤衫。

尼克并没有多考虑那东西的奇怪味道，相反，他慢慢地后退，接着他听到身后有笑声，一扭头，看到一个很瘦、鬼鬼祟祟（黄鼠狼般）的人，穿着一身白，脖子上挂着至少有一磅重的金链子，两个矮矮的女人飘飘地走向马克，一边一个，尼克使劲往两边看，寻找逃走的路，她们俩都在咯咯地笑，当然没有逃路了。

“好吧，好吧，现在我们得到了，”皮条客（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高兴地说：“像是陷阱中的兔子”。他大笑，两个妓女也跟着一块儿笑，皮条客的笑声突然停止，“嗨，你们俩住嘴，”他大声喝斥，因为她们没有很快地停止令人作呕的笑声，“好吧，尼克，我的老板派我来照顾你，”他用一只戴满戒指的手从胸袋里拿出一个小瓶，轻轻嗅一下，然后递给了两个女人，“老塞要怎样处理你？”

“让我走？”尼克试着小声问道，但老塞慢慢地摇着头，狞笑着，他的金门牙发着亮光，他的脸坑坑凹凹，像是带有痤疮的月亮，尼克冒出了冷汗。

“不，尼克，如果那样，加特·杰克是不会高兴的，”巨人老塞说着走得更近了，像对待皮衣一样扔走两个女人，“我只需把你交给萨米……”尼克听到身后一个沉沉的咕噜声，“看来现在不用太麻烦我了，不是吗？”巨人问着，这时尼克已经闻到了他的同类的味道，一种让他想到冰箱顶层放了一个月的橘子的味道，突然，尼克听到一个很小的声音，同时感到有一个冰冷的利器抵住腹部。

“我可以自己干掉你。”巨人道：“那再公平不过了，怎么样？”尼克坚决地摇摇头，巨人用来使头发光滑挺顺的油脂发出一种有毒的废物的味道，尼克紧咬下唇以避免呕吐，“不，不行，”巨人说着，放松变形刀后退了几步，他指着一个小垃圾箱，其中一个长腿红头发的女人帮他脱下外衣，铺在垃圾箱上，巨人坐下，点了支烟，又递给尼克一支，尼克拒绝了。

“告诉你，尼克。”巨人边吐着烟圈边说，“我们将进行一个小小的竞赛，我给你出个谜语，如果你回答不上来，你将决定你更愿意让我和萨米谁来杀你。”尼克又听到了咕噜声。

“孩子，这听起来是不是公平一些？”

尼克的声音便咽得好似喉咙中有只死青蛙，“如果我答对了呢？”

“噢，你不会的，尼克，”巨人说道，两个妓女又在咯咯地笑，慢慢走到他身后，软软地靠在他的窄肩膀上，“为了让你高兴高兴，如果你答对了，你可以走，就像你要求的那样，准备好了吗？”

尼克很快地点头。

“好吧，”巨人向后抚了抚满是油脂的弯曲的头发，“请回答，我的教名是什么？”巨人得意地吐着烟圈，两个妓女轻声地赞美他出了个极好的谜语。萨米一句话也不说，但尼克却可以感到脖子后暖而湿的呼吸。

“噢，你的教名，对吗？”巨人点头肯定了尼克的问话，“好谜语，有提示吗？”巨人扔掉烟头，走近尼克，嘴咧得更大，变形刀已准备好，在月光下发出一丝丝寒光。

“没有提示，尼克，”他说，“现在回答，时间到了。”

尼克的脑子中隐隐有种想法，但不明确，他所想的只是那颗金牙越来越亮，因为巨人走得越来越近了，一时间他有种疯狂的欲望，想喊出“温德尔，”但当巨人拽出胳膊，准备用刀捅尼克的腹部时，那个想法突然出现了，尼克记起了罗莎，记起了她靠着收银台时说的话。

“没有答案。”尼克结结巴巴地喊道，“你没有教名”。巨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怒火扭曲了他长满麻子的脸，瞪着鼓溜溜的眼珠撤回刀，然后又将它对准尼克的喉咙，尼克感到了一滴热血顺着皮肤下滴，接着那刀一闪而过，尼克听到它被扔到人行道上了。

“离开这，”巨人的声音充满怨恨，他从一个女人手中抢回那小瓶。又嗅了一下，“走开，”尼克吓得不会动了，他用一个手指摸了摸喉咙，这时巨人转过身去，示意两个女人和萨米，但那个红发女人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走向尼克，她很美，她把一个叮当响的银制的东西从手腕上取下来又套在了尼克的手腕上。

“我喜欢你，”她轻声说，“记住，要是有人再像这样伤害你，请想想我，桑德拉，”她温柔地吻了尼克的脸，然后快步跟上巨人，当她追到他时，又靠在他的肩上，尼克看到他们彻底淹没在黑暗中才舒了一口气，他的脖子仍然疼痛，但血已经止住了，当他动时，手腕发出轻轻的叮当声，他看了看桑德拉给他戴上的银项链幸运符，幸运符是一些铃铛，随着轻微的晃动发出音乐。尼克想把它取下来，但他发现办不到，又试了一会儿，他耸耸肩就又继续往前走了。

“等一会，尼克，”他刚刚走出两步就听到后面有人叫他，尼克转过身，害怕这次又见到什么东西，但是声音传来的小路上却空无一人，一只垃圾箱的盖子嘎嘎地响着，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小而高，音乐一般，“到这儿来，尼克，在垃圾这儿。”

尼克使劲地往大难垃圾旁的阴影处看。开始，除了一堆放得很久的垃圾以外，他什么也没看到。接着，空地旁的一个小小的动静吸引了他，尼克走近一看，那只不过是一只肮脏的游荡在街上的野猫，正用着高贵的姿态舔着爪子。

“就是一只野猫？尼克，刚刚见面就侮辱人家是不礼貌的。”那只猫说着，从垃圾中的软垫上跳下来，向前斜了斜身子，伸伸懒腰，这样却弄乱了它一身脏兮兮的毛。它又轻轻抖了抖后腿，打个呵欠，在月光下露出一口小白牙，接着跳上了一个凹陷的垃圾箱的边儿上。它试着将一只爪塞进去，但又立刻撤了回来，皱着鼻子，不屑地扭着胡子。“在这里什么都不用计较，”那猫说着便正经八摆坐下了，尾巴贴在脚周围，用一双大大的、灰绿色的眼睛打量着尼克。“抱歉，尼克，我忘记告诉你了，我叫费思伯恩；塞德斯·J·费斯伯恩”，塞德斯向尼克伸出一个小爪子。

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表达方式，尼克轻轻地握了握那伸过来的爪子，但

立即又撤了回来藏到身后。“嗯，J代表什么？”尼克没有其他的可说。

“什么，当然是汤姆的意思啦，”那猫答道：“你还要问什么？”

“听着……塞德斯，很高兴见到你，但是我必须去……哦……”尼克不再往下说，开始踉踉跄跄地走出小巷，他的脚滑进了一个十分泥泞的东西里，这使他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塞德斯晃晃当当地走来，跳到尼克的大腿上，呜呜地叫着，尼克不情愿地把手放在它的背上。

“听着，尼克，”塞德斯站起来，后腿直立，把爪子放到尼克的胸前，说道，“你还是没明白，你一直都很顺利，但你以为这只是个游戏，只不过有点怪诞罢了。”

“嗨，我并没有要求这样做，”尼克反感地说，“天啊，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想，现在我要回家了。”

“我不在乎，尼克，”塞德斯说着，粗糙、粉红色的舌头在肋骨上舔来舔去。

“你的房子已经被烧了，一个小时之前，里面的东西全部烧掉了。这是你我的朋友加特·杰克对你表示礼貌，这也给消防员们出了个难题。他们只能减慢大火吞噬房屋的速度。有趣的是，楼中的其他公寓没有一丝烟熏的痕迹。

“上帝啊！”尼克深吸一口气，就像是冰块一下子从路面上跳入他的肺里。

“先是巨人和他的同伙，现在又是这件事，我真不知道如果我再继续下去会不会被人干掉。天啊，我真不知道。”

“哈哈”，塞德斯胜利地鸡鸣叫着，用爪子重重地打了尼克一下，“那儿，现在你承认你确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知道你答应过做什么了吧。”

“不！”尼克突然站了起来，把塞德斯扔到路面上，“不，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跑遍整个城市，只是为了找一个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样，在什么地方方的避邪符，同时还要去猜一个怪物的中间名字。”“那是一个石制的扶梯扶手，尼克，用两支可以拿起，”塞德斯说，“并且，我告诉你，尼克，你是唯一能摸它的人。老斯科劳格是个浪漫的人，他也许希望只靠你自己偶然发现那东西。但是我会告诉你它在哪，图书馆、闹市区中的那个。”

“图书馆，”尼克呻吟着，那儿有一百个那样石制的东西。哪一个？”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更多的呢，尼克？”塞德斯冷冷地舔着爪子。“你可能不去取它，你要回你的安全的小屋，你看到的只能是火灾后的外壳。也许那时你会回心转意，但已经太迟了。”

“好，我去，我去。”尼克愤怒地说。

“你发誓？”塞德斯问。

“是的，我发誓。看在基督的分上，告诉我是哪一个，”尼克要求着。

“噢，这个，”塞德斯的声音听起来很不感兴趣，它跳了跳，“我知道的也很少，你只有自己去发现立了，但一定要在月亮落下之前得到它，尼克，如果你不能在月亮落到天边之前得到那避邪符，那么，加特·杰克将随心所欲，永远都是。但不要担心，尼克，你不会很痛苦，毕竟，你也许会第一个被他毁灭的”。说完，塞德斯转过身沿着小巷走去，尾巴在风中左右摇摆，而尼克仍悬着下巴呆站在那儿。

尼克刚刚有所意识就听到那小猫的声音又飘了回来，“不要忘记，尼克，这是真的。不管你是怎么想的，加特·杰克将伤害你和我们大家。记住……”剩下的话则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尼克倒在了路面上，又坐了一会，作了一

个深呼吸，就站了起来，望望天空。月亮已经开始下沉了，尼克又开始了向市区的行进。

闹市区的摩天大楼在他身边穿梭而过，装束漂亮的守卫让尼克想起 2001 年的独立的石碑，交叉路口既没有人也没有车，当他走入大街时，他感觉自己在喊“啊……噢……”，但实际，却没发任何声音。像任何人一样，尼克知道将要闪电。

接着，果真闪电了。

他旁边的一个井盖突然从井口飞了出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团烟雾，亮而灼热的火花，就像运动健将的飞盘直到轰轰隆隆地落在街面上。更令人不安的是，尼克肯定刚才那里并没有一个下水井口。但他善于抓住机会，他没法使那井盖停一会儿，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穿过交叉路口。然而前方原来并不存在的一个下水井口在尼克面前突然爆炸了，尼克扑了出去。

正当他在地上滚时，他又听到曾经跟踪过他的嘲笑声，但这一次是从前面发出来的。尼克起来后顷刻间看到人行道上有一个纤细的身影。街灯下，他看到了黑色的皮毛，金属般的和一个小的银色的东西悬在一只耳朵下。那身影突然摆动戴着按满钉子的手套的手，下水井盖飕飕地从尼克身边掠过，有一个只差几寸就打到他的脑袋。

接着烟雾缭绕，那身影也不见了。当尼克俯身扑向地面以躲开三十磅重的飞行的铁盖时，他几乎看不到对面的台阶。

他的脸并没有撞到地面，相反，他正面对着一口正在向外喷雾的黑洞洞的下水井。

另一个井盖在旁边不停地当当作响，尼克想起塞德斯的劝告，他会死的，真可怕。不敢再多想，尼克走向他能看到的唯一出路，然后跳入下水井。他听到一种发怒的尖叫，一种忽然又变成满意的尖笑声。

尼克下沉的时间比他想像的要长些，落地时要困难些，他在黑漆漆的水中挣扎，以为自己快要溺死了，因为他根本不能呼吸，但是好在瘫在那儿不动，使肺部的紧张减轻了，他开始哆哆嗦嗦地杂乱地呼吸着。他站了起来，才知道水不过有一尺深，虽然那种恶臭足以使他倒下，还有那些他想都不愿意想的小东西漂浮着，使得他站在那发出一声“哎哟。”

就在尼克意识到他可以看见，一个微弱的，青灰色的影子围绕在他周围，尼克有些怀疑那也许是月光。于是他抬头向上看，却发现原来的下水道口不见了，只剩下光滑的墙。

“噢，太棒了，”尼克的声音大得飞出了墙外，“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一阵叽叽的哨声又好像是疾驰而来的声音从远方传来，尼克觉得应该立即找一个出口。听着那声音，好像是十六世纪以来的所有老鼠都回来了，每只听起来都那么饥饿。

水被卷了进来，发出汩汩的声音，不停地向下拽着尼克脚，阻止他的每一步。

更多的水顺着墙流了下来或从顶上向他倾泻下来，直到尼克感到潮湿腐烂和尸体的气味已经渗入他的毛孔。他拼命地向前挣扎着，但却没有经过其他的下水道口，只有乱七八糟伸展和弯曲的通道。很快，他就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原地打转还是在转成八字形，但哨声和沙沙声却越来越近了。忽然他跟跄地走进一个大一点儿的屋子，许多圆柱通道的主要汇合处，每个通道都喷出不同的混合又臭又脏的液体，令尼克高兴的是，当他看着对面的墙壁时，

他抓住了通向一个下水道口的金属台阶。

“我想知道，对于将出口隐藏在这儿的设计方式，消防队长会说些什么？”尼克说着，便十分困难而又坚定地走过粪之类的肮脏东西。正当他走到一半时，一只短嘴鳄突然从下面的泥中钻了出来，大大的下巴啪啪地准备咬什么东西。

尼克猛一后退刚好逃出来了，拼命地摆动双手，又坐回泛着臭气的水中。他感到急驰的老鼠就在身后不远的地方，但又好像它们只想过路罢了。

“难以置信”，正当尼克说着，一个大鳄鱼已走近了他，张着大嘴，完全可以将尼克一口吃掉，“我常常告诫人们不要激怒小短嘴鳄，不然就会发生这种事。”他抱成一团，等着自己的骨头被咬成碎片。

然而那短嘴鳄却停下来，浮在那儿，盯着尼克。它闭上了嘴，然后尼克注意到它那鼓溜溜的眼睛对他眨了一下，同时让尼克看到了一只短嘴鳄是怎样露齿狞笑的。

一对小爪在尼克的脖子旁乱抓了几下，他痛苦地叫了起来，猛地把一只正常大小的老鼠抛到对面，他立即快速跑到梯子上（给鳄鱼留下一个大的空间），登上滑溜溜的阶梯，向上推下水道盖。但却丝毫未能移动。

成千上万的老鼠蜂拥而至，个个闪烁着红红的小眼睛。短嘴鳄见了，老鼠们在迅速地梯子下层层堆积，那高度正威胁着尼克的脚，他使出全身力气，但下水道口的盖子锈得太紧了。一只十分强壮的老鼠跳到了尼克的鞋子上，他拼命地要把它甩下去。这时气压突然有所变化，尼克几乎要大喊出来。

气压变得越来越高，尼克以为他的脑袋和耳朵都会爆炸。接着的一个巨烈响声“砰！”，尼克脑袋中的血液顿时像苏打水一样嘶嘶地响，下水道口的盖子飞了出去，尼克也就这样从白色烟雾和强烈的火花中飞出去。

尼克跌落在路面上，又向前滚了几圈，最后躺在那缓了一会才清醒过来，耳边还能听到许多下水道口的盖子崩出来又碰到一边的声音。突然，尼克的周围响起雨点般的扑通声，还有尖叫声，尼克知道那是老鼠们的声音，尼克晕乎乎地爬起，飞速逃离这个充满烟雾和灾难的地方，直到撞击声慢慢减弱时他才歇一歇，手放在膝盖上，舒了口气。

夜晚变得更冷了，尼克裹紧衣服时发现衣服完全是干的。他看到月亮离建筑群的顶部几乎只有一半儿远了，于是一瘸一拐地向市区走去。

去图书馆还不到一英里远，但尼克不得不停下来。在那双松松垮垮的破鞋子里，他那双起满水泡的脚使他感到一阵阵痛疼，那个餐馆似乎是很遥远的地方了。他一边蹒跚，一边扫视着大街两侧，所有的熟食店，咖啡厅都是黑暗而且寂静，尼克估计到这又是一个加特·杰克为他安排的小伎俩。

这时，尼克看到了霓虹灯柔和的红色灯光，“佐拉夫人的”字体闪现出“占卜屋”，下面还有“二十四小时供早餐”，尼克用祈祷来感激这家店为深夜里的徒步旅行者提供食品。他颠簸着走上台阶，推开装饰华丽的大门，随着身后的一片铃铛声，尼克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灯光昏暗，挂满壁毯，珠帘环绕的房间里。

突然，一团印有弧形彩色图案的条状丝巾从地上乱七八糟的枕头中自动飞了出来，尼克费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后来有个女人在里面。

“我就是佐拉夫人，”那女人一边用中东人的声音说着，一边来到尼克面前，把他的手放在她的两手之间，“啊”，她转过头“我想你是远道而来的，穿过黑暗与危险。”



“是的，”尼克答道，“您说得很对！”

“是这样吗？”佐拉夫人用降一调的鼻音问道，“我的意思是”，又恢复中东人说话的节奏。“当然啦，来，请坐。”她带他来到一堆厚厚的刺绣垫子前，“你想要用什么算？扑克牌？水晶？不，先让我猜一猜，”她说，扭动尼克的身体直到把他的手按在她的前额上，“啊，祝福蛋，一定是它！”她高兴地叫道，松开了尼克的手。尼克的脸栽向垫子。“你很幸运，本周特价，只要3.95美元，我马上就回来。”当尼克想把头靠在枕头上时，她像一条亮丽的绸缎一般消失在挂满珠帘的门口。

虽然祝福蛋很好，但尼克没说什么。他靠在软垫上直到双脚不再剧烈疼痛，而是持续地隐隐作痛。最后，好奇心使他的心情好转起来，他开始观察这个房间，看到了许多不同的壁龛和一些小木箱。

他看到了蜡烛，香，珠子，不知名的粉末，和缠绕成蛇的形状的银指环，在小圆桌上的黑布下还有她的水晶球。尼克不禁用手摸了摸，并向水晶球中看去，他吃惊地发现有个东西，或许是有个人在里面。一个穿着金属的年轻男子，耳朵上有一颗安全别针，一身黑皮衣上饰有银制的边。突然，那个年轻人转过身来，眼神直直地盯着水晶球外的尼克，好像他知道尼克也正在看着他。尼克急忙转头，一时间喘不上气来。过了一会，从那机敏的眼神中尼克知道，水晶中的加特·杰克根本看不到他，因此他又弯下去再看一眼。

加特·杰克是尼克见过的最漂亮的人，他的体形修长，耳朵微微有些外立，他的眼睛像飓风一样快疾，他的头发和衣服式样丝毫没有减退他的美，反而成为一种具有野味的美。尼克摇摇头，眨眨眼休息一下注视已久的眼睛。

“嗨！”佐拉夫人托着一盘子东西出现在门口，“你想预知未来就要付钱。”

“噢，抱歉，”尼克说着，离开了水晶球。他不小心把小书架上的什么东西撞掉了，急忙要去拾起，口中还不停道歉。

“不，别摸它！”佐拉夫人喊道，但已经太远了。尼克已经拾起那个银制半月形的护身符，顷刻燃起银蓝色的火光，尼克惊叫着扔掉它，笨拙的移到软垫里。他听到了佐拉夫人的盘子落地时发出的瓷器破碎声：“都是你干的好事！”她喊道。

“快起来！”她边说边拽住尼克的手，猛力拉出枕头。丝巾从她的头上飘了下来，尼克发现她比想像的要老一些，但她苍白的皮肤上和大大的眼睛周围的皱纹却又给予她另一种美丽。“我一定会变得和斯科劳格一样老，想着一位在这样的夜晚出来的常客。”她正了正扭曲的衣服，柔和地却又是强行地让尼克离开。“你得快点，时间不多了。”

“那祝福蛋呢？”尽量不表示出抱怨。

“你居然能在这个时候想到吃？”她难以置信地问道。尼克点点头，但很显然，她并不需要回答。“给，拿着。”她把那个冷冰冰的金属半月形护身符放在尼克身上，“你会用到它的。”

“用它来做什么？”在她推着他离开时，尼克急切地问道。

“它将告诉你哪一个，”她说，关上了门，“在月光下拿着它。”接着上了门闩。

“太好了，”他边想边蹒跚地走下楼梯。“我必须空着肚子去救每一个人”，但当他再次看看天空，则证实了佐拉夫人是对的，月亮就要落到建筑群的顶部了。

“噢！你太忙了以至于看不到一位老人，是不是？”当尼克走过排水沟上的一片垃圾之类的东西时，一种很细小的声音在呻吟着，“年轻人”那声音更像是喃喃自语，尼克不得不靠近瞧个究竟。报纸下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略带紫色的皮肤。

他的胡子贴在一起泛着木薯淀粉一样的颜色。“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尼克问。

“帮助我？”那人喘着气问道，尼克几乎在那种令人作呕的酒精味中昏倒，“你们这些家伙总以为你们可以帮助我。”

“噢，真抱歉，”尼克眨掉眼中的泪水，站了起来，“好吧，我现在有事要做，所以……”

“所以什么？”那乞丐不停地吐着唾沫，“所以你的事情实在很重要，使你没有时间和我这样的老醉鬼在一起，对不对？”

尼克咕咚了几句事情并不是这样之类的话，那老乞丐从一个纸袋中的什么东西里喝了一大口，说道：“不要没准备好就走，孩子我这里有东西也许会对你有点帮助，”他拿起袋子中的瓶子，尼克几乎可以看到慢慢飘出的酒气。

“噢，不，谢谢您。”尼克推却着，“我现在确实不想喝酒。”

“酒？”老乞丐不满的叫着。“我不是让你喝它，孩子，这些该死的东西会害死你的，会立即溶掉你的胃肠。我已经没有胃肠了，所以我喝没关系。但如果我换作你，我是绝对不会喝一滴的。”

“那么您让我拿它做什么呢？”尼克疑惑地问道。

“听着，孩子，”老乞丐答道。“这种陈年的劣质烈酒可以溶化任何东西，别告诉我你不需要所有能在几分钟内就得到的帮助。”

“等一等，”尼克说。“别告诉我你也与这个事有关。”

“这个你还没有弄清楚，孩子？我们都与这事有关，惟一的问题是，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你这样的呆头呆脑的笨蛋。拿着它，拿着。”

尼克接着瓶子，报纸下的那种温温的感觉令他恶心，“你真的不需要它了，是吗？”尼克问。

“不，我还有呢，”老乞丐说着又从报纸下拿出一个袋子，大大的喝了一口，“呼……，就像是在喉咙中点起一把火，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孩子，快走吧，时间一点点的浪费了。”尼克看着天空，月亮几乎就在建筑群的顶部了。

“我必须走了，谢谢您”。尼克说完就迅速地走入了黑暗，当他已经走了很远了，他好像感到耳边传来老乞丐的唠叨声“该死的年轻人，”但是他并不确切。

尼克以最快的速度跑着，在住宅区保险公司的工作中没有为今年的首次午夜狂奔作准备。当他绕过拐角，来到图书馆下伸展着的广场时，他的心已经跳到了耳朵里，他的肺也在不由自主地呼吸着。他抬起头希望能见到加特·杰克和他的人马，但广场空空如也。在尼克和图书馆的台阶间只有月光。如果尼克停下来数一数，会发现共有 112 个扶手。

但他没有机会去数。他刚刚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声就有一个遥远的又突然变得很近的引擎声传入耳畔。他呻吟着，开始一破一拐地穿过广场。当月亮落到建筑群的顶部时，他只走了一半，几个哈莱斯人就喧嚣而至，共有三个人，他们穿着毛皮制的夹克，像天神一样，但实际上他们是最歹毒的人，自

行车像是深色的金属猛兽，喷出火焰，强光，发出可怕的噪音，骑车的叉开了腿，狞笑着，露出一口口黄牙，不时吐出几口脏兮兮的痰。他们越来越近，尼克不能移动，只有看着他们，他看到了他们戴的钢链子，看到了他们的纹身，甚至可以读出来，其中一个人的手臂上的纹身是一个燃烧的骷髅，下面简洁明了地刺着几个字，“杀人--是一种娱乐。”他们的车带大块大块地破坏着路面，他们还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尼克。

正在他拼读着那三个人的纹身时，他又听到了身后的笑声，他跳到了一边，就像一个刚刚觉得自己呼着最后一口气的人。疲劳煎熬着他的皮肤，但当他扭动脚时，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一个骑车者与其他两人分离开，旋转着自行车，最后那车像中国的龙一样喷出一片火焰。尼克看着他悠闲地在广场上转着圈，意识到将发生的事，但已经太晚了。

突然，其他两个骑车者向前冲去，将花岗岩地砖大块地压碎或掘出，空气中线绕着浓烟和隆隆声。他们把目标径直对向尼克而另一个也在另一方向做同样的事。尼克开始往垂直于他们的路线的方向跑，躲闪着地面的裂缝，同时找机会向图书馆跑。

但是骑车者始终追着他，他没法到达图书馆，因为只有从西侧才能到达那里。

“上帝啊，”他想“我还未来得及喊基督时就变成了馅饼”。“等一下”，什么东西在胸部外面砰砰地撞击着他。尼克的手摸到了上衣胸部的口袋，碰到了包着玻璃瓶的纸。他立即微笑了，他有办法了，这办法不很明智，也不算什么风险，但总归是个办法，尼克转回身去对着那两个骑车者跑去，背对着另一个。

骑车者们像妖精一样叫起来，很明显，他们是为能看到更刺激的强烈撞击而欢呼。尼克狞笑着向他们跑去，看到那些疯狂的人们燃烧的灰烬已在二十英尺以内，尼克迅速打开瓶盖，把瓶投到一个东圈的保护盖上。瓶车在车前破碎了，骑车的人根本没有时间转向。

哈莱斯人的前车圈碰到那劣质烈性酒上后就像冰果一样融化了，发出黄烟，那味道令尼克不停地干呕。那几个恶魔般的骑车者不再狞笑了，接着他们失去控制地勾挂在一起，他们以每小时 117 英里的速度撞向了一座黑色的“思考者”的复制的大理石雕像，夜晚照得像超级广场的中心一样。

尼克从剧烈的撞击中转过身来，正看到另外一个骑车者像一个巨人的黑色铁制打谷机一样不停摆动，他的身后喷射着火焰，一个死者的头悬挂在车把上。尼克忘记了这一个，他甚至没来得及叫出声，那个骑车者嚎叫着那打谷机股的车子冲向尼克的脑袋。尼克本能地用手护住自己以防被骑击倒，金属互相撞击发出刺耳的声音，强大的气流冲击着尼克的鼻子，银花火花四处乱飞。

自行车像带有金属尖头的球体弹向尼克的手臂，差一点就刮到了，接着又飞向恶魔似的骑车者的扭曲的脸，最后翻倒了，在一股直冲云霄的火焰中，自行车和骑车的人都毁灭了，尼克看了看手腕，回忆起桑德拉的手镯，它早已从他的手腕中脱落下来，融化成了液滴。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月亮，它已在闹市区的天边落下了一半了！尼克一下子跳了起来，奔向图书馆的台阶，一路上躲避着哈莱斯人还冒着烟的遗骸。他刚刚踏上第一个台阶，前方便传来一声大笑。

尼克抬头看到了布莱克·加特·杰克的美丽而目中无人的眼睛。“我赢了，杰克。”尼克惊喜发现自己嗓音中充满了力量，“别挡我的路。”

“噢，我从未想过阻止你，我亲爱的朋友，”杰克微笑着说，“他的声音像冬日的钟声一样清爽，”我猜想这里共有 112 个楼梯扶手。

“这就是我要用的全部时间，你这个卑鄙小人”，尼克说着便拿出了佐拉夫人的护身符。但是当杰克气势汹汹地来抢时，尼克的脚撞到了台阶边缘，扑向大理石的地面，护身符下落时划出了一条美丽的，弧形的银色光芒。

杰克抓住了它，并发出了一种嘲笑的呼声，“噢，尼克，看起来你一切顺利，而且你还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尼克遗憾地向下看着台阶，这时杰克却轻松地走下台阶，兴灾乐祸地看着尼克。

正在杰克就要走近尼克时，尼克突然跳起来，发出一种必胜的声音，扑向加特·杰克柔软的身上。两个厮打起来，杰克的柔弱的身体中蕴藏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力量，而尼克的绝望却使他不顾一切地去拼命。

忽然，尼克停了下来，“我在做什么？”他问道，“一路上你采用那么多诡计来对付我，现在，你都失败了，你再没有任何能力来伤害我。”

“你错了，尼克，太错了。我可以伤害你，严重地伤害你。慢点让我走，让我回家。”杰克的话很厉害锋利，但在锋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丝歇斯底里。

“你给我滚开，杰克！”尼克大喊，一股怒气自从他的旅程开始第一次迸发出来，不再恐惧，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愤怒。“别挡我的路”。他从牙缝中挤出每个字。尼克把所有对巨人一伙、萨米等的愤恨都倾泻在杰克身上。他一手抓住杰克的黑色毛皮夹克，一手抓着挂满银饰的带子把他抛到台阶下。

尼克不等杰克站起，向前跑去，抓住护身符。杰克的一声尖叫唤起了死者，同时又把他们赶回了坟墓。尼克的手紧抓着饰银的金属块，又将护身符迅速抛入最后一丝月光之中。冰冷而光亮的饰银金属块不停抖动，尼克差点儿脱手。但是他抓得紧紧的，一滴融化了的纯银从护身符径直射向一个楼梯扶手。尼克目不转睛地看着，石头中火花乍亮，然后就崩成两半，在它的外罩下是一个和月亮一样淡白、清晰、明亮的宝珠。

“哈哈，”尼克大笑着，踉踉跄跄地跑到扶手前，他犹豫了一下，手指在那个避邪符上方比比划划，然后手贴近了避邪符，那宝珠摸起来很冰冷而且有一些滑，在它和扶手之间有一个细细的刻痕。拿起避邪符，尼克回过身来正对着加特·杰克。

不像尼克希望的那样，杰克没表现出任何恐惧和畏缩，相反，他站在台阶下面，没有靠前一步，尼克看出他仍在暗暗地笑，好像害怕失去他的快乐似的。

“我必须承认，你确实让我担忧了一阵子，”杰克狞笑道，露出那一口白而整齐，但稍稍有些尖的牙齿。他看起来像个小精灵，漂亮、天真无邪、纤细柔软，实际却很强壮，不但强壮而且老，比看起来要老很多，比这个城市更老，比城市的第一位居民更老，他从来不是天真无邪的，“毕竟你终于得到了避邪符，但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利用。”尼克抬起头向天空望去，此时天边只有最后一丝月光，“但是我忘记了，”杰克发出一声暗笑，好像在自嘲，“你并不知道怎样去利用它，”他又回复了刚才那种快乐，他的笑声隆隆地传遍整个广场，在充满油污的浓烟下仍旧燃烧着哈莱斯人扭曲的遗骸周围回响。

尼克意识到他是对的。最后的几秒慢慢地过去，他不能做任何事来阻止杰克，他拿起宝珠举过头顶，尽力对准杰克的头部，说一些能使人认为有魔力的话，像“阿布拉卡达布拉”之类，但这些都没有用。接着他又想，也许把它投向杰克，或许拿着宝珠去触摸杰克，而转念一想，杰克只需稍稍移动就可以躲闪开。

“我完了，我们全完了。”尼克想着，心渐渐下沉，“为什么我想不出他最后要我做的是？一定会有办法的，但我该从何想起……”

尼克有了个主意，“你赢了，杰克！”他喊，“我只剩下几秒钟了。”

“你能明白这一点我真高兴，尼克。”杰克高兴地说，兴奋地弯着腰，“看在这一点的份上，我也许会让你死得不那么可怕。”

“你真太好了。”尼克望着一丝银色的月光，“但首先我要给你一个胜利的礼物。”杰克突然不动了，尼克没等他说话就大喊道，那声音像冰水一样清晰，“我把这个避邪符给你，布莱克·加特·杰克！月亮已经落下了，天边只有仅存的一点亮光，忽然一条细细的珍珠一般亮的强光从天空中垂直射入避邪符的中心。”尼克斜眼看着喷出的灼热的火焰，那火焰泛着白光，摸起来却冰冷得如游丝一般，宝珠反射的光射向加特·杰克的胸膛，抓住他，不停地卷着他。

“不！”杰克的尖叫使人全身发冷，“不，你不能这样！”尼克感到几乎全身每个毛孔都在流着冷汗，但他仍然紧紧抓着避邪符。突然，杰克停在了第一个台阶上，接着是另一只脚，这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想法，他冷酷地向尼克走去，口中不停地咒骂着，尖叫着，光滑的嘴唇上泛着白沫，原本清澈的眼睛中，鲜血占据了眼白，这时他把手迅速伸出来，去拿那个正在震动的宝珠。

“来吧，杰克，”尼克狞笑着说，“拿着它，它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不，”杰克张开了嘴，但却没有发出声音，接着他用手盖住了避邪符，随着月亮彻底消失在黑夜中，爆炸了。

爆炸的气流把尼克推出了十英尺远，布莱克加特·杰克的尖叫声不仅折磨着他的耳朵，更是他的精神。尼克看着爆炸正恐怖地吞噬着杰克痛苦而扭曲的身体，那火光太刺眼了，尼克不得不闭上眼睛。突然，杰克的尖叫停止了，四周一片寂静。

慢慢地，又传来了声音，警报声、脚步声，汽车飞驰而过的声音。

尼克慢慢睁开眼睛，吃惊地看到杰克仍站在黑暗中，他不禁跳了起来。但他又发现杰克的头已经成了冰冷的大理石，还有那只抓住避邪符的手。

尼克叹了口气，弯下腰去，“啊！”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脚仍在疼痛，他一瘸一拐地走过这座图书馆前新的雕像，下了台阶。冷风吹开他的上衣，吹着他的脸庞，给他一种特别清爽的感觉。直到他已经走过广场的一半时，他才注意到广场上的人们。

“孩子，看来你需要一杯浓咖啡。”

“罗莎，”尼克微笑地说，“我的确需要。”

“我想，你还需要找个地方住，至少一小会儿，”佐拉夫人从阴暗处走了出来，“我还有一个房间，你会洗碗吗？”

“会的，”尼克笑着，“当然，我会洗。”

“我们太感激你了，孩子，”老斯科劳格告诉他，“你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我早知道你能行。”

尼克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老酒鬼，桑德拉，塞德斯·汤姆·费舍伯，甚

至在餐馆见到的那些人。“过来，先生”，罗莎说着，搂着尼克，把他带出广场，“现在，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尼克笑了，他喜欢这种感觉，现在他自己将成为那种人，那种人们只是从他身边走过，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关在窗帘外看都不愿看的那种人。现在尼克了解到那些人到底失去了什么。

“吃些蛋糕庆贺庆贺怎么样？”尼克建议，似乎每个人都很愿意。

## 星鸟

史蒂芬·约克

[ 作者简介 ]

史蒂芬·约克是帕吉特·桑德作家协会的一员，他生活在华盛顿的柯克兰德，是饶有写作技巧的自由作家。他是电信用户协会的创立人之一，同时他也为计算机杂志写评论文章。他曾写了一些计算机软件指南，并希望有朝一日通过计算机互联网如开一个科幻小说大会。

他就是在读了罗伯特·A·海莱恩的成人科幻小说之后而步入科幻小说世界。在他15岁的，他就不再给国内的喜剧书作插图，而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起初他是计算机顾问，以后是软件导家，直至他成为未来科幻小说协会作家创作室的一员，回国以后帮助创立了作家协会。

他首部作品在大赛中就获得了荣誉提名奖。下面是他的第二部作品。

“当心，”他通过意识支配器把话轻声传给了格林·斯通。“机翼不要翘得太厉害，否则我们就会减速。保持这种高度可能会耗费你的技能，而展平机器就能保持飞行速度，也能使飞船易于控制。”

“知道了”格林·斯通说。“得预测一下风势，以便随时调整。”

当格林·斯通驾驶飞船慢慢着陆时，“星鸟”号飞船开始不稳。当他的—双眼睛盯着令他陌生的观望镜时，他的另一双眼睛环顾四周，最后打量着在舵手位置的年轻的欧文。格林·斯通并非没有天分，只是此时他的紧张超过了天分。提丝伸出一只利爪，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以消除他的紧张感。

“现在伸出腿，展开爪子”提丝命令，“脚掌能使你最后停稳。”

“是，”格林·斯通服从地说，但这次他遇到了麻烦，在调整脚掌着陆时他遇到了从未料到的空气阻力。当他挣扎着调整平衡的时候，深蓝色的湖水冲到了观望镜上，“星鸟”号先是撞击着波浪，而后向前倾斜，扎到水里，甲板猛烈地倾斜。

一时间，比这个星球引力大二十倍的外力把提丝抛到格林·斯通一边。提丝的爪子紧紧地抓住甲板，他唯一的反应就是小心翼翼地俯下身紧紧抓牢，虽是笨手采脚地着落，但还算稳当。

“很好”，提丝说，“我要把你训练成一名船长。”格林·斯通通过意识支配器发出了简单的信号，仿佛人摇着头说：“不，如果这只是知识上的问题，我们大家不都可以当船长了吗？这种训练比我以前受过的任何训练都要难。

“你真是与众不同，你很有天分，”提丝说，“但这需要时间，这种飞行方法与其他方法迥然不同。因为驾驶“星鸟”号还是考虑到其他许多问题，比如要秘密行动。

他在格林·斯通身边跑来跑去，以控制在甲板上徐徐升起的机翼，他用

脚掌三下二下就把“星鸟”号的机翼收回折好，并收拾整齐。之后他让供给工程师继续看管和伪装。

地扫视一下观望镜，上面显示出水面上有几只海鸥，他海注意到了他们之中来的这个不速之客，过了一会儿，他们也就不在意了。

在供给官控制下，着陆档猛烈地颤动，使“星鸟”号缓缓地穿过寒冷的湖面，以探查有关自称为“人类”这一怪物的更多的情况。

“对不起，”格林·斯通说，“有很多问题我都弄不懂，开船涉及到很多方面，不仅仅涉及到运用物理学驾驶，还涉及到伪装上的审美。

提丝似乎在表示微笑。“这就是我之所以要选择这个湖训练你的道理。它远离人类的行居。”

格林·斯通急速地摆动着他那智慧的大脑袋，悲哀地说：“这对我根本没有用，提丝，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像你那样的船长。在紧急时刻，我也许会驾驶“星鸟”号穿来驶去，但是我却躲不过人类最偶然的巡视。”

如果你能在紧急时刻飞行，这就很了不起了。若能做到这一点，我是责无旁贷的，找一个责无旁贷的人并不是欧文的习惯，而且成为这个责无旁贷的人也并非轻松愉快。

提丝跑到观望镜前，然后陷入了沉思。他经常这样并非是一种享受。深思会严重地消耗他的意识支配器中的智能。由于这几个人孤零零地呆在“星鸟”号上，他们那微小的意识支配器将会被异常地耗费。现在，船静静地在水面上巡航，大多数船员都在忙着日常事物，他也趁此滑行一会儿。

格林·斯通能独立飞行了，或许飞得不太棒，如在夜间飞行，躲开人类居住区，就足以把他们带到人类生活的空间。他想教格拉斯普的打算也不想进行了。提丝对格拉斯普有什么起步几乎不报什么希望，格拉斯普似乎对“星鸟”号的体积和惯性无能为力，只能顺着而不能顶着船的外力，飞船的船长对这种估计不会满意。

格拉斯普是大副，他原本想当船长。可自从格拉斯普不能在大气中操纵“星鸟”号以来，就允许其他人也试一试了。

令船长苦恼的是，只有提丝在这方面有天分。提丝想在这些工程师身上再试一试。格林·斯通已展露头角，提丝对此还是很欣慰的。船长并不完全认同他们之间的友谊，但也不得不承认他是船长。

“你又溜号了！”这些话瓮声瓮气地从意识支配器里冲出，提丝吃惊地飞向一旁。

“很抱歉，船长，我只想更好地利用我的意识支配器。”船长上了桥，爬上山坡休息。要说怎样才能辅助我，提丝，你把格拉斯普训练成舵手了吗？”

“格林·斯通很不错，船长，至少我没白费劲儿。”

我寻问过格拉斯普，但没问过你那捉摸不定的工程师，难道我一定要强迫你更充分地利用意识支配器吗？

提丝一想到这就不寒而栗，仅仅一个欧文对意识支配器来说就好比鱼和大海，必须保持内外平衡。如果没有那种平衡，鱼也会淹死。作为意识支配器的中心，一个船长就会打破这种平衡，结果会丧失独立性和活动力。躯体还活着，听从于意识支配器，用于重复和手工劳动，并是意识支配器赖以利用的智源。

提丝通过意识支配器发出一个有用的信号。“对不起，船长。我只是希望你提供一些不再完全靠我的技能来得到的好消息。格拉斯普进展情况也

不好。”

“那么，你承认失败了？”

“我观察很久了，有些技能比其他技能更难学，这种‘星鸟’号上使用的飞行方法似乎称得上是一种技能，在我们的经历中，它在某种程度上更称得上是一种技能。”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也有飞船，我已经飞行过了，这并不难。”

“对不起，船长，”提丝极力想通过意识支配器发出的严厉信号传达着这个性质不同的任务。这些飞船虽然很小、很轻，但威力很大。他们的飞行特点与其说像船模仿鸟，不如说像模仿地球上的昆虫。乘这些飞船，凭借着蛮力，很容易弥补由于缺乏技能和预见能力所带来的问题。“星鸟”号非常庞大，重力对它几乎没有影响。对于事先的活动，顺着风势而不是靠本身的动力，采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技巧，尽可能使船浮起并加以控制，诸如此类都有必要事先进行预测。

船长不耐烦地边走边说：“程度的不同要远远超过类别的不同，你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仅仅一个工程师可以教会，而我的后备队员--格拉斯普却教不会。你要继续格拉斯普的训练，你会成功的。”然后，船长转身跑回自己的房间。

愤怒和失意使提丝不由得把爪子撮得噼啪直响。格拉斯普没什么进展说明他学不会。为何船长就不明白呢？

他的一只爪子在空中猛挥，然后突然停住，提丝以前对任何一个船长从没有这样矛盾的想法。此刻的他，惊讶代替了愤怒。难道这就是他们这批人长期与外界隔绝的结果吗？

一些船员从前从未忍受过这种与世隔绝的滋味，当然也从未有这么长时间。按照计划，他们现在本该回到船员之家。母舰仍在轨道上等着他们。他们本应驾船回到人类称之为“宇宙飞船”的轨道上，在这个宇宙飞船的燃料舱上附有隐形的子船，他们不可能预示会有一艘宇宙飞船会爆炸。

他们已从发射场旁的环礁湖处窥视了“宇宙飞船”的全貌。他们观察着并惊恐地意识到，只要那个东西爆炸，他们就完了。

恐惧渐渐消失。还有别的子船，“星鸟”号可搭乘其中一艘返回。而下一次飞船发射，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但第二次没有发射，就等下一次吧。那时，“星鸟”号会较长时间地停留在地球上。

提丝发现格林·斯通在公共舱安详地睡着了。要叫醒奥恩是和提丝所受的教育是背道而驰的。对于一个人来说，睡觉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它让更多的思维为意识支配器来服务。提丝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用爪子拍了拍格林·斯通的胸甲。他以前一直在学着做许多和他所受的教育相背的事情。“醒醒，格林·斯通。”

当格林·斯通举起他的爪子做出本能的防御性的手势时，提丝猛地向后一转。

过了一会儿，格林·斯通才认出他的朋友，放弃了他的防卫。“你为什么叫醒我，提丝？”

为了避免偷听的人，提丝走得更近了，把他的思绪紧紧地集中在格林·斯通身上。“我需要和你谈谈，我等不急了。”最后的那个信号的确要严重得多。它是如此地急迫，格林·斯通甚至还没有考虑去问它。

“那么让我们谈谈吧。”格林·斯通说。



“自从我们在地球上搁浅以来，你注意到全体船员的一个小小的变化吗？”

“什么变化？”

“心理变化，”提丝回答道，“也许是意识支配器的变化。”

“是的，我已经注意到一些事情了。这不是一件我能把自己排除在外的事情，仅仅是感情上的变化，感情上的错误。”

提丝发出一个表示同意的信号。“我注意到的比这更多，我已经试图确定它的数量。我们这一小帮孤独的人已经削弱了意识支配器。这种孤独不断地加深，我们也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作为个体我们已经变得更加自主，而意识支配器却变得更加不能自立了。当我们变得缺乏自主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控制了。我们获得了使意识支配器自主的能力，也许正相反，我们能满足意识支配器的需求。”

格林·斯通反对这个意见。“这是不可能的，提丝。我们就是意识支配器，意识支配器就是我们。”

“也许唯一的因素就是我能想象出这个事情也许能表明一些什么，”提丝说。

“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人类已经证明了。我们找不到他们占据我们意识支配器的证据。我们已经观察了如此之多的关于他们与其生存方式背道而驰的那种行为。几乎没有什么怀疑。”

“我对那些理论很知晓。我也意识到人类通过他们那种刺激感官数据的广播来努力克服这个缺点。”

“知晓？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不被它困扰是很难的。他们的广播和由机械产生的电子噪音充满了意识支配器所占据的无线电频谱。没有受到‘星鸟’号防护罩保护的奥恩会被切断同意识支配器的联系；在此地，到处是电子噪音的干扰。”

格林·斯通战战兢兢地说道，“你为什么非把它提出来？”最近的这些日子以来，我已经考虑再三。这个想法不仅时时地打扰我，同时也使我对它产生兴趣。即使一个人能从意识支配器脱离出来，不再遭受人类广播的干扰，这又有什么用呢？

格林·斯通发出一个否定的信号：“不可能！”

“当然可能。如果，当我们返回奥恩家的时候，我已经独自进入‘星鸟’号，并且把舷窗封死，它就会发生的。避免人类广播干扰的防护罩同样也可以保护意识支配器。飞船里没有其他人，就不会有任何来自于意识支配器的人。

格林·斯通转过身来，急急忙忙地向远处的那堵墙跳去。“你的这种想法太可怕了，提丝，你怎么能想这样的事情？如果船长知道了，他会把你喂意识支配器的。”

“我所告诉你的的确是船长所害怕的，格林·斯通，个体的自由像人一样，我们正在学着为自己考虑；学着依赖意识支配器，把它作为计算上的资源，而不是作为我们思维的框架。”

“提丝，我并没有责备他。现在，我有点儿怕你。”

“我的朋友，我恐怕也是。有什么事要发生。我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船长试图通过加强纪律的手段来与之相抗衡。我认为他将失败。我害怕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对我们有所损害。”

“你的意思是背叛船长？我警告你提丝，我的首要的忠心必需是忠于……”

“忠心于意识支配器，格林·斯通，我也是如此。船长是意识支配器的中心，但他同其他的首领没什么不一样。在他放弃他的名字而成为船长以前，你了解他，我也了解他。他不是意识支配器。我们是意识支配器，我们六十六个在飞船上的人都是。我们不知道何时，我们是否能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也可能都成为奥恩而留在宇宙中。”

格林·斯通走得更近了，”他发出一个表示疑惑的信号。“我不明白你所问的问题，提丝。”

“要不是你观察船长，格拉斯普和其他人都接近他。不要让你的权势蒙蔽了你。

想一想意识支配器，想一想我们自己。”

透过“星鸟”号的观察屏，水幕令人晕眩地旋转着。提丝轻轻地滑到控制台前与船尾联系，使“星鸟”号不再螺旋式地下降，而是直线航行。每隔几秒种，他就扇动几下翅膀来保持高度。

他们平行地飞到水的岸边。整个人类排成一行。提丝意识到船长站在他的身后，研究着屏幕，至少是假装这么做。遥感对于奥恩来说是一项新的学科。提丝看不到任何的迹象表示船长已经对屏幕上的内容理解了。人群中的一星点颜色引起了提丝的注意，他把“星鸟”号驶进一个陡峭的堤岸。“我已经在新闻分发机上做了记号，船长。”他和船长一起通过意识支配器来观察，跟着信号指出了那一星点颜色。

“好极了。语言学家们做好准备。”人类广播中大多数有用的信息采用一种人类所依赖的奇怪的电压波交流。奥恩的语言学家们没有听觉，他们发觉用这样小的一个意识支配器来解释这些信息是很困难的。“星鸟”被追寻找更容易理解的有关人类宇宙飞船发射的新闻报纸。

“我能降落在机器的附近吗？”当它通过分发机的窗口来检验报纸上的部分新闻成为可能时，那么找到一张丢弃的报纸就更为有意了。幸运的是，“星鸟”号竭力仿效的是一些属于食腐动物的鸥。能够见到他们停留在人类的垃圾堆中是很不寻常的。

“我们将在水面上着陆，让“星鸟”号到那台机器旁。格拉斯普要登陆了。”

在他能够抓稳之前，提丝发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不悦耳的信号：“那是不可能的，船长！”

“难道格拉斯普还没学会在水面上着陆吗？”

“他已经练了很多次，船长，但是这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我们可能被这里的人注意到了。”

船长很不高兴。“如果你已经好好地训练他的话，他将能够着落，离控制器远点。”

提丝不情愿地离开了控制器，格拉斯普接替了他。

“我可以提一个建议吗，船长？”提丝问。

“你应该保持沉默。”

提丝不再看屏幕，他注意到格林·斯通已经进入了控制室。他希望能够与他的朋友交谈，但是船长就在附近，他恐怕他们的谈话会被人听见。正在这时，他看到格林·斯通中间的一条腿指向船长，这是一个腿部信号，表示

他们已经发现了女神。

对于人来说，这个手势已经很明显了，但对于船员来说，却有些含糊。

提丝紧张地摇摆着，他可能感觉到了自己孤立无援，但至少他不是以唯一一对船长的判断提出异议的人。他一只眼盯着格拉斯普，另一只眼盯着屏幕。在水平滑动下，格拉斯普做得很好，但稍一倾斜，船便左右摇摆，失去了确定的高度。提丝看到格拉斯普正在调整控制器，他们调整船头朝着来的方向，但是他们缺少可以平衡高度的机器。格拉斯普设法使船保持平衡了，但没有注意屏幕和高度。

提丝注意到他们正朝着上个浮出水面的平台建筑冲去。这是一个耸立着的工厂原料供应塔，这时只有几步远的距离。提丝本应毫无问题在塔下滑过并在远处着落，但他恐怕格拉斯普难以承担这个任务，格拉斯普看起来并没有注意到隐约出现的物体。

提丝犹豫地瞅了瞅船长。船长会允许他说话吗？让他说话，又怎么样呢？也许不会。提丝强迫自己坐在甲板上，试着通过意识支配器而不直接使用手势给格拉斯普发出一个警告，船长仍然注视着，但或许他这么做并没有必要。

宝贵的几秒钟过去了。格拉斯普终于抬起头，看到了障碍物，他惊慌了，没有紧紧地抓住船舵而是试着飞过平台。“星鸟”似乎没有足够的飞行速度，他们向空中冲去，机翼剧烈地振动着，鼻轮向下冲去，突然冲向平台的边缘，十分危险。格拉斯普试着俯冲，控制器不灵敏，他们从平台下冲了过去。

提丝看到前面有一块空地。他想与其紧急着落，不如毫无损失地逃脱，“星鸟”的右翼尖擦伤了其中一个支撑器。

船长和格林·斯通被甩到屋子的墙边，冲撞力的突然停止使提丝猛地摔倒在甲板上。

提丝在甲板上坐稳后，检查自己有无重伤；然后看了一眼屏幕，除了暗绿色模糊一片以外，他什么都看不见。现在，“星鸟”号位于水下。

提丝感觉被人重重地捶了一拳，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他抬起头，看到船长正在看他，船长的一条腿已受了伤。“这是你的错误，你完了，你不再是领航员了，你什么都不是！”

提丝能够感到意识支配器正推动着他，就像旋涡一般，他为忘却一切做好了准备。当意识支配器把他向下推的时候，他紧紧抓住的不是肉体而是思想。但那可怕的一瞬间，他感到一阵失落，然后一切都没有了。

“我活着。”提丝说。格林·斯通发出了快乐的信号，船长小心地离开了。

提丝意识到他还有上面那只手，他可以利用它来移动。他对船长说：“你在吓唬我，船长，你畏惧失败吗？这次失败是由你的判断造成的，船的灵性是知道这一点的。只要你为它服务，意识支配器就为你服务。它知道是你的过错，否则我便会死。”

船长没有回答。他和格拉斯普互相交换了几个别人听不见的信号，然后很快离开了控制室。

提丝和格林·斯通发出了一个快乐的信号，但是他意识到格林·斯通的注意力不在屏幕上。

“我们仍在水下，提丝，我们应该现在就想办法浮出水面。”

提丝冲向控制室，仪器显示他在水下一公尺深。他看不到上面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们到达水面，他试着轻轻地振动翅膀，右翅膀不太灵活，反冲器口有几处损伤。

当他们在水中浮动时，甲板有些晃动。但他们仍距水面很远。提丝试着移动双腿，右腿可自由移动但左腿几乎不能动。

“机械师。”提丝喊。

“我就是。”意识支配器回答。

“我们的右翅膀和左腿受伤了。”

“我已经检查了右翅膀的损伤处，只是个小问题，很容易修复。”

提丝感觉到机械师正检查他的神经，他打开视野屏与机械师共同观看。

“我怀疑我们仍在水下，”机械师说。

“你能解释这一点吗？”

“我发现左腿没有受伤的迹象，我怀疑有什么东西限制住我们，把我们固定在底部，你能看一下屏幕上的腿部镜头吗？”

“我来试一下。”提丝开动“星鸟”头部的控制器，他尽可能地低下头，与此同时，尽力地伸出左腿，一个半透明的纤维紧紧缠绕在腿部的底处，切开柔软的表面，他们都陷进去了。

白水晶，他们的人类学专家，走近提丝和格林·斯通，发出一个模糊的成功信号。“我认为我已经鉴别出了把我们困住的纤维，我认为这是人类用来捕获水中可食动物的。”

提丝转向白水晶的方向，“可食动物？”

“鱼饵是用来试图捕获那些想吞下金属构的可食动物，这样可食动物将会被钩到陆上。”

格林·斯通对白水晶发出一个不易觉察的信号，“这是个无用的信息，我们仍被困住了。”

“不必在意，白水晶。”提丝突然插话说。“它或许非常有用，这些可食动物有多大？”

“我们已观察了许多被抓住的动物的尺寸，许多与‘星鸟’一样大或比它更大，并且或许更重。”提丝补充说。

“对不起，白水晶，我只是随便说说，”格林·斯通说。

“不必说了，我们都很紧张。”白水晶说。“这种纤维是一种细线。如果我们的嘴能够着它，就能把它咬断”，提丝说，但提丝知道他们够不着。一只真正的海鸥也许会拧动这条细线，但“星鸟”号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灵活。

“要不是人类的广播，我们就派人出去切断那根线，用简单的工具就可以了。”格林·斯通说道。

“得了吧，水能把人类的广播隔绝开吗？”提丝问身边工作的工程师。

“也许吧，但并不完全像你所说的那样。‘星鸟’号的防护罩会断绝意识支配器与外界的联系。”工程师犹豫地说道。

提丝没有立即回答，仍不动声色，一声不响，他似乎睡着了。最后，他问工程师。“是否有可能使船员与人类广播隔绝，就像‘星鸟’号一样？”

“提丝，你在想什么？”格林·斯通带着惊讶的神色问道。

船长一边和旁边的格拉斯普走进控制室，一边说：“他在想出去开动‘星鸟’号，他在想独自一个人去。”

当提丝准备出去时，大家一阵不安。格拉斯普和船长一直在控制室里，但他们并不打算干涉提丝的计划。提丝肯定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希望提丝再回来。在船长看来，提丝正在走向毁灭。当提丝期待着船长犯致命错误的时候，船长也在期待着提丝犯致命的错误。

按照提丝的指令，这些工程师在拼命地忙着做防护衣。穿着防护衣，背上气瓶，它能给他一天提供十五分之一的氧气量。这对于一个船员充分利用意识支配器进行工作是足够了。他们大多认为如果没有意识支配器，提丝就不可能会发挥什么作用，如果他真起什么作用的话，大不了也是个活物而已。他的思维太简单，根本不可能割断电线，甚至还等地回到“星鸟”号，气瓶里的气体就会用完。

提丝甚至拿不准会发生什么事，但他并不是在自我毁灭。他相信他有办法幸存下来，同样他也相信这些办法能帮他及早抵御船长。当工程师们在忙碌的时候，他在控制室里一直保持戒备状态，他把他要用来切割电线的切刀开了又关，接着在观望镜上琢磨着腿被缠住的样子，想着他该在哪切割，等等。

整个计划必须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而不是留在与其他许多人共用的意识支配器里。

时间在飞逝。工程师们在忙碌着。监视在继续着。

“星鸟”号的外部配有二个汽塞。一个在舱口，用来收集外界标本。另一个位于船的腹部，用来清除废物。

提丝被选出来从镇在船帮上的一个小仪器内爬出来。

虽然只有格林·斯通和威格与他一起呆在服务舱内，提丝还是觉得全船的人都在看着他。他知道所有船员都在用眼睛琢磨着他。那个芬内克尔，可能是其中最用心研究他的人。

呼吸装置早已绑在他的肚子上了，供气孔在他的背上。切割器紧紧固定在他的下颚里，他合上嘴，加力时切割器也合拢。最后，背上的护板降低。格林·斯通和威格好像犹豫，“干哪”提丝叫道。他把腿伸到空档中，衣服从西边拉紧，从中间锁住。他的思绪似乎溶入了黑暗中，孤零零只有他自己。

“提丝”是外面的东西存在于他脑海中的信号，但却使他舒坦，尽管他不知道其意味什么。

“提丝”是他丢弃的几个信号之一，其余的都遗失了，与安德曼底的其他信号一块地丢失了。

后来有种东西涌进了他的意识中，就像发痒似的。那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他不知不觉地放松了下巴，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他东张西望看其究竟什么；只有一二个船舱才能使他想起自己。他不耐烦地在舱里走着，寻着脑中出现的那幅，只有找到它才能摆脱痛痒之苦。

舱内有三个出口，两个出口既大又容易，第三个则狭小，而且又黑洞洞。他试图朝那个最大的出口走去，有两个人挡住了他的路。事与愿违，他却朝着最小的出口走去。他没来得及逃走，退路却断了。有那么一会儿，他发觉自己被困住了。再后来他感到他所在的船舱在移动，道路又被打开了。

他朝灯光那儿走，发现了一个透明桶挡住了去路，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来推这只桶；又用下巴撞，好像他的下巴比平时又大又有力。不一会儿，他的头和一条腿就钻了进去。又用了力气，使身体的其余部分钻进了桶里，最终从桶的那一面又钻了出来。

他四下张望，觉得走错了路，四肢移动迟缓。他紧紧抓住外面，不知干什么。

他也有该做的事，头脑中出现的那个画面在他的脑中跳来跳去，像燃烧

的火苗，又有一幅较小的画面出现。“提丝”他想到。他突然知道他正往哪儿去，他沿着不平坦的平面爬着，不久他就头朝下朝前走着，后来，透过黑绿色的夜幕，他看到了脑海中的那个画面。

他又转到了另一个平面上，黄色的，光滑的，弯曲更厉害。他又走下去，在最前面，他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一个长长的东西紧紧地包在他所在这个黄色的东西上边。他看到了他应该咬上一口的地方。

他爬上一处开始咀嚼，甚至用一股新劲儿。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他一次咬下一点儿，有那么一会儿，觉得没完没了的。后来，这东西分半了。他看看这东西消失在黑暗中，头脑中的痛痒之感随之消失了。他又爬着寻找第二目标。

这又是件难事儿，但任务现在不再陌生。这次，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使他不得不爬到这东西上去咬它。他觉得有些不对，但是不这样又怎能结束他的痛痒之感呢？只能这样做。

他累了。为什么感到呼吸困难？他最后又咬下一口。他太累了。只是痛痒使他继续着。一想到“提丝”就感到有什么东西抓着他。他立刻就明白了错在哪里。他在这个黄色的平面上，一抓他，就感觉他把它带到了那个白色平面上，那个白色不是会把他带到家吗？尽管他明白了，他熟悉的一切都消失在黑暗中了。他太累了。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你找回来，”提丝船长说。“知道你的大脑还在工作真好，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杀了你。”

提丝慢慢地从甲板上站起来，他的身体多处受伤，一点好地方没有，下巴肌肉也受伤了：“你救了我。”

“一旦我们不受人类纤维的束缚，我们就能寻找你，格林·斯通设法把你弄到鸟嘴里，我们通过标本室进来了。”

提丝环视四周。他们就在标本室后面的船舱里，他的设备难在舱角里。

“我想，”船长说，“没有必要与你交谈，但是，我要确信你的大脑并没有因为缺氧而受损，或因再进入到安德曼底的震惊而受损。我现在知道了你没受伤，而且与安德曼底在一起对你很安全。”

提丝感到靠他的能力抵御进攻没有把握，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你总想摆脱我。”

“但是这样做好些。当我移动你的嗓子，没有谁能与我挑战，破坏就不会发生。

另外，我们只有几个人，安德曼底不能浪费体力。”

提丝能够感到安德曼底拖着他，往下拖他，他抗争着。

“你不行，”船长说，“就别反抗了”。

提丝是不行，但这次与上次不一样，事情发生了变化，他觉得一种自我，自我肯定的感觉向某种支撑物紧紧抓着他。使他有了立足之地，并能用力支撑杠杆，船长推他，提丝推船长。

船长蹒跚着，“我真不明白，”他说，

“形势发生了变化，你没有能够调整自己，你使安德曼底受到危险，现在该清算一下了，”提丝更用力地推船长，他跌坐在地上，壳空里只剩下安德曼底。

提丝感到安德曼底的内部在变化，就像水在冲击水位线，提丝成了新的船长，他伸出手，检测自己的能量，他知道船上的人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

他发现了格林·斯通在船长的舱里，格瑞丝细心地守护着他。

他伸手去够格瑞丝的头脑，觉得他失去了知觉，提丝觉察到格林·斯通很兴奋，向他伸出手：“到我这儿，朋友。”

当格林·斯通到时，他从船长的舱里退了出去，“他不会伤害你，”提丝保证说。

“是什么事让他发疯？我们都怎么了？”

“我们的形势史无前例，我们要变化变化以便适应形势，他抵御变化，而我接受它。”

“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会活下去吗？”

“不知道，但我知道路就在前面，也只能在前面。”

格林·斯通看了一眼他的朋友，犹如初次相见一般。他带着一种尊敬的神态说：“你才是真正的船长！”

“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只不过是提丝而已。”

## 异域精灵

史蒂芬·马丁迪尔

[ 作者简介 ]

巴蒂芬·马丁迪尔，43岁，生长于德克森。他的写作生涯已持续了二十三年。

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专职作家。在完成此篇文章之后，他继续他的学业。在此之前，他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攻读了人类学和语言学。他与妻子--卡伦居住于凤凰城。

《异域精灵》的故事发生在地球上。我们假定伦纳德·达·芬奇在文艺复兴时期，发明了太空船驱动装置。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方式及进程的不同，他的那些星际探险者搅乱了人们原有的生活常规。

马丁迪尔巧妙的文学构思令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他的写作技巧是将我们带入另一种文化氛围之中--标题语双关，就如文章写作目的有两个一样。它令我们在震惊之余，意识到我们的社会至今仍被严格地划分为不同的空间和阶层。而这一划分带来的唯一结果是，大部分大众文学里的黑人男性，谈起话来都像雷马斯叔叔一样。在现代科学前提之下，这种纯理论的力量，是除文学之外其他手段所无法实现的……

(一)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旧金山公民--杰克·德拉普雷如何开始了他的航行。

在一八八九年五月的某一天，艾丽丝·帕特逊号快速帆船，载着二十名船员，启航离开了波士顿港。船上共载有一百一十名乘客。它将在今后的五天里在海上渡过，直至到达新康涅狄克州。大部分船员以前从未有过航海经历，还有一部分人则是老海员。可你略微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似乎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次经历怀疑是其人生的第一次。尽管他们完全相信达·芬奇的科学，但他们仍感这次航行前途未卜。但水手们似乎又对这次航海的成功充满了希望。

唯一能对此泰然处之的人员杰克·德拉普雷。他穿戴考究，为人朴实，是一个几乎毫无半点矫饰之情的普通绅士。他有一张典型的任劳任怨的美国

人的面孔：干净，棱角分明。他的一双蓝眼睛闪着诚实、质朴的光芒。然而商业上的成就令其有资格与众绅士们一起，悠闲地呷着咖啡。他也能像普通劳动者那样，喝上一杯啤酒，且对此从未感到过羞耻。

杰克对这次航行毫无恐惧，是因为他坚信达·芬奇的科学是完全可靠的。像船上其他所有人一样，他对达·芬奇的科学毫无怀疑。对于航海，他决非外行。因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他已去过美国的许多州。他在机器之间的过道上散步，却从未感到厌倦过。他仔细地聆听着船上锁栓马蹄般的轻击声，中间偶尔夹杂着几声沉闷的声响，多么像心脏的跳动声？在船上他感觉像在家里。这一点与其他船员在凝神注视茫茫大海之际的思乡之情截然不同，这种感觉缘于对大型机器的喜爱。

他嘴里衔着一支长长的雪茄烟，在走廊里散步。当他走过一处拐角处时，看到一个姑娘。只见她凝神远眺着星光点点的深蓝色夜空，以及夜空下辽阔的海面。他默不做声地打量着她，她相当漂亮，穿着亮丽的蓝色紧身上装和一条长裙，腰间系着浅蓝色丝带。她的淡金色长发一直垂至裙撑部。她的脸不由使杰克想到天真浪漫的儿童，如此年轻、光洁。她正全神贯注、着迷地望着繁星闪烁的夜空，看得出她已被眼前的景色陶醉。

突然，那姑娘转过身来，看到了杰克。她惊恐地问道：“噢，天哪，你站在那儿多久了？”

“只有一会儿，”杰克说，“对不起，吓着你了。”但是我不敢说话。你看起来那么全神贯注于美丽的夜空，所以我想真的不该打扰你。

“噢，那么，”姑娘说，带着难为情的表情，“这没什么。”

杰克走过去，摘下礼帽。“再一次为打扰你表示歉意。我是约翰·德拉普雷。

朋友们则叫我杰克。”

“你好，德拉普雷先生，我是伊丽莎白·圣·乔治。”

“非常荣幸地遇到你。圣·乔治小姐，”他说着，彬彬有礼地牵着她的手。

“请原谅我的冒昧，但我感觉到你跟我有相同的爱好。你看上去对星星十分偏爱。”

伊丽莎白又笑了笑，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静静地躺在床上，透过玻璃窗，望着窗外的夜空，幻想和猜测着其他星球上会有何种生命。那时我就相信遥远星球上的人也一定居住在像我们一样的市镇里面。只是看上去很神秘莫测。

我猜如果我是个男的话，我也许已经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了，或者是一名到处游荡的水手。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愚蠢，德拉普雷先生？”

“一点也不，”他微笑着回答。“宇宙的确是一个能引发还想的地方。不知我是否可以问一下，是什么让你参加了这次航行？”

“我父母已经去世了，”她回答道，“我和新大洲的叔叔和婶婶住在一起。”

“噢，真遗憾。他们的过世很突然吗？”

伊丽莎白摇了摇头，说：“一点也不。我母亲已经去世好多年了，而我父亲刚刚去世，他身体一直都很不好。他在一次爆炸中，双腿被炸掉了，所以他一直靠救济金度日。”

“那么，我明白了。他没有接受双腿移植手术或再生手术吗？”

“他的身体已无法担此重负。医生们只有采取一些措施期待他会好起来。



他就这样维持了两年，直到最后，他完全瘫痪。我想他的死对他是一种解脱。那么，你又为什么参加这次远航呢？”

“我在新康涅狄克州十字路市有一些生意上的事需要处理。我是一名工程师，专门研究大型发动机。做生意使我有机会经常去往美国各州。”

“这多么奇妙啊，”伊丽莎白说。“你是从波士顿来的吗？”

“不，我经常在旧金山。”

“旧金山没有港口吗？你为什么非得从波士顿港出发呢？”

“旧金山没有驶往新康涅狄克州的船，”杰克说，“所以，我不得不乘飞机到波士顿，从波士顿乘船前往新康涅狄克州。”

“你去十字路市的旅程一定是有趣的，”伊丽莎白说。“我要去法姆克里斯，距离很近。也许我们上岸后，会乘同一班飞机呢。”

“那将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他说。杰克深深地被伊丽莎白的美貌与自信所吸引。他勇敢地向前迈了一步，说道：“我知道第一次见面就请你一起进餐的做法似乎有些荒唐，但我很冒昧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想请您与我共进晚餐。”

伊丽莎白似乎感到非常吃惊，以至于有一会儿，杰克深感到自己已令她很不愉快。但相反地，她微笑着表示同意，说道：“为什么？我丝毫也未感到有什么不妥，德拉普雷先生。能与您共进晚餐，我感到十分荣幸。然而，今晚不行，因为今晚我将与船长一起吃饭。但也许再找一天晚上……？”

“真的是这样吗？”杰克惊喜地喊到，既吃惊又高兴。“不过，今晚我也去。”

“太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就一起进餐了。但是，德拉普雷先生，刚才你请我吃饭时是不是有些不安？”

“是的。我们旧金山人比你们新英格兰人随便。我不想触犯你。”

伊丽莎白优雅地做了个屈膝礼。“那么，谢谢你考虑得如此周全。今天晚上，能与您共进晚餐，我感到很高兴。”

这时，一位穿着英式花呢马甲，气度非凡的老者走进了休息室。他用怀疑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他对伊丽莎白说：“你在这儿，圣·乔治小姐，兰妮迈德夫人一直在询问你到哪里了。”

“噢，你好，塔里博士，”伊丽莎白说，“这是约翰·德拉普雷。他和我正在谈论太空问题。塔里博士和兰妮迈德夫人是我上船后认识的。”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杰克友好地微笑着，然而塔里博士看上去很严厉，不苟言笑。也许他认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应该这样单独相处。

“请过来一会儿，圣·乔治小姐，”塔里博士说。“兰妮迈德夫人等你吃午饭。”

“是的，我一定去，塔里博士。”伊丽莎白说。“见到你很高兴，德拉普雷先生。我盼望着能在船长的餐桌上见到你。”

“我也一样，圣·乔治小姐。”杰克说。

伊丽莎白和塔里博士走远了。杰克望着广漠的天际，微笑着。他感到这次航行将比他事先预料的更有趣。

## (二)

一场餐桌上的讨论，变得更有兴趣。

金特里船长的餐桌被设置在靠近旅客餐厅的沙龙里面。在那，杰克发现各种丰盛的菜肴已经摆好，其中有烤牛肉、烧土豆，还有各种各样的绿色蔬

菜。每样都放在纯银器皿里面。他看见伊丽莎白坐在一位老太太，想必一定是兰妮迈德夫人，和一位样子古怪、着装朴素的绅士之间。这位绅士留着一字须，秃秃的头顶看起来闪闪发光，像是出汗了。一名黑人诗者把杰克安排在仪态雍容的塔里博士与一位衣着特别华丽，看起来相当富有的妇人之间坐下。金特里船长仪表不凡，充分显示了一名巨轮船长的风姿。他把桌边的客人做了相互介绍，那个样子古怪的绅士是来自于新佛蒙特州立大学的林德塞尔教授。那个衣着华丽的妇人是艾德娜·布兰特夫人，她来自于弗吉尼亚州的卫士满，丈夫刚刚逝世。坐在林德塞尔教授旁边的人是克雷顿·布戴恩，他是来自北加利福尼亚的一名种植园主。杰克对他们一致意，然后拿起餐巾端端正正地放在大腿上。

“德拉普雷先生。”金特里船长一边打开餐巾一边说道：“我听说你是一名工程师，没错吧？”

“是的，船长。”杰克说。“事实上，船上使用的许多机器设备都是以我的设计为蓝本的。”

“真的吗？”布兰特夫人惊叹道，放下手中的刀叉，摆出一副吃惊非小的样子。

“天哪，我还一直以为这些机器是达·芬奇的创造呢？”

“噢，是的，他们是来自于达·芬奇的发明。但达·芬奇只是在理论上做了创造。而像我这样的人则以此为基础做出了进一步的创造。”

“噢，当然，千真万确。”布兰特夫人说，看起来有点尴尬。“我的意见并不是指像大型快船这样的东西，能在伦纳德时代出现。那是因为距离我们现代已有400年的历史。”

“恕我直言，德拉普雷先生。”克雷顿·布戴恩说，“你是否预计将来的某一天，机器设备在所有的领域会代替体力劳动。”

“我怀疑你想知道是否奴隶劳作将会被废除。”杰克狡黠地说道。

“事实上我是这么想的。我不得不承认做你这行的人总是令我踌躇。”

“可以问为什么吗？”

“我怀疑科学的进步威胁到了布戴恩本人的利益。”塔里博士诙谐地说。

“不是为了自己，博士，”布戴恩回答道，“是从道德方面考虑的。我的感觉是各种类型的自动化生产将完全地废除奴隶制。因此就乱了上帝对黑人的安排。”

“确实如此吗？”杰克充满怀疑地说。

“当然，我从未指望像你这样从旧金山来的绅士能了解我的处境，以及我们南方特有的方式。但作为一名基督徒，我觉得你会认为解放黑人是可行的和正确的。

上帝的意愿是让黑种人服侍白种人，你的职业--所谓的自动化都意欲使白种人别无选择，把黑奴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因为自动化后就不需要他们的劳动。”

“你对自动化的结果了解得非常透彻，”杰克说，同时他平静地咬了一口烤牛肉。“然而，你对基督徒感受的了解都是错误的。我自己就是一名虔诚的信徒，但是我的感受是奴隶制在几年前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实行奴隶制的各州本应于两个世纪前就能通过自动化生产，产出更多的棉花和烟草，然而他们坚持使用奴隶来做这些事情。”

布戴恩并未作声。相反他却是呆呆地、冷冷地盯着杰克，眼中充满了不

可名状的敌意。杰克深知那位种植园主的反应也将如此。因为奴隶制各州的资庆们对自动化的生活方式自来持抑制态度。但是是布戴恩引起的这场辩论，所以杰克对此并不觉得怎样。

然而，当更刺耳难听的话还未被说出口之前，金特里船长用他那威严的声音驱散了餐桌上浓浓的火药味。

“先生们，”他说道，以他那种深沉的威严的船长特有的语气。“此时此地不是辩论时机。请再选择其他适合的机会继续你们的争论。”

“你说得对极了，金特里船长，”布戴恩说道。

“一个绅士不该让女士们承受这些敌视之辞。女士们，对此我深表歉意。”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德拉普雷先生？”兰尼迈德夫人问道。

“当然可以，夫人，”杰克点头说道。“像你试样如此熟术机器的人，能否告诉我为什么我经常能听到各种机器发出的啪啪的声音？每次从一台机器前经过时，我总是能听到类似大树被折断的声音。”

“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夫人。发动机内部的锁栓装置的运动能产生静电，而这种静电则在发动机壳内累积。你听到的声音就是这种静电的突然释放。”

“它就一点没有伤害性吗？”

“根本没有。只是声音大了点儿。”

“也许这些声音不仅仅是来自于静电，”林德塞尔教授说道。“也许是魔鬼不安于寂寞呢。”

“不要这么说，教授，”金特里船长微微地皱了皱眉，说道：“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是什么样的魔鬼，教授？”伊丽莎白问道。

“据说这只魔鬼就隐藏于这船的发动机壳里面。”林德塞尔教授继续解释道。

“我是学生物学的。但我已对占星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按照《拓克鬼怪导读大全》来看，这艘船驾驶室里的天线防风板在 15 年前曾弯曲爆裂过，一种可怕的射线罩住了一名年轻的水手泰尔华·丹尼逊。几分钟之后，年轻的泰尔华就死了。但《导读大全》说，他的灵魂仍旧存在于驾驶室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就居住在主发动器内。

“简直是胡说八道，”塔里博士轻蔑地说，“魔鬼只是虚构和想象的东西。”

“我同意，”金特里船长说。“十五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们发动器内没有魔鬼藏身。”

“你意思是说你从未听说过魔鬼的敲击声？”林德塞尔教授说。

“当然没有。”

“但你的船员在结束工作期限之后，就拒绝再继续为你工作这一点都是事实。

而原因就在于此。”

金特里船长满面怒容地看着手中的牛肉，好像回想起一些令人不快的记忆。

“我承认，我的许多船员确认为驾驶室闹鬼，因此，合同结束的时候，他们就纷纷离开到别的船上工作。虽然我是一名才疏学浅之人，但还算明智。我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有什么鬼怪，那只不过是有些愚蠢的人幼稚的想象。

也许在座的女士们被你的臆想吓坏了。所以说话要注意分寸。”

当他停下来时，伊丽莎白答言道：“我毫不担心，船长。至于鬼怪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遐想的源泉。它能令我在闲暇时，对世界的奥秘想要一探究竟。”

“你是个勇敢的姑娘，伊丽莎白小姐，”布兰特夫人称赞着伊丽莎白，笑道：“我也不怕鬼，金特里部长。我们南方人对鬼怪非常熟悉；我敢说没有任何一座古宅没有过自吹自擂的凄惨的鬼怪的故事。我仍能依稀地回忆起，当我小的时候，一天夜里睡觉前，爷爷走到我的床前给我讲述一个故事的情形。”

“毫无疑问，一定是鬼故事，”塔里博士以一种讥讽的口吻说：“腐蚀你年轻的头脑。”

“根本不是，博士。我的爷爷是给我讲了一些神话故事哄我睡觉。他一直这么做，直到两年前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想也许他想弥补过去失去的时光。”

兰尼迈德夫人吃惊地喘着气说：“你是想说你爷爷是鬼吗，布兰特夫人？”

“不，看他的时候一点也不像，”这美丽的寡妇答道。“但他那时已经没气儿了，而且，月光穿过他的身体照射过来。他肯定是个鬼。”

“你就不害怕吗？”

“我爱我的爷爷。我知道他不会伤害我。那么，我又如何会因为他是个鬼而感到一丝的恐惧呢？”

杰克和伊丽莎白交换了一下眼光，不自然地微微笑了一下。在他的一生当中，杰克已经看到了许多事物，其中包括在许多不同的行星上。但他却从未见过鬼。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世间的确并无鬼怪。实际上，如果驾驶室的驱动器里果真藏有鬼怪的话，那对于他将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值得研究的工程学课题：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无形的能量改变了整个机器的运行，或由于它的那种超自然的力量增加了发动主机的性能？

### （三）

饭后，鬼的话题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饭后，男人们离开了金特里船长的客厅。女人们则退到他的起居室里闲谈。船长用白兰地和上等的雪茄烟招待他的客人。在摆着花毡面椅子的房间里，男人们坐下来悠闲地品着美酒，抽着雪茄烟。林德塞尔教授为每个人倒了一小杯白兰地，递到每个人的手中；但他拒绝抽雪茄：他从不抽烟，因为他相信吸烟有害整个身体健康，尽管他看上去并不拒绝白兰地酒。事实上，当其他人开始喝酒的时候，他已经喝完了一杯，并给自己又倒了一杯。

塔里博士专注地抽着烟，然后转过身不赞成地看了杰克一眼，这种眼光同他第一次与杰克不期而遇时看杰克的眼光一样，当时，杰克与伊丽莎白、圣·乔治小姐正在赏月。

他用一种苛刻的学者般的语气说：“德拉普雷先生，我可以坦白地说吗？”

杰克回答道：“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和兰妮迈德夫人想知道你追求圣·乔治小姐的动机是什么。你有个人人的企图吗？”

“如果你说我追求她有企图，我只能说我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毕竟，

我今天刚刚遇到她，为什么你要这么问呢？”

塔里博士继续说道：“在沙龙时，你们两个人总是呆在一起，一个年轻的女士，没有女伴的陪同，同一个绅士交谈是不适当的。”

杰克说道：“在公共场所，我感觉没有不合体的行为。塔里博士，在旧金山，我们并不像你们在波士顿和新哈夫，康涅狄克那么正统，我们懂得举止得体与不得体之间有什么区别。我确切地知道，在公共场合没有女伴的陪同，没有对年轻女士的诽谤，不同的性别的人可以很好地交谈。博士，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塔里博士僵硬地点头说：“是的，相当的充分，我会把你的回答转告给兰妮迈德夫人。”显然，对这种回答，他很不高兴，但唯一令他满意的是事实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可怕。

林德塞尔教授正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当杰克和塔里博士走过去时，他问道：“德拉普雷先生和塔里博士，告诉我，绅士们，你们对鬼这个话题的真实感觉。”

塔里博士粗暴地说：“我不相信神灵。我想你诽谤了这艘船的名誉。”

“博士，我不是恶棍。我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对神灵的研究是我的一点追求。”

德拉普雷先生，你没有表示怀疑，你相信发动机中有鬼吗？”

杰克回答道：“从工程的角度出发，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见解，坦诚地说，我愿意接受新事物。”

布戴恩站在那里，带着一种不悦的神情说道：“真的是那样吗？我想如果一个自称是基督教的人，他不能解释鬼的可能性。”

“布戴恩先生，那是为什么呢？”塔里博士问道。

“《圣经》上说：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他都要离开人世。他从上帝那里得到奖赏和惩罚。相信鬼就是不相信那种说法。我问一下，人的灵魂是怎样变成鬼而留在人世间的呢？”

“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也许鬼同灵魂是分开的，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林德塞尔教授回答道。

金特里船长手里拿着白兰地，夹着香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说：“感谢您有这样的观察力。但是先生们，请记住这是十九世纪，不是无知的、迷信的中世纪，我们得到达尔文科学的恩赐，他阐明鬼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鬼是无知的见证。”

林德塞尔教授问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他们在船上听到了鬼的敲门声呢？”

“教授，他们以为有鬼吗？也许那是玻璃杯的撞击声或是偶尔旅客听到的静电的噼啪声响。”

“部长，这是那些敏感、有才智的人的看法。”

金特里船长立刻大声说道：“荒谬，尽管船上的旅客有点不喜欢我，但他们从未说过有关鬼的事情。”

也许是巧合，船长的话音刚落，走廊里传出一声可怕的尖叫声。男士们冲到大门口看热闹，女士们则站在朝向走廊的休息室门口。兰妮迈德夫人躺在走廊里，脚边放着毛线。金特里船长想要叫服务员，但塔里博士向他保证他能救醒这个女人。

当女士们走到她的身旁时，博士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手掌大的生物扫描

仪，准备给她会诊。

兰妮迈德夫人很快恢复了知觉。她双手捂着脸坐在那里哭了起来。伊丽莎白走过去安慰她。

这个坚强的女人，此时看上去非常脆弱，她气喘吁吁地说：“哦，天那！太可怕了！我想我要崩溃了。”

杰克盯着金特里船长，他发现他的脸色苍白，这个男人似乎隐藏了兰妮迈德夫人受到惊吓的秘密，这大大地激起了杰克的好奇心。

“金特里船长，”他说：“直觉告诉我你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希望不是刚才提到的事情。”

金特里船长反驳道：“你真的这么看？你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也许我会发现的。”

塔里博士检查完她的病情后，建议她坐一会儿，喝一点白兰地放松一下，然后她被扶进了屋里。

兰妮迈德夫人喝些白兰地恢复后，她讲述了她的可怕的遭遇：

“我离开休息室，想回房间织毛衣。我刚到走廊没走几步时，我看到了可怕的幽灵。我有密苏里家族的血统，并且生性多疑。但我必须承认，我看到那个怪物像魔鬼一样时，我所有的疑惑荡然无存了，我所见到的同林德塞尔教授描绘的一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啊！他有一副可怕的面容。一只眼睛上有一大块伤痕，另一只眼睛大大地瞪着你，好像指责我做错了什么事。他的衣服很破旧，身上伤痕累累，好像被野兽袭击过。我发誓我正看到一些贫穷的水手，遭受了可怕的袭击。

哦，上帝！我可怜的心决要爆炸了。

“多么奇妙啊！多么奇妙啊！”林德塞尔教授大声喊道，“金特里船长，这就是有力的证据，如果这个女人看到了鬼，那么这里会有另外一些！”

金特里船长不同意地说：“兰妮迈德夫人受到了很大的惊吓。我想你不会从中受益吧！”

杰克仔细地看了看船长，品味着他的幽默。尽管他害怕通过这次讨论会揭示些什么，但恐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金特里船长，对于这件事，你想和我们大家说些什么呢？”他说。

“我说什么呢？”船长问道：“我对兰妮迈德夫人受到惊吓深表同情，但我改变不了所发生的一切。”

兰妮迈德夫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德拉普雷先生，请不要对金特里船长谈论此事，他也无能为力。亲爱的船长，你不会受到责备。但是请相信它是存在的，我没有胆量在每个阴暗处都见到它。

金特里船长用一种尊敬的口气说：“是的，兰妮迈德夫人，当然是这样。我现在懂得那些声称有证据的人，对它是很敏感的。”

伊丽莎白问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

布戴恩说：“也许所有的男士应该聚在一起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是的，同意你的看法。”杰克说，“乔治小姐、布莱恩夫人，最好把兰妮迈德夫人扶上床休息，她会很快恢复过来的。”

塔里博士说：“我应该陪着她，以便让她放松情绪，安心睡觉。”

杰克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对她说：“亲爱的兰妮迈德太太，很遗憾我必须谈及此事。

伊丽莎白好奇地问道：“我们怎么办呢？”

“我不怕鬼。但这个鬼真令我胆战心凉。”

“我们知道鬼在哪，林德塞尔教授具有超自然的知识，因此，我想我们会除掉这个鬼。”

塔里博士说：“德拉普雷先生，你说话当真？像我们这样的凡人怎样能把鬼魂驱除？”

林德塞尔教授告诉他：“博士，有一个办法，《格兰吉鬼魂书》中有一个是有关驱鬼的。对于巨鬼，我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我试过人间的鬼，并且获得了成功。”

金特里船长满怀热情地说：“教授，干吧！我宁死也要摆脱鬼的纠缠。”

杰克说：“就这么定了。教授，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林德塞尔教授说：“我先回房间取书，然后我们从那出发。”

#### (四)

勇敢的人面对塔尔华·丹尼森，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杰克一行人到达后，驱动甲板上一片寂静。当他们走进驱动室时，水手们站在那里，满脸灰尘好奇地看着他们。金特里船长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亲自领着他们走进驱动室。除了机器声外，听不到其他声音，发出声音最大的是驱动器。把驱动器比做船的心脏很恰当，它发出的声音好像心脏的跳动声。

林德塞尔教授说：“如果塔尔华死在驱动器壳上，他的鬼魂只能占据驱动器的主机：因为鬼魂必须留在死者生前停留的地方。

兰妮迈德夫人嘟哝说：“除非鬼魂四处游荡，令其他人灵魂出壳。”

“然而他的根源必须呆在老地方。”

杰克说：“或许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顺其自然吧。”

起初，杰克想说服妇女们留在后面，别影响男人们工作，但是她们不听。因为她们一开始就参与此事，她们说她们绝对不会碍事。就连兰妮迈德太太也加入到了驱鬼的行列，她不需要伊丽莎白或布莱恩太太的搀扶。于是，男人们的态度温和起来，允许她们一起去。

他们最终抵达驱动器壳处，那里机器声嘈杂，几乎令他们望而却步；驱动器主体不停地上下翻腾，像猫弓起身子舒展筋骨；如果塔尔华呆在那里，凡人怎么会战胜它呢？林德塞尔教授对成功毫不担心；因为他站在驱动器壳前时手里还拿着驱鬼的书。

鲍丁纳闷：“我们怎样才能把鬼引诱出来呢？”

林德塞尔教授自信地笑着说：“像以前一样简单。金特里船长！你当然知道如何引诱他。”

“当然。”船长勇敢地说。他朝驱动器壳喊道：“塔尔华·丹尼森！你是个骗子！不配呆在大屋子里！没人需要你。既然这样，快滚出来吧！让你可怜的灵魂现出原形吧！在你离开这里，被地狱和天堂抛弃之前，基督徒要再看你一眼。”

一道亮光罩在驱动器壳上，现出人形。附近的水手盯着幽灵，毫不害怕，只是可怜他。他们都是塔尔华的老相识，所以并不恐惧，因为他就像一个同伴，虽然从来不曾谋面，却又从来不曾远离。

鬼用手指着金特里船长，谴责他。船长向后退去。林德塞尔教授庄严地举起手，朗读书上的字句。“塔尔华·丹尼森，你冷酷无情、死气沉沉。而我们的世界却充满青春活力。你死了，你欺骗了灵魂的缔造者，你属于他。

下地狱去见他吧。离开这里，再也别回来。”

鬼一动不动，教授百思不得其解，皱了皱眉头。他说：“搞不懂。这本书驱鬼避邪上们奏效，今天怎么就不灵验呢？”

“我也这么想”，杰克说，“因为我认为这不仅仅是阴魂不散。”他走上前面对鬼。可是鬼只盯着船长。杰克说道：“塔尔华，听我说。你恨船长情由可原，却危害极大。你在驱动器里居留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流量急剧变化。上下边界被冲刷。当宇宙射线由短变长时会腐蚀驱动器主体。而你的存在自然使流量增高，从而使之远远超出正常值。也许你认为自己呆在此处无可非议。也许你是对的，但不能以驱动器力代价。想想后果吧！你每在这儿多呆一年，驱动器主体离它完全毁掉就更近一年。扪心自问，为报复船长而牺牲这些发动机，值得吗？”

塔尔华·丹尼森的灵魂长时间地瞪着杰克。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显出惊讶的神情。

随后，他像刚才现原形一样渐渐消失殆尽。人们哑口无言。本杰明·克里弗兰悲伤地说：“哦！塔尔华走了，永远走了。肯定如此。他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

## (五)

随着不平凡航程的结束，所有的谜都水落石出。

当“艾丽丝·P”号驶入新康涅狄克城的港口时，已近中午。船靠岸后，乘客向渡船走去。杰克穿着自己最棒的行头，看起来轻松、愉快；他悠闲地走在宽敞的过道上。过去五天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对此间无常感慨万端。他由衷希望塔尔华无论身居何处都快乐无忧。

他拐过街角，走向渡船时几乎与伊丽莎白撞个满怀。他脱帽致歉，但伊丽莎白毫不在意笑容满面。

“德拉普雷先生。再次见到你，我真高兴。塔里博士、兰妮迈德太太和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再相见。”

杰克说：“再见到大家，我深感幸运。”他向高尚的博士和健壮的女士致意。

他俩站在伊丽莎白身后，好像是她的双亲。“我还以为我们再不能见面了呢！我们还没有一起吃过饭呢！”

“我想会有机会的。不过德拉普雷先生，由于好奇，我禁不住想问你那天后来的事，你能告诉我吗？”

“圣·乔治小姐，你是问我驱鬼的办法吗？”

“对”

塔里博士说：“我们也想知道。我们以前没问过，现在想问。”

杰克笑着回答：“本杰明·克里弗兰，也就是在传动室里说话的那个黑人，他让我想起我一直怀疑的事。塔尔华·丹尼森是优秀的轮机手。他爱发动机甚过爱自己的生命。他宁死都不会伤害机器。在他事业中，他身受爱戴。我对林赛教授的驱鬼术深感怀疑。也许它对居室的鬼有效，而对丹尼森却不能奏效。因为他被夹在阴阳之间，他只想看看机器是否被妥善保管。本杰明告诉我，水手们从来没有见过塔尔华，却经常听到他敲击驱动器，告诉人们他状态良好。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当然是因为他们对驱动器保养得很得当。然而，金特里船长擅自允许驱动器壳上的辐射罩腐蚀。金特里船长自然会被塔尔华永远纠缠。”



兰妮迈德太太说：“我原本以为塔尔华之所以纠缠船长是因为他应为他  
的死负责。”

杰克点头说：“也许果真如此。不过很多迹象表明，这与驱动器有关而  
不仅仅是他的死亡。我怀疑他对驱动器安全的兴趣远远超过对船长的报复。  
当林德塞尔船长的方法对塔尔华不奏效时，我恍然大悟。因此，我就告诉塔  
尔华他留在驱动器里会使机器慢慢受到侵蚀。因为他深深地爱着发动机，他  
只能离开生机。而当他离开时，他就完全隔断了与物质世界的最后一线联系。  
于是驱鬼大功告成。”

塔里博士称赞道：“你真聪明！我认为你前程远大。”

布莱恩太太、林德塞尔博士和鲍丁先生随后而至，向渡船走去。他们停  
下来向一路上的同伴致意。教授和种植园主相互道别。自从驱鬼那天起，种  
植园主对杰克的态度逐渐好转，他甚至邀请杰克在新康涅狄克的港口逗留时  
去拜访他。

布莱恩太太用乡村人般爽朗地笑着说：“我对你的所作所为敬佩得五体  
投地。”

丹尼森先生是他所在行业的骄傲。正如我已故的先生（愿他安息）常唠  
叨的那句话：‘如果一个人深爱他的工作，即使坟墓也不能把他与工作分  
开’。”

“已故的布莱克很聪明，”杰克说，他亲切地拉着她的手，“再见了，布  
莱恩太太。”

“德拉普雷先生，再见了。”她说，接着她去找渡船去了。

“我想我们得走了，”伊丽莎白说，“我要到五号船的甲板上去。”

杰克很吃惊。“我也去，圣·乔治小姐。”他伸出胳膊。“我陪你去。”

“好吧，称叫我伊丽莎白吧。”

“我当然会的，伊丽莎白。你叫我杰克吧。”

“杰克，非常感谢。”

就这样，他们大踏步地离开了，去找五号船。塔里博士和兰妮迈德夫人  
不能说这对年轻人的做法，因为他们从未正式介绍过，但他们表示年轻人应  
该有自己的自由，这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塔里博士经过再三考虑后说，“我觉得他们会处理好的。”他把  
胳膊伸向兰妮迈德夫人，“夫人，我们走吧？”

兰妮迈德夫人仔细端详着他，然后她笑了，欣然接受了。“好吧，先生，  
你可以叫我阿加莎。”

## 在冰层下面

C. W. 约翰逊

[ 作者简介 ]

C. W. 约翰逊现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理论物理，他即将完成学业获  
得博士学位。他二十多岁，风华正茂，在他专修物理学之前，他对古生物学  
颇感兴趣。他的丰富阅历，他对西北太平洋的热爱和对美洲大陆土著居民以  
及因纽特（“爱斯基摩”）人文化的研究都可以从《在冰层下面》中略见一斑。

这部作品先得到了名家的指点。他们是未来作家写作组的克拉·坎彭尔  
和卡伦·乔福勒，以及出席于西雅图“哈勃德奖”颁奖仪式的金奖获得者罗

伯特·里德，约翰娜·贝斯，彼得·S·比格尔和金·斯坦利·罗宾逊。有天赋的人总能从有天赋的人那里得到帮助的。约翰逊的写作天赋已达到了非凡的专业水平，在未来作家写作组的帮助下，他给大家奉献出他的第一部作品。

冰层大概在玛雅上方三十米处，虽然她无法看到，但她却感到了冰层的存在，一想到这儿，玛雅觉得心头好像被重重地压着。

北冰洋的严寒也让她有如感受。她穿着干燥温暖的衣服不再受到冰冷刺骨的海水所包围，但头盔里输氧管里的气泡声和凝结在头盔壁上的潮湿呼气，又驱散了她的想象，直到她又一次感到寒冷和黑暗的压抑。

她两侧还有两名潜水员，他们头上的探照灯射出的光束交织在一起，这是海底惟一的一丝光亮。强烈的光线穿透他们踏在海底污泥上所荡起的混浊的海水。玛雅停下脚步，让灯光对准海底，海床是平坦的沉积的，泥砂在海流的冲积作用下呈现出波纹状。几个甲壳动物在悠闲地侧行，一条鲈鱼闯入了光亮中，似乎惊恐万状，一下子跑开了。玛雅叹了口气，这太难了。

但是她触摸到了灵感，在这儿这种灵感似乎很强烈，比前几个海底现场更强烈。

玛雅对着话筒说：“好吧，路德，再试一下。”她熄灭了灯光，其他两名潜水员也分别熄掉灯光，好让她呆在黑暗里。微弱的水流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拉着她。

路德平静的声音传到她的耳边。“慢慢打开 P - amp 装置。”

玛雅深深地吸了口气，把灯吹灭了。她全身放松任由手臂在水中飘浮，她开始倒数，试图回到那个熟悉的朦胧状态。她竭力想象着自己来到了几千年前的一个冰冷荒漠般的苔原，那儿寒风刺骨。

虽然说不明白，玛雅却感到灵感出现了。她觉得眼睛和喉咙被猛地一拽，一个声音在说着什么，在迷蒙之中她仿佛看到，这个海床曾经是一片荒原，自从上一世纪冰川起就已经存在了。苔原上满是被风卷起的雪堆和僵硬的植被。

她好像透过放大器看到一个扭曲的空间，电子，夸克及其他的量子微粒聚积在一起，以至于玛雅的意识也随之进入到另一种思维，另一个时代。

即使路德小心翼翼地拿起 P - amp 装置这一幕，还是让玛雅联想到洪水一泻而出的情景，她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她又回到了现实中，想象中断了。

她蹲在一个皮帐篷外面，帐篷看上去像是驯鹿皮做的。冰冷的北极风吹到她身上像被鞭子抽了一下。太阳矮矮地挂在天上，透过云层显得模糊不清。白雪覆盖着大地，透过兔皮靴子底儿，她可以感到裸露着的地表面上的鹅卵石大小的石子儿在脚上窜动。玛雅，或者是她的女主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正在忙着手中的活计，她拿着一个形状特别的骨制工具，用它刮一张小狐狸皮，她能感觉到手上的油脂。

她的脑子里满是用奇异的语言表达的思想，也许这些思想还没成形或是一闪即逝，玛雅总是无法理解。

那个小妇人停下来，向后拢拢眼前一绺油亮的黑发。这时有个声音在说：“伊纳拉”。玛雅抬起头，她意识到这是女主人的名字，一个上了年纪、牙齿脱落的老妇人站在面前，她的出现使玛雅的思绪一下涌了上来，老妇女人叫哈尼，是伊纳拉丈夫的姑妈，“Inalaa qivalu Shaa Lia Liaat'ua-niuu la,”她说。玛雅明白了她的话，伊纳拉把那只狐狸收拾好。她又接着说，“男人们很快就会捕猎回来”。

玛雅、伊纳拉点头表示知道了。有一个猎人当天早晨回来了，据他说，他们捕了两头海豹，并把骨头给送了回去（玛雅至今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们很快就会回来，其中也有她的丈夫阿瓦鲁。他们结婚刚刚一个月。她绝不能因为干活拖拉而让自己的丈夫在别人面前丢脸的。她更加倍努力地除去上面的每一块油脂和缔膜。

当伊纳拉干活时，玛雅又确定出了垃圾和储藏肉类的地窖的位置。与此同时，她又听到了自己在头盔里呼吸的声音。

因为此刻是一个微妙的平衡，没有现代社会意识的干扰也不能完全陷入她不熟知的女主人的个性包围之中。

当玛雅清醒时，她觉得身体特别虚弱，幸好海水的浮力支撑着她，另外两名潜水员挽着她的胳膊向几米外的潜水艇走去。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听玛雅回忆刚才的情景。话中有时还夹杂着某种古老的语言，“在皮帐西面两米处有一个草棚好像是搭好不久，紧挨着草棚有一个骨丘那是驯鹿骨胳。”

“菲力浦”水下探测舱不过是一个便携式的潜水基地。它由四个球形壁锻组合而成，上面的球形壁满是探照灯，照相机推进器，压舱器及操纵臂等装置。三人来到扶梯拐弯处，这儿的水很浅，而且被照得通亮，从这儿他们进入了潜水舱。黑水的海水很快地退下，他们露出水面走进了内舱。

在舱里，人们帮助玛雅脱去头虾似的头盔和潜水服，另一些人扶着她又来到一个舱门诊查室。她躺在床上喃喃自语，医生注视着监测仪观察她的状况，这个具有母系氏族成份的父亲社会，人们根据打猎技术和社交能力来选拔部落首领。

最后她终于安静下来，睁开眼睛，医生告诉他一切正常，路德·秦正站在医生的后面，他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年轻的黑人技术师。他主修可能性物理，路德笑着说：“看来收获不小！”她点点头。她坐了起来，看到纳斯密斯·A·鲍特瑞低着头走了进来，他大腹便便，灰白头发稀疏地盖在头上，下面是一张胖墩墩的脸，几年前他就不再潜水了，而是作为主要调查员监督初期研究工作。即便潜艇里 23 度，也舒服不过了，鲍特瑞穿着一件甲克衫，也许同玛雅一样，在他上面的北冰洋的冰层也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干得不错，玛雅。”鲍特瑞说，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吉木生正在着手计划初步开展挖掘工作，这个地点也许会有收获的。

玛雅点点头，然后给他讲她的女主人。估计她的丈夫（一想到她丈夫，伊纳拉就会有些紧张）很快会捕猎回来。是驯鹿迁徙季节吗？鲍特瑞问道：“还是猛犸？我本人希望是后者。”他说话很快，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他也不看玛雅。那个粗俗的阿巴托夫刚刚出版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在这么远的北方不会有人迹的，我倒要证明他是错的。

玛雅紧锁双眉沉思道：“不，是海豹”。她抬起头“是一次海豹捕猎返回。”

鲍特瑞的表情变得严肃了：“哦，是吗？”他不经意地耸耸肩。但他的目光很热切。这位老考古学家冲着自己点点头，又摇摇头，低头走出舱门，嘴里嘟囔着稀奇古怪的话。

路德走到玛雅身边。她对他说：“好像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

“对！”路德说：“他看了一眼尾舱的方向。”上帝！你看没看到他刚才对你的表情？”

“路德……”她开始说道。

“是的，我知道。”路德压低了声音。“他比以往更爱抱怨这个粗俗，那

个无知，看他怎么证明他们是错误的。记住他以前是怎么做的”。玛雅点头称是。“当你回学校的时候，我只跟他到过一次现场，谢格娃做推测，那个地方是一个竞技场，当他让她回来参加现场挖掘时，我听到她大笑，他让她发疯，她叫他咕啞鲍特瑞。

“上帝，我希望他没有咕啞过我。”

“他只不过希望他们别把你给毁了。”

玛雅站了起来，“我不想为此而担心了，让我们喝点热东西，说着她打了个寒颤，还在想着那冰冷的海水。

一个多月以后，全体组员被召集到一起，并在距挖掘点 40 米外的海底建起 6 个临时水下舱，两个用来睡觉，一个用于吃饭和活动，两个用于分析挖掘出来的物质，一个用于装设备和补给物质。

在 3 号舱里，玛雅坐在她的床上，看着她贴在床边的压膜地图，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好望角之间的大陆架上标他们的位置，在被淹没的白令尼亚地带。

玛雅抬头看了一眼时钟，潜水时间到了。她走下床，穿过连接 3 号舱和 5 号潜水舱的低矮的通道。她穿好潜水服，等着吉松--一个毕业于汉城国立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他游过外面的舱门通道露出水面，“你准备好了吗？”他问道，她点点头，然后他帮她带上头盔检查好封口。“好了！”他的声音从通讯器传来。随着他身体的下降，海水开始没过她的膝盖，接着是她的胸部，直到将她全部吞没。他们经过水下舱口，进入到对光明永远也不能完全取代的深蓝的黑暗中。一出舱口，吉松便取下脚蹼，并加上重量，然后他示意玛雅先走。他们一步步走向挖掘地点。这片方圆 20 米的区域用一米见方的格线作标记，人们已预先挖了几条壕沟。由于海底的淤泥和沉积物质，挖掘工作难以进行。工作人员已经在每一层沉积物上镶上冷冻线来解决这一难题：一旦这一层被冻僵后，便被取走送回潜水舱进行研究。

在最表层一米左右的海底是海洋沉积物，但挖掘工作进行才不过一个星期，希望还是很乐观的，而且玛雅的实地工作表现不错。返校之前，她已经到过印度、美洲、英格兰的几个考察现场。

她的心里一阵紧张。鲍特瑞并没想让她回到学校去，尤其不是在理论考古学方面，更何况是他的嗤之以鼻的劲敌罗贝尔了。鲍特瑞几乎很少信任其他领域的考古学家，对理论学家们更是不屑一顾。罗贝尔后来也曾劝说过玛雅不要再回去为鲍特瑞工作了。玛雅却认为鲍特瑞有雄厚的资金，而且他也并不是徒有虚名的。的确，有一次罗贝尔也承认，鲍特瑞尽管很傲慢，但他还是很优秀的。但是，现在她的顾问以极富特色的夸张又补充道，鲍特瑞就像他挖出的那些废墟一样陈腐不堪。

可是鲍特瑞打算去白令尼亚，正好是玛雅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而罗贝尔不去那里，而且玛雅在考古方面的敏锐直觉是很少见的。不管你喜不喜欢，玛雅和鲍特瑞彼此都需要对方。

吉松拍了拍她的肩膀，玛雅转回身，穿着这样笨重的潜水服，这并不轻松。他手里拿着通向“菲利浦”号潜水舱的光纤电缆的另一端，“现在我要为你接通联络。”

“我准备好了。”她感觉到青松在她头盔后面摸索着，然后手拿开了。“路德？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既洪亮又清晰，玛雅”。路德在干燥温暖的潜艇里说话。

“我想要接近那个帐篷”。她又止住了话，发现自己意用伊纳拉的惯用语“靠近挖掘点”。

“罗杰。”

她身体前倾顶着海水的浮力，一步步向前走，当她走近时，那些在挖掘点周围的黑衣身影主动退到两侧为她让路。

玛雅向右边挖了一会儿，直觉告诉她这就是那条小路。她告诉路德打开P-amp。

然后她屏住呼吸，倒计算数回到了恍惚。

一个冰冷的海浪向她冲刷过来，她一身轻装沿着一条小路走向皮帐篷。当时是年底，太阳离开地平线很近，虽然没风，却冷得刺骨。玛雅、伊纳拉在帐篷前放慢了脚步。出于恐惧她一下变得忐忑不安。可是怕什么呢？玛雅在寻找原因，觉得伊纳拉右臂上隐隐作痛，伊纳拉自言自语道：“一个下贱的女人，一个糟糕的皮毛清理工。”两天前，阿瓦鲁便捕猎回来了。他对伊纳拉清洗的海豹并不满意。她收拾得虽然很彻底，但阿瓦鲁却认为他活干得不够快，玛雅听到了她怒气冲冲的声音“你--你真让你的丈夫丢脸！阿--你这个没用的女人！”

玛雅搜寻着她女主人的记忆，认为伊纳拉并没有错，她的轮理奥米塔其实比她干得还慢，但她丈夫并没有打她。而且伊纳拉的母亲，外祖母，一再强调毛皮一定要刮得净--即使费点时间也值得，一定不要留任何脂肪在皮子上面以防皮子腐烂。

猎人们在捕到海豹后，要把海豹骨摘出后还给大海，因为海豹女神希望孩子们的骨头能留在海里。这样它们的灵魂能返回到她的身边。其实，阿瓦鲁在剔骨时并没做得很干净，而他割皮技术很糟。很难用来做上好的皮衣。但玛雅知道伊纳拉怎么也不敢冒着触怒她丈夫的危险告诉他实情。

伊纳拉站在草棚的过道里瑟瑟发抖。她不理解阿瓦鲁，也许有一两次爸爸因为妈妈让他出丑而打她，但她妈妈一向向邻居们大喊求助爸爸就伸手了，妈妈身上从没留下过瘀伤。而且一小时过后，妈妈爸爸就会在皮褥子下面开怀大笑了。阿瓦鲁总是怒气冲冲，他从来没有跟她笑过。

在草棚里，她在黑暗中隐隐约约看到阿瓦鲁庞大的身材，“你怎么这么慢”。

他咕噜着，“你脚是石头吗？你这个倒霉的女人。”

伊纳拉感到脸颊上发烧般的疼痛，她绊倒在地上，满嘴鲜血和泥土，她想不通，自己为什么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为什么上天会把我交给这样一个男人来做我的丈夫？

这间小休息舱只能容纳五到八个人舒服躺在里面，所以当十二个工人--几乎是在现场的全部工人都挤进来围在显示屏周围时，这里的空气令人窒息，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在一处嗡嗡的谈话中，“对赌博我早就厌烦了”。

“嘿，这对你有好处，”路德说，有几个哄堂大笑。

玛雅对路德说，“我对这次采访感到奇怪。鲍特瑞一直很谨慎的，他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决不会理会新闻界的。”

路德摇了摇头，“在你返校那几年，他变了很多。他很少在现场停留。他好像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比在考古报上更感兴趣。我猜这就是名誉和年纪对人的影响吧。”

有人嘘了一声：“开始啦”！

考古栏目短小主题曲开始了。这是一段短小的合成音乐，一个走了调，电子模仿的鼓点，人们的情绪马上被调动起来了，几个人还和着音乐。“咚、咚--踏踏、咚--踏”，然后哄然大笑。

记者是一个温和有见地的女士，她很快地介绍了白令海峡大陆桥的一些基本资料，在一万二千至二万多年以前，那时正值维斯康新冰纪，大量的水还被冻结在冰层中，以至于大洋的水面要比现在低 95 米，于是白令海峡从冰冷北冰洋中露出水面，人们可以从这里到达北美洲。

用一张白令海峡的古地图，她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理论认为古人类横穿的地点是在白令海峡气候比较温和的南部海岸。“但是今天我们请来密歇根大学纳史密斯·鲍特瑞教授。他提供了在非洲和南极大陆有人类定居后达三千年之久的依据，从而成就斐然。”鲍特瑞面带微笑，点头示意。

其余的介绍对他们来说是老生常谈。鲍特瑞是怎样违反传统想法而在气候恶劣的北海岸寻找人类居住的遗迹的。接下来挖掘现场，休息等一组镜头都出现在显示屏上，“我在那儿，我在那儿，”休息舱里，人们大叫着，指着，玛雅笑道，“我的上帝，我这么难看。”鲍特瑞得意地谈论着一些初步发现，包括驯鹿贝丘前克罗维斯定居点，和人类胫骨。他极为简短地提到玛雅帮助确定了现场的位置。没有像玛雅这样敏锐的人我们是不可能找到这些埋藏在海底的考古依据的。他也没有忘记提起三十五年前，P - amp 一问世，他本人便是率先运用灵感在考古中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里白令尼亚人什么样子，教授？”记者问道，“他们很像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吗？”

嗯，他们很相像，但更是具有原始人的特征。比如，他们的工具结构不那么复杂，采集食物的手段也较少。

“他们吃什么呢？”

“我们只发现他们捕食驯鹿的依据，他们也许还捕猎毛茸茸的猛犸，猛犸现已绝迹，”他瞥了一眼摄像机又接着说，“同现代的因纽特人一样他们不捕猎海洋中哺乳动物。”

房间里一片沉寂，玛雅可以感觉人们向她投来目光，任何一个挖掘现场都是一个小的社团，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她报告的内容。

记者对鲍特瑞步步紧逼，但圣·让博士的报告中说他们只捕猎驯鹿吗？据我所知.....

鲍特瑞突然打断了她“我很重视敏锐的直觉--离开直觉，考古工作将无法开展--然而人们不能对她的报告完全相信。”

“什么？”路德大叫道。

鲍特瑞接着说，“这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而且很容易受外界影响。人们往往能遇到我们称之为灵感，它能对事实上不存在的人或事物进行心理观察。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推测，玛雅觉得脸上一阵发烧，再者，请记住在白令海两边的达纳里文化没有任何海洋捕猎的依据。”

“简直是胡说！”玛雅气愤填膺。

记者仍坚持，“但是难道没有理论研究表明他们可能有个捕猎海豹和鲸的技术，后来又失传了？”

鲍特瑞摇了摇头，脸上显然露出一丝不悦，那些只不过是自行其事的人得出的理论。恐怕都是些不可靠的想法，我对理论不感兴趣。我只承认以事实和物理依据为基础的真理。正基于这一点，考古记载确实可信的。在古时

候北冰洋地区，人们不猎食海豹。如果还有人提出异议的话，这真是太可笑了。

房间里鸦雀无声。

“放屁！”有人说，又有人发出冷笑。

人们静静地离开了，玛雅忍住了泪水。

当阿瓦鲁下一次打猎回来时，他领回一个伊纳拉从未见过的人。外面的风暴疯狂地咆哮着，像很嚎一般。潮湿的大雪片漫天飞舞，一堆堆地覆盖在地上。伊纳拉听到了外面说话声，终于阿瓦鲁和那个陌生人擦过皮门市低头走了进来。最初他身上裹着厚厚的皮袄，他上衣的兜帽遮住了他的脸，伊纳拉看不清他的长相。他比阿瓦鲁高，站在那儿有一种威严。

他们脱去了外衣，虽然伊纳拉悄悄的把衣服靴子拿去烘干，但他们好像没有意识到伊纳拉的存在。那人并不很漂亮；他的鼻子高高翘出脸庞，头发乱蓬蓬。但透过它棕色的皮肤，可以看到他健壮的肌肉，在灯光下油亮亮的。他显然是一个好猎手：健壮吃得很好，有很多好皮毛。可是，他的衣服却从来从不修补，伊纳拉知道他没有妻子。

“海豹女神今天对我不大好”，阿瓦鲁轻声说。

“可海豹女神这一月来对我颇为关照。”那陌生人说，“但今天对我也例外。

也许她很生气。”阿瓦鲁点点头。海中的海豹女神分发动物供我们狩猎，我们的生存离不开好的恩惠。遇上捕猎不顺利，人们便请来萨缪登上他旅到她海下的家里，为她梳头抚慰她，海豹女神没有手指，因此讨她欢心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梳理好她的长发。

终于阿瓦鲁认同了伊纳拉的存在。“这就是我的笨手笨脚的丑媳妇。”这些并不伤伊纳拉的心。因为礼节上这是谦虚。“但女人吗，没有她，夜晚会很冷。”伊纳拉没说什么，她正补他们衣服上的洞。

那陌生人说道：“她像是一朵美丽的鲜花，但是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你的衣服保养得多好啊。”唉，我曾有过一个妻子，她没有您妻子这样美丽、聪慧，不幸的是她死了。”

阿瓦鲁咕哝道：“没有了女人太令人伤心。现在这里这个女人虽然不算什么，但今晚会让你的被子更暖和，这种谦让也是传统的友好方式。”

“哇”，陌生人笑道，像我这样一个猎人不配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女人相伴。

于是他们彼此推让着，最后当然是友好礼节被接受了，伊纳拉害羞地和陌生人一起钻进皮被子里。奥图他轻轻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他的身体很暖，体内好像有一团火，他的皮肤就像婴儿的皮肤一样，细腻柔软，他轻柔地温柔地抚摸着她，从他的抚摸中，她想她能感受到一种忧郁，丧妻的酸楚，北冰洋漫长寒冷的冬夜里那份孤寂。

但是他的热情如此强烈，他的欲望如此轻易让人感受得到，很快两个人都笑了起来，发自内心的笑声。她从未与阿瓦鲁的其他朋友这么开心过。这个男人却与众不同，但伊纳拉尽力用手捂着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阿瓦鲁就躺在不远的角落里，独自感受黑暗沉寂。

“我没干那种事。”玛雅抗议道。

“那么，一定是有人告诉了那个记者，”纳斯密斯不动声色地说。他刚回来不到5个小时便把玛雅叫到他的临时办公室。她不会凭空提出捕猎海豹的问题？”

威斯博得是一名好记者。玛雅为她辩护说：“我以前见过她，她调查得很仔细，她可能采访过在这一领域所有专家，包括罗贝尔。

嗯，记者就爱问那些自行其事的人。鲍特瑞抱怨道，至少她没有提出投骨怨神的禁忌。

我的天啊，那并不是荒唐，这么做很有意义，把兽骨留给海豹女神，这样新的海洋动物会接踵而来的。

“这只不过是故事发展的需要而已，”鲍特瑞说，“我们并没发现海豹贝丘，这不足以告诉别人除非你甘愿被人嘲笑，他摇摇头，我希望你不要和那些理论家呆在一起了，牵扯不清。他们只能浪费你的智慧，让你的头脑装满无稽之谈，他叹了口气。我希望，只是希望而已，你通过实地工作解释清楚这一切的。”

“克利斯！”玛雅起身大喊。她穿过舱口向坑道走去。一听到脚步声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她看到是路德“怎么样？”他问道。

“求你了”，她说道：“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路德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他还是点点头转身走开了。

在通道里面设有暖气，玛雅加快了脚步，尽力不想透过金属壁传来的寒意，回到休息舱里。她一头趴在床上，泪水如泉水般地涌了出来，落在枕头上。她知道罗贝尔被人看成自行其事的人，即使那些不像鲍特瑞那么教条的科学家都这样看他。

但她还是认为他很出色。他曾给她一个别人不曾给过她的机会，由于她和鲍特瑞的特殊合作关系，别人会认为她也主张实地考察，罗贝尔却让她做理论研究。

我的天，她想到，鲍特瑞一定是正确吗？鲍特瑞很高傲教条--但是他正确的时候很多。玛雅很纳闷，“我正在做这些是为了证明我的观点吗？”证明我是一个理论家？以前其他的感知人也有过这种处境，事实和臆想的混合体。

不、不，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缺乏自信对于她是致命的毒药。她翻过身子举起双手。她碰到一只戴在右手无名指上的银戒指。她不停地转动手指上的戒指。

这枚戒指是埃文给她的，她的一个朋友，他也很有灵感曾一度是她的。他曾在一些执法机构工作过，偶尔也破获一起恐怖的谋杀案，但更多处理一个庸俗的案件。

像玛雅一样他不想自己仅仅是一种工具。他想攻读犯罪学并加入警方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警探，他具备才干，用顽强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当同他工作过的警察嘲笑他时，他丧失了自信。你看侦探小说读得太多了，人们告诉他。后来他们竟腆脸说他现在的位置够抬举他的了。

玛雅愤愤地哼一声转过身去，多么令人荣幸的职业啊。看到这里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辞职了，自己从这一境地解脱出来。“如果他们不平等地待我”他在两年前给她的信中写到，“惟一的结局就是我不干这一行了。”

她理解并尊重他的境遇。但玛雅却拒绝退出，即--

她突然停下来，退出。她的确对可怜的路德很友善，玛雅从床上坐起来。她想马上找到路德。

他的床铺在二层休息舱里，当她穿过敞开着的舱口通道时，她听到路德吹奏单簧管，调子很高而且刺耳（调子又细又高），她驻足倾听，路德是个



很有造诣的单簧爵士演奏家。音符在音阶上来回跳动时而低沉的颤音，时而发出的音调，玛雅被这美妙的乐曲打动了。

终于玛雅出现在他的门口，屋子里没有别人，只有路德在吹奏他的单簧管，当他看到玛雅时，便停了下来放下单簧管。玛雅指着空空的房间，“怎么，你把他们都撵走了吗？”

路德笑道，“即便是我撵他们，我也不是在责备他们。”

“别介意，我在开玩笑。你干得不错。”他耸耸肩。玛雅坐在了他对面的床上，“对不起，刚才我对你态度不好，我需要一个人静静。”

他的下巴动了一下，“当然，没关系。你还打算留下来吗？我可不想再呆下去，如果你不想离开的话，我们都不会责怪你的。”

“是的，在中学里我有一个田径教练，他教我，即使你是最后一名，你也尽力跑完比赛，这次我也要坚持到底。”

在他周围的地板上散放着几页纸，几本被翻开的书。

玛雅拿起其中的一张，上面写满的潦草的方程式。“这是什么？我可以问一问？”

路德抬起头，看着她热切的一双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热切的目光，“哦，一些物理方程式。空间可能性的联系系数。”

“一定是重要事件，是地震。”

路德又耸耸肩，“也许是，谁知道？”他低头看着单簧管。“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解出这些方程式，我们就能集中研究--算了，别谈这些了，也许根本无法解答。”

我相信你一定能。

他抬起头，看到玛雅冲他微笑。路德说，“也许，我在这多留一阵，我希望……”他把单簧管放到唇边，吹了几个低音符，又把它放下，摇摇头。

“或许这次会有收获的，我希望、我希望很多。”路德坐在床上，小心翼翼地把单簧管放在身旁，两只手交叉放在脑后，他看着屋顶继续说道，“我发现这些天来我寄托了太多的希望。”

“我们大家不是一样吗？”

“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你好像做得很出色。”

“只不过有些挫折。”

你是指纳西？密执安的那个怪物？玛雅笑了。路德兴致勃勃，继续说，“那个老东西，他担心有了灵感，一旦了解考古学后，你没人会需要他，他只得闷闷不乐地卷铺盖走，快快地滚蛋。”

“我不那样认为。”玛雅若有所思：“尽管他有过错，我认为他不愧为一流的野外考古专家。我得承认我从他那学到很多。”

“是的，也许，不论怎样，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意味深长地看着他，“我指的是希望。”

玛雅皱皱眉。“但是你一直做得很好啊--一哦，”

“是的，”“他说虽然我不在乎，”他叹气道，“但我得承认你很有感召力。”

“我们是好朋友。”玛雅轻轻地说。

“的确，我们是好朋友，我荣幸。很感激这段反情。”

接下来是沉默，玛雅说，“看这儿，你很有天赋。--”

他突然打断了她的话，“我的天赋是来自哪里呢？哼？的确，是寂静，

大海的寂静，独处的寂静。有时我又意识到，你知道，”他咽了口唾沫，“我也许错了。

我解这些方程式，吹单簧管，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努力攻克我的物理，单簧管将成为通向未来的钥匙。也许我的努力能给人们一些启迪。”

“我看到了你的价值所在。”

“看得不清楚，”他说，“见鬼，不够清楚”。

“路德，”玛雅慢慢地说，“既然你这么想实现自身价值为什么不放弃这些无关紧要的规划，而全力以赴地实现你的目标呢？”

“我知道，”他叹息道，“我经常想我的错就在于此。而且这归咎于我的受数学思维训练的影响。”他侧过身子，面对玛雅用肘部撑起头部，小臂翘起，用手托起头部。“你知道，在证明定理时，先证明一个含有你想证明更普通的定理，以它推论这样会使论证更容易些。我现在正在试图这样做。从此较普通的问题入手，若是你解决了那个问题，发现我，或者别人，从中受益，难道这不也是那个推论吗？”

路德大笑起来躺在了床上。他搓着自己的脸，“伙计，那么我一定会了不起的！”

奥图刚一出门阿瓦鲁就按捺不住了，他转过身打了伊纳拉一记耳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他大叫道：“你让你丈夫丢尽了脸！”他又对她一阵拳打脚踢，她倒下去，碰翻了毛皮，篮子和工具。“如果你跟他在一起这么高兴--.....”

“我会的！”伊纳拉奇怪自己竟敢顶嘴，阿瓦鲁也很惊讶。他犹豫了一会儿，伊纳拉乘机抓起自己的靴子，冲出了房门。

奥图已经把自己东西堆放在雪橇上，正要离开，这时伊纳拉通过地上积雪跌跌撞撞地向他跑来。

她半裸着身体，在严寒中瑟瑟发抖，她紧紧抓住他的皮衣，“请把我带走吧。”她恳求他，“阿瓦鲁会杀了我的，你需要女人为你缝补衣服，暖你的皮靴，请把我带走吧！？”

阿瓦鲁从帐子里冲了出来，他咆哮着，挥舞手中的长矛，附近帐篷里的人们被外面嘈杂声所惊动都伸出头来看个究竟。

奥图从雪橇上取下一件皮衣，把它披在伊纳拉裸露的肩上。“阿瓦鲁，有人想要借用你妻子一段时间。”奥图大声说道，“一个可怜的猎人比像您这样能干的人更需要一个女人。”

阿瓦鲁瞪着眼睛看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喘着粗气，那是一团团白色的水气。邻居们鸦雀无声地看着他，然后，他的确气急败坏地扔下长矛，走回了帐子，他的确无能为力。伊纳拉有权选择可以收留她的另外一个男人：奥图出现之前，伊纳拉不知道会有比阿瓦鲁更好的人。阿瓦鲁为了保存面子，他不能不把伊纳拉借给他过一夜，然而此时此刻，一个邻居的友好之举，将意味着此刻生与死的抉择，他可丢不起这个脸。

奥图点点头，然后拖着雪橇启程出发了。雪橇在雪地上划出长长的一条路。伊纳拉穿上奥图的皮衣兴高采烈地跟在后面，昨天晚上的乌云早已散去，她此刻的心情像头顶上的蓝天一样开阔。

当玛雅告诉路德她要沿着伊纳拉走过的路北上时，他说，“纳西不会赞成那样做的。”

“我必须试一试。”

“那好吧。”路德走下床。

“不，先等一下。”路德停下来抬头看着玛雅。“呆在这儿，我想一个人见见他。”他噘着嘴，“你记得吗？我要为自己而斗争。”他点了头。

当玛雅走下通道时她听到路德单管又回响在耳边。开始是“圣徒们”，转而又吹起“基督的勇士们勇往直前。”玛雅笑了觉得特别轻松。

路德说对了。鲍特瑞只是觉得可笑，“为什么？再进行一次漫长搜索。我看不出整件事情有何意义。这个代价是昂贵的。很幸运我们及时意识到这一点。现在的考古现场马上会有成果时，我们却要花更多的钱，这没有道理。”他坚定他注视着她。“即使这些发现不是你所期望的。”

“也许伊纳拉会把我们引向一个更好的考古现场。”

鲍特瑞摇了摇头。“不，考古学并不是一连串无益的搜索。”

“见鬼，我也是一位考古学家。但难道我说的一点根据都没有吗？”

“当然，有。”他那双灰白的眼睛瞥着她。“但是你知道重新寻找地点会花很多钱的。你在做出决定之前，最好用你的逻辑思维和理智。”

“还有直觉，没有我的直觉，你不会很快就找到这个地方，那么你的理论只不过是那脏兮兮的报刊上的几个文字而已。”她怒气冲冲地说，“对于逻辑推理甚至训练，这一切我都懂。所以我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我现在正把这一切同我的直觉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结合。有某种原因使我对伊纳拉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感。这种原因一直存在。我认为她的故事并没有由此结束。--我知道还没有--而且我们的研究要到我们发现她的故事结局，才会真正结束。

“我会考虑你的请求的。”他最后说，玛雅知道他已经做出决定了。她很快站起身，鲍特瑞又补充道，“玛雅，我知道发现新的地点会很有意义，但我们的经费也不是无限的。”

玛雅迈步走开了，她脊梁骨直冒寒气。“提到经费，不是有一笔钱我用来返回大陆休假的吗？”她补充道。

鲍特瑞点点头，“是的，没有错，在你的合约里，我会通知直升机的飞行员的。”他喊道：“玛雅别为此而苦恼，你的工作干得很出色。我的工作就负责管理、协调事务，我希望你能理解。”

她理解，也不理解。但没关系。

她找到路德时发现他在笔记夹上划着一些方程式。

“路德赶快！拿着 P - amp 仪和那个头盔，到水上去。”

他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后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到水面去。”玛雅笑道，进行一次徒劳的搜索。

“嗯？”

时值下午，他们登上雅克号减压舱浮到水面。减压过程很快，一路上玛雅向路德说出了她的想法。路德一直在摇着头。

“这好像是一个不大会成功的尝试。”他说，“通常我们反复考察，重新核对。”

“我知道。”玛雅打断了他的话，“这就是鲍特瑞不想尝试的原因。”

但我对伊纳拉有一种强烈的感情。我想我会尽力找到证据的。潜舱在被热能破开的一个停着处浮出水面。当玛雅走近时，飞行员走下了飞机。没有风但很寒冷。

“圣·让博士？你们是今天登陆的惟一人。”

“很好，只是我们并不是想返回大陆。”

“怎么一回事？”

玛雅解释到她可以利用度假施工旅游的特权，沿着奥图和玛雅的路去勘探一下北部，只要飞机一经征用，她可以随意使用。尽管鲍特瑞不愿意这样做，但他无能为力，而玛雅正希望如此。

飞行员耸耸肩，“你的旅行”，他说着便爬进了机舱。

发动机逐渐升温，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路德把头盔带在玛雅的头上，玛雅说，“把门打开但是低点，我需要发出指令。”

发动机轰响着起来，卷起团团飞雪，飞机一跃升空，盘旋着向北方飞去。

“飞低点，尽量靠近冰面。”玛雅向前面的飞行员喊了，他点点头竖起大拇指。

白茫茫的广阔冰雪旷野，在下面吱吱作响，偶尔会有一只海豹或北极熊惊异抬起头看看空中这个隆隆作响的怪物。玛雅全神贯注地搜索每一丝细微的存在意思，“向西几度，在那儿，路德，把它调大，可以吗？”她瞥了一眼冰层，就像当时伊纳拉情形，奥图在前面拉着雪橇，伊纳拉跟在后面跑，但那种幻觉总是忽隐忽视。

他们一直向北走着：二十公里，四十、六十、七十，然后突然一只黑手抓住了玛雅的心。她脸色苍白。

路德立刻关掉仪器，什么？发生了什么？

“在这降落，”她嘶哑着说，“在这儿降落。”

飞机刚接碰到冰面，机身还在被气流扬起，雪还未落定，玛雅便跌跌撞撞地跳出机舱。飞行员停下发动机，他们被北冰洋的沉寂所包围，空气寒冷刺骨，除了他们靴子在雪地格格作响外，一点几声音也没有。

奥图支起了皮帐篷，在旁边他刚刚打了一个冰口，捉到一只灰色的海豹。然后他又出去继续捕猎了。伊纳拉一个人留下来收拾海豹的皮肉，刮去油脂。

终于她做了一个正确决定。奥图对她很好也很温柔。直接赞美她，这很正常。

但从他的眼光里和发自内心的微笑中，她可以感觉得到他很知足满意。他还送给她一个小礼物，一只海象牙雕成的木梳上面刻有捕猎海豹的情景。奥图说在海面的冰层上很适宜，木梳很精致，她很喜欢。她爱奥图，因为他把木梳给了她。

当她把其余的海豹皮的油脂都刮净后，她走进了帐篷，修剪烛花，伊纳拉想着今后的日子会有多么温馨舒适，她笑了，盖着皮被，奥图偎依在身旁，她笑了。

她把一些工具放在了外面，于是她去把它们拿进来。她走到门口时听到了脚步声，一双靴子映入眼帘，她的心一动，奥图这么快就回来了，但她见他回来兴奋不已，也许他这次挺走运。

于是她定睛观瞧，她的心猛地一沉，阿瓦鲁的脸上掠过一丝狞笑。“想到我会是一个更出色的跟踪者，不是吗？你的男人不在这儿。他应该更清楚你是一个愚蠢的不忠诚的女人。你太坏了。他也会认为你从他的身边跑开了。”

伊纳拉想逃走，但阿瓦鲁很容易就抓住了她。他揪住她的后衣襟，抓起她又摔到地上，她的脸颊蹭到了锋利的冰块上，她奋力挣扎，手脚在冰地上乱抓，但是阿瓦鲁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撕下她的裤子，她的尖叫声在冰原

上回荡。

阿瓦鲁蹂躏过伊纳拉后，他把她托到冰口。“他会认为你又跟别人跑了。”阿瓦鲁重复说。伊纳拉又奋力挣扎着。阿瓦鲁把她推倒在地，用膝盖顶着她的双臂，一双肥厚起老茧的手抓住她的头，用力向冰上磕，直到她痛得失去知觉。

她昏迷着没有意识到阿瓦鲁拖着她拖到冰孔，白茫茫的大地，蔚蓝的天空在她头上天眩地转，阿瓦鲁破开水面的薄冰，阿瓦鲁把她推入水中，伊纳拉觉得整个世界在滚动。

伊纳拉很快沉入水中，刺骨的寒冷包围着她，在黑暗中，她无力地挥动了四肢。

她想呼吸但冰冷海水灌进她的鼻孔、嘴里、肺里，接着又是一团漆黑。

但是在黑暗中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了。甚比水还要暗。那个女人抬起脸，伊纳拉看到一张慈祥的脸庞，可是他的头发就像海草一般纠缠在一起乱蓬蓬的，她的臂像鲸一般大，她的胸膛像一座冰山，当她抬起手臂，她没有手指。

是海豹女神，伊纳拉，玛雅同时意识到，生活在冰层下面的女神，海豹女神帮帮我。

“给我梳头吧，女孩子，”那个庞大的身躯说。

“安慰我吧，伊纳拉。”玛雅请求道。

“给我梳头吧，孩子。”

伊纳拉看着她手中拿着奥图送给她的象牙梳子。上面刻着的人物蠕动着。伊纳拉飘过去，把梳子插到她的头发里，她从上到下给女神梳了一遍头发，她的头发一直垂到脚甚至更长。

海水一阵翻腾，她笑了，知道海豹女神卷起一阵风暴要杀掉她的谋杀者。伊纳拉穿过黑雾又来到了清澈的海水里迅速地沉入海底。女神抬起头，玛雅竟大吃一惊，那是自己的脸庞面孔。

一连几天，玛雅都在不能从伊纳拉这场浩劫中寻求线索，正如她在瑞士学院所学到的她在把所有的记忆拼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她曾“经历”过强奸和死亡，每当想起这些对她都是一次打击，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最初她的记忆只是一些残存的碎片，但是渐渐的，这些记忆融入了她的生活中。

记忆在驾驭着玛雅的生活，当然它在驾驭着我们大家的生活--正如罗贝尔在一次宣传哲理的场合中曾对她说的，从我们的父母或我们的爱人那里，我们把别人的感情负担带进每一层人际关系中，而他们自己也会受关于人际关系的这些记忆的支配，而最终这些记忆会随着历史而消灭，记忆就是我们用来构筑房屋的砖石。玛雅访惶着，路德是从什么样的一个窗口，以一种什么样爱来看她呢？她知道他对他的看法中，埃文和其他人的细微的阴影？当然还有鲍特瑞，他现在正沉湎于一种正在消失的属于过去的辉煌而且也许之后不会再有的记忆里，他竭力想听到一种他并不很可能得到的赞赏。

至于玛雅的工作--经历过死亡的那段记忆一直萦绕在她脑海里，就像北冰洋上的浮冰一样，时而被阴黑的冰海所吞没，但一直存在着记忆。对于玛雅来说，比信息工具乃至罗贝尔的构屋砖石更加意义重大，她认为记忆是情感的动力。她曾在本小说里读到过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往往记忆深刻。她也深信反之亦然。

只有记住，我们才会感受。玛雅希望通过更多的生活记忆，她能得到更深刻的体会。

即使如此，当鲍特瑞反对她在新的地点挖掘时，她还是不能理解，尽管她事先已经预料到他会反对。

但是她在二号舱的会议桌旁神情自若。这是每周的例会，鲍特瑞坐在她对面。

这位考古学家怒气冲冲：你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她在玩骗人的把戏；她怎么敢提出在一个空想的地方另辟蹊径呢等等。

她任由他大发雷霆，最后他终于精疲力竭了。然后玛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知道破土的确切地点，分毫不差。她也估计了骨埋藏深度，她明确说明了此举对时间和金钱资金来说更是意义重大，仅此一次机会。雅克号可以继续留在现场，菲利浦号只在新地点停留三到四天，这些花费无非是总预算的百分之五。她又提醒他目前为提前发现现在的考古现场，他们预计节约了百分之七的预算。

就算是鲍特瑞借以反驳这一事实。玛雅陈述无懈可击。人们可以看得出鲍特瑞在进行思想斗争。无论如何他承受不起玛雅的直觉也可能是错误的代价。也许那微弱声音对他说。他又咽了回去，哼了一声。终于他勉强同意他们试一试。

在距冰层一百二十五米的海底，他们发现一个年轻妇女的遗骸。经放射鉴定为距今 15000 年前，同前一个现场的年代相同。白令尼亚的地图显示她是距离海岸大约三十到四十公里，从冰层上坠入三十多米的海水溺水的。他们也发现了象牙梳子上面刻着栩栩如生的捕猎海洋哺乳动物的情景。

消息很快传开了。圣·让博士，而不是鲍特瑞博士被来自纽约时报，有线科技传真的电话所包围。当鲍特瑞被采访，他拒绝发言，甚至同纽约时报，他完全沉默了。

“祝贺你，”事后路德伸出手对她说。玛雅握住他的手感觉傻傻的。“你干得很出色。”

“我猜想是。你现在有何打算。”

路德耸耸肩，“我不知道，在那还是没太多工作要我做，我想我还是做我 P - amp 技术师吧。”

“我想你还有潜力做更多的工作的，别低估你自己。”

“对，还有其他的好处呢，你知道。”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他的脸红了。玛雅觉得从心底涌出一股暖流，也许，她想也许……。

“鲍特瑞走了吗？”路德问。

玛雅点点头，“回到陆地上去了。”她意识到，鲍特瑞的沉默是她从那得到的。

她是真理的发现者而他。她想象他此刻正坐在办公室那张柔软的椅子上，面前堆放着各类书籍，也许，他再年轻一些会改变过来的，但是现在他太老了。太疲劳了，也太脆弱了。他猜测鲍特瑞再也不会重返考古现场。一时间她突然觉得自己更同情这个老恐龙了。

经过几个月艰苦的分析后，根据国际考古协议伊纳拉的遗骨又被重新葬回海中。

梳子将由主办这场考察博物馆及密执安大学共同拥有。玛雅用另外一只梳子代替了它。那把梳子是威廉国王在位时因纽特人的，梳子是用来给海豹女神梳头的。玛雅、路德和其他的潜水员主持了这个葬礼。伊纳拉脚被伸直了，她的双臂平静地交叉于胸前。他们把她放在一块冻泥中，然后安放在

海底的挖好的洞穴里上面又盖上一层淤泥。

玛雅开始用古老的语言唱起一支记得不很清楚的挽歌“Ha Inaala Taiaa Lallia Givia Qi Tuu.....”玛雅只理解其中的一半歌词的含义“lapii Awuu Lialik Aai Sedncaqu Iviant.....”“海豹女神”，看着她的姐妹入睡了。玛雅的声音中流露出悲哀调子，她真的很伤心，然而有一丝快意。

他们结束葬礼后又步履蹒跚地走回菲利浦号，好奇的鱼儿被他们的灯光吸引过来，他们脚蹼溅起团团的淤泥。玛雅想知道她是否也会像古时候的牧师，能读懂奇怪的图案而预知自己的命运。她想知道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很多事情，她甚至对海豹女神的幻觉念念不忘，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得到了一份礼物。但是无论如何她都会记得是伊纳拉和奥图那短暂的相聚的，还有那时天空的颜色和水晶般的雪地折射的光芒。在这里冰雪能将曾经有过的和即将产生的记忆一并珍藏，通过这堵记忆的冰墙的她感受到了快乐，和这个世界的亮丽。

## 施朗德船长的命令

加利·W·肖克雷

[ 作者简介 ]

加利·W·肖克雷，38 岁。他的名字已出现于 1985 年《本年度世界最佳科幻小说选集》中。他不常写科幻，然而不写则已，一写惊人。

像很多其他现代的天才一样，他以计算机专家的身份安身立命；在做过一些显然与科幻无关的古怪的工作后（包括大学时代），他开始从事科幻写作。从事写作的人有些事实上没有职业，但他们拥有生活，肖克雷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自从他在克莱瑞恩名声大噪，就成为科幻界人士的朋友。“未来作家”丛书第三辑的作者之一劳里·安·怀特和其他人不断提出肖克雷在大赛中取得骄人的成绩，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我们的评委把今年的第一名授予一篇从独特角度写的不同凡响的小说。当听到这部小说作者的名字时，我们真切地感到肖克雷已经真正地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中，脚步稳健而有力。

“让我们离开这儿。”

这个命令有趣而且玄妙。说“离开这儿”，施朗德船长意思是“离开这艘气垫船”（这气垫船也许人们是想离开的）呢，还是说“离开附近地区”呢？如果她所谓的“我们”包括我——一台安装在船上的计算机，那么，她的意思就是后者，因为我是不能挪动的，只有气垫船离开，我才能随它而去。命令的意思由“我们”的内涵而定。

施朗德船长直接对我们控制台上的耳机讲话，而没有用使全船人员都听到的通讯设备。以前，她只这样做过两次，那是因为通讯设备出了故障。但是这一次，我的传感器分明显示一切正常，我的传感器显示她的输入信号带有 0.3170 的惊讶度，这虽然不足以表明有紧急情况但也应当进行一番调查。我执行了这一小任务尽管我已经执行了其他 17231 个小任务以调查这个命令的其他方方面面。一些小任务现已执行完毕，它们给我提供了另外信息。

她声音的焦虑度是 0.0172，稍微有点高，如果与她以前在处理紧急情

况时的从容镇静相比较这个值就高多了。然而，这个证据也不足以说明出现紧急情况。如果一号紧急情况出现，就不可再对命令质疑或核对而需立即执行。对我而言，立即就是 20 毫秒。

当我回顾所有她过去所说的话时，一个重要的指示灯亮了。它表明了赌咒语的重要性。--赌咒语会起弱化作用。事实上，她用赌咒语弱化其命令。如果她说“让我们他妈的离开这儿”，情况可能严重但并不可怕；如果她说：“让我们出去”这就意味着出现了一号紧急情况。既然我只有 20 毫秒，我删掉了查寻系统，大幅度裁减知识基础，把所有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小任务排到当前执行命令中，这样，在计算机执行命令时，他们就会享有绝对优先权。

我喜爱地向下面的郁郁葱葱的丛林看了最后一眼，当气垫船绕过缠满苔藓的树，经过满是淤泥的河，船的尾部划破了水面，水面上浮着斑驳的珊瑚和海藻。当四足兽的长鼻子戳进水里时，小生物们轻快地游走了。水面上乱颤的波纹暗示下面有蜿蜒游动的生物。河岸上，四足兽们摇着用长鼻子卷着的树枝。

又执行了几个小任务。一个就是扫视施朗德船长。她身体失去平衡，正从仪表板向后倒去，嘴形好像在说：“让我们离开这儿”的最后两个字。显然她并没像手册上建议的那样系好安全带。1.831 秒后，她的后脑勺将会撞在望窗上，这一撞可能会使她失去知觉。

我突然想到施朗德船长说“我们”可能只指“我们俩”。如果其他船员谋反的话，这种解释就是成立的。许多其他小任务即将完成，其中包括扫视船员。摩斯科维奇在船板上，右大腿血流如注。琴正抓着椅背，蒂姆勃悬在半空，尽量避免与墙相撞。彼得森紧紧抓牢椅子，同时用激光射击。柯特尼已被击中。当发射物即将再次出现时，柯特尼的前臂都肿了。我执行了一个命令，用来尽快地辨别发射物。

显而易见，“我们”指每个在气垫船里的人，也许还包括气垫船。我还来不及查明任何突变，大家的倾斜值都成了 30.837，令人惊讶，一个有助于检查的设备显示：空前多的传感器坏了，而且使全船人都能听到的麦克风也彻底坏了。一个破坏力极强的软件病毒使我无法看到损坏情况。我执行了一个命令以辨别应承担责任的菜单并给其降级。从依然还在起作用的传感器上传来的信息使我获悉；气垫船事实上在右前倾，浓密的丛林和淤泥就在下面不到 30 米的地方。

尽管通讯设备有两个备用系统，可都坏了。我接通通讯设备的缓冲器之后才把这两个备用系统中的有效部分衔接起来。它们中有船员最后说的话。依时间顺序，我把它排列如下：

彼得森：噢！去他妈的！他们向我们射击！

蒂姆勒：我们被击中了，我们被击中了！

呼救信号，船长！

琴：氧气要用光了！备用氧怎么了？

摩斯科维奇：键盘坏了！人工控制吧！

柯特尼：噢，上帝，我们真蠢！

施朗德（耳机）：让我们离开这儿！

我去掉表达强烈情感的赌咒语：“噢，去他妈的”和“噢，上帝！”柯特尼语言极其机敏，她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但除了把她所说的话理解成无奈的屈服我无法做出其他解释。我把她的指数降了 0.1。我把剩下的话连接起



来，补充出省略的词语，形成了下面一段连贯话：

他们在向我们射击。我们被击中了，呼救信号，船长。氧气要用完了。备用氧怎么了？键盘坏了，（我们得）人工（控制）。你让我们离开这儿吧。

根据上下文，“让我们出去”这句话有了更广义更急切的意思：“把我们——船长，船员和气垫船救出这个困境吧！采取任何措施，用你任何可以支配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使“他们”哑炮，使他们不能再向我们射击而导致更进一步的损害，但问题是：谁是“他们”？我又向下看了看，辨别哪一个是可能的潜在敌人，泥河中的东西不在此列；岸上的（鼻子上卷着棍子的）四足兽也不大可能，没有别的了。尽管没有恰当的候选人，可是一号紧急情况准许我把目标对准最大嫌疑者。我作出结论：四足兽是袭击者。

留给我的 20 毫秒即将结束时，我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

第一步：（同时发生）

1. 稳定最基本的保持生命的体系。
2. 让气垫船恢复平衡位置，使之与丛林植被处于同一水平面。
3. 用激光向四足兽扫射。

第二步：（同时发生）

1. 稳定次要的维持生命的体系。
2. 返回基地。

我正要执行这个方案，却发现第一步的第二条与我的保护人类资源的基本指令相抵触，而且，气垫船恢复平衡将加大窗户对船长的冲击力，可能是致命的。

时间所剩无几，我执行了交替策略，我使船倾斜到较陡的程度，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对船长的冲击，对保持她的清醒状态也大有裨益但同时也有三个缺点：延缓了我们离开这个地区的步伐；使我们与四足兽更近；使四足兽脱离了我们的射击范围。

我权衡各个涉及因素——如果船恢复平衡船长可能死；也许岸上的生物是真正的“他们（即敌人）”；他们或许会再次向我仅射击；如果我们潜水，他们可能会置我们于死地；如果恢复平衡；如果我们依然保持倾斜；船处于现在的损坏状态还能经得起潜水。

我还没有来得及估计出所有的可能性，20 毫秒已经到了。我使船更加倾斜，船长差一点撞到窗，同时我使船与植被水平并准备扫射这些动物，然而一个小任务使我停止了动作，柯特尼做出的关于炮弹来源的分析显示它是有机物，在结构上像一粒种子。我向下面的植被投去赞赏的目光。一棵浅蓝色的树拔地而出。它的顶端有一个种子苞，现在空着，还在因为刚才进出一粒种子而振动着，对其轨道的分析证明当我们被击中时恰好在它的上面。

真是凑巧，施朗德船长向窗倒去，否则，在抛射物轨道分析完成前我原先的行动方案会更多地受到浅蓝色树的冲击。我改变方向，使我们位于泥河上较低的位置以使我们躲开这些树。

回忆整个事件，我把柯特尼的语言和机敏值提高了一分。她说：“我们真蠢”。

在比喻意义上是对的。如果不尖刻的话。如果我能较恰当地估计她的观察力，我或许能更早地了解事情的真相，而不会使船、船长、船员和下面无

辜的生物遭到险情。

施朗德船长又和窗撞了一下，又向后倒去。她的后脑勺很快就要撞到转椅的扶手上了。当我把船身倾斜时，把她身体的协调值降了 0.3，这使她的头部向座位偏了一点。就在此时，椅子旋转起来，不管怎样，她撞到了扶手，失去了知觉。

摩斯科维奇和柯特尼受的伤不会有性命之忧，维持主、次要生命系统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又一次惊叹于在泥下蠕动的生命形成的多样性，我同时又在想像施朗德船长的头疼该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 交流更新

里昂·哈博德

[ 作者简介 ]

里昂·哈博德（1911 - 1986）经常被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其他作家可以借鉴之处都是在于里昂在他的两部作品《地球战场》和《地球救济所》当中表现出来的超凡的购书者的导向和吸引能力。

然而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则成为颇受欢迎的大众读物。

换句话说，他知道该如何吸引读者；某种东西——或某些东西——是最基本的，并为所有的读者所接受，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一切都有巨大的改变。但他不仅仅是成功了，而且一直被认为是不同寻常的成功者。他已达到几乎没有几个作家可以达到的登峰造极的顶点，他的名字比其文章的标题或内容对人们来说更重要。并且他是在其二十八岁的候，就达到了这一步，更有甚的是在他七十多高龄的时候，依然如此。他真的了解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的职业，而这一点却又是极少有人能做到的。

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而不只是一味地考虑什么东西可被接受以及当前什么最流行。他也知道后两者是可以为他赢得当时评论家的喝采以及那些只热衷于时尚的读者的注目，但里昂都深知写作远远不只于此。此外，他还经常想要与他人分享这一点。

未来作家为参赛的获胜者及作家们设想了一个写作工作室，教学计划。作为必修课，里昂的一些作品被采用，另外他还为写作人提供自己的简短有效的写作建议。

起先在 1986 年时，杰克·威廉逊是其教练之一。杰克于 1928 年出版了其第一篇文章，自此他即成为长期受爱戴的一名作家。他已获得“美国最佳科幻小说家”大奖。他曾手拿里昂的这些关于写作的文章仔细地读着。突然抬起头说到，“我刚刚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交流更新》就是这一系列 WOTF 写作课程当中选用的里昂的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也在其他不同地方被采用；如，汉堡，长岛，莫斯科，爱达荷，伯明翰青年大学以及哈佛大学等。这篇文章选自《作者》一书 1935 年的一期，而《作者》则是当的最受欢迎的写作方面书籍，美中收录了哈博德成名时的一些作品，而当时哈博德年仅 24 岁。

作为工作室的指导，我已亲眼目睹这样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人们从书上抬起头说我已学会了些东西。而且还很简单。”

是的，这很简单。极其浅显。而且不管现在或何时，不管你特别偏爱何种写作手法，也不管你的工作或职业是什么。这都管用。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他现在适用，过去适用，他也将永远适用。下面就是作者众多力作中的一篇……

杰克·伦敦有一个秘密，他把它运用得出神入化有一点接近于炼金术。他知道这其中神奇的公式，这一点则令他把自己所熟悉的事情写成文章，而且千变万化，引人遐思。

像我们一样，杰克也同样经历了起起伏伏。但与我们所不同的是，他深知如何正确地与之斗争。他知道努力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远非如此，他也知道如何着手努力。当他的口袋空空如也时，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知道无所事事悲伤自怜不是创作的好方法。

在旧金山海滨区有二家书店，在那里出售发霉的书卷和二手的廉价杂志。这家书店附近有一些轮船停泊，还有一些酒吧。这一氛围与杰克·伦敦的心境融合。就在那最初创业的艰难的岁月里，杰克常为借半个美元四处走动。

这并不是因为他很饥饿。这五十美分的硬币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拿着这个钱，杰克·伦敦前往最近的一家酒吧。他径直地打开门走进去。

水手们常聚集于此。这些水手来自于阿拉斯加，中国和南海。水手们的船最近停在下面休息，也有些船上的水手去参与抚平叛乱。从这群人中，杰克·伦敦往往选一名健谈的老海员作为交谈对象。接着他把这 50 美分的硬币在红木桌上扔给对方，然后老海员则把所有见闻娓娓道来。也许他所说的话只是谎言，也许是真实无误，但不管怎样，这都能活跃他的思想和灵感。

五十美分用光了，杰克则总是大步地离开酒吧，回到自己的写作台前。他几乎从不写道听途说的事。他飞快旋转的思绪及生动形象的想像已足以令其如身临其境般地触摸到海水的浪花，感知到轮船桅杆顶上海风的呼啸。

这就是他写作的秘密武器。借此他可以很快完成手头的写作，这可以让他很快能够在书店里慷慨地花上一美元。

“但我仅仅借给你五十美分！”书店的店主声明道。

“我知道，但过不久我会再需要五十美分。现在我有钱，你先拿着。”

杰克·伦敦对人有浓厚的兴趣。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渐渐地了解了人也能够用自己的笔描写人，描写他们的生活。

交流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也在进行着交流。周围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喜欢他，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故事带给他。

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建议，“写你所熟悉的事情和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另外，在绝望之余，我哭泣着述说我们的周围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我们的生活同样也是寡然无味的。或者在绝望中，我们看到或重复着黑暗的另一种行为，把世界的另一面作为小说发生的地点。

我们之所以无法描述身边的事情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对所生活的环境，周围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那么我们很容易把它落实在书面上。而外来人此走一遭，对我们进行一番观察，仔细研究我们的生活，只经过很短的时间，他们就开始着手写小说。我们痛苦地责问为什么我们写不出书？我们的确比那些幸运的人对此了解得多？

但我们真的是这样吗？想了解一件事情，首先要培养兴趣。毋庸置疑当我们向往着几英里以外的美丽如画的风景时，我们是永远不会看到邻居的小屋的。

每天，人们在上下班时从我们房前走过。我们熟悉他们的姓名也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但我们并不对其真的感兴趣。即使在某个人身上都能发现一篇潜在的故事，我们却总是忽略其存在，这就像我们天天看到邮差，却永远不能了解他们一样。

在街道拐角处有一家药房，我们偶尔地走进去买些什么，但我们了解里面的店员吗？了解店外那些过客吗？了解那些把摩托车停到路旁的警察吗？了解那些刚刚退休的消防队员吗？了解在路边摊上喝饮料的大学生吗？

不，也许不是这样。即使我们看着他们时，我们也许正在考虑我们要写的故事，而她是关于北部森林坐在机舱里而准备亡命天涯的姑娘。而外人正走进来，把我们周围的人观察了解一番，然后离去开始写些关于他们的故事，这很正常。我们对此非常气恼，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没有写出来而让别人捷足先登。

杰克·伦敦的写作视野是大海。他非常熟悉大海。事实上，他对大海了解得太深太好了。他深知自己必须不断地对大海保持兴趣。当他是孩子时，他曾做过捕蛇手。后来，又成为一名捕鱼巡逻员。其后，他又成为一艘捕鲸船上的一名海员。从那以后，他曾去过克朗代克、日本、墨西哥，后来又乘斯纳克号环游世界。因此，他的作品都是关于大海，这一点是毫不为奇的。海洋总是令人神往和喜爱的。他也写一些有关野生动物的。因为他曾遭到过它们的袭击。他的生活环境是非常有趣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杰克·伦敦却不这么认为。他不断充实自己来保持对事物的兴趣。他立志自己会成为美国最富盛名的社会学家。他本人以及文学界认为最杰出的作品是《铁后跟》、《阶级之战》、《革命》、《马丁·伊登》和《阿尔卑斯人》。

但他却靠探险和写航海故事挣钱。他认为做事必须循序渐进。他经常与人们进行接触，交流；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他文章中的主人公。即使在他不写有关航海故事之后很久，他仍然热衷于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他也想把写作的领域拓宽到绿色的原野。他曾说到他之所以把探险故事一直作为写作的主题，只是为了赚钱。

换句话说，他没有像我们那样狂欢作乐，虚度年华。他强迫自己涉猎得更多，然后把所了解的事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认为这是谋生的手段。他从不允许自己的思想僵化陈旧，他不断地更新提高自己。

现在，我们的药房如何呢？店员对史密斯夫人后背的病情十分了解，也完全知道为什么年轻的史密斯不得不离开学校回家。而路边游手好闲的过客已爆发了战争。

消防队员也能讲出山顶那所巨宅在浓烟中灰飞烟灭的缘故以及这件事对他儿子学习的影响。靠在摩托车上的警察在后来的绑架事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了解内情而且会将其公布于众，他也了解发生在你眼皮底下桩桩诈骗和勒索。而那些大学生们的冒险经历也能写成一部小说。

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走到书架前漫不经心地希望能挑选着真的值得一读的书刊。我们希望身处纽约或得克萨斯，以便能收集一些真实的写作素材。

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永远没有能力——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摆脱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除非能赚来巨额金钱。而且如果我们没有书卖，也就没有收益。如果我们不能凭想像编写成故事的话，我们的写作也不会进步。总之，我们已被束缚了手脚。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写作的领域和空间是最好的，但它又不得不被认为是最好的——这一点，尤其值得强调。惟一的解决办法是交流新思想，四处走动，多谈话多交流，尽可能密切地，真正地了解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就好像我们把他们的特点，喜好转换成一张油画布一样。

如果我们不了解普通人，我们就无法写他们或为他们写作，而我们写作的创作灵感则会像被退回信封上的邮票一样价值锐减。

换句话说，即：交流更新！

## 女人的一条建议

玛塔·韩德尔

[ 作者简介 ]

出生于墨西哥域的玛塔·韩德尔娇小玲珑，娴静，处处留神，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任两届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的主席期间，当一家主要出版公司和文学社试图建立一个玛特兰德不同意的安排的时候，她使他们屈服。这家文学社迅速发表消息，声称从来未有这样的事，而出版公司的高层领导人辞职去谋求其他事宜。任期期满后，玛塔·韩德尔又当上专家，为加州特殊教育计划担任计划人，并成为像《岛》和《冬之剑》这样独一无二的科幻小说的作者。她的作品以对社会问题和文化禁忌的深思为特征。她的小说坚韧、精确，最重要的是高雅。他们是在生动的、真正的和我们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讲述的故事。他们富有说服力，但不是好战的。

玛塔·韩德尔永远不会好战。

人们一直要我给想在推理小说方面从事写作或刚刚开始写作的女人写信。我该给她们提什么忠告呢？我该发出什么警告呢？假设让我现在开始我的写作生涯，为了使在我的领域刚刚开始的工作有所进展，从我亲身经历的来之不易的体验中，我该如何选出一个重要的以致于我能传达给我自己的呢？

好吧！我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是我，我要像一位严厉的大婶自言自语片刻。

但我该警告自己，我们要走的路有曲折，有时会经过一番哲学思考和一个、二个黑洞。

准备好了吗？好极了。1972 年一位男作家严厉地对我说：“这不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他正谈论我的第一篇出版了的故事。

我抬起头看着他，非常吃惊，因为本故事的主角非常肯定，明白无误地是位女性。我想也许他指的是故事的背景。

“我猜想你的意思是它，是关于社会的”，我大胆地问。“那不是我的意思，”男作家以一种特殊声调说道。“你的主人公只是一个伪装成女人的男人，根本不是女人。”说完他转身走了，使我百思不知其解。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当然是相当明显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我最初从事科幻小说阅读的时候，很容易找到遥远将来的故事：试管婴儿，机器人化的幼儿护理，计算机化的将来，全球政府和悠闲地呆在家里穿着围裙靠拭去家用电脑的灰尘而打发日子的太太们。其他故事中的女人不是被主人公救了或威胁主人公就是和主人公上床。除了第二类型之外，他们中的大部分被动得令人吃惊，而且尽管有反面的提倡，总的来说她们是笨拙的。

另一方面，我的女主人公却不能这样简单地分成三类。她冒险面临众多困难的选择，一些选择是有关情感的。她作出选择并接受它。我想这就是那位男作家使我困惑的缘故。我的这个发明对他来说非驴非马，因为她不符合他的一位合适的女主人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她根本不被动。因此她真是位伪装的男主角。我本来会忘记这件事或把它归到愚蠢记忆的卷宗里。但是几天后我参加了一个偶尔会面、吃饭、闲聊的作家小组。在这期间，一位写侦探小说的男作家，整个席间试图让我给他某一神奇的公式来帮助他创造“可信的”女性人物。我们的对话大体如下：

他：女人需要什么？

我：食物、避难所、爱、安全、好的工作、尊重，并不非得以这个顺序。

他：不，那不是我的意思。他们如何得到所求的东西？

我：想一想，为它奋斗，要它，抢它如果她们不得不。

他：不，还是不对。女人为何要得到她们所求的东西？

我：（变得不耐烦）男人为何要的到他们所求的东西？

他：不，我的意思是，为了创造一个令人可信的女性人物我得干什么？

我：（有些恼怒）瞧，一个真实的人物有他的自己的理由而做事，不仅仅是使情节有进展，对吗？因此一个可信的女主角也是为自己的缘故而做事，从她自己的动机出发，而不仅仅是在第六章被救或在第七章和男主角上床。

他：那不是我的意思。女人们！你不能从她们那儿得到直接答复。

我差点把这杯酒倒在他头上。

我想这儿有些事，不仅是一位作家坚持说一个女人物非得被动和另一位坚持说女人与男人如此不同以致于女人的动机和情感对那位男作家来说是模糊的。我断定这只是个不开明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女权运动之后得以克服。

女权运动产生了，也消失了。几年前在我和几位作家座谈的时候，一位采访人问我为何写幻想小说。我没有写。在我已出版的二十三篇小说中（六篇长篇，其他是短篇），两篇可以称得上幻想小说。另外有两篇为恐怖小说。但我发现他以为座谈小组的所有男人都写科幻小说，而所有女人都写幻想小说。当他获悉参加座谈小组的所有女人都写科幻小说时，他认为我们写的是“软”科幻小说——你知道，像心理学，社会学等糊状的东西。

因为更多的女人写科幻小说，我注意到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它的定义变得狭窄。

遗传学过去被认为是“硬”科学，但从那时起我只听 Vonda McIntyre 的小说被说成是“软”的。我有时认为随着女人成功地写更多更“硬”的科幻小说，力求纯正的（男）人要算把这个领域变得如此窄小以至于最后只有用方程式写的故事才有资格获此殊荣。当城堡倒塌时，他们得发明某种不让姑娘们参加的新俱乐部。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对幻想小说是否正在毁坏科幻小说进行了激烈地

辩论。

换言之，幻想小说是否占领了本应该属于科幻小说，更具体地说“硬”科幻小说的出版地盘。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想出一个使人人满意的科幻小说的概念。而且，我个人认为所有主流为侦探幻想推理的小说都是幻想小说的形式。

因此对这次幻想和科幻小说的争论我并不在意，除了我暗暗怀疑这只是抬头的男性主义的另外一种形式。别忘了，男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声称女人本身在毁坏这个领域或他们不合适写这玩艺儿是不冷静的。毕竟已经有过女权运动。为此争论的主题成了幻想小说大半是女人写的；幻想小说在毁这一领域，所以女人在毁这一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我特不喜欢无边无际的系列幻想小说。我也讨厌不着边际的系列科幻小说。我个人的看法有点落伍，我还是认为一篇好小说应包括从冲突到解决明显问题的进展。但大部分系列小说却什么也未解决，只是给读者留下尚未解决的故事情节，而这些不可口的纠结只是用来诱惑读者买下一册。如果有什么写作要毁坏科幻小说这一领域的话，那么它就是那些恶劣的、未想出的或贪赃枉法的人的掌声，无论它住着小精灵和小妖、幸存主义者、遗传学家、社会生物学家或物理学家。因此，尽管有女权运动，作为从事推理小说的女作家，你还能想到一些人不是从你的作品而是从你是谁会自动代表你的作品。我想那是人们对作家最大的羞辱。事情必须客观地判断，不管谁写了它或难发表了它或封面看上去如何。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被象征的人将是那些没有必要读作品的人，或更糟糕的是那些人在读了作品后以为或者是你的推理事实错了或者别人为你想到了他们。不用理这些人。只有笨蛋才和他们争论。

女人在她们小说方面和男人干得一样多吗？好问题。但答案是：没有法子知道。

作家们倾向于对她们在小说中所作的事缄口不言。想从出版商那儿刺探信息如同虎口拔牙。在短篇小说方面答案是肯定的。作为女人你和男人干得一样多因为几乎所有小说市场为他们出版的每个字掏腰包。

女作家出版的机会比男作家的多还是少？还是真的无法知晓。美国科幻小说作家的名册显示男的比女的多。但那并不说明什么。我的感觉是：即使有的话，也没有几个编辑，因为该作家的性别而影响了他们的决定——（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我知道一个男性编辑部，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果目录中只列着女投稿人，那男人就威胁把他的名字从出版物中去掉。可以假定，如果目录中只有男人，他就不会如此被动。）

出版商们在宣传女性书籍方面比宣传男性书籍花钱少吗？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读者购买女性书籍和购买男性书籍的热情一样高吗？很难说，尽管我已听到专业人士的观点大体是这样的。女人购书时不会考虑作者的性别而男人却对封面有女人名字的书籍“敬而远之”（接着此假定的说法，我猜想他们也许被迫读可怕的女人的东西诸如婴儿护理、烹调？只有上帝知道）。

据说女人若能在任何方面成功，她得付出一个男人的两倍精力。还说，如果幸运的话这也不难。记住这一点吧！你刚开始从事推理小说的生涯对你太有利了。不要注重奖赏、进展或目前红头的、带剑的宇宙飞船船长的普及。别注重由于你的性别、你的年龄、你的种族、你的宗教或任何别的东西。你

该写什么将是困难的。但随着你在这方面干得时间长了，就一切都明白了。别注重亚瑟伯德·T·哈克由于写了《半人半马怪物》而从弗来比耐特出版社得了多少钱或者是否获得什么奖。别注重你的人物和你的步调。

## 魔画

哈尔·克里蒙特·斯特布斯

### [ 作者简介 ]

哈尔·克里蒙特·斯特布斯，生于 1922 年，获得天文学、化学和教育学学位。

二战期间，他曾经驾驶多引擎战斗机。在那时，他就首创了一种科幻写作方法（他现在依然是这种写作手法的带头人），并因此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这种手法通常被称为“硬科幻”——扣人心弦的故事（如他的著作《重力兵团》）与外星环境的细致的科学推断的结合。它全部或大部分从一个生存于那种环境的富有吸引力的外星者来描述，而这环境对于这位智者而言，不过是寻常地方罢了。

进行硬科幻手法写作可谓困难重重。克里蒙特的追随着们没有一个能与之相媲美，哪怕是偶然地，但是他却是信手拈来，天马行空。下面，由他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吧。

每个故事都有其发生背景和规则。作者和读者（或者讲述者和听众）必须对故事背景有相似的理解，以便明白这个故事。

在通常的传奇或冒险故事里，我们所熟知的“真的”世界构成了背景，这些故事的背景我们都可以想像出来，即使历史小说，作者必须交待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以便读者能够知道一些与之相关的历史（知识）。

科幻小说则截然不同，所有的故事的高潮都是对读者的“该怎么办”的挑战，因为，这种故事与我们日常所熟悉的故事背景大相径庭。场是需要文字描述。一般来说用来描述背景的措词使科幻小说写作要比科幻短篇容易些。

但是科幻小说的作者有另外的事，小说的长度为其提供了空间自由。

为什么要费力做另外的事呢？

主要原因就是为（使小说）前后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将使读者感到困惑，除非他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读者。这种遗漏虽小但却恼人；在弗兰克·鲍曼的《O2ma 小说系列》中奥斯玛的魔画时而有金柜，时而又变成镭的，因为被称为魔镜，这对故事情节并无重大影响，然而其存在和特质却非常重要。即使对于那些自认为对故事背景了如指掌的读者，也不免为它的种种变化而吃惊。

在我所衷爱的“硬”科幻中，背景是“真实”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人所不熟悉。至少，作者的意图之一就是用“怎么办”来吸引读者。“怎么办”既合乎逻辑又出人意料，正如菲利普斯·福格向东环游世界，最后发现多出一天一样，科幻写作主要难在要觉察所有我们不熟悉的东西的暗示，以保持前后连贯，上下一致。这种要求使一些作家望而生畏。然而依我之见，这应被视为挑战。

科幻小说作者往往用某星球为背景，其空气中含有大量氯气而不是氧



气。这样做的不言而喻的原因就是氯气几乎与氧气一样活泼，因此呼吸氯气的人的所作所为就可能和我们呼吸氧气的人一样。

我大体上同意这样的观点，尽管事实上  $\text{Cl}_2$  环境存在一点能量方面的劣势，然而，除非考虑到有关的  $\text{Cl}_2$ （或者氟，它在能量方面相对氧气有优势）的其他意义，作者就面临着破坏前后一致以及忽略潜在故事情节（多大的浪费）的危险。

有些人认为  $\text{Cl}_2$  环境是不大可能存在的，因为宇宙中任何可能的星球上  $\text{Cl}_2$  比氧气要少得多。这虽是事实却无足轻重。某一物质并不必须是最常见的，只要足够即可。如果是最普遍的那自然是最可能的，我们自己就不会是碳化物而是硅化物了。

以硅为基本结构的生命几十年来都是作家们最喜爱的题材，因为硅生物的化学相似性介于碳和硅之间，也许他们是对的。

尽管地壳中以质量计算大约四分之一是硅，而碳的含量还远不到百分之一，但我依然怀疑硅生物的存在（我不是说硅生物不可能存在；那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辩论）。

然而，地球上有充足的  $\text{Cl}_2$ 。如果你要创作一部小说。其遗传工程师能够使氟化物离子成为自由元素的生物，那么你就有栩栩如生的故事情节了。如今，海洋中仅有百分之十的氯化物能够被加工成  $\text{Cl}_2$  并与现在的氧气相匹敌。可以想像，可能是早在人们用氯化物之前，作用于诸如水等氧化物的光合作用就已经形成了，否则我们就是呼吸  $\text{Cl}_2$  的人了，事实上，在地球上，过去曾经存在，而且现在也还有一些细菌含有铁或硫酸，它们首先出现于地球上，可它们为什么没有最终主宰地球呢？这是另外一个源远流长的问题，当然也是另外一种小说的可能背景。

如果我们承认的确有氯气环境的星球，他的真正意义何在呢？

它们有赖于更进一步的推测。比如，其温度是在液态水范围内，我们都知  $\text{Cl}_2$  可以缓慢地溶于水，而且在反应过程中形成盐酸和次氯酸；后者依次缓慢分解为盐酸和自由酸。为保持  $\text{Cl}_2$  环境，那么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些步骤（也许是初始的氧化物的光合作用），能够迅速地把次氯酸转化为氯化物；而且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在空气中，空气中含有  $\text{Cl}_2$  和自由氧可能少，但绝对不是没有。

如果我们更喜欢氟的环境，事情将更困难（更具有挑战性）。氟也与水反应，形成氢氟酸和自由氧。这种酸非常活泼，它甚至能与类似地球的星球上的普通硅酸盐发生反应形成氟化硅。氟化硅是一种相当活泼的气体，其长期作用可使氟成为不能溶解的矿物；氟在陆地上就有，而不像  $\text{Cl}_2$  只有在海洋中才能找到。追溯地球的历史，也许在早些时候存在过，能释放氟进行光和作用。但它无法使万物繁衍生息。

如果地球冷得足可以存在一个氟化氢海洋，如果水是一种固体矿物，那么现在……沿着这条线索，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引起故事的灵感）需要被检验。

照顾到这一点，让我们再考虑一下“看”的问题。显然，我并不是说在  $\text{Cl}_2$  环境中形成的人的眼睛会如我们现在的眼睛一样受到气体的侵扰；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  $\text{Cl}_2$  是一种可见气体，是黄绿色的，这正是它希腊名字的由来。从科学角度讲， $\text{Cl}_2$  吸收辐射物在可见波长时，比在长波一端强烈。这就暗示着在长于某个短距离时，人的眼睛是可以看到的。因为我还没有想写

这种小说，所以这个距离的具体数值我还没有想法计算。如果 C12 环境中的有机物形成了任何可与我们的视觉相比较的东西，那么这种有机物可能与我们现在使用的不同。

是哪一部分不同呢？我不知道。你在写这部小说。如果我决定要亲自试一试，我就会尽我所能探寻 C12 分子的吸收波长；或者，如果我真的匆忙地找某个理由或因为太懒而不能完成这个研究任务，我就会绞着手指告诉自己：微波无线电光子能量很低，不会影响电子的自转或 C12 分子的震动能力，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小说被印成铅字后，我收到一位光谱学家的批评信，我不会感到太奇怪。

我并不是想要吓倒那些把自己局限于狭窄的，讲述故事的“主流”派作家。我只是想表明，考虑到尽可能多的可能的吸引力——在政治学和工程学里我们也会这样的。然而，我承认，要想在这个领域发现所有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在其他领域中也是一样。

一个人当然可以集中于一个“怎么办”而忽略其他创作一部好小说。里克·拉斐尔的小说《代号 3》讲述了北美一名外勤巡警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巡视，其车速高达每小时 500 公里，许多汽车是由喷气式引擎驾驶的，核动力的汽车刚刚出现。我个人强烈地怀疑这个民用车辆的燃料问题，但我还是喜欢这部小说的情节、动作、动机角色及其一切，除了这本书的结尾，它尽管非常合乎逻辑，合乎情理但非常令人不快乐（我的反对意见仅是个人的主观的，而主要是职业性的评论）。

我意识到而且强调指出，拉斐尔先生可能有意识地忽略了燃料问题。或许他感到了讨论这个问题会影响小说的进展，或许他是想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部小说中说明；或许他经过深思和计算之后并不会同意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的观点。也许他是对的。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片试验田，也许是我考虑的因素不足。

最后，你将不得不运用你自己的判断描绘你的“非标准”的背景。你可以查阅报刊书本听取朋友的意见，从计算机网络中获取信息。但是，只有你才能决定我们是否进入拉里·尼文的世界——当你登记住入一家旅馆后，必须冒着床被用高压线安设陷阱，在第二天发现自己被成为器官移植者被卖掉的危险，或者是我在《机械工》一文中所讲述的——遗传密码已经成为工程实际，患者的新的心脏或腿可由患者本人身上的一小块肉生长而成，因此就排除了细胞组织的排他性。

很明显，大量的词汇是必须的（这就像是丰富的色彩）。画笔的技巧（帮助避免模棱两可的表达规则）对于我来讲和大量词汇是一样重要的。然而，也许会有许多人对模式（科学知识）的需要性产生质疑。

我私下认为在头脑中有一些规则和事实是很方便的，尽管结束语不一定是必要的或总是正确的——我总得查阅一些东西。它能极大地加快描绘背景的过程，而且它本身也是小说情节的无穷源泉。当然它并不能使我避免犯错误；我们每个人会不可避免地认为某事物太显而易见而认为不必检验，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错了，就在二战之后我预测喷气式飞机是不实用的，因为它极其耗油；我曾轰炸机领航员，因而有大量的相关知识。当然，我一直应该考虑的不是每小时耗费多少磅，而是每磅燃料能把多少吨货物运载多少英里，或者每磅燃料能把乘客运送多少英里。

在我们的小说《重力兵团》中，我推测我有天文学学位了，我假想的安

思克林星球会有一个接近北极的椭圆形横断面。后来 MIT 科幻小说协会有许多小说还推算它应有的实际形状，当然他们告诉了我。在同一本小说中，我想当然地认为主角的船——波利号顺风而驶时会航行得更快。一名水手纠正了我。我本来应该懂得这一点；我只是没有做本来应当做的中学物理航道分析（如果我曾经出海航行，我就不会铸此大错，我就会熟悉这种情况）。

描绘“硬科幻”的背景资料将花费你所有的时间和努力，因为背景资料的描绘（对我而言）非常有趣，所以我为此花费了许多心血。别觉得内疚，也许（非常可能）你是一个比我更棒的性格磨练者。

然而，不要期望避免所有的错误，当你被发现错误时也不必担心，你是在娱乐，你的许多读者也会从你的错误中获得快乐。只是请铭记在心，你犯的错误越少，他们阅读时就认为更成功；切勿过意出错。

## 关于插图画家

我们在过去的“未来之星”科幻小说丛书中为您刊登了青年新秀为小说配的插图。有些作品构思精巧，让人耳目为之一新。

戴维·李·安德森

他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教区学校任业余美术教师，是专职自由投稿人。他为《施朗德船长的命令》绘制了插图。

丹尼斯·比维斯

（《月下漫步》），他在加拿大举行了野生动植物绘画展，为科幻小说绘制封面，而日常为杂志插图。

戴维·多尔曼

他是《雷切尔的婚礼》的插图人。他因为《重金属》的插图和许多连环漫画封面绘画而声名远扬。

